

第35年

6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張天師傳奇故事「星移斗轉」。張良的衣冠塚葬於五斗星峯之中，他師傅黃石公傳下的「碧玉簫」、「天幻鏡」、「地玄盤」亦藏於其中，並留下偈語……老子李耳騎青牛遨遊於太空，靈感所驅，找到曾徒孫張良的衣冠塚，因張良的拜託，老子造就張良的八世曾孫兒——張道陵，傳他「大道眞經」、「無爲玄功」。究竟張道陵如何發揚光大他家老祖宗的「九天秘笈精義」，如何秉承道教扶危救困的宗旨？故事生動風趣，請君慢慢欣賞。

*　　*　　*

本期刊登的短篇故事，有女俠黑牡丹的另一故事「智殲頑徒」，有一期完的「魔風血雨」、「紅花三娘子」，篇篇內容豐富，情節緊湊，請欣賞。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撰著的「搶新娘」，屆時請留意。

另有短篇「南海一鳳」，「智殲頑徒」續集，請拭目以待。

*　　*　　*

82.5.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6期
（總號17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星移斗轉

張天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張良偶語　老子傳道

據「天異錄」記載：金、木、水、火、土五星滙聚於第一星區，則天下事必然劇變動蕩，是為五星連珠、星移斗轉、天機演行異象。

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到明嘉靖年間，歷二千八百餘年，更出現了八次五星滙聚的異象。

第一次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五星聚於房宿，這是周將代殷之兆。

第二次於公元前六百五十一年，五星聚於箕宿，此乃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之兆。

第三次現於公元前二百零六年，五星聚於東井，東井即秦地，主漢王劉邦入秦以取天下之象。

第四次於公元七百一十五年，五星聚於箕、尾兩宿，主一慶一殃之兆，所謂有德則慶，無德無殃，此兆應驗於唐玄宗身上，唐玄宗繼位後勵精圖治，天下昇平，但後來唐玄宗耽於享樂，任用奸相，寵幸楊貴妃，遂招致殘害蒼生的「安史之亂」。

第五次於公元九百四十年，五星聚滙於昴、畢二宿，乃宋太祖趙匡胤克滅五代六國大亂，建立大宋皇朝之兆。

第六次現於公元九百六十七年，五星聚於奎宿，主宋朝興盛之兆。

第七次現於公元一千三百五十年間，五星同樣聚於奎宿，主明興元滅之兆。

第八次於公元一千五百二十三年出現，五星聚於室宿，主明朝行將大亂之兆，不久便有寧王朱辰濠起兵反叛事發生，從此明朝一蹶不振。

天象異變，與人間禍福興亡上下相應，玄妙之極。





不但如此，大歷史家司馬遷在「史記」中，亦詳細記載了漢代興亡之天兆。

司馬遷的「漢代記事」道：「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匈奴大軍於平城圍困劉邦』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呂后等亂國』，日食，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遇梁野……此乃董董大者，至若委曲小度，不可勝數。」

而在「後漢書」中，更詳細記載了西漢末年王莽之亂。「王莽地皇三年，有孛星『即彗星掃帚星』於張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為亂兵。張為周地，星孛於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為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先武帝劉秀』起兵於春陵。」

春陵即今湖北棗陽之東，屬周朝的楚地。劉秀於春陵起兵反王莽的新朝，最後建立東漢皇朝。漢光武帝劉秀自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以及他所崇尚的「無為之治」，終令漢朝出現「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的局面，也令漢朝再延續了接近二百年的統治。

到公元一百五十年漢桓帝即位之始，外戚與宦官的殘酷火併，終引發天下大亂，東漢皇朝已岌岌可危了！

＊　＊　＊

就在漢桓帝劉志，十四歲登皇帝位，朝政由梁太后臨朝執掌，這一年二月，百花盛放，春光明媚的時節，一位離合於混沌之氣，三光終始，觀天作讖，降升斗星，與時生息，隨因九變，又身高九尺，長目長耳額廣口方唇厚，口中有四十八隻牙齒的黃色長眉老人，騎着一匹模樣老邁卻健步如飛的青牛，忽地抵達禹王峯山脚（江蘇宣興縣西南）處。

黃色長眉老人長眉忽地一揚，向禹王峯上飄拂晃蕩，他隨即伸手一拍青牛的脖子，口中喃喃的道：「老牛啊老牛！你只管牛步生雲，載老子我上此峯巔去吧！」老人話音未落，青牛四蹄忽地騰空，猶如有雲托着四條牛脚，穩穩妥妥，卻輕如雲煙的直向禹峯之巔飄去。

黃色長眉老人是如假包換的「老子」，他的本名便是老子李耳。

此時他忽然於禹王峯山上出現，也不知他來自何處，向何處去，更不知他所歷的日月乾坤沉浮有多少遍，他的年紀到底有多少。

青牛載着老子李耳飄飄然的上了禹王峯山嶺。禹王峯山下便即三萬六千頃的太湖，湖中大小島嶼七十二個，號稱七十二峯，如龜似馬像虎猶龍，千姿百態，瑰麗清奇，山外有山，湖中有湖，山脈連綿，壯麗非凡。

老子李耳目睹此天地奇景，他那空靈的心境亦不由為之一動，喃喃的唱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有真，其中有信……到底向老子我傳何信息？」

老子李耳睹此天地奇景，心中一動，便知天地向他傳知一個異常的訊息了。但這是什麼訊息？老子李耳一時間竟亦沉吟不定。

他騎着青牛，繞禹王峯走了一匝，禹王峯四周的三大奇洞，便立刻留下這位道家老祖宗的踪跡了。

位於禹王峯山麓處，是一個令老子李耳亦歎為「天下第一奇洞」的地方，洞長達三百多丈，洞中有洞，洞內套洞，大洞包小洞，一洞覆一洞，大小洞穴達七十二個，恰恰好如太湖中島嶼的數目，小者僅可容三數人，大者竟可供五千人的聚滙。

老子李耳目睹此奇景洞天，不由歎道：「大洞小洞，千姿萬態，天地奇觀深邃幽奧！咦？這豈非吾道中，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的玄機麼？」

老子伸手一拍青牛頸背，青牛躍出洞外，不待老子吩咐，呼地一下，即向洞的左面奔去，快如電閃。

左面原來是另一座與禹王峯併峙的山峯，形如巨牛，臥於天地之中，老子一見，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喃喃道：「青牛呀青牛，物以類聚，原來你亦發見同類而趨之若騖！」

在形如巨牛的山峯高麓，但見一座巨形奇洞突現於老子眼前，洞中有五座巨形大石廳，石廳中滿佈石鐘乳、石筍、石花、石柱、石幔，上面奇光閃灼，猶如天宮幻景。

老子任由青牛於洞中四處奔走，忽然，前面現出一座高達十丈，寬二丈，厚一丈的巨大石幔，其色雪白，猶如天外飛瀑，奇偉瑰麗之極。

老子暗道峯如屏，洞如腹，腹中有石如幛如旗，好一處仙家之地！

老子心念未已，青牛又呼地一轉，躍出石洞，石洞的右面十里外，原來又聳立着另一座奇峯。只見峯如一個巨形田螺，屈曲盤旋，扶搖直上。

青牛似知老子心意，不待主人吩咐，即四蹄騰空，向那螺形峯掠去。

青牛載着老子躍上螺形峯，原來峯頂之右，露出一個石洞的入口，洞如螺殼，洞內溫暖如春，更爲奇特的是，螺洞的下面，又有另一長洞，洞中有飛瀑流水，直洩懸崖，氣勢奇偉，瀑布洞之下，又有一個水洞，洞中長達五十丈，蜿蜒曲折，一水相通，兩岸鐘乳石奇形怪狀，如馬如象，似獅似虎，千奇百怪，令人歎爲觀止。

老子李耳眨眼之間已遍歷禹王峯三大奇洞，心中已有所斷，暗道：如此奇瑰仙家之地，豈無潛龍結脈之處？倒要仔細審察，不然失諸交臂，豈非被吾之徒子徒孫見笑麼？

老子李耳此身雖與天地同儔，但其心性卻仍如娃娃頑童，想到莫被自己的徒子徒孫見笑，他便決不肯輕易離開禹王峯了。

老子李耳這般思忖，便伸手一拍青牛的頸背，呵呵一笑道：「潛龍脈已現其踪，老子我若不能一指判斷乾坤奧秘，豈非被我那徒弟鬼谷子、九天玄女，以及徒孫兒張良等娃娃見笑麼？呵呵，這於你青牛的臉上也大不好看啊！去，去吧！且在周遭尋龍追脈去也！」

青牛似已通靈，一聽老子之音，即仰天嘯叫一聲，以此表示自己的面子要緊，誓要於禹王峯上尋到潛龍地脈不可了！隨即撒開四蹄，於禹王峯上風馳電掣的飛掠起來，常人繞禹王峯走一遭起碼需大半日，但在青牛的脚下，卻僅需一霎，眨眼之間，青牛便已載着老子李耳，轉到禹王峯的東面來了。

老子李耳忽地輕喝一聲道：「停！」青牛也就立刻停足不前。

原來老子放眼望去，但見禹王峯東面地脈，有如潛龍踴躍而來，一起一伏，如雄馬奔馳，閃趨而致，如海龍奔赴，節節如珠，又如貴人出巡，浩浩蕩蕩，前拱後衞，抵禹王峯腰，突一沉而降。

老子一見，即伸手疾拍青牛，着牠掠上山腰處，只見於山腰處突衝起一幅大帳似的山屏，山屏下面即有一個山洞，洞口被巨石所封，不知洞內到底潛藏什麼玄機奧秘。

老子向四周一看，只見山洞前面突呈開闊地，再前面便是浩瀚的太湖，山洞四周的地土分五色，青、橙、黃、紫、藍，五色閃灼，瑰異之極。

老子站於山洞前面，向四下一望，只見四方獻瑞，八方呈祥，氣象萬千，更有仙橋、木魚、仙旗、仙鼓、仙印等形峯羅列朝拱，仙風飄飄，吉氣郁郁。

老子一見，不由喃喃歎道：「此洞即潛龍結穴之地，來龍如疊雲，四山擁從，宛如祥雲捧日，前有九重朝案，次第重疊，猶如上天仙梯，恰恰可渡仙道之人，若有人能慧眼識此洞穴，那便連吾徒風水祖師鬼谷子亦比下去了！到底是否有人具此絕世神通？」

老子李耳忖念間，意動心動，他的「無爲神功」即被激發，再一轉而施展他的獨門秘功——一氣化三清，但見老子身形頓幻，竟化作三縷「無影無形、無爲無畏」的「三清氣」，於洞口的石壁中穿越而入。

洞外的青牛沒此無尚神通，便只能站在洞外，呆呆守候。

老子李耳「一氣化三清」進入洞內，又「三清化一氣」回復原形，老子李耳的眞身便在洞內了，這等如仙如幻的神功，當世中只怕唯老子李耳一人而已。

老子李耳向洞中定睛一看，他的功力已超愈仙境，洞中雖然昏暗，但在他眼中卻如同太陽盛照之下，無一物可以遁形。老子李耳這般定睛一瞧，不由驚訝的輕咦一聲。

原來在山洞的正中，聳着一座土堆，土堆前面豎了一塊石板，石板上有字數行，道：「天機浩渺誰

可知？四百年後先輩至，徒孫拜祈老祖師，垂顧十世徒孫兒。漢呂后三年張子房留字。」

老子李耳一見，猛然醒悟，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九天玄女的凡身鍾靜兒，曾收了一位徒弟黃石公，黃石公這徒孫又收了一位徒弟叫張子房，按輩份排列，這張子房果然是老子我的徒曾孫兒！嘿嘿，四百年來素未謀面，四百年後竟忽然添了一位祈拜的徒孫兒了！

老子心念一頓，又暗道：這徒孫求我這位老祖師垂顧的是「十世孫」，那此人豈非張子房自己的八世孫麼？按此推斷，了不得！吾道中又出了一位絕世奇材了！

老子這般思忖，默運玄功，運起「透視眼」向土堆裏面搜視，只見土堆裏面有一堆黑色的頭髮、指甲、牙齒等物，外包一幅紅綠硃書，硃書上書張子房的生辰八字。距這堆東西不遠，另有一管碧玉簫，碧玉簫旁邊有一塊鏡，以及一個圓盤狀的物件，在這三件物的正面，有一包以白布包裹的本子，本子上書「九天秘笈精義」六個白字。

老子李耳瞧清土堆內的事物，不由驚訝得呵呵而笑，喃喃的道：「呵呵！了不得！不料黃石公這徒孫兒，竟把他師傅九天玄女的看家本事，亦一古腦兒傳授他的徒弟張子房了！

「那九天秘笈原是無字天書，僅有宏福之人，方可目睹文字，但這曾徒孫兒張子房，竟可悟而獨創，以有形文字寫下一部『九天秘笈精義』，打算傳給他的八世孫兒！」

老子李耳轉念又暗道：「吾早聞黃石公已得仙法，固然是九女玄女的傳授之功，但亦賴其黃石龍脈蔭庇，因此這『黃帝子孫』方可一舉成仙，不料他的徒弟，亦得此仙馬龍穴，以自己的髮齒作替身，葬入龍穴，成一衣冠塚，導龍氣入己體，竟可抵百年道家根基，一朝仙化，躍登仙境！更蔭庇後世子孫，按此推斷，今時今日恰恰是四百年後，張子房的八世孫必定已蒙此仙馬龍穴蔭庇，降臨人世矣！張子房這曾徒孫兒，既有托於我這老祖師，看來老子我倒不能負了他造福後世的一番美意！」

老子這般決斷，當下呵呵一笑，隨即伸手向張子房的「衣冠塚」連射數指，幾道「三清無爲眞氣」即疾射而出，把「衣冠塚」封閉住了，一經老子以此大法封閉，「衣冠塚」的山土便堅如鋼鐵，若非有金剛神通之力，便決打不開了。

老子李耳以此大法，封閉張子房的「衣冠塚」，也不知他正弄甚麼玄機奧秘？老子李耳施展大法，令「衣冠塚」土堅如鋼，當下也不再遲疑，身形一晃，再以「一氣化三清」的妙法，身如三道眞氣，漸漸鑽出封住洞口的石壁。只是洞外的青牛，依然在洞外盡忠職守，呆呆守候。

老子李耳向青牛欣然一笑，躍上青牛背，向四下一瞧，伸手一拍青牛頸背，青牛即撒開四蹄向西北面凌空而去。

＊ ＊ ＊

禹王峯西北面八百里外的沛國豐縣地域(即今江蘇豐縣地區)一條寂寂無聞的村莊，忽然來了一位白髮灰袍的老乞丐。

老乞丐的灰袍千補百釘，白髮蒼蒼下的臉皮皺得如老象之皮，活脫脫像一位餓了七七四十九日的老乞丐。

老乞丐身世堪憐，但卻很快樂，只見他一路拍手唱歌，一路步入莊來，其狀似瘋猶癲，可笑之極。

老乞丐又唱又叫，手舞足蹈的直向村莊走來，他的怪模樣頓時引到來村人的注目。首先便有小娃兒跑了出來，跟在老乞丐後面叫道：「老乞丐，天不要，地不載，哎呀一聲摔破腦殼蓋……嘻嘻呵呵！快來看！」

老乞丐被後面一羣娃兒追着，大叫大笑，他本人亦瘋瘋癲癲，猶如火上加油，頓時使得這個幽靜的村莊熱鬧起來。村人紛紛出來，有的陪着大笑，有的卻大皺眉頭，終於有村中父老模樣的人，走近老乞丐身前，以手掩着鼻子，討厭的斥喝道：「過路！過路！莫來搞事，不然連脚也打斷了！」

老乞丐一聽，卻連白眉毛也不跳一跳，依然瘋瘋癲癲的唱道：「天機浩渺誰可知？四百年後先輩至，徒孫拜祈老祖師，垂顧八世徒孫兒……咦？誰是八世徒孫兒？」

那父老模樣的人，見老乞丐渾不理會，便喝令村中青壯年，用大棍竹杖打來。

大棍竹杖乒乒乓乓的打中老乞丐的身上，雖不欲鬧出命案，不致兜頭蓋腦的打，但這般棍棒結實的打到身上，只怕任何人也非得躺下了，不過老乞丐被打，卻越打越瘋癲，只聽他被打得呵呵笑道：「舒服！舒服！老子許久沒嚐到這等被打的滋味了！」

眼看被打的老乞丐，越挨打樂得越厲害，打他的人反而驚得發了呆，暗道：這老乞丐莫非是金剛不壞之仙體麼？但橫看豎看，這老乞丐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樣，那有半點仙人的氣概？

村中的父老眼看再打下去也不是辦法，只怕老乞丐硬挺之下搞出人命，便喝住動手的青壯年，向老乞丐作好作歹的求道：「你老人家

別處去吧，莫來這莊中惹事，拜托，拜托了！」

老乞丐一聽，白眉下的眼目精光一閃，猶如流星劃過天際，預兆天機行將昭示人世，然後又隨即斂去，呵呵大笑道：「千里尋人來，豈料逢惡鄉！山中有潛龍，欲覓弓長張，不料視如瘋，人人非福相……好好，老子去也，到別處去也！」

老乞丐瘋瘋癲癲的自叫「老子」，別人必定以爲他是瘋癲自大狂了，老乞丐卻渾然不覺，自管自走了。

他向西面走來，只見前面是一道黑漆大門，門口兩邊蹲着兩隻巨大威猛的石獅子，張牙舞爪的，一副撲噬之勢。膽小的乞丐，只怕見了這等陣勢，便嚇得轉身而逃，豈敢走近。

不料老乞丐卻渾然不懼，他伸手向黑漆大門一指，黑漆木門的門把便發出一聲脆響。

這一下打門聲，立刻便把裏面驚動了，黑漆大門依呀一聲蕩開，裏面走出二名家丁模樣的人來。

老乞丐一見，便呵呵一笑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我者發，逆我者窮……」

那兩名家丁一聽，瞧一眼老乞丐，眼皮不禁一翻，大笑道：「可笑呵可笑！這等老乞丐，竟敢在張家莊門前說近我者發……呵呵，倒不如說是近你者窮，近你者死吧！」

老乞丐一聽，半點不生氣，反而更樂得呵呵笑道：「那請問小哥兒，這是那個張的莊園呢？」

家丁甲一眨眼，沒好氣的道：「方圓百里，誰人不知，誰人不曉？這是弓長張的張家莊嘛！看你這老乞丐，想必是外地來的吧？想乞食麼？冷飯剩菜也早倒去餵本地狗啦！」

老乞丐一聽，即微笑道：「啊，原來是弓長張的張，那請你進去向主人問一聲，是否認得老子？」

家丁乙不由大笑道：「瞎了你狗眼啦！我家主人怎會識得你這什麼『老子』？不如說是『乞丐之子』罷！」

老乞丐嘻嘻一笑道：「不愧是狗家人，狗眼看人低！老子是誰，又豈是你所能看透？」

家丁聽出老乞丐罵他是狗，不由大怒，隨即打了聲呼哨，立刻便有一頭大狠狗應聲撲了出來，足有半人高，泰山壓頂似的向老乞丐撲來！

老乞丐一見，渾似不覺，臉上依然笑嘻嘻，待狠狗撲到身前二尺，卻忽然伸出一根指頭，虛空劃了幾下，隨即向狠狗一指，大狠狗突然俯伏在地，向老乞丐作擺尾乞饒狀。

那兩名家丁一見，大感驚奇，兩人互視一眼，不約而同奔上前來，向老乞丐打拱作揖道：「仙丐，你是老仙丐！原來你老人家有此妙法，萬望施救一二！」

老乞丐笑道：「老子乃乞兒，老乞丐如何救你？」

家丁甲涎臉笑道：「我等有眼無珠，不知老仙丐有此妙法，剛才多有得罪之處，望勿見怪，想我等做下人的，雖仗主人勢，有時放狗出來咬人，但去到別處，亦常被人放狗撲咬，若老仙丐教我等這般制狗妙法，當眞感恩不淺也！」

老乞丐一聽，目注兩家丁一眼，呵呵一笑道：「你兩人當眞想學這制狗妙法？」

兩家丁沒口的道：「當眞！當眞！果然！果然！萬望老仙丐成全！」

老乞丐向兩家丁招招手道：「你兩人既欲學此大法，雖說是雕虫小技，但授於你等亦可終生受用不盡，豈可如此輕鬆便得？」

家丁乙忙道：「那如何才可求得？」

老乞丐笑道：「如何麼？那叩幾個響頭，以示誠意，只怕是最便宜的了！」

兩家丁一聽，爲學此制狗妙法，哪敢猶豫？此時只怕要他兩人大喊親爹老娘也願之極了，何況是叩幾個響頭？當下兩家丁果然跪下，咚咚的連叩十個響頭，每人五個，不多不少。兩人拜畢，一骨碌爬了起來，涎臉笑道：「響頭已叩了，這便可以領授制狗妙法了吧？」

老乞丐笑道：「很好！很好！你兩人雖然前倨後恭，但如此誠心學藝，說不得也傳授妙法一二吧！」

老乞丐一頓，微笑道：「好！你兩人瞧清了！這般先舉起右手指頭，劃三個半圈，然後向狗身上指去，狗再兇，也必定夾尾而逃！」

兩家丁依樣畫葫蘆，演練了一番，又向老乞丐涎臉笑道：「妙法已學，未知如何方可一試其威力呢？」

老乞丐笑指地上的大狠狗道：「這不是現成的試驗品麼？」

家丁乙猶疑道：「這是自家的熟狗，必定不會作惡，怎能顯出你老人家仙法之妙處？」

老乞丐大笑道：「不錯！不錯！自家熟狗善良，試不出此法的妙處，唯有兇狗方立見奇功！你瞧着辦好了！」

家丁甲一聽，心癢難熬，急欲一試，也不待家丁乙有所動作，即驀地飛起一腳，狠狠的向大狠狗的

屁股踢去！

大狠狗負痛，向兩家丁狂吼起來，但沒有反擊，似乎尚不明白，爲甚自家的主人會向自己出此辣手？

兩家丁連忙向前跑了幾步，又停了下來，照老乞丐的樣子，各豎起一根指頭，依樣畫葫蘆，虛空劃了幾圈。

大狠狗見兩家丁的模樣，畜牲想必也有其靈性，牠先是捱了一腳，再見二人如此動作，意料二人必是又來算計牠了，不由狂性大發，狂吼一聲，躍起便向二人撲來，牠張牙舞爪的，當眞兇惡起來了！

二家丁一見，不由大喜，心道兇狗必可試驗妙法了，於是喜不自勝，一齊伸出手指向撲來的大狠狗一指，料必大狠狗必像剛才那樣俯伏在地，搖尾乞憐。

不料二家丁不指猶可，一指之下，大狠狗斷定二人必又來算計牠，更爲暴怒，凌空撲高一丈，向二人伸出的指頭張口狠狠的咬了下來！

家丁甲的指頭縮回不及，喀咯一聲，被咬斷了一截。家丁乙縮快一步，指頭沒被咬斷，左肩卻被咬去一塊大肉，登時血淋淋的，殺猪般的痛嚎起來。

二家丁沒命的奔逃，大狠狗兇性未斂，在後面狂吼而追。二家丁更嚇得魂飛魄散，一面跑一面失聲大叫道：「老仙丐！這妙法不靈！這妙法不靈！莫非我等學得不像了？」一面大叫，腳下卻絕不敢停下，眨眼間早跑得無影無踪了。

老乞丐一見，樂得拍手大笑道：「正是！正是！你二人學藝不精，制狗妙法不行，反成了奔逃的喪家狗了！」

老乞丐話音未落，樹林深處忽地跑出一位年紀七歲的小男娃兒，這男娃兒雖年僅七歲，但身高竟有五尺二寸，濃眉毛大下巴，高鼻方口，頭頂髮紅碧綠眼珠，相貌奇異魁偉之極。

怪樣男娃兒向老乞丐一瞧，便格格笑道：「老伯，你老人家爲甚使計騙人家被狗咬啊？」

老乞丐一見這怪男娃兒，心中便不由一動，他目注男娃兒，故意道：「你這娃兒，雖身高五尺二寸，但年歲只不過七載，小小年紀，怎知我老人家使計騙人家被狗咬了？」

男娃兒笑道：「我認得剛才逃走的兩人，他們是張大爺家丁，那大狠狗也是張大爺家的狗，若非老伯你使計，他張家的狗怎會追咬張家的家丁？這不一目瞭然麼？」

老乞丐一聽，呵呵笑道：「娃兒，你說我使計，便算你猜中吧。但你可知我爲甚要使此小計呢？」

男娃兒想了想，便朗聲道：「那必定是他二人得罪老伯你了！」

老乞丐道：「他二人如何得罪我？」

男娃兒道：「他張家狗仗人勢，人仗財威，常常放狗咬人，因此所做的，必定與放狗咬人有關了，但老伯千不惹萬不惹，爲甚偏惹到張家的頭上？」

老乞丐忽然捶胸頓足的大哭道：「可憐呵可憐！想我老人家千里找人，到此地錢銀已花光，又沒人施捨可憐，已整整餓了四十九日了！眼看便活活餓死，難以返鄉了！」

男娃兒一見，老大不忍，便走上前來，在懷中摸出二個青蘋果，向老乞丐手上一塞，悄聲道：「老伯！你快把蘋果吃了，然後盡快離開此地逃跑！」

老乞丐接過蘋果，也不急着吃，但也不再哭了，向男娃兒道：「吃了爲甚要快逃？」

男娃兒向四下一瞧，見沒人出現，這才低聲道：「老伯！你知道什麼？此地已三年大旱，又碰上饑民起事造反，要殺皇帝的腦袋。官兵下來剿賊，卻也跟賊差不多，到處燒殺搶掠，這裏的人，除那張大爺家外，都餓了大半載啦！這蘋果是我偷偷去張家的果園摘的，你知道麼？就因爲偷摘蘋果，張家已放狗咬傷許多人了！被張家的人知道，你老人家便沒命了！快吃快逃吧！」

老乞丐聽了，卻不驚慌，反而目注男娃兒，呵呵一笑道：「呵呵！你爲甚去偷摘人家的蘋果？不問自取是爲賊，你這不就做了小賊了麼？」

男娃兒一聽，歎了口氣道：「老伯你知道什麼？我娘親有病在床，已七日七夜沒吃東西了！眼看她快要死了，她說想吃一個蘋果，你說，我不去偷行麼？因此呵無奈小賊也只好做一做了！」

老乞丐一聽，目中精光一閃，又很快斂去，對男娃兒道：「你這蘋果是偷來的，你是小賊，我若吃了，豈非成了老賊麼？」

男娃兒不以爲然的笑道：「爲了娘親，做一次小賊有甚相干？老伯你爲了活命，好返家鄉，便做做老賊，也并不太過份啊！」

老乞丐一聽，呵呵一笑，道：「好呵！那我老人家便做一次老賊吧！」他說着，把兩個青蘋果往口中一扔，立刻便不見了，想必是吞進肚子去了。

男娃兒一見，不由歎了口氣。

老乞丐奇道：「娃兒，我依你之言，做了老賊，你該高興啊，歎氣怎的？」

男娃兒又歎了口氣道：「老伯你做了老賊，我這小賊便做不成了！娘親這最後的兩個蘋果，也再吃不到了！」

老乞丐一聽，呵呵一笑，道：「既然如此，我便把蘋果還給你，讓你做小賊如何？」

男娃兒搖頭道：「不好！」

老乞丐道：「爲甚不好？」

男娃兒道：「一來你不吃蘋果，便難以活着返鄉，二來你已把蘋果吃進肚子，如何還蘋果給我？算了，你既已做了老賊，那便快逃命去吧！」男娃兒說罷，轉身就欲離去。

老乞丐目注男娃兒高達五尺二寸的背影，忽然輕輕的低叫一聲道：「姓張的娃兒！你給老賊我站住！」

男娃兒一聽，果然驀地站住，又立刻扭轉身來，驚疑的盯着老乞丐，就如瞧着老怪物，道：「老……賊！你怎知小賊我姓張？」

老乞丐向男娃兒扮了個鬼臉，嘻嘻笑道：「老賊我如何不知？娃兒你左耳成弧形，右耳長於左耳，弧者『弓』也，長者，長也，弓長合併，豈非一個張字麼？」

男娃兒一聽，滿臉驚疑道：「老……老賊！你還知道些什麼？」

老乞丐笑道：「老賊還知道你父母仍健在，祖輩曾出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呢！」

男娃兒喃喃道：「老……賊怎會知道？」

老乞丐道：「娃兒不必奇怪，老賊看一眼，便知你的底細了！不過你年紀尚小，說出來你也不會明白，因此便不說啦！」

男娃兒歎了口氣道：「老……賊雖然說中了，可惜又說錯了！」

老乞丐笑道：「怎麼又說中又說錯了？」

男娃兒道：「爹娘果然尚在，這便說中了，但娘親快死了，你很快便說錯一半了！」

老乞丐眨了眨眼，忽然道：「放心吧，娃兒，你只要把你剛才偷摘的蘋果給你娘親吃三個，你娘親便不會很快便死去了！」

男娃兒迷惑的直眨眼道：「蘋果已給老……賊你吃了，哪來蘋果？但是剛才我偷摘的蘋果只有二個，何來三個給娘親吃呢？」

老乞丐大笑道：「好！好！果然是孝義兩難全！你既捨不得那蘋果，我老賊便還三個給你吧！」

老乞丐話聲未落，身形一晃，忽然便不見了他的踪跡，男娃兒但感一股强勁的氣流在他身前掠了過去。

男娃兒驚疑之際，眼前一花，忽然便見到一團淡淡的白影，似有若無，又極似老乞丐的身形，他尚未驚叫出聲，那淡淡的白影忽地在他身邊掠過，男娃兒手中一沉，原來手上已多了一個青蘋果了！

男娃兒呆呆的驚疑之際，那淡淡的白影剛掠過去，眼前又呼地旋過一股藍氣，男娃兒手中又一沉，低頭一看，手上又多了一個青蘋果了。

男娃兒此時不由失聲叫道：「咦？這兩個青蘋果，竟與我偷摘的一模一樣，已被老伯吃了，怎的又回到我的手上？」

他話音剛落，一股黃氣又呼地掠了過來，黃氣未近身前，耳際已聽到老乞丐的呵呵笑聲道：「娃兒！你既捨不得蘋果，我這便還給你好了！不但如此，更額外多還你一個鮮桃！呵呵，這才叫投果報桃啊！」

老乞丐的話音未落，那黃氣已呼地在男娃兒身邊掠過，他的左手心一沉，仔細一看，果然已捏着一個鮮紅欲滴的桃子！

男娃兒這時更驚疑得目瞪口呆了，他喃喃的道：「老伯！原來你竟會使這等變化妙法，這到底是甚功夫？神仙，大俠？鬼怪？」

男娃兒眼前一花，那老乞丐忽然又站在他面前了，只見他嘻哈一笑道：「娃兒！這叫偷桃子的老賊功夫！」

男娃兒搖頭道：「我不信！」

老乞丐道：「你爲甚不信？」

男娃兒道：「偷桃子的老賊哪有這等功夫？若懂得這等功夫，也就不必去做老賊啦！」

老乞丐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娃兒果然甚有慧根，年紀小小，便知道這決非老賊的功夫了！果然不是老賊的功夫，或者便叫老子的一氣化三清神功吧！」

男娃兒一聽，盯着老乞丐，瞧了又瞧，最後搖頭道：「你說你是懂得『一氣化三清』的『老子』？不對！不對啊！」

老乞丐一聽，笑道：「爲甚不對？」

男娃兒道：「我阿爹日夜供奉着三位神像，一位阿爹說是我家的八世祖張良，一位是八世祖的師傅黃石公！另一位麼……」男娃兒又仔細瞧了瞧老乞丐，忽然一頓。

老乞丐此時忽然有點焦急了，他亦盯着男娃兒道：「那第三位神像是誰？娃兒倒會賣關子！快說啊！」

男娃兒這才道：「第三位神像，阿爹說這是最了不得的一位人物，因爲他便是我八世祖張良的太師祖老子李耳！嘿，那太師祖本事可厲害啦！老伯你雖然也有點本事，但怎及得上那老子？因此我斷定你必然并非神像那位老子了！」

老乞丐一聽，輕吐口氣，似乎

已證實了一切，他盯着男娃兒的目光，忽然也變得很古怪，猶如見到與自己少時一模一樣的影子。他揚了揚白眉毛，笑道：「那太師祖如何厲害？」

男娃兒道：「阿爹說，那太師祖神通廣大，有起死回生的大本事！但老伯你卻要去做乞丐，這便大大不同啦！」

老乞丐忽然咧嘴一笑，道：「這等起死回生的本事，老乞丐亦稍懂一二，可惜沒有死的，因此不能試給你看。」

男娃兒一聽，驚喜道：「未知快死的人是否可以見效？」

老乞丐大笑道：「已死的亦可回生，何況快死而未亡的病者！」

男娃兒大喜道：「那好啊！剛好我娘親病得快要死了，這便請老伯快去試試起死回生的大本事啊！」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這娃兒，倒會打蛇隨棍上！你雖然聰明，慧根亦已深種，可惜并未啟發，明明已得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卻還去求什麼起死回生的大本事！」

男娃兒一聽，霍然而悟道：「老伯是說我手上的桃子和蘋果麼？這便是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

老乞丐大笑道：「是與不是，一試便知！反正有吃是福，並無大害！」

男娃兒一聽，樂得大笑道：「好啊！我這便回去給娘親吃了，好等娘親起死回生啊！」

男娃兒說罷，轉身就跑，但跑了幾步，又驀地轉身，匆匆忙忙的對老乞丐道：「老伯！你不要走開，等着我，我很快就回來！」

老乞丐笑道：「我爲甚不走？爲甚要等你？你爲甚要回來？」

男娃兒道：「我這回去給娘親吃你的靈丹妙藥，若眞能令娘親起死回生，我定要好好報答你，趕去偷兩個蘋果給你嚼！但若無效或者娘親因此而早死，我當然要回來找你算賬！」

老乞丐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好！好！你只管快去快回，老乞丐必定在此等你回來，好好大嚼你偷來的蘋果！」

男娃兒一聽，這才樂得格格大笑的跑走了，去了老遠，尚能聽到他的笑聲。

老乞丐目注男娃兒的背影，忽然精光一現，喃喃的自言自語道：「這娃兒小小年紀，便有情有義有理有智，果然是張良這徒孫兒的八世子孫！呵呵，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男娃兒飛快的跑回家中，那是一間破舊的磚屋，門前卻有兩棵極壯的老槐樹。

家中的大廳靜悄悄的，裏面的臥室卻傳出一陣哭聲，男娃兒一聽，心中一涼，心道娘親必定去世了，因爲哭的人是他的爹爹。

男娃兒連忙跑進娘親的臥室，只見果然是爹爹守在娘親的床前，哭得傷心極了，連兒子跑進來也不知道。

男娃兒也不管許多，一下跪到娘的床前，捧着手上的青蘋果和鮮桃，一疊連聲的大叫道：「娘親！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來了！」

他的娘親沒有反應，他的爹爹又傷心又生氣的道：「你阿娘已快死了，你還跟她開這大玩笑！」

男娃兒急道：「不，不，並非開玩笑！這眞的是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啊！因爲，因爲這是一位自稱『老子』的老伯說的！」

他的爹爹一聽，神色一凜，忙道：「你……你說什麼？你碰到那『老子』了？他的形狀如何！你快說清楚！」

男娃兒於是把他偷蘋果，卻被老乞丐吃了，後來他又把蘋果送還，更多了一個鮮桃的經過向爹爹說知，末了急道：「那自稱『老子』的人，尚在林邊等我回去驗證呢！」

他的爹爹一聽，又驚又疑，連哭也忘記了，他眨了眨眼，這才道：「你知道『老子』是誰？他可是一位仙道中的奇人啊！他如何會是餓了七七四十九日的老乞丐？如何會吃你的青蘋果？」

男娃兒道：「但他明明是以妙法把蘋果還給我，更多了一顆鮮桃子呢！」

他的爹爹無奈的歎了口氣道：「死馬當活馬醫，反正你娘親也快死了，臨死吃了你親手摘回來的蘋果，總算是她的福氣！」

他爹爹說罷，扶起他的娘親，男娃兒拚命的把娘親叫醒了，又把蘋果和鮮桃送到她的嘴邊，他娘親原來連口也不會張開，但聞到蘋果和鮮桃子的味道，卻忽然把嘴一張，一口便咬去一半鮮桃子！

不一會，他娘親竟把二個青蘋果、一個鮮桃，全吃進肚子中去了。剛吃完蘋果和鮮桃，她又倒在床上，昏睡不醒。

男娃兒與爹爹，父子兩人相對無言，也不知這蘋果和鮮桃是否靈丹妙藥了。

又過了一會，男娃兒的娘親忽然大叫一聲道：「熱……熱死我了！」隨即渾身冒汗，片刻工夫，便昏過去了。

男娃兒的爹爹又驚又急，不由大哭道：「怎的了？莫非那蘋果桃子有毒？你……你害死娘親了！」

男娃兒嚇得目瞪口呆，忽然狠狠的一捏拳頭，怒道：「那老……

賊騙我！我找他算賬！還娘親的命來！」

男娃兒含怒轉身欲出，就在此時，外面卻傳入一陣低喝聲道：「老子一氣化三清，氣聚桃果豈無靈？熱驅百毒寒陰去，稍報徒孫贈果情！呵呵，姓張的娃兒，還不出來酬謝老子我麼？」

男娃兒一聽，立刻對爹爹道：「外面唱歌的，便是那老……賊！我……我找他算賬去！」

男娃兒說罷，抬脚欲走，不料就在此時，他的娘親已霍地爬起身來，對男娃兒道：「兒啊！你那蘋果和鮮桃眞是靈丹妙藥呢！娘親吃了，初是熱氣攻心，出了一身大汗，便感五臟內腑舒服極了！兒啊，娘親的病已痊癒了呢！」

男娃兒和他的爹爹一聽，不由一陣目瞪口呆，稍一會，兩父子一齊奔了出去，不約而同的失聲叫道：「老天！這……這當眞是老師祖老子降臨了！」

父子兩人奔出屋外，槐樹之下，果然站着那位白鬍破袍的老乞丐，老乞丐正對着他父子兩人，意味深長的一笑。

男娃兒和爹爹連忙把老乞丐迎入屋內，老乞丐也不推辭，大剌剌的在廳中首座坐下了。男娃兒的爹爹拉着男娃兒，向老乞丐叩頭便跪拜道：「老師祖在上，徒孫兒誠心拜見！」

老乞丐此時神色一轉，從嘻哈瘋癲變爲道貌岸然，目中神光凜凜，哪還有半點老乞丐的瘋樣兒？只見他居然毫不推讓，更毫不客氣，坦然受了男娃兒的爹爹八拜大禮。

男娃兒雖然跟着跪拜，但心中卻轉念道：雖然這老乞丐甚有本事，但也不能就此證實，他便是供奉神像上的那位老師祖老子啊！萬一叩錯頭拜錯了，爹爹這面子便丢得大了，我小娃兒倒沒什麼，權當多謝他贈果救活娘親便了！

男娃兒心念溜轉之際，老乞丐已忽然發聲道：「你張家的先祖張艮，原居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當年逃命至下邳，遇上黃石公這娃兒，三試之下，收張艮爲徒，終助那漢劉邦成大業，是也不是？」

男娃兒的爹爹大奇道：「此乃張家先祖之秘，你老人家如何得知？」

老乞丐大笑道：「你那黃石公師祖尚是老子我的徒孫兒，老子不能稱他作娃兒麼！」

男娃兒大驚道：「我的祖宗張艮，若然在世，年已四百歲了，想那黃石公師祖，必定比祖宗張艮大幾十歲，但黃石公師祖是老伯你的徒孫兒，那老伯你豈非過五百歲了？」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這有甚稀奇？老實告訴你，老子我當年收你黃石公師祖的師傅爲徒時，年已二三百歲了！」

男娃兒吐舌道：「那老伯你豈非千歲老爺爺了？」

老乞丐傲然道：「千歲爺爺有甚稀奇？老子達到的境界，可至萬歲！呵呵，娃兒，你想與老子我一般的活萬歲麼？」老乞丐忽然呵呵一笑，意味深長的注目男娃兒道。

＊　＊　＊

此時男娃兒的娘親，也從臥室中走出來，只見她臉色紅潤，步履堅穩，不但痊癒，且比平素更爲健康。

她走到老乞丐面前，跪下叩頭便拜，口中連聲道：「多謝老神仙救命之恩！」

老乞丐淡然一笑，忽地向男娃兒的一家三人，伸手一招，三人均感一股極强大的托力，把他三人升了起來，再拜不下去了。

老乞丐呵呵一笑道：「你不必客氣，老子救你，非念徒孫媳之情，而是酬報你兒子贈果之義吧了！」

男娃兒的爹娘一聽，這才知道男娃兒剛才說的，竟半點不假，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很爲自己兒子孝義兩全而高興，同時亦相信老乞丐果然是老祖宗張艮的師祖老子降臨了。

原來男娃兒的爹爹，果然是張艮的七世孫張翳，娶妻林氏，獨生一子名道陵，按張家的輩份排列，張道陵果然是張艮的八世孫了。

張艮的師祖老子李耳，週遊天下，發現張艮的「衣冠塚」，隱含求師祖垂顧八世孫之意，老子便化身爲老乞丐，抵達張艮的漢封地豐縣地域。遊戲人間之際，果然遇上張艮的八世孫張道陵。

老子李耳此時欣然一笑，目注張家父子一眼，但覺張翳形格平庸之極，根本毫無造就的根基，倒是他的兒子張道陵，不但骨格清奇，形貌奇特，且印堂正中，更有一股紫黃相雜的仙貴之氣，心中暗道：張艮這小子所自選的龍脈果然獨具慧眼，因爲世人若七代難發，早已對祖墓灰心喪氣，又怎料龍脈竟發於八世子孫身上呢？

老子李耳心中忖念，便對張道陵含笑道：「陵兒，你想向老師祖學那活千歲、萬歲的本事麼？」

張翳、林氏一聽大喜，忙道：「若老師祖願意栽培陵兒，那是他天大的福氣！陵兒，還不拜謝老師祖？」

不料張道陵卻搖頭道：「老師祖，陵兒不想。」

張翳、林氏一聽，神色一變，很替兒子大爲失望。

老子李耳卻微笑道：「當今世上，普天下人，甚至連皇帝老兒，莫不求長生不老之術，如痴如醉，陵兒爲甚不肯學這等千歲、萬歲的大本事？」

張道陵頭一昂道：「陵兒眼見天下人，如今皆活不下去，兵賊橫行，朝廷無道，橫徵暴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如此世道，陵兒獨活千歲、萬歲，又有甚意思？若老師祖肯教授陵兒，那請老師祖先教那『一氣化三清』的神通，然後再教那活千歲、萬歲的本事吧！」

張道陵此言一出，他的爹爹張翳、娘親林氏，均不禁聳然動容，暗道：陵兒果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看他年僅七歲，竟心懷拯世救民的大志了！

老子李耳卻會心一笑，他在張道陵的身上，似看到他的嫡傳弟子鬼谷子的影子了，他也幷不生氣，反而呵呵一笑，道：「陵兒爲甚欲先學那『一氣化三清』的妙術？」

張道陵毫不遲疑的道：「陵兒若學會這等一氣化三清的神通，便可週遊天下，以此神通醫治天下人的危難，就算遇上像娘親的垂危病人，亦可『一果化三果』，令其起死回生啊！陵兒想，這比那活千歲、萬歲的本事，在這亂世中有用，有意思多了！」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好！很好！你既有此念頭，便即有學這神通的根基了！但你可知欲學這等神通，要花多少氣力？多少時間？多長歲月？」

張道陵毫不畏懼道：「這很難學麼？老師祖，陵兒並不害怕，只要老師祖肯教，陵兒必定可以學會！」

老子李耳笑道：「你有此信心，雖然可嘉，但信心亦僅是條件之一，若無天份，那便千難萬難了！老實說，連你的老祖宗張艮，張艮的師傅黃石公，太師傅九天玄女，亦領悟不了老子獨創的一氣化三清妙法，陵兒你是否可以，老師祖亦未能下判斷呢！」

張道陵決然道：「只要老師祖肯教，陵兒一定能夠領悟的！」

老子李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張道陵這娃兒已得其祖宗堪點的「衣冠龍脈」蔭庇，或許果然是吾道中唯一可以領悟一氣化三清妙法的人選，若然如此，則陵兒日後的成就，當不在其祖張艮之下矣！

老子李耳轉念之際，張道陵的娘親林氏忽然道：「老師祖，陵兒生出來時甚爲奇特，徒孫媳以爲，他或可學此妙法呢！」

老子李耳一聽，微笑道：「如何奇特？」

林氏道：「好教老師祖得知，陵兒出世前的一年，他爹爹偕徒孫媳曾週遊各地，因他爹爹世代單傳，到他這一代，年過三十，尚未有子，焦慮之下，便欲四出尋訪乃祖張艮的踪跡，望能得其蔭庇。那一天恰好抵達東南面五百里的太湖邊，又上了禹王峯，天黑來不及下山，只好在禹王峯的山洞中渡宿一宵。就在這天的晚上，怪事便發生了！」林氏說到此處，不由聳然動容，說不下去了。

張道陵的爹爹張翳接口道：「這一晚，徒孫夫婦兩人在山洞中睡到半夜，忽然從山洞的下面飛出五顆斗大的珍珠，燦爛如星星，霎間便把山洞照得雪亮！娘子她嚇得失聲大叫，不料就在她張口之際，五顆光輝燦爛的如星珍珠，竟如長了眼睛，呼呼地逕直飛鑽入她口中去了！」

林氏此時已緩過一口氣，道：「……就這麼一宗怪事，徒孫媳返回家後，便發覺已懷了身孕。原以爲必像世人一般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不料僅懷孕五月，陵兒他便出世了！老師祖你說這奇也不奇？」

張翳道：「還有更奇的事呢！陵兒他出世，呱呱出娘胎時，徒孫在外面，只見一片黃雲罩住臥室，紫氣充盈屋內屋外，光如日月，足足持續了一個時辰，到陵兒忽然開聲說話，喊了一聲『媽媽』，那黃雲及紫氣才倏忽散去不見了！剛出娘胎的娃娃，便會開口叫媽媽，老天！這簡直不可思議！」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欣然一笑，暗道：按張翳夫婦所見，張艮所堪的衣冠塚，必定是『五斗星龍脈』無疑。龍氣現形，逕化張氏血脈，怪道張道陵有此千年難遇的仙道根基了！他心中忖念，卻不去說破，微笑道：「陵兒果然有點來歷，但僅此尚不足言其成敗，尚須後天的着意教授栽培，方可望有所成也！」

張翳、林氏齊道：「一切但求老師祖垂顧也！」

老子李耳此時心中又不由暗道：「莫說此乃徒孫張艮所托，就老子我發現如鬼谷子一般的人材，亦忍不住導引入吾道中來了！何況此子根基之厚，比之鬼谷子有過之而無不及，日後吾道只怕亦須賴此子發揚光大矣！」

老子心中忖念，卻也不先行說破，他目注張道陵，忽然道：「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身，鍊其志，勞其筋骨，陵兒，你怕麼？」

張道陵朗聲道：「陵兒不怕！」

老子微笑道：「爲甚不怕？」

張道陵道：「因爲陵兒以爲，若怕，便學不成一氣化三清的妙

法，若學不成，便救不了天下危難之人，因此呵，怕也變得不怕了！」

老子一聽，不由又欣然一笑，暗道：這便是吾道中「無畏、無爲，無爲、無畏」的本旨了，不料此子年僅七歲，於吾道的領悟力便如此驚人。

當下老子也不再猶豫，決然道：「好！那老師祖便且留此地七日七夜，在此七日七夜中，陵兒須與吾單獨相對，能否領悟吾道的奧秘，便全看陵兒的造化了！」

當日，老子李耳果然便留在張家了，在整整七日七夜中，老子與張道陵均獨處一室，誰也不知這師祖孫兩人弄甚玄虛。

連張道陵的爹娘也不知道，因爲自老子領張道陵入內室後，內室的木門便緊緊閉上了。不但如此，自這一刻始，內室中便有一股黃紫相雜的煙氣罩住，任何人接近這股煙氣，均立感燥熱難擋，非要立刻退後不可。

這七日七夜中，張道陵連一日二餐也不吃了，因爲他根本沒有踏出那內室半步。

張翳和林氏，不由擔心兒子的安危，暗道：小娃兒七日七夜不吃不睡不眠不休，便不累壞也餓壞了！但內室裏面毫無聲息，亦不能走近，更不敢發聲招呼，唯恐壞了兒子和老師祖的大事。夫婦兩人心中憂急如焚，卻絕不敢聲張。七日七夜雖不算太長，但在張翳夫婦的感覺中，只怕比七年七載更爲漫長！

到第八日的早上，張翳夫婦剛起床，便聽張道陵在內室中唱道：「七日七夜不算長，師祖傳功何太忙？今朝一別何時見？廣納百川水成洋……」

張翳夫婦一聽，連忙奔近，只見內室的黃紫煙雲已倏然不見了，內室的木門也忽地蕩開，張道陵若無其事的一躍而出，但見他的步履輕靈，更見仙風道骨的模樣了。

張翳夫婦心中又驚又奇又喜，忙道：「陵兒！老師祖他老人家呢？」

張道陵嘻嘻一笑道：「老師祖人如神龍一現，見首不見尾，有趣極了！他說若來個告辭作別依依不捨的兒女樣，他便非上天有門入地有路的萬歲公了！因此呵，剛滿七日七夜這個限期，他便忽然一氣化三清，從三個窗口中遁走了！」

張翳一聽，這才明白老子此行，乃爲兒子張道陵而來，至於自己，根本就無緣與這位絕世高人相聚。不由微歎口氣，有點爲自己無福而惋惜，但想到兒子卻能與他單獨相處七日七夜，顯然大有福緣，不覺又釋然了。

林氏卻擔心兒子的身子，她連忙問兒子道：「陵兒！這七日七夜你到底吃什麼啊？」

張道陵笑道：「娘親，陵兒什麼也沒吃，也不想吃啊！」

林氏驚道：「哪有七日七夜不吃，肚子又不餓的道理？老師祖他到底弄甚玄虛了？」

張道陵一聽，嘻嘻一笑，忽地向虛空抓了一把，送到嘴邊，張口縮鼻一吞一吸，笑道：「這是老師祖教陵兒，頂肚子不餓的妙法呵！」

張翳驚道：「就這般虛空抓一把，便可七日七夜不吃不睡麼？」

張道陵點頭道：「不錯啊！爹爹。」

林氏又驚又奇又喜道：「兒啊！這等妙法，若向世人傳授，豈非免了許多餓殍麼？這到底叫甚妙法啊！」

張道陵笑道：「老師祖說，這是一種仙道入門的吐納功夫，大成之日，不但七日七夜，甚至一月一年，亦可不沾人間煙火呢！但老師祖說，這等入門吐納功夫非同小可，能於一年之內領悟入門的訣秘，已萬中無一，若能達大成境界，已是半仙之體了！因此絕非等閑人所可以研學的。」

張翳忙道：「那陵兒你呢？老師祖他如何判斷？」

張道陵呵呵一笑道：「老師祖不肯說，他臨行只是告訴我，我有一位太師伯祖，即民間號爲風水祖師的鬼谷子，只要我用心研習，日後的成就，必可達至鬼谷師伯祖的無尚境界，因此陵兒倒甚有信心。」

張翳、林氏夫婦兩人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齊聲道：「陵兒！老師祖判斷你可以比得上風水祖師鬼谷子嗎？」

張道陵傲然道：「當然，老師祖說，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只要陵兒持之以恒，憑我的根基，必可大有成就！老師祖還說，陵兒乃老祖宗張良的八世孫兒，他老人家上此地，正是受老祖宗之托也……」

張道陵忽然一頓，再不肯說下去了。

張翳、林氏一聽，不由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均暗道：此子生時運奇命奇，日後的前途亦必定百怪千奇，斷非小小的家園所能留得住了！

張翳心中忖念，到底不太放心，便試探的問張道陵道：「陵兒，老師祖既對你如此看重，可傳你什麼大法寶了？」

張道陵一聽，笑道：「老師祖並無留下什麼大法寶啊！他只教我默頌了二段心法之訣吧了！」

張翳自張良棄官去後，傳到他

這一代，雖然已家境窮困，但少年時亦讀了不少四書五經，以及家傳學問，因此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學識，倒也並不陌生。他一聽老師祖已傳了兩大心法於張道陵，不由心癢難熬，急欲一探究竟，忙道：「老師祖傳你什麼心法？」

張道陵亦不加隱瞞，朗聲道：「老師祖傳我，一爲『大道眞經』，一爲『無爲玄功』，老師祖說，此兩大心法，皆可互爲融滙，異曲同工之妙。」

張翳一聽，不由駭然，暗道：陵兒小小年紀，怎可領悟如「道德眞經」的老子奇學？至於「無爲玄功」，他更是聽所未聽，聞所未聞，不知如此心法何謂「無爲」？既然「無爲」，又何謂「玄功」？

張翳不由大奇道：「陵兒能夠領悟老師祖所授的『大道眞經』麼？」

張道陵點點頭道：「大道眞經並不難悟透啊！」

張翳一聽，心中更感驚奇，半信半疑的道：「爲父亦曾研讀『道德眞經』文意艱奧高深之極，研讀十年，竟難領悟一二，想這『大道眞經』，乃與『道德眞經』爲同類之物，陵兒甫加接觸，便可悟透麼？」

張道陵坦然道：「是啊！阿爹。」

張翳不由微歎口氣，道：「好，就算是吧，那阿爹問你，老師祖傳你的『大道眞經』，其要旨是什麼？」張翳以爲這一下必定可以難倒兒子了，因爲他決不敢相信，自己苦研十年的學問而未悟，兒子竟可於三兩時辰便豁然而通了！

不料張道陵一聽，毫無難色，即朗聲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有眞，其中有信……悟透其中，大道可成。」

五星滙聚　洞內練功

張翳對「道德眞經」亦略懂一二，此時一聽兒子朗聲道來，竟言簡意精，一下切中要旨，何爲「大道」，竟悟透其理，心中不由駭然，暗道：陵兒於此道經學問，爲甚進境竟神速如斯？但言出於兒子之口，他親自聆聽之下，又不得不信了！既然不得不信，這就更添張翳心中的驚奇。

張翳自然並不知道，他的兒子張道陵，乃其老祖宗張良親手堪點的「五斗星龍脈」蔭庇而生之子，亦即「五斗星龍脈」之子，道家根基的深厚，當世簡直獨一無二，自然天生是玄學「道德眞經」的天才上選了。

當下張翳忍不住又向兒子探究道：「然則老師祖傳你的『無爲玄功』心法，你領悟得到麼？」

張道陵決然的點點頭道：「將欲收之，必先張也，將欲弱之，必先强也；將欲廢之，必先興也；將欲奪之，必先予也；柔勝剛也，弱勝强也。堅則毀，銳則挫，無藏而有餘，無爲而笑巧。是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陰則陽，陽則陰，躁勝寒，靜勝熱，清靜而致天下正，無爲而至天下極……老師祖說，無爲玄功的心法，其精義要旨便盡在其中矣！」

張翳仔細聽着，卻連他亦難明其中的精義，不由歎了口氣，道：「這無爲玄功的心法，陵兒可領悟了多少？」

張道陵道：「不瞞爹爹，陵兒其實亦僅領悟了其中十之五而已……其餘的一半，老師祖說只能於日後歷練實踐中悟透了！」

張翳作聲不得，心道：陵兒竟可於短短七日七夜，便領悟了其中的一半，這等悟性之高，只怕已是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難怪老師祖亦不敢對陵兒再加强求！他心中雖驚喜，猶有三分迷惑，忍不住考究兒子道：「陵兒既已領悟其半，可否試述一二？」

張道陵一聽，竟毫無難色，朗聲道：「是，爹爹，其實無爲玄功心法訣要，依陵兒之見，其精義乃在於『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可達至堅』的境界而已。因此其心法才道『堅則毀、銳則挫，無藏而有餘，無爲而笑巧』也。爹爹放心，陵兒假以時日，必能徹底悟透此無尚心法的訣要！」張道陵毅然決然的揑着小拳頭誓言。

張翳和林氏相對苦笑，再也作聲不得了。

自老子李耳神龍一現，降臨張良的八世孫張道陵家中這一天起，張道陵與老子李耳，這位老師祖單獨相處七日七夜後，他的性情便越來越怪異了。

張翳和林氏夫妻倆發覺，張道陵印堂正中的黃紫氣越來越閃幻不定，他的說話也越來越少了，終日苦思冥想，連飯也不想吃了，他的年紀雖然只有七歲，但他的行爲，卻比七十老翁更沉默寡言。

林氏爲兒子的怪異行爲嚇壞了，她求張翳快想個法子，令張道陵回復常態，張翳卻無奈的苦笑道：「此子不是吞五星而降世嗎？他的來歷既如此奇特，他的運命亦必定怪異之極！既連老祖宗的師祖亦垂青於他，他的行爲又豈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左右得了，罷，罷，罷，張氏一脈既曾出了一位張良老祖宗這般人物，或許到今時今日，

張氏一脈又再出一代奇才了！既然如此，多思無益，一切順其自然吧！」

* * *

寒暑交替，日昇月沉，星移斗轉，不覺又已過了五年歲月。

這一年張道陵年僅十二歲，身材更覺怪異魁偉，普通人十二歲身高只有五、六尺，但張道陵竟達七尺二寸。且濃眉毛大下巴，高鼻方口，朱頂綠睛，目有三角，相貌奇異之極，根本不像世間的十二歲娃兒。

張道陵的爹娘張翳、林氏，自張道陵降生張家後，竟再無兒女，張道陵也就成了張家的唯一單傳了。

夫婦兩人年已過四十，僅得張道陵這唯一的兒子，自然視如心肝寶貝。可惜張道陵生時奇特，運命怪異，他的一切似乎皆有先兆安排，根本不容爹娘有所置喙。

這五年中，張道陵日夜研習老師祖老子李耳所傳授的「大道眞經」，以及「無爲玄功」心法，甚少出外，簡直有如三步不出閨門的深閨少女，但極少與爹娘提及他的所學所悟，因此張道陵於師門絕學，領悟到哪種地步，張翳這位做爹爹的，對兒子的一切，竟有如一個碩大的悶葫蘆。

這樣子又過了半個月，這一天早上，張翳尚未起床，妻子林氏驚慌惶失措的從外面奔進來，連聲道：「相公，相公！快去看看，陵兒他不見了……」

張翳一聽，連忙躍起，隨林氏到兒子的臥室，進去一看，只見臥室中床鋪收拾得整整齊齊，似乎整晚根本就沒動過，兒子張道陵卻已影踪全無了。

夫婦兩人大驚，連忙四出尋找，但偌大的豐縣，四鄉城鎮，幾乎都尋遍了，根本就沒張道陵的影踪。地方上的街坊隣里，也都說根本就未見張道陵這孩子出現過。

張翳夫婦在外面尋了半個月，終於無功而返。林氏憶子心傷，禁不住又走入兒子的臥室，但見床鋪枕蓆依舊，人卻杳然，她睹物思人，不禁哀哀的傷心落淚。

張翳聽聞兒子的臥室中，突然傳出哭聲，吃了一驚，便也奔了進來，一看原來是妻子憶子心傷，正坐在兒子的床頭，哀哀的哭泣。

張翳見狀，無從安慰，只好順手抽出兒子床上的枕巾，打算替妻子抹淚。枕巾一翻，背面竟有字跡現了出來。

枕巾上的字跡道：「天下蒼生苦不休，道陵欲救苦無籌，莫說道法不易得，只須決心走到頭，道陵從此別家去，人間飄蕩消遙遊，娘親悲傷莫落淚，爹爹慰藉枕巾求……不孝兒張道陵拜上。」

張翳一見，不由長歎口氣，指着枕巾上的字跡，對林氏道：「娘子不必傷悲，陵兒想必是依老師祖的訓示，出去江湖歷練去了！」

林氏仔細讀完枕巾上的留字，終於相信兒子是出去尋仙訪道歷練去了，但依然不放心道：「陵兒雖然身高七尺二寸，如大人模樣，但他其實僅得十二歲啊！這般年紀，獨身在外，又身無分文，如何生活？如何面對江湖風險？哎，這孩子就欲如此做，也該先說一聲，好替他打點安排一切啊！」

張翳此時已豁然而悟，暗道：陵兒決非人間池中之物，小小的家室，如何困得住他這奇特之身？張翳這般思忖，便向林氏道：「娘子不必擔心，我看陵兒已是可應付江湖風險了！」

林氏半信半疑道：「相公爲甚如此判斷？陵兒到底年僅十二歲啊！」

張翳道：「娘子難道忘了，張良老祖宗，年僅二十三歲，便足以統領三軍，爲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了麼？我看陵兒亦必張良老祖宗一類的人物，運命天成，這等人活一年，便勝於常人十載，陵兒過了十二年，亦即如常人的百歲之身了！」

林氏驚奇道：「爲什麼？」

張翳意味深長的一笑，把枕巾上的字跡一點，道：「你看陵兒早就未卜先知，把你我此時的動作心態，一一揭示於枕巾上了！」

林氏聞言，再向枕巾上細看一眼，只見枕巾上的末句字道：……道陵從此別家去，人間飄蕩消遙遊，娘親悲傷莫落淚，爹爹慰藉枕巾求。

林氏此時不由亦霍然而悟，暗道剛才我傷心流淚，相公先是安慰，後來果然在枕上抽出枕巾，欲替我拭淚，這才突然發現了枕巾上的留字，我見了陵兒的留字，果然便放心了點，這豈非「娘親悲傷莫落淚，爹爹慰藉枕巾求」麼？

林氏心中轉念，不由失聲驚歎道：「陵兒果然已有揭示，洞悉爹娘的心態動靜！了不得！張家只怕又出了另一位張良了……只是相公僅此一子，有甚三長兩短，張家便香燈斷絕了！」

張翳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忽然信心十足的道：「娘子放心！陵兒決非夭折之人也！」

林氏奇道：「爲什麼？」

張翳道：「當日那老師祖老子李耳，不是曾道此行乃受老祖宗張良所托，我想老祖宗張良乃一代玄機大師黃石公之徒，精於天機、地理、人間絕學，他既然拜托老師祖垂顧照應陵兒，便必定早已預見到

陵兒的運命，說不定陵兒的一切，亦是張良老祖宗所伏下的玄機，既然如此，我等後輩子孫的，更何必去擔心什麼？陵兒生時奇，少時異，將來亦必定古怪稀奇！罷，罷，罷，一切且讓他隨緣去吧！」

此時，在向東南的五百里長途中，走着一位形格奇異魁偉的大娃兒，他便是被他的爹娘斷定「生時奇，少時異，將來必定古怪稀奇」的張道陵了。

張道陵雖然是初次出遠門，根本不熟路逕，但他緊記老師祖老子李耳當年的訓示，認準東南方向，便毫不畏懼，決然的孤身上路。

這一路上，張道陵逢山翻山，遇水過水，他身無分文，亦無任何可以典當銀兩的財物，但他也決不向人家乞討，幸而他少時便練就了一手摘野果子的本領，不論多高多險的地方，只要那兒有果樹，果樹上有果子，那便決難不倒張道陵了。

一路上張道陵專揀人跡稀少的地方走，餓了便摘野果子吃，渴了便飲溪、河水，碰上窮山惡水的地方，無野果可摘，無溪流水可飲，張道陵就只好不吃不喝了。

這苦處尋常人等，只怕三幾日也難抵下去，幸而張道陵自小便練就了另一手頂肚子抵餓的妙法子。這便是老師祖老子李耳，在他七歲時，與他獨處七日七夜時，所授的「虛空抓一把，湊到口鼻處吞吸」的頂肚抵餓的本事了。

說也奇怪，張道陵每逢山窮水盡之時，用老師祖所傳的「虛空吞吸」大法，居然便可抵餓頂肚七日七夜，堅持到有野果有溪河的豐美地方。

張道陵此時的「大道眞經」要旨，已領悟了近半，終於明白，老師祖所授的「虛空吞吸」大法，便是道家的吐納內功心法，此法若運用得當，便可吸取天地萬物之精華，化爲自家所用，因而內力亦不斷強大。

就這樣子，張道陵這位奇特的娃兒，孤身上路，身無分文，竟可穿越近五百里的長途。

他自離開家鄉豐縣，一路向東南方向而行，過徐州，越萬縣，涉濉河，翻嘉山，再越湯山，六十個日夜，終於爬上名聞四海的茅山了。

張道陵放眼一看，只見茅山有三峯併峙，分別爲大茅峯、中茅峯、小茅峯，由大至小，由高至低，從北而南依序排列，就如有人向乾坤搬借而來，突現於天地之間。

張道陵再仔細向大茅峯望去，但感山體猶如一個巨大的「己」字。

張道陵心中不由暗道：山形如此，則此山所出之人，必定自私自利之極，恨不得把天下的財物，皆納爲己有似的。

「娃兒你孤身而上此峯幹嗎？」

此時張道陵耳際忽然一震，一聲尖喝傳入耳中。

話音未落，呼地一下，一位身穿灰舊道袍的老者已落在張道陵眼前了，此人身手之快，竟亦不在老師祖李耳之下，張道陵心中不由吃了一驚。

張道陵沉吟之際，那灰袍老道又盯着他，似笑非笑的道：「娃兒！看你賊頭賊腦，賊眉賊眼，想必是上此峯欲做小賊麼？」

張道陵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這一路上，偷摘野果充饑，這小賊啊，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了！你這峯上又沒果子可摘，我爲甚麼要做你這窮峯的小賊？他心中轉想，便坦然一笑道：「老道長差矣，千做萬做，我也不做你這大茅峯的小賊啦！」

灰袍道人一聽，哈哈怪笑道：「娃兒這般說，必定瞧不起此峯了？你可知道，此峯所出之人，天下物皆可爲己利用？」

張道陵一聽，心道：你這話竟與我所判斷的不謀而合，但未知是否眞有這等驚人本事？他故意笑道：「老道長！說笑麼？天下物乃天下之所有，豈容你任意取爲己用？」

灰袍道人聽張道陵語帶嘲諷，心中不悅，便嘿嘿的冷笑一聲道：「娃兒！你不相信？好！你且說說看，你此刻想要甚麼？」

張道陵忽然感到肚子餓了，又沒野果可摘，而且當着外人面前，也不敢隨便施展老師祖所傳的「虛空吞吸」妙法，不由便微嘆口氣，道：「此刻我又餓又渴，道長啊，你以爲我想要甚麼？」

灰袍道人一聽，怪笑一聲，道：「那你是想吃進肚子頂餓的東西啦！好！你瞧淸楚了，看看老道人是否可以向天下取來！」

灰袍道人說時，忽地伸手向虛空抓了三抓，口中低喝道：「山體有形，天地有物，既成己字，皆爲所用……拿來！」

他這般連喝連抓了數次，張道陵眼前一花，似有物從山外呼嘯飛來，那灰袍道人忽然把手心一張，張道陵一看，他的手心已多了三隻滴溜溜轉着的熟鷄蛋了。

張道陵不由格格一笑，喜道：「好啊！這可是一等一的頂肚東西啊！」

灰袍道人笑道：「你想要麼？」

張道陵肚子也眞的餓了，他也想看看灰袍道人手上的雞蛋是否眞的，便點點頭道：「這東西既然可以頂肚，請道長賜一隻給我好

麼？」

灰袍道人望一眼張道陵道：「好！你這是眞心求取，便給一隻你頂肚子吧！」

說罷他把手一揚，一隻雞蛋已呼地飛落在張道陵的手心上了。

張道陵也不客氣，把雞蛋打破，只見一層雪白的蛋白，包着一團金黃的蛋黃，果然是如假包換的頂肚子的熟鷄蛋啊！

張道陵又驚又奇，忍不住向灰袍道人問道：「道長，這叫甚妙法？倒也很好玩啊！」他口中說着，手心上的鷄蛋卻沒往嘴裏放。

灰袍道人得意的一笑道：「這妙法啊，可有個絕妙的名堂，因爲天下萬物，皆可任我予取予求，因此稱爲『乾坤大挪移』妙法也！」

灰袍道人一頓，忽然問張道陵道：「喂！娃兒，你爲甚不吃？」

張道陵決然道：「不吃。」

灰袍道人又問道：「你想學麼？」

張道陵又斷然道：「不學。」

灰袍道人不由一怔，再問道：「這乾坤大挪移法妙不妙啊？」

張道陵又毅然道：「不妙！」

灰袍道人一聽，不由大爲生氣，怒道：「你這娃兒！當眞不知好歹，爲甚不吃不學不妙？你不怕餓死荒山野嶺麼？」

張道陵道：「我雖然肚子餓了，但我另有應急法子抵餓，所以不吃；所謂乾坤大挪移，實際即視天下物爲己私有，與師道天下爲公截然相反，因此不學；此法雖令人驚奇，但若任意挪移天下之物，豈非一等一的大偸？大偸即大賊也！是以不妙！因此啊……」

灰袍道人盯着張道陵道：「因此甚麼？娃兒！」

張道陵笑道：「既然不吃不學不妙，此法與我再無相干，提它作甚？」

灰袍道人眼珠滴溜溜一轉，忽然道：「娃兒，你剛才說師道乃天下爲公，你師傅是誰啊？」

張道陵道：「我只有師道，而無師傅，因此師傅是誰，我自己也不知道。」

灰袍道人又道：「你剛才說有應急法子抵餓，那你這應急法子是甚麼？」

張道陵笑道：「我也不知道那叫甚麼，只知每逢山窮水盡，無野果可吃，無溪河水可飲，運用此法，便可七日七夜不吃也不餓了！」

灰袍道人一聽，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我當年修道，達七日七夜不吃不餓的境界，便花了三十年的時光，眼前這娃兒雖身軀高大，但其實尚不足十三歲，竟便達此七日七夜不吃不餓的精深境界麼？

灰袍道人心中生疑，便決要探清楚明白不可了。

* * *

灰袍道人原來姓茅名諱盈，與其弟茅諱固、茅諱衷，於茅山修道，眨眼已達五十年了，現下茅諱盈居於大茅峯，二弟茅諱固居然中茅峯，三弟茅諱衷則居於小茅峯。

茅家三兄弟皆已成得道之身，尤擅長於化天下物爲己有的「乾坤大挪移」妙法，因此三人於茅山中，與世隔絕，但卻不愁衣食，只是不能積餘罷了。

當下灰袍道人——茅諱盈心中驚疑，便對張道陵道：「娃兒，你既有此妙法，可否演練一下，給老道人我瞧瞧？」

張道陵本欲不理他的糾纏，但轉念一想，暗道：師祖當年曾訓示，只須向東南方向走六十五個日夜，便可抵達落脚之地，如今已走了六十個日夜，莫非那落脚之地距茅山峯不遠了麼？若能趁機打探一下路程，也省了許多寃枉路啊！

張道陵這般轉念，便向灰袍道人茅諱盈笑道：「我做出來你看，並不太難，但我既然已答了你一個難題，你也須回答我一個疑問，道長以爲好麼？」

灰袍道人茅諱盈一聽，欲待不理，卻又心癢難熬，無奈只好怪笑一聲道：「你這娃兒，倒會趁機倒打一耙啊！好，假如你演練無訛，確有此妙法，我便回答你一個疑問吧！」

張道陵於是也不推拒，忽地伸手向虛空抓了一把，然後即送到口鼻處，運氣吞吸，這般吞吸之下，他原來因肚餓而顯蒼白的臉色，竟漸而紅潤起來了，不久渾身眞氣充盈，精神抖擻，哪還有半點饑疲之象？

茅諱盈一見，心中不由駭然，暗道：我當年花了三十年的功夫，尚難達這娃兒此時的境界，老天！這娃兒莫非未出娘胎已修練的麼？

原來茅諱盈苦修五十多年，道行已甚高深，深知張道陵剛才所演練的所謂「應急抵餓」妙法，其實是道家吐納功夫中至高無上的「周天功」。

而所謂「周天功」，即道家把人體之三百六十五個穴道，與天體的三百六十五度滙合；道家的吐納功夫到一定境界，便可於體內形成一個氣團，聚之有形，散則無影，這便是所謂的「丹」，這個「丹」假如可沿人體三百六十個穴道流通，即達「周天三百六十度」的境界，威力之大，無可估量，猶如現代的「核子反應堆」，雖然東西極小，但其能量釋放，卻非常驚人。這便是「周天功」的要旨了。

老子李耳早年所創的「無爲神功」，「堅則毀、銳則挫，無爲而後無畏」，實際亦即「周天功」的本源根基了。

當下灰袍道人茅諱盈吃驚之下，不由失聲衝口而叫道：「娃兒！這……這到底是甚功夫？你快說！」

張道陵運功畢，果然再不感饑疲，神采飛揚，笑道：「按師道所傳，這叫『虛空吞吸大法』吧？並沒多大稀奇啊，僅可挨饑抵餓而已！」

茅諱盈一聽，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道：你這娃兒已蒙傳授道家至高無上的「周天功」大法，只是根基尚淺，「內丹」未成，未能發揮其强大威力而已，竟說「並沒稀奇」嗎？

茅諱盈心中轉念，又知張道陵已獲授無尚神功，尚懵然不知，足證他入道尚淺，未窺道家功夫的無尚境界，於是也不去說破，反而滿臉希冀的道：「娃兒你姓甚名誰？傳你神功的師傅到底是誰？」

張道陵笑道：「我姓張名道陵，是爹爹改的名字，自小叫慣了，便作我的名姓吧！但我眞是並無拜師，因此也眞的並無師傅啊！」在張道陵的心目中，傳他「大道眞經」和「無爲神功」心法的，是老祖宗的老師祖，因此可以稱之爲「師道」，至於那「師傅」兩字，是萬萬比不上「老祖宗的老師祖」的。

茅諱盈見張道陵滿臉眞誠，絕非說假，不由嘆了一口氣，暗道：這娃兒或許是天降奇緣了！不然爲甚我畢生追索的「周天功」大法，至今毫無所獲，這娃兒年僅十二歲，便達「周天功」的如此境界！

茅諱盈被「周天功」的名頭震懾，也就不敢輕覷張道陵了，因爲他深知此子日後的成就，根本非自己苦苦修練所能比較。而假如能籠絡住他，好好週旋，對自己的茅氏三兄弟便可能大有裨益了。茅諱盈的道基建立於「己」字上面，這也難怪，因爲他修道的山體便是「己」形，己形山所出之人，自然是以己爲主了。

茅諱盈心念電轉，於是也不惜低聲下氣的向張道陵陪笑道：「原來是張小兄弟！小兄弟前程無可限量，日後便有所成，可莫忘了茅山峯你我曾有贈蛋之恩啊！」

張道陵一聽，不由失笑道：「不忘贈蛋之恩又怎樣了？」

茅諱盈笑道：「也沒甚麼，只是小兄弟他日仙遊天下，盼垂顧茅山的老道茅氏三兄弟便了。」

張道陵一聽，心中又好氣又好笑，暗道：我這窮途末路之娃娃兒，還能垂顧你善使「乾坤大挪移」的老道甚麼了！但因爲有求於他，也就不再與他糾纏了。

張道陵道：「日後我路經此地，自然會順便拜訪道長的，只是先向道長請教一二，此地再向東南，是否有一座山峯叫『五斗星山』？路程如何走？請道長指點一二。」

茅諱盈一聽，卻大奇道：「甚麼『五斗星山』？老道在此地已五十餘年，附近百里之內，山嶺湖川之名均瞭如指掌，卻怎的沒聽過『五斗星山』這個名字？張小兄弟莫非走錯路了吧？」

張道陵一聽，便知茅諱盈並非說假話，因爲他既然有心巴結自己，若知道五斗星山位於何處，豈有相瞞之理？

張道陵知茅諱盈沒說假話，心中反而一陣失望，深知在茅諱盈口中，決打聽不到甚麼了，也就再無心在茅山峯逗留，向茅諱盈告辭一聲，便從茅山的東南面下山去了。

張道陵雖有點失望，但絕不氣餒，走下茅山峯，認準東南方向，依然毫不猶豫的繼續向前走。

他剛施展了一番「吞吸大法」，自己七日七夜不吃亦不餓，因此也就省了尋吃的工夫，口渴了，到處均是溪流，喝一口便可以大步向前走了。

不知不覺，日升月沉，在張道陵眼中又來回了四次半了，之所以說是半處，因爲此時張道陵已登上一座不知名的山峯，月亮已沉，但日兒尚未升起，因此只可以算作半次。

張道陵心道：再走四天半了，尚有半天，便足足十五天的路程了，怎的老師祖所說的「五斗星山」尚未見影踪？

就在月亮全沉下山背，山峯的東面，突然衝起五道黃紫光華，直達天際，灼灼如朗星，懸於山峯之上，瑰麗奇異之極。

張道陵怔怔的目注形如五星臨空的黃紫光華，心中一陣迷惑，他因功力所限，尚未能透察此等異象天兆的奧秘，但他到底已具「大道眞經」的根基，心思一旦聚於「無爲而笑巧」這一要旨上，神思便登時一片空明閃灼，忽地霍然而悟五道黃紫光華如星，莫非這便是老師祖所指的「五斗星」麼？

心念剛凝聚於此，腦際又登時一陣空靈，暗道：既然是「五斗星」下所照山峯，則此山豈非便是「五斗星山峯」了麼？

張道陵心念電轉，已有所判斷，當下毫不猶豫，竟向五道黃紫光華騰升之處奔去。

奔近一看，原來五道光華並非起自峯巔，而是升自山麓，他再奔近山麓，不由大感驚奇，只見山麓中，突現出一個洞口，五道黃紫光

華，恰恰從此洞口源源射出！

張道陵心中一陣駭然，暗道：五道光華從洞中射出，洞內不知潛藏了甚麼驚天寶貝？他心中存疑，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他小心翼翼的攀近洞口，只見洞口三面皆飛崖絕壁，猿猴難攀，只有向北的一面，開了一個正面洞口。

張道陵攀近北面洞口，探身一望，但見洞深不見底，深達百丈有多，張道陵咬咬牙，便向洞口攀下去，他也不管洞中有甚兇險物事，只因心中好奇，便非要探索清楚不可了。

張道陵一直向下攀去，他發覺洞壁雖然甚陡，但他居然可以勉强穩住身形，他自己此時尚不知道，經五年多來，對「大道眞經」及「無爲玄功」心法的默頌領悟，又時時依心法吐納，他體內的道家眞氣，亦即「無爲眞氣」，已甚具根基，因此他此時雖非身輕如燕，但尋常的懸崖陡壁，卻也難不倒他了。

但洞口越向下便越陡峭，張道陵的身子已搖晃不定了，向下望去，深不見底，黑黝黝的，常人抵此關口，必定早打退堂鼓了。

張道陵卻絕無退縮之念，他心中默念老師祖所授的「無爲玄功」心法，「堅則毀、銳則挫」，再無雜念，只有探究明白的意念，因此雖然身子搖晃，卻毫不驚慌，一直攀降下去。

再深入一丈，洞壁已幾乎是陡直了，張道陵此時已全憑身子輕靈，意志堅剛，才勉强可以向下移動，世人抵此地步，就算是武林高手，只怕也知難而退了。

但張道陵卻是知難尚進，因爲他默頌的是「堅則毀、銳則挫」的「無爲玄功」心法，他因此而確信天下事皆「堅則毀、銳則挫」，既然如此，尚有甚「堅銳難關」不可以「毀挫」呢？

張道陵再向下移動一丈，但感手脚觸及之處，皆滑溜溜根本連攀揉而下的東西也沒有，他猛一咬牙，乾脆平躺下來，貼着石壁，任由身體向下滑落。

呼溜溜的，張道陵但感耳邊風在呼嘯，身體如放在滑板似的向下飛滑，根本連停一停的機會也失去了。他於是乾脆閉上眼睛，也不去思想下面有否兇險，心中默頌「無爲玄功」的心法，任由身體向下飛滑。他這般一來，不由便大合「無爲玄功」中的「無爲而笑大巧」的精旨，他體內的無爲眞氣亦因此而激發出來，眞氣鼓蕩之下，此時更「堅銳」的東西，也難令他「毀挫」了。

就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張道陵的背部一沉，原來已滑到洞之底部了，他霍地睜開眼睛，只覺眼前一亮，原來是光線不知從甚麼地方透了進來，把偌大的洞底照得通亮。

洞底寬近二、三十丈，猶如一個巨大的廳堂，四週怪石縱橫林立，勢如欲墮而未墮，色皆碧綠如湖水，乳髓滴瀝如疏雨。洞周又有洞，似仙人房、似玄武石、似芝田、似丹灶、似錦屏、似瑤草，奇形百狀，令張道陵更驚奇的是，洞中石壁之間，竟有石燕子在四下飛翔。

張道陵此時忽感口渴，眼望那不斷下滴的石乳髓液，不由饞涎欲滴，他也不管許多，那石乳髓液是否能喝，一步搶上前去，仰起頭來，便任由那石乳髓液滴進嘴裏。

石乳髓液入口竟甘甜無比，猶如鮮奶、猶如糖水、猶如烈酒，水糖酒奶四味混合，成了一種天下無雙的極品佳釀。喝進肚子，不但可立消暑渴，且令人肚腹溫暖，猶如吃了一頓酒菜。

張道陵這才知道，原來這洞中的石乳髓液，竟如此珍貴，而且源源不絕，大可供他長年飲用，而且洞中又溫暖如春，裸着身子也不覺冷凍，因此身上的衣服，也就可有可無了。

張道陵心中不由得意的暗笑道：「老師祖只說到了五斗星峯，自有一番奇遇，他豈可知五斗星峯原來是源自此奇洞？這洞中的一切，大可令人不餓不冷，世人皆爲衣食而憂，假如這兩者皆不缺，豈非便可不食人間煙火了麼？原來這竟然是一個修練『大道眞經』的絕佳地方啊！」

張道陵心中欣然自得，於是也沒再四處走動，也根本不理是否可以重出此洞，因爲他根本就沒打算離開。

自這一刻開始，張道陵便在這奇洞留下來了，他也不知過了多少個白天黑夜，因爲洞中不分日夜，光線皆不知從甚麼地方透射進來，只是白天的光線陽氣盛，晚上的光線陰氣重罷了，那自然是日光與月光不同之故。

張道陵在洞中苦修「大道眞經」，以及「無爲玄功」的心法。他餓了便去吞幾口石乳髓液，石乳髓液喝膩了，便施展那「虛空吞吸」大法，交叉運用，果然是衣食不缺，省了許多尋覓食物的工夫。

這樣子也不知過了多少時日，張道陵忽然發覺，他喝石乳髓液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因爲他施展一次「吞吸大法」，以前只可抵餓七日七夜，但此時已延長了許多，他從陽光陽氣盛的光線，以及月光陰氣重的光線交替次數判斷，他此時施展一次「虛空吞吸大法」，竟可延續三十個日夜不吃不喝了！

他但感自己的神思越來越精進，原來極難領悟的「大道眞經」另一半，此時竟可迎刃而解，稍一思忖，便即豁然而悟。他因此忽然明白，他在此奇洞中的修練，竟與道家內功修練中的「吞吸日月精華」不謀而合，因爲洞中的光線自日光和月光，日光陽氣盛，月光陰氣重，他交替吞吸吐納，便無形中達到日月精華滙聚，陰陽龍虎交滙的「大道眞經」中至高境界了！

張道陵的「大道眞經」已豁然而悟，內功已達「日月光華滙聚，陰陽龍虎交滙」的精深境界，研習「無爲玄功」心法，便事半功倍。

在張道陵的感覺中，洞中的日月光線交替了六十次後，他的身子竟可與洞中的石燕比翼齊翔了。

他有時童心忽起，便招呼洞中的石燕，與他一齊飛翔。起初石燕並不聽他的指揮，後來張道陵只要向石燕伸出手掌一翻一合，那數丈遠的石燕，便被他呼地吸附於掌心之上，不得不聽從他的意思了。

這到底是一種甚麼功夫？張道陵不知道，這功夫有甚麼作用？他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爲他一切只是任性而爲而已。

* * *

不知不覺，張道陵自己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日，因爲他連洞中日月光線交替的次數，在數到三百六十五次之後，便故意不再去數，他怕數着數着，便知道時日，忍不住便要出洞，但外面的世界，張道陵卻不想再見到了。

在洞中的日月光線再一次交替，陽氣盛的日光，被陰氣的月光交替的一霎，張道陵正與石燕比翔，石燕的飛掠快如閃電，但張道陵的身子卻呼地搶到石燕子的前面去了，直把那石燕嚇得吱喳亂叫。

此時張道陵的身形，卻忽然呼地一轉，向洞中的東南面掠去，因爲那東南面的十丈遠處，此時竟射出五道光華，其色黃中帶紫，就如張道陵初上此峯時所見的黃紫星華，瑰麗之極，也怪異之極。

張道陵循光華掠去，近處一看，原來黃紫光華乃從另一個洞口射出，竟是洞中之洞，洞中套洞的神奇景象。

張道陵掠入這洞中之洞，抬頭一看，原來此洞的洞口竟被一塊巨石封閉，垂直向上，外面想必是此峯的山腰處了。

此洞中洞的相連洞口，四週遍佈奇形怪狀的石頭，有如橋、有如佛家木魚、有如旗、有如鼓、有如印，沿洞口羅列，似向洞內甚麼參拜朝拱，這到底是甚麼地脈怪象？張道陵此時自然尚未明瞭，不然，他便只怕如娃兒見了娘親，又蹦又跳又笑又叫了，因爲在他眼前的，便是風水尋龍大師眼中的「仙家地脈」大龍穴了！

張道陵此時雖未明瞭，但他天性好奇，乍睹此奇形怪石，不由便心癢難熬，急欲探知，洞內尚有甚麼更奇妙的活寶。

他一掠而進，定睛一瞧，不覺驚訝的輕咦一聲，心中就有如遇到一股熱力，不由便立生感應。

原來此山洞的正中，聳着一座土堆，土堆前面豎了一塊石板，石板上有字數行，道：「天機浩渺誰可知？四百年後先輩至；徒孫拜祈老祖師，垂顧十世徒孫兒，漢呂后三年張子房留字。」

張道陵一見，登時心如鹿撞，一陣震蕩，暗道「張子房」豈非老祖宗張良麼？老祖師 必是指老子李耳，而「十世徒孫兒」，則必指自己無疑，因爲按老子李耳到九天玄女到黃石公，又到張良，再到自己這一代，恰恰是老子李耳的「十世徒孫」了！

轉念又道：老師祖怪道他前來豐縣我家，乃受人之托，前來垂顧一二了，原來老師祖卻是受他的徒孫張良老祖宗所托照顧呢！而自老祖宗留字到今時今日，恰好是四百零三年的歲月，莫非老祖宗便自葬於此洞中土堆內麼？

張道陵心中好奇頓起，不覺繞土堆遊轉起來，轉了一會，他忽發奇想，暗道：聽說老祖宗張良當年，蒙他的師傅黃石公傳授了「旋乾轉坤」的功夫，又獲贈幾件寶貝，老祖宗既自選此土堆爲墓，他的那幾件寶貝，又是否留在此土堆內呢？

他心中不由大爲好奇，急欲探究明白，於是便試着伸出手去，輕觸一下土堆的泥土，不料一觸之下，竟如遭電殛，手臂一麻，幾乎被一股極强大的力道震跌了。

張道陵初時大爲驚駭，但立刻便霍然而悟，心道：老祖宗於四百年前，便已料定老師祖必駕臨此地，既然老師祖會駕臨此地，他老人家有時如頑童心性，必定佈有甚麼驚人大法，欲考究一下老祖宗張良的後人根基如何了！

張道陵這般判斷，越發證實了自己的推算，他料想憑老師祖的心性，所佈下的大法，必定十分厲害，否則也難起到考究「十世徒孫」的作用。

張道陵越想越確然，忽地暗笑道：老師祖的脾性，不外欲考究我的「無爲玄功」罷了，既然如此，我便來個「以其人之道，還破其人之法」，以「無爲玄功」來破老師祖的「無法大法」吧！

他如此判斷，也不猶豫，當下默運「無爲玄功」的心法，「堅則毀、銳則挫」，無爲眞氣登時激蕩

廚湃，洶湧而出，再貫於右掌，猛地一掌向土堆拍去！

就在此時，聽得一聲脆响，土堆不但沒再反擊，反而自動裂開了，張道陵向土堆內定睛一看，心中不由又奇又喜。

只見土堆中埋着一堆黑色的頭髮，以及指甲、牙齒等物，外包一幅紅綠硃書，硃書上有老祖宗張良的姓氏及一行數目字。這到底有甚麼玄秘，張道陵此時尚難領悟。

距這包東西不遠，只放着一管碧玉簫，碧玉簫旁邊有一塊鏡，以及一個圓盤狀的古怪物件。

而在這三件物件的正面，有一包以白布裹着的東西，張道陵伸手取出，拆開一瞧，登時一陣驚喜，原來白布內包一個本子，本子上書「九天秘笈精義」六個龍飛鳳舞的墨字，張道陵曾聽老師祖老子李耳說及，老祖宗張良的「旋乾轉坤」本事，均源自一種名叫「九天秘笈」的奇學，誰獲得這本書，誰就可以「旋乾轉坤」了！

張道陵心中不由一陣激蕩，暗道：天下正逢亂世之秋，百姓蒼生苦不堪言，假如掌握了此等「旋乾轉坤」的驚天本事，豈非可以爲天下危難困苦之人，盡一番心力麼？

張道陵這般轉念，當下也忘了他的老祖宗張良的「衣冠塚」仍然裂開，裏面有許多奇形怪狀的物事，他倚在土堆邊，就着那洞外洞射進的光線，便研讀起「九天秘笈精義」來了。

張道陵甫觸「九天秘笈精義」，立刻便被裏面闡述的博大精深絕學迷住，因此渾忘了時間，渾忘了空間，也忘了老祖宗的「衣冠塚」仍然裂開。就因此而這般躭擱，未能及時封土塡塞裂口，張良的「衣冠塚」龍脈之宏力便源源發出，這座「衣冠塚」的龍氣，便轉移到張道陵身上，張氏一脈日後是否尚能發出能士，便全靠張道陵這位八世孫的施爲了。

這也怪不得張道陵，因爲他此時才初接觸「九天秘笈」的絕學，根本未能領悟「地脈道」的奧秘，也就根本不知「塚墓開裂、龍氣放洩」的道理。

此時張道陵正全神凝讀「九天秘笈精義」，只見開頭便以驚人之筆寫道：「九天秘笈，開宗明義，本乃無字天書，自師祖九天秘笈使者九天玄女授於師傅黃石公，再授於吾，吾經數十年領悟歷練，終悟透其中的精義，遂化其無字爲有字，化其無形爲有形，以傳於後世，冀有大福緣者承繼此驚世奇學……」

張道陵研閱至此，心中不由嘆道：老祖宗了不得！竟可化無形於有形，化無字於有字，否則無字又怎成書？若不成書又如何傳於後世？老祖宗的苦心孤詣，確然令人敬佩！

他再研讀下去，又見老祖宗寫道：「此本所載，皆九天秘笈之精義所在；悟之一二，足以駕御百萬雄獅；識之四五，可致驚天動地；悟透八九，即堪可旋乾轉坤矣！」

張道陵研閱至此，心中不由暗道：老祖宗既有此判，想必不差，但未知我張道陵能領悟其中多少呢？

接下去，「九天秘笈精義」寫道：「所謂九天秘笈絕學，內分爲天機道、人間道、地脈道三大道，天機道者乃指天機玄奧之學，人間道乃指人間之禍福興衰，地脈道乃指大地龍脈之堪輿尋點也，皆天下莫出其右的驚世奇學。」

接下去，「九天秘笈精義」便開始詳釋天機、人間、地脈三大道的精義，其中又有附註道：悟人間道者少則五年，多則十年，吾則以一年悟此奇道。

張道陵仔細讀研「九天秘笈精義」中有關人間道的解釋，但感神思如行雲流水，入目多少，即可領悟多少，僅花了一日一夜工夫，有關人間道的奇學，便豁然而悟了。

這等神速的進境，連張道陵自己也不敢相信，暗道：憑老祖宗張良之能，領悟「人間道」尚須一年時間，我可以一日一夜便領悟了麼？他竟然懷疑自己的悟性是否眞的如此神速了。張道陵其實並不知道此中的原因，因爲張良雖然天資聰慧，但他於十八歲時，才遇上師傅黃石公，也就是在此時才開始接觸以道經爲根基的「九天秘笈」絕學，而張道陵卻天生便是「五斗星龍脈」之子，他年僅七歲，便蒙道經的老祖宗老子親自傳授「大道眞經」和「無爲玄功」了，因此到他此時十二三歲，他的道經根基的深厚，與張良同時同代相較簡直是天淵之別，也因此張良初悟「人間道」絕學，花了一年時間，而張道陵僅花了一日一夜的工夫而已。

後來，張道陵隨着對「九天秘笈」絕學的悟透，也終於明白了他與老祖宗張良的分別。也因此更感激老祖宗張良，爲張氏子孫一脈預伏玄機大法。

接下去，張道陵便開始研習「九天秘笈」中的「地脈道」了。到他終於領悟「地脈道」的奧秘時，他才猛然醒悟，老祖宗張良於四百年前伏下的「五斗星龍脈」，已然潛移默化於他身上，他不愼將這「衣冠塚」裂開，又未能及時封閉，此龍脈的龍氣，便已全數釋放，大部份已融入他的體內，小部份則散逸而去，因此除非他自己有所奇遇，否則張氏一脈，從此也就此失去「五斗星

張寶心中不服張道陵，便邀他下場比武……

衣冠龍墓」的蔭庇了！

張道陵明白了這一點，卻已經太遲，救無可挽救，他不由長嘆口氣，把衣冠塚中的碧玉簫，以及那面古鏡、圓盤狀的東西，小心翼翼的取了出來，再把衣冠塚內，老祖宗張良遺下的頭髮、指甲、牙齒等物，重新掩埋好，把裂開的墓頂封閉了。

張道陵雖然明知已難補救自己的錯失，但本着心中對老祖宗的尊崇，依然不敢毀了這個猶如他的生身父母的衣冠塚。

張道陵心中懊悔，也不想再在老祖宗張良的「衣冠塚」洞中逗留，携了從墓中得來的四大法寶，返回他落脚的洞中。

這洞中的石乳髓液依然垂滴源源不斷，那石燕依然在洞中翻飛掠舞，甚至日月的光華，仍在交替不斷。

洞中的光線比衣冠塚洞明亮，張道陵向手上的古鏡一看，原來上面竟刻有三個古字──「天幻鏡」，那圓盤狀的東西刻着──「地玄盤」三字。

張道陵才知道，老祖宗張良的衣冠塚中所埋，竟無一不是驚天動地的至寶，雖然他尚不明白「天幻鏡」的作用，但他既已初悟「地脈道」的奧秘，這「地玄盤」的妙用，也就立刻醒悟了，他知道這東西便是世上那等尋龍堪輿的風水先生所用的工具，只是這塊「地玄盤」比他們所用的更精妙而已。

在以後的歲月，張道陵便在洞中進而研習「九天秘笈精義」中的「天機道」絕學，他領悟越深，便越感驚駭，暗道：這「天機道」的學問，竟縱橫九天玄奧，星斗河漢，天下八分，周而復始，乾坤萬象，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當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空前絕後大乾坤之學！

張道陵於洞中日夜研習「九天秘笈精義」，他幾乎已到不吃不喝的境界了，只是當日月光交替近三十次時，才偶爾喝一口石乳髓液而已。

張道陵自己也不知道，不知不覺間，洞中的日月光華，已交替了接近七百次了。按世上的時日計算，亦即整整二年的歲月過去了。

此時張道陵自己也難下判斷，他對「九天秘笈精義」，到底領悟到那種程度。終於，他的「九天秘笈精義」已翻到最後一頁，只見上面龍飛鳳舞的寫道：「研習至此，若未走火入魔，仍能氣定神閑者，雖萬中亦無一人者也，吾亦再無餘言可叙，謹以末句作收束，望閱至此者謹遵莫誤：天機地脈人間道，浩渺可知天下路，吾今撒手塵寰去，後人心莫比天高；志當爲世拯危

難，戒視名利作坦途；至此且毀天書去，眼底應辨劉孫曹！」

張道陵閱至此，心中不由一陣迷惑，不知這末了一句「劉孫曹」是甚奧妙？不料他此時的內力已達隨念所發的地步，心中疑念，心血沸騰，內力登時激生，聚於掌中，只聽「嘩」的一聲脆响，强大的掌力把手中的「九天秘笈精義」震得粉碎了！

張道陵不由一呆，有點惋惜，隨又霍然而悟，暗道：這豈非便是末了加的一句「至此且毀天書去」麼？老天，老祖宗張艮的判斷，竟已達仙神的境界了！

他轉念又道：既然老祖宗留偈，指示後人研此絕學，須戒競逐名利，而立志於拯救世上的危難，看來張道陵也不能違背老祖宗的訓示了！他這般轉念，登時便萌出洞的念頭！

不料他此時已達力隨心生的境界，心欲出洞，眞力便鼓蕩而出，他的身子呼呼一下，已凌空直上十丈有餘！張道陵舉手投足間，已呼呼的連升近百丈，竟呼地一下，躍出洞外來了！

張道陵向四下一瞧，只見山川依舊，與他來時並無異樣，只見來時他僅可瞧見二三十丈外的物事，此時目力所達，竟至十里開外！

也因此張道陵忽然驚奇的輕咦一聲，因爲他發現山脚下十里外，正有兩隊兵馬在慘酷廝殺，刀光血影，令人驚心動魄！

張道陵心奇則念生，念生則力發，他的身形已呼地向山脚下廝殺之處掠去了。

* * *

張道陵掠到山腰，隱身於一塊巨石後面，下面的血腥廝殺便瞧得更清楚了。

原來是兩軍慘酷廝殺，從北面攻來的是打着「漢軍」旗號的官兵，南面被攻的是一羣頭纏黃巾，打着一面「黃巾」旗的並不整齊的軍馬。

官兵爲數近萬，「黃巾」軍卻僅有三五千人，其中有三名將領模樣的大漢，領着黃巾徒衆，向官兵輪番反擊衝鋒，三名將領分別豎起三面黃旗，一面旗上書「天公將軍」，一面書上「人公將軍」，一面書「地公將軍」，天、地、人三公將軍驍勇非常，不畏生死，向重重掩殺而來的官兵連番衝殺，所過之處，血肉橫飛，血流滿地，死傷的士兵徒衆慘嚎哀鳴，令人睹之心膽俱裂。

張道陵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陣迷惑，兩軍之中，他也分不出誰忠誰奸，只是對那慘酷的殺戮場面萬分憎恨。

這般心念電轉，張道陵實在按捺不住了，就這般呼地掠下山去，又呼地落在兩軍相殺的中間，隨即振臂大叫道：「停！你殺我，我殺你，血肉之軀，能抵多少殺殺殺了！」

兩軍正廝殺間，雙方均捨生忘死，忽然當中落下一位衣衫襤褸的少年人，振臂高呼停止廝殺，這情景當眞怪異萬分。

官軍之中，先是從斜刺裡衝出一位大將，身後一面大旗，上書「皇甫嵩」三字，衝到張道陵三丈遠處，大刀一擺，厲聲大喝道：「小子！官軍剿賊，你敢公然叫停？活得不耐煩了？嘿嘿，本將軍一刀送你上路吧！」

大將說着，手中大刀一揮，竟欲攔腰把張道陵斬成兩截！

張道陵卻不生氣，他心中只是恨極這等殺戮場面，豈會再生「殺」的念頭，他心中的「避」念剛萌，身形便呼地凌空躍高一丈，那大刀便在他的脚底下掠過去了。

這等閃避的功夫，當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揮大刀的大將亦不由一怔，呆呆的盯着張道陵，見他身軀雖然高大，但臉上稚氣未消，只是十四五歲的娃兒，不由半奇半氣的大喝道：「小子！你敢在皇甫嵩面前撒野麼？」

張道陵若無其事的在三丈遠處立定，他學着大人的樣子，向那自稱皇甫嵩的大將拱一拱手，然後大聲道：「我並非小子，有名有姓，張道陵是也！我只求停止殺戮，莫拿血肉之軀去作生死相拚，並非撒野啊！」

皇甫嵩便是漢靈帝的有名大將，他此刻正接了密報，說作反的「黃巾賊」三大首領，正向太湖方向秘密進軍，便率近萬官兵，在此埋伏，準備把「黃巾賊」三大首領一網成擒。皇甫嵩征戰以來，所向無敵，卻從未見過一位大娃兒，竟敢在陣前，公然向他理論。

皇甫嵩暴雷似的大喝一聲道：「小子！你知道你在幹甚麼嗎？」

張道陵泰然道：「幹甚麼，我勸你等莫再殺戮啊！彼此和氣收場，不動干戈，這不很好麼？」

皇甫嵩厲聲道：「小子！你可知彼等乃作反的黃巾賊？本將軍奉朝廷之命，奉天承運，官兵剿賊，乃天經地義，兵賊豈能和氣收場，爲兵者剿賊務盡，爲賊者只有俯首就戮！你連這點道理也不懂，敢來作和事之人？單此一條縱賊之罪，便死有餘辜了！」

張道陵一聽，這才知頭纏黃巾，舉黃巾旗者，乃民衆作反的軍隊；而官兵則是漢朝派來剿賊的兵馬。他雖然明白，「賊」者非偷即盜也，但忽然想起兒時鄉中所見，那等下來剿賊的官兵，燒殺搶掠，比賊更兇狠，不由皺眉道：「皇甫將軍，這不對啊！據我所知，兵和

賊，兩者之間有何區分？同樣給天下百姓帶來殺戮苦難，又如何分兵和賊啦！」

皇甫嵩一聽，大怒道：「你竟敢侮辱朝廷大軍？本座若非憐你少不更事，早就下令把你亂刀砍殺了！」

張道陵卻毫不畏懼，依然朗聲道：「既然兵賊不分，又豈能區別朝廷大軍和眞造反賊衆？又既然不能區分，又爲甚不同息干戈呢？」

皇甫嵩一聽，惱羞成怒，也不打話，猛地把大刀一擺，近千官兵便掩殺過來，呼地一下，把張道陵圍在中間，刀槍齊出，竟欲把張道陵剁成肉泥。

張道陵心中又驚又怒又奇，他涉世未深，一切只是任性而爲，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像，這世上怎的視人命如草芥？一言不合，便立刻置諸死地而後快？他心中驚奇迷惑，竟呆呆的不知反抗，只見刀砍槍刺近身，他的護體眞氣與之碰擊，身上微痛，才下意識的閃避一下，一面迷惑的大叫道：「喂……喂！便算說話不中聽，也無須動刀動槍啊！」

他說話時，東閃一下，西避一下，雖然千百刀槍皆難近身，但在別人眼中，他卻是驚險萬狀，生死一線了。

此時官兵的合圍圈中，忽然凌空躍下一條漢子，伸手一揪，便把張道陵挾在腋下，此時又躍進一條漢子，擋在第一條漢子前面，大聲道：「大哥，你先退！」

大哥趁勢退出一丈，第二條漢子卻立陷官兵的合圍圈中，此時又有第三條漢子，率近百精兵殺入，衝開一條血路，好等那漢子退出來，這般輪番掩護退走，那大哥終於挾着張道陵，退出官兵的合圍圈，抵一個安全地帶。

不幸那率近百精兵的漢子，卻被隨後殺至的皇甫嵩緊緊的纏住，再也脫身不得。

大哥一見，猛地把張道陵放下，又欲殺進去救那漢子，第二條漢子卻大叫道：「大哥小心！皇甫嵩這狗官正等着你自投羅網呢！你再衝進去，豈非白白送死麼？」

大哥眼見第三條漢子已陷絕境，不由大怒道：「吾做大哥的，豈能坐視三弟垂死不救？便死也死在一齊吧！」

大哥說話未完，縱身便向前一掠，竟捨生忘死，誓要救出險境中的三弟，不料此時他眼前一花，一團灰影如箭射出，直向官兵的合圈圍射入！大哥一看，不由一呆，暗道這娃兒好快的身手，但剛才他爲甚又不知死活，陷於官兵的合圍圈中？

原來向前射去的灰影，果然是張道陵，他迷惑之際，猛地被那大哥挾着，衝出官兵的合圍圈，又見另一條漢子率近百頭纏黃巾的兵馬殺入，擋住追截的官兵，這才明白，這是黃巾賊衆，見他身陷險境，捨生忘死，把他救出來了！又見那率近百黃巾賊衆的漢子身上已中了刀槍，鮮血淋漓，雖仍在苦苦爭鬥，但一看便知他已死到臨頭了！當下張道陵對兵賊的好壞，立刻便有了判斷，心道一殺一救，就看彼此對人命的輕重之別，也可判定誰好誰壞啦！

他心念甫動，力即陡生，眞氣激蕩之下，身形已電射而出，呼地插入官兵的合圍圈中，他大怒之下，「無爲眞氣」不由被激發至極高境界，他的身形受眞氣所催激，也比閃電猶快近倍了！

只見張道陵口中罵嚷着：「打！打！抽你嘴巴，打你屁股！教你等知道，刀槍刺砍肉身，豈會不痛苦萬分？」一面果然左抽右打，前拍後點，穿插於刀光槍影，如入無人之境！

他的身形也委實太快了，快得猶如電光，在兵賊眼前劃過，被他教訓的官兵簡直閃無可閃，避無可避，猶如一人化百影，幾乎在同一時間，近百官兵的嘴巴、屁股、刀槍劍矛，不是被抽被搶去，便是被奪被拋被折！

近千官兵均嚇壞了，如見鬼魅的大叫道：「這人會使分光散影妖法！」喊聲未了，又如潮水般退走了。

那隨後率近百黃巾賊衆殺進來的漢子，眼見機不可失，連忙率領殘餘兵衆，火速退回安全地帶。

此時那漢兵大將皇甫嵩，初是一愕，到他醒覺，正欲下令增兵彈壓住陣脚時，卻已太遲，近千官兵如潮水般的退下，連皇甫嵩亦被連人帶馬捲走了，其餘的官兵，眼見主帥的大旗向後退，不由亦搶先逃奔，霎時間，兵敗如山倒，近萬官兵自相踐踏，死傷無數，此役不戰而自敗了。

數千黃巾軍徒衆，本來已死傷無數，自料難逃厄運，不料自張道陵降臨後，情勢立生變化，最後官兵竟不戰自敗，當下不由歡聲雷動，仰頭齊聲大呼道：「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般一連吶喊數次，聲震四野，山谷迴鳴。

此時，黃巾軍中那三條漢子，一齊大步向張道陵走來，又一齊向他抱拳一揖道：「眞人不露相，原來少俠神功如此驚人，甫一出手，便把一萬官兵擊敗了！在下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多謝少俠相救之恩！」

張道陵一聽，原來這三兄弟均

姓張，乃自己的同宗，心下不由又添了幾分好感，他亦學着張角三兄弟的模樣，抱拳作揖道：「在下張道陵，亦謝過三位大哥的救命之情！」

張道陵說罷，也不想逗留，轉身便走。

張角連忙道：「少俠請留步，怎的如此匆忙便走了！」

張道陵尚是大娃兒心態，聞言不由微一怔道：「三位大哥救命之恩，我已謝過了，我就算救過你等，你等也多謝了，各不相欠，不走爲何了？」

張角一聽，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憑他的閱歷，一眼便看出張道陵雖然武功深不可測，但初涉江湖，根本不諳世事，猶如一塊渾金璞玉，誰人有幸得之，稍加雕琢，便立成稀世瑰寶，不知有多少宏大的助益了！

原來張角便是震動天下的「黃巾軍」大首領，自號「天公將軍」，張角的二弟張梁，自號「人公將軍」，三弟張寶，號稱「地公將軍」，三兄弟打出造反的大旗，焚燒官府，捕殺官吏，攻打地方土霸的莊園，大大震撼了東漢朝廷的腐敗統治。

張角以「太平道」作宣傳號召，以「黃天」自居，徒衆很快便發展到二三十萬，起事之日，徒衆皆以黃巾纏頭，大旗上綉黃巾，因此又稱爲「黃巾軍」，黃巾軍起事之後，一時間遐邇動搖，八州併發，煙炎絳天，聲勢極爲浩大。

東漢朝廷屢派大軍鎮壓，皇甫嵩僅是其中一員率官軍鎮壓的大將而已。太湖畔一役，皇甫嵩本已接密報，黃巾軍的三大首領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正率數千近衞兵，赴沛國召集各地徒衆，便親率一萬精兵，在張角等必經的太湖畔埋伏，皇甫嵩本以爲此一役便可立奏消滅黃巾軍奇功，不料眼見大功將告成之際，卻被張道陵的突然出現，把皇甫嵩的如意算盤打碎了，他對張道陵不由恨之入骨。

張角心中忖念，便決不肯輕易放走張道陵了，他微一沉吟，便向張道陵含笑道：「少俠原來姓張，弓長張的張，那彼此恰好是同宗兄弟了，假如張兄弟不嫌棄，我這做大哥的，自該好好相待一番，請張兄弟隨我等返回營寨，與兄弟你痛飲三百杯如何？」

張道陵一聽，不由立刻想起「酒」味，吞了一口唾涎，原來他這二年中，長飲石乳髓液，那石乳髓液內含酒味，不知不覺間，張道陵已與「酒」結下不解之緣了。

張道陵心中不由一陣猶豫，他自小便依老祖宗之訓，立志救助天下危難之人，因此遇見不平之事，便不由自主的出手制止，但此時張角等「黃巾軍」已再無危難兇險，而且到底是被稱爲「賊」的人，張道陵此時尚無心與之週旋，因此去或不去之間，不由心思難決。

那張角似乎亦精通「風鑑」之術，他一瞧張道陵的神色，見他下唇「承漿」位微微抖動，心道承漿乃人之倉庫也，承漿動則人之食慾必動，看來這「酒」字，對這張兄弟有甚深吸力呢！於是便向張道陵微微一笑道：「張兄弟若懂飲酒，則我擔保你不虛此行也！」

張道陵一聽，果然心念大動，終於露出大娃兒的心性，呵呵一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去飲張大哥你一杯吧！但飲過這一杯，我便必定告辭啦！」

張角一聽，大喜道：「好！好！飲過這一杯，兄弟已盡了地主之誼，是去是留，任隨張兄弟之意便了！」

張道陵見張角爽快答應，當下欣然一笑，果然隨張角等黃巾軍將士，返回黃巾軍的營寨而去。

協助突圍　墮崖不死

黃巾軍首領張角的老營原來便潛隱於太湖北五十里外的茅山上面，距張道陵潛修練的「五斗星峯」亦僅五十餘里路。

接近張角的老營，張道陵才知道，原來茅山除大茅峯、中茅峯、小茅峯外，在茅山的側面，尚有一個極隱秘的山峯，山峯人跡罕至，因此稱爲「太平峯」，與張角所創的「太平道」恰恰同一稱號。

太平峯上，經黃巾軍的多年營造，雖仍比不上朝廷的宮闕，但利用峯周的巖洞，加上林木建築，佈有聚義廳、軍械庫、老營洞、天公洞、地公洞、人公洞等，均由張角的近衞軍嚴密把守禁衞。

張角三兄弟返回老營，稍事安排後，便把張道陵迎進聚義廳。那是一個巨大的洞中之屋，內有虎皮交椅、黃巾旗、案桌等物，在聚義廳堂的正中，早擺好一桌酒菜。

菜餚並沒甚稀奇，不外是山珍海錯，此地依山近水，因此山珍海錯乃是家常菜式，但桌上擺了一瓶酒，瓶蓋雖然未打開，但張道陵的鼻子非常厲害，早已聞到酒的香氣了，那是一種類似花香的氣味，令人聞之已欲醉了。

張角親自邀張道陵坐上貴賓座，他自己坐主位，他的二弟張梁、三弟張寶，便在張道陵兩邊作陪，張道陵聞到那酒的香味，急欲知道這酒的來歷，也不推辭客氣，欣然坐下了。

張角見狀一笑，他親自把酒瓶蓋拔開，一股濃烈的酒香登時四溢

開來，張角替張道陵斟了滿滿一杯，含笑道：「張兄弟可聞出甚麼酒味？」

張道陵嗅了一下，笑道：「這好像是鮮花的香味啊！」

張角神秘的一笑道：「不錯！此酒張某得自晉地香花村，乃地道的杏花酒！而且據說是當年九天玄女駕臨杏花村，所親自堪點的龍脈井水所釀的酒！張兄弟是吾三兄弟的救命恩人，因此才獻出來奉客，望張兄弟莫嫌粗陋。」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九天玄女乃老祖宗的師祖，豈非張道陵的老師祖麼？如今我這十世徒孫，喝上老師祖親自堪點的龍脈之酒，亦可算天緣巧合了，他這般思忖，就算再平庸的酒，亦不敢小覷了，笑道：「原來這酒如此大來頭，未知可有個名稱嗎？」

張角道：「因此酒出自晉地杏花村，又以九天玄女堪點的龍脈之井水所釀，後人遂稱爲杏花酒。」

張角說罷，與二弟張梁、三弟張寶一道，向張道陵舉杯道：「來！我三兄弟等，同敬張兄弟一杯！」

張道陵既知杏花酒的來歷，當下便按捺不住，更不推辭，捧起酒來，就如喝石乳髓液般一飲而盡。

張角三兄弟卻僅輕呷了一口，眼見張道陵一飲而盡，如此豪氣，張角不由又喜又奇，連忙又替張道陵斟滿一杯。

張角連斟，張道陵連飲，眨眼之間，張道陵已連飲五大杯了，而張角三兄弟，卻僅微呷了五口而已。

張道陵連飲五大杯，見張角三兄弟僅輕嚐五小口，不由笑道：「張大哥爲甚不喝？難道捨不得喝這杏花酒麼？」

張角見張道陵連飲五大杯，依然面不改容，就連眉毛也沒跳上一跳，不由大驚道：「張兄弟小心，這酒喝時不覺甚麼，但入肚片刻，便酒氣大發，我等喝一小杯亦醉了三日，張兄弟喝了五大杯，小心連醉二十日啊！」

張道陵笑道：「張大哥放心，這酒果然好喝，便再喝五杯，我也未必會醉呢！」

張角與二弟張梁、張寶面面相覷，不由更感佩服，他三兄弟並不知道，張道陵這三年來，在那龍脈之洞中，終年累月喝的是石乳髓液，石乳髓液內含强烈酒味，久而久之，已與張道陵的血脈融爲一體，杏花酒雖亦源出龍脈之井，但豈及石乳髓液龍氣之盛？因此杏花酒在張道陵的眼中，僅是淡淡而略帶龍氣之酒罷了，又豈會因其而醉？而張角三兄弟更不知道的是張道陵本身已是驚世「五斗星龍脈」之體，區區的龍脈之酒，又豈能令他迷惑？

張角見張道陵連飲五大杯，神色尚一派泰然自若，與他原來預料大有出入，不由暗嘆口氣，心道：吾正欲以此「龍脈井之酒」，令張道陵心血澎湃，興奮之下，對吾之提議便一口答允，以令其不能反悔，不料他竟如此海量，就算我等三兄弟齊上，也未必可以令他迷醉啊！

張角想方設法，不料起首便碰了個硬釘子了，但他絕不灰心，因爲他絕不能讓張道陵爲他人所用，特別是決不可讓他爲朝廷狗皇帝所利用！

張角心念電轉，也不再轉彎抹角，當下哈哈一笑，向張道陵拱手道：「張兄弟海量驚人，兄弟佩服，但兄弟有一疑問欲請教張兄弟，未知肯坦告否？」

張道陵含笑點點頭道：「瞧在這杏花酒的份上，張道陵保證有問必答，絕無虛言便是啦！」

張角見張道陵一派嗜酒如命的模樣，也不知他是眞是假，無奈只好單刀直入的試探道：「目下朝廷肆虐天下，民不堪命，但有血性之士，皆揭竿而起，誓反暴政，未知張兄弟於此有何高見？」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他自領悟老祖宗張良所傳的「九天秘笈精義」，其中的「天機道、人間道、地脈道」要旨，甫出「五斗星龍脈洞」，便遇上黃巾軍被官兵剿殺之事，他出於「扶危救難」的本旨，欲平息眼前的血腥火併，卻根本沒來得及仔細參詳其中所涉及的「天機、人間、地脈」奧秘，因此直到張角突然提出此疑問，張道陵才不由以「人間道」的要旨，向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的氣色命理仔細審視。

張道陵這一仔細審視之下，不由便暗嘆口氣，他先見張角的臉上兩眉之間的印堂，正現出一道青黑之氣，向下直犯山根，更從山根的左右眼底精舍、光殿兩命宮延伸，而凝聚於年上，再也不走亦不去，固僵不動。

張道陵暗道：按「人間道」之判，人之印堂乃「行年」樞紐，又值人之年歲廿八、於此印堂中起青黑之氣，乃於此犯煞之相，再下延山根，山根值年四十一歲，延伸左右眼內精舍、光殿，則分主四十二、四十三，而最終聚於年上，凝固不動，年上主四十四歲，既僵凝不動，則於此年煞氣大旺，主此人難逃此大劫數也！

張道陵心中暗嘆，不理會張角的疑問，反而問道：「張大哥時年是否四十有一？」

張角一聽，微吃一驚，忙道：「不錯！但張兄弟如何便判斷出

來?」

張道陵道：「並沒甚麼，只是張大哥的臉上山根之位正值大旺，主你目下諸事皆順，遇事自可逢兇化吉，又山根主人之四十一歲，因此可以判斷。」

張角一聽，不禁一陣心癢難熬，原來張角小時亦蒙異人傳授，於「風鑑」之術甚有研究，張道陵判斷靈驗，與他自己所判竟無異樣，不由便欣然一笑道：「原來張兄弟尚精於神算之術，可喜可賀也！實不相瞞，兄弟我也略識此術一二，正好向張兄弟請敎一二。」他一頓又忙道：「既張兄弟已判斷兄弟於四十一行年大旺，未知往下又如何了?」

張道陵聽張角自稱亦精於此術，不由又暗嘆口氣，心道你只曉判吉，未知判兇，以此來作自己的命運定奪，那就未免太盲目而動了！可知若自己坦白判出，必然令張角反感，且太傷他向前拚闖之心，也定難令他相信，於是便淡然一笑道：「張大哥既然亦精通此法，那當知旺極則衰，福中禍所伏的道理，火水相濟、陰陽互化，那是半點不由人也！因此也就無須在下奢談了吧！」

張角一聽，心中稍感狐疑，但他果然正值大旺之年，心中充滿雄心壯志，稍一沉吟，便不以爲然的哈哈一笑，「吾之本命，吾已有判斷，既張兄弟不願多談，兄弟亦不便勉强。」他一頓，挽留張道陵的心意便更强烈了，便又把話題轉到這點上。

張角話鋒一轉，道：「剛才所談，天下有血性之人，皆反暴政，未知張兄弟對此又有何判斷?」

張道陵見張角爲此鍥而不捨，他的「天機道」絕學不由被觸動了，他微一沉吟，把張角的本命運勢，與目下的天機大勢兩相印證，不由作聲不得，暗道：按「天機道」兆示，目下之亂局，勢將延續八十年內外，而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之本命，自此年起，僅可延續三年，而於四十四歲年必遭兇劫；按此判斷，張氏三兄弟僅是此八十年天下大亂的啟蒙而已，豈足成此乾坤大亂局之中堅?

張道陵本欲不加說破，但有感張寶三兄弟曾捨命救他，而當時他在朝廷大將皇甫嵩眼中，不過是一抹草芥而已，由此可見黃巾軍的首領並非冷血之徒，反而比朝廷官兵有人性多了，這般思忖，心中有點不忍，便微露端倪道：「按目下世局，亂象已現，天下羣雄併起，皆順勢而發，因此初起則順遂，但是否終成大業，則尚須看各人之本命如何了！例如張大哥之本命，目下正值行年山根，山根旺發，主行事轟轟烈烈，可保順利；但僅此尚不足言其成敗，尚須再看往下之精舍、光殿兩大關位，更復留意年值四十有四之年上玄關！」

張角一聽，不以爲然的一笑道：「原來張兄弟亦精於此道，但實不相瞞，張某小時亦獲異人傳授風鑑之術，因此於己之本命運勢，亦是一目瞭然也！」

此時二弟張梁亦接口道：「張兄弟，大哥所言不差，想我兄弟三人，自領黃巾軍起義，天下遍佈黃巾義軍，兵力已達四、五十萬人衆，攻城掠城，誅殺貪官汚吏，大敗官軍，天下震動，江山十已得其三，恰值大旺之年，只要再加奮戰，決可統一河山也！因此根本不必憂慮甚麼命位玄關！」

三弟張寶亦慨然道：「確實如此！張兄弟！大哥身位天公將軍，其實已得天時之祐，他向天下揭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天下人心振奮，黃巾義軍個個爭先，決推翻暴政，另立新朝，如今已指日可待矣！吾兄弟三人之本命運勢，豈非大合天時麼?張兄弟若不嫌棄，吾三兄弟誠邀加入黃巾義軍，與吾兄弟三人同拜黃巾軍首領，他日一統河山，必共得富貴、共享太平！」

張角早有此意，如今眼見三弟張寶搶先道出，不由大喜道：「三弟之言甚是！吾亦早有此意，未知張兄弟意下如何?彼此皆爲宗親，吾三兄弟願與張兄弟你結拜，視如手足，決不有分親疏之意！」

張角此時乃四十萬黃巾軍的領袖，號稱「天公將軍」，天下十已佔其三，他提出與張道陵結拜爲兄弟，這是對張道陵極大的榮寵了，換了任何追求榮華富貴，爲官爲王之士，只怕樂得沒口答應了。

不料張道陵卻淡然一笑道：「小弟年僅十五，未諳世事，對於張大哥的擧旗大業並無助益；況且小弟家中尚有爹娘，兩老靠小弟贍養，豈能於此時拋下兩老不顧，而去求此富貴功名?因此這加入黃巾軍之議，小弟恕難從命了！」

張角一聽，大感失望，不由悶聲不語。

張角的三弟張寶，脾氣火烈，眼見張道陵對他兄弟三人的一片盛意，竟一口拒絕，不由怒道：「你！你如此卻人美意，想必是不把吾兄弟三人放在眼內了?吾兄弟乃四十萬黃巾軍的首領，憑此難道也辱沒了你麼?」

「四十萬黃巾軍首領」，這便恍如泰山壓頂了，稍爲膽怯的人，也就不敢再有異議。但張道陵卻毫不爲意，就連眉毛也沒跳一跳，淡淡的一笑道：「非也，小弟只是不欲去爭逐甚麼江山帝王、榮華富貴而

矣。」

張寶一聽，更怒了，厲聲道：「如此說，你以爲四十萬黃巾軍皆是追逐江山帝皇，只求榮華富貴之徒了?嘿嘿，你這只怕把衆將士均瞧扁了吧！你敢以爲黃巾軍無能士麼?」

張道陵自小研讀「大道眞經」，又修習「無爲玄功」的心法，甚少動氣，但此時見張寶咄咄迫人，欲硬逼人從其之意，心中亦不由微感不悅，道：「能與無能，於我眼中，乃一而二，二而一也！所謂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無爲又豈不能笑大巧乎?」

張道陵初出道，便碰上黃巾軍這等大難題，他心煩之下，師門的要旨，不禁便衝口而出了，這在張道陵來說，是欲以師門之精義，警醒張氏兄弟切莫狂妄自大，以免早惹災劫，但這等艱奧的道家「無爲」要旨，張寶如何領悟得了。

果然張寶一聽，便氣得厲聲道：「好一個『堅則毀，銳則挫』，嘿嘿，張道陵！你敢與張某見個高低，看你是否可以『毀堅挫銳』麼?嘿！」

張寶說罷，已離席一躍而起，擺出一個挑戰的雄姿，張角本欲制止，但又轉念暗道：張道陵莫非眞的不把吾兄弟三人放在眼內，因此才拒絕加盟四十萬黃巾軍麼?於是悶聲不語，任張寶挫一挫張道陵的銳氣，因爲三兄弟中，以張寶的武功最厲害，他曾試過一人擊退近百官兵的圍捕，所以張角對張寶甚有信心。

張道陵見張寶對師門絕學出言不遜，心中也動了氣，他微哼一聲，力隨心發，身形忽地電射而起，又如一道電光似的劃向張寶。

張寶功夫甚高，張道陵的身形雖快，但依然被他瞧得一淸二楚，疾速施展大擒拿手，向張道陵撲到的身形抓去，心中暗暗冷笑道：甚麼「分光散影」絕頂神功?那批官兵不過是因一時大意，才被你嚇倒罷了！

張寶這一記擒拿手，亦快如閃電，且認位奇準，乃人之腰部要穴，一旦被抓，必全身軟癱而被擒，徒手搏擊，張寶出道以來，尚罕逢敵手。

不料張道陵的身形實在太快了，他於「五斗星龍脈」秘洞中，每日與洞中的石燕比翼，後來連石燕亦被他拉後近倍，自此可見他的身法之快，簡直猶勝閃電。

張寶明明判定張道陵在他的身前出現，大擒拿手疾抓而出，但張道陵的身形已在他背後出現了，張寶連忙轉身，但張道陵又同時已在他左右前後同時出現，猶如一個張道陵分作四個似的，張寶的身前身後，上下左右，全被張道陵的身形所逼，這情景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此時就連旁觀的張角亦不由驚駭的嘆了口氣，暗道小當世竟有如此高絕如仙的身手！

張寶起初尚拚命騰挪，欲向張道陵出手，但僅過了片刻，他便雙手一垂，收攝於腰，由衷的說道：「張兄弟神功蓋世，單這一手分光散影功夫，便足橫行天下了，張寶佩服之至！」

張寶話音剛落，急聽張道陵嗤地一笑，張氏三兄弟眼前一花，他已安然的坐回他的座位上了。

* * *

張寶傲氣盡斂，他返回座位，一言不發，便先向張道陵敬了一杯杏花酒，沉聲道：「張兄弟！這一杯你若不喝，便是不肯原諒張寶的魯莽了。」

張道陵欣然一笑，也不推辭，捧起酒杯，一飮而盡。

這一切皆電光石火間的事，張角不由亦感迷惑，他對張寶道：「三弟怎的忽然對張兄弟佩服得五體投地?」

張寶此時才嘆了口氣道：「大哥你看看我身上的衣服吧！」

張角、張梁一聽，向張寶的上衣仔細一瞧，心中亦不由一陣駭然，原來張寶的上衣，從胸腹到背後，到左右兩腋，全佈滿了圓點狀的酒漬，那酒漬尚帶有杏花酒的香味，顯然在片刻之間，張道陵已以手指沾酒，在張寶身上連點百下了！無論這一指之下，是否帶有內力，但常人就算面對面，在對方毫無防備之下，也絕無可能在如此霎間，連點十下，更遑論對手是功夫絕頂，而且是前後左右連點百下了！

張寶見張道陵欣然一飮而盡，這才釋然，又向張道陵拱手道：「張兄弟不但神功絕世，且大仁大義，下手竟一連留有餘地百次，否則張寶已死一百次了！」

張道陵呵呵一笑道：「張三哥也不簡單，臨危而不亂，尚能淸楚自身被輕觸百下，這等能耐，更非常人所能及了，彼此皆一試小技而已，張三哥切勿耿耿於懷。」

張寶此時已由生氣，一轉而爲甚喜歡張道陵，他亦爽快的大笑道：「彼此皆同宗兄弟，張兄弟之能，即張氏一脈之光榮也，張寶又何必耿耿而不釋?來！來！張三哥再敬兄弟一杯吧了！」

張道陵此時却不再擧杯了，他霍地站了起來，向張角道：「今日承蒙張大哥賜飮杏花酒，日後必十倍相報。小弟急於返家探母，因娘親已然垂危矣！」

張角一聽，大奇道：「剛才尚

好端端的，張兄弟怎的忽說令堂垂危？」

張道陵匆匆道：「左眼跳福，右眼跳凶，且此跳牽扯小弟之父母宮，據此可證，娘親必有病危之凶了！小弟就此別過了……」

張道陵話音未落，身子一晃，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的眼前，便已失了張道陵的踪影了。

張角大感惋惜的嘆氣，張寶却若有所思的道：「大哥也不必嘆氣，因據三弟所料，張兄弟目下的功夫，已非凡間之人所可企及，他幾乎已成半仙之體了！既是如此，他又豈是我等俗世中人所能留住？而且若我所料不差，張兄弟性如閑雲野鶴，亦決不會爲朝廷所用，爲那狗朝廷效力！」

張角長嘆一聲道：「但願如此！不然，黃巾軍將面臨一位極可怕的對手了！」

張道陵此時已遠在茅山西北面五十里外了。他也不走大路，有山翻山，有水越水，憑他此時的身手，任何高山惡水，也決難不倒他了。

他從家鄉沛國豐縣南行，五百里路走了整整兩個月；但此時從南面北返，不到二日二夜，便已抵達家鄉地域了。

有道遊子近家情更怯，張道陵踏入家鄉的入村小路，心中也不由一陣感慨，憶起兒時爹娘的呵護備至，暗道：自己這般突然離家失踪，雖乃遵從老師祖的留訓，但於世俗眼中，自己又是否算不孝呢？

想着時，却已望見家居了，祇見屋裏面靜悄悄的，一切均無改變，就連門口那兩棵老槐樹，也依然茂盛蒼勁。

張道陵走近家門，大門却在上面鎖上了。他微吃一驚，暗道：爹爹到哪兒去了呢？按自己的氣色所兆，爹爹應該不會有甚麼災劫啊！他情急之下，伸出手去，施展「無爲玄功」心法，向門栓隔空一撥，大門的門栓竟自動移開了。

張道陵輕輕推開大門，輕手輕脚走了進去。家中的廳堂，依然供奉着三幅神像，依次是老師祖老子李耳、八世祖宗的師傅黃石公、八世老祖宗張良。

張道陵向三幅神像凝視一眼，心中不由暗道：三位神像，不料張道陵竟又與之面晤或神交，這等奇緣，當世也祇怕極爲少有了。

他思忖之際，忽聽臥室裏面傳出一聲呻吟，張道陵一聽，心弦不由猛地一震，因爲他知道，這呻吟聲是娘親所發出來的！

他向臥室裏面一掠而進，祇見娘親躺在床上，已昏迷不醒了，但於昏迷中，却不時發出一兩聲呻吟，夾雜含混不清的喃喃低語聲，這低語誰也聽不清，祇有張道陵是唯一的例外，他祇感自己的心靈已與娘親相通，且有强烈的感應，分明聽到她低語的是，「兒啊……娘親臨去，也不能見你最後一面嗎？娘親決不甘心啊！」

張道陵心弦抖震，他此時才明白，他自己畢竟是出自凡塵，世俗中有些東西，還是避無可避的！例如父子、母子的親情，直到最後一刻，娘親支持着不肯離去的心力，竟是渴盼見兒子的最後一面！若自己連這點也不能滿足娘親的心願，那即使成了大羅神仙，祇怕也於心不忍啊！

張道陵心中不由一酸，他雖然明知娘親的本命如此，但決心不惜逆其本命而爲，也要滿足她最後的心願！

他猛吸一口眞氣，體內的「無爲眞氣」登時激蕩，伸手搭在娘親的背上，依「無爲玄功」的心法，把自己元陽之氣，導引到娘親的體內。他這般施爲，就算是已死之人，祇怕也可以暫時清醒片刻的！

果然不消一會，他娘親的呻吟聲忽然更響了，喃喃的低語也變得清晰可辨。「兒啊！娘親快去了，你……你不肯與娘親見上最後一面……娘親決不甘心啊！」

張道陵心弦震蕩之下，不由大聲道：「娘啊！您兒子回來見您

了……您快醒來啊！」

張道陵這一聲呼喚，竟就立刻起死回生似的，他的娘親林氏，忽然霍的睜開眼睛了！

映入林氏眼眸的，竟然是兒子張道陵的臉容，雖然他長得更高更大了，十五歲的少年人，臉上也有成年人風霜的痕跡，但在娘親的心中，兒子是永遠長不大的。林氏喜得伸出手來，輕撫着張道陵的臉頰道：「陵兒……果然是你回來見娘親了！」

張道陵心潮激蕩，亦低呼道：「是！娘親，孩兒不孝，回來遲了！」

「哎……還不算太遲，總算能見上你娘親最後一面！」此時忽地有人接口道，原來是張道陵的爹爹張翳回來了。

原來張翳剛才是去鎮上請郎中回來替林氏診治，但却空手而回。原來鎮上的郎中，聽說林氏的病情，均拒絕出診，說林氏決過不了今天了！張翳萬般無奈，祇好先行返回，打算再在老師祖神像面前禱告，求他老人家再救妻子一命。

不料他回來時，見大門竟被打開，他吃驚之下，連忙奔進，原來竟是兒子張道陵突然出現了。

張翳離開時，林氏依然昏迷不醒，但此時竟紅光滿面，精神奕奕，挺着身子，以手輕撫兒子的臉頰，張翳一見，不由又驚又喜又奇，他也不及問兒子別後的情形，先急忙道：「陵兒！你是否又有奇遇，得了什麼靈丹妙藥，把娘親救活了？」

張道陵一聽，不知如何回答，因爲他深知娘親壽數已盡，剛才乃賴她思念自己見一面的心力支持，亦靠自己的眞氣護持，她此時的精神振作，不過是將去之人迴光返照罷了！但當着娘親的面前，他委實不忍把「迴光返照」四字說出口來，因此一時間竟怔住了。

張翳却不知兒子的爲難，急得又連聲追問，幸而此時林氏已忽然嘆了口氣，招手讓張翳走到她身前，她一手拉着張翳的手，另一隻手拉着張道陵，她臉上已沒有悲傷，反而欣然而笑，隨即喃喃的道：「相公、陵兒！我臨去之時，能見兒子最後一面，心願已足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張陵兒縱有不是之處，也是他的運命所定，相公也不必再責怪陵兒了……我去了之後，望你父子好好生活下去，祇需將我葬於門前老槐樹下，老槐樹不死，亦即我的靈魂不滅，永遠守護你張家的家園便了……」

林氏說到最後一句，聲音已轉弱，最後的「了」字未落，竟頭一側，含笑而逝。

父子兩人相對大哭，哭過之後，再遵照林氏的遺言，把她的靈柩，葬於門口右面的一棵老槐樹下面。

林氏的去世，對張翳的打擊異常慘酷。林氏去世後的大半年，張翳亦一病不起，張道陵知父親的壽數已盡了，起初心猶不服，變賣家中值錢之物，請郎中回來診治，不料所有請來的郎中，均搖頭嘆氣道：「你爹爹心已死，心死則決無藥可醫了！」

張道陵心中又悲又痛，他畢竟年僅十五歲，大半年之內，連遭如此慘變，對他的打擊也非常殘酷，此時他才徹底明白，爲甚老師祖要他以救助天下危難人爲本旨，因爲天下間最淒涼悲慘的事，莫過於生離死別了！張道陵發誓，傾自己的全力，也要減少人間這等最痛苦的「生離死別」！

不久，張道陵的爹爹張翳也去世了，遵照爹爹的遺願，張道陵把爹爹的遺體，葬到門前左面的老槐樹下面。

張道陵望着門前的兩棵老槐樹，心中一陣淒然，暗道：這兩棵老槐樹，他一出世便見到了，祇見它們越老越茂盛，不料如今爹娘竟反而先它們而去，成了老槐樹的肥料了！

張道陵越想越不服氣，不由轉過身去，向三幅神像中的老子李耳道：「老師祖啊老師祖，您說學了大道眞經，熟習無爲玄功心法，便無所不能，無所不曉，但爲甚陵兒眼睜睜的瞧着爹娘逝去，却無能爲力？門口的老槐樹幾百歲，却越來越茂盛蒼勁，爹娘反而做了彼等的肥料？這豈非世人反而比不上兩棵老槐樹了！既然如此，學這大道眞經又有什麼作用？老師祖啊老師祖，陵兒此時此刻的心境，你又是否知道？」

就在此時，張道陵但見眼前的「老子神像」，忽地無風自動，長目、長耳、廣額、齒疏、唇厚、方口，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紋的老子李耳，他那方口竟然忽地一動，因爲張道陵的耳際，忽然鑽入一縷細微而綿綿不斷的聲音。「痴哉！陵兒！陵兒！痴哉！你的心曲，老師祖我又怎會不知道？」

張道陵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忙道：「是你？老師祖你在何處呼喚陵兒？」

那聲音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哩！」

張道陵大奇道：「這『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是甚麼意思？」

那聲音呵呵一笑道：「陵兒望着的是誰？你向誰說話？老子我豈非便在你眼前嗎？但老師祖我的眞身，此刻却在邙山上清宮，又豈非

遠在天邊乎？」

張道陵聽這聲音的口氣語調，便知必是老師祖老子李耳無疑了，這般判定，心中不由更感驚奇，失聲道：「老師祖，果然是你老人家！但你既在千里之外，陵兒怎會聽到你的聲音？你又怎會知道陵兒的心緒？老師祖啊！你想必是就在附近，又弄甚一氣化三清的把戲，作弄陵兒啊！」

祇聽老子的聲音道：「痴兒！憑你這時的功力，假如有人在附近潛伏，能瞞過你的耳目嗎？老師祖確是身在千里外的邙山上清宮中啊！而且確然知道你的心事，不然，爲甚你想什麼、說什麼，老師祖都聽得一清二楚？這可是吾道中之一種無尚神通啊！陵兒，這功夫厲害嗎？好玩嗎？」

張道陵深知老師祖雖然性如頑童，但却絕不會說假話，就算對着一個七歲的娃娃，他也一般從實道來，因此他不能不信，世上眞有這種令人驚駭的功夫了，他呆呆的發怔道：「老師祖，您說的陵兒不敢不信，但陵兒不明白，這到底是甚麼功夫？」

老子的聲音道：「陵兒，你知道有一種神通，叫『元神出竅』嗎？老師祖此刻所使的，便是這等無尚神通！」

張道陵一聽，益發驚奇，此際他不由連爹喪娘亡的悲哀也忘了，連忙接口道：「請老師祖說來聽聽！」

老子的聲音道：「老師祖當年受你老祖宗張艮之託，把你這小子負責垂顧，自然非要把你徹底照顧妥當，更要你發揚光大吾道，否則怎顯我的神通？因此這無尚功夫，你便不求不學，我也非教你不可了！」

李耳的聲音一頓，却也不待張道陵的追問或答應，便隨即解釋道：「人有十二經脈，奇經之八脈，合計二十經脈，三百六十大穴，恰成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數，而自頭頂至脚心，五官四肢，所有穴道之名，皆有極深寓意，悟透此玄機之人，再經刻苦耐久之修練，則其體內之元神，便可於其自身軀殼中進出自如，此亦即吾道中的『元神出竅』也！」

張道陵悟性奇高，此時已若有所思的道：「那老師祖的元神必已出竅，此時却潛於何處啊？能讓陵兒一睹老師祖元神之尊容嗎？」

老子李耳此時呵呵一笑，那聲音隨即道：「陵兒！你果然不愧爲『五斗星龍脈』之子！呵呵，稍加思忖，便即領悟一半元神出竅的奧妙了！但尚有一半未明，練成元神出竅，其元神又於千里來去，但其實無影無形，僅是深潛於體內的『靈光』而已，元神靈光出竅之後，必須藉異體作用，直抵其中宮，喚取彼等之元神呼應，方可有所作爲，若能進入異體幽門，直達中宮，則對方之一切，包括言語、擧止、心神，便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矣！這便是『元神出竅』的妙用。」

張道陵一聽，不由又驚又奇道：「那陵兒明白了，老師祖的元神，此時必定已進入陵兒的體內，與陵兒的元神相會了！但乖乖，爲甚陵兒毫無感覺？老師祖呵！你的元神試動一動好嗎？」

老子李耳的聲音大笑道：「你此時自然感覺不到，否則，你也可以施展這『元神出竅』，千里相會的大妙法啦！因爲你若能感覺到自己元神的活動，且能收控自如，你便是可令其千里去追踪你心中的目標啦！呵呵！」

張道陵此時不由道：「老師祖！這大妙法您肯教我嗎？」

老子李耳又大笑道：「老師祖既以元神出竅，與你相會，且詳加解釋，這便即傳你修練此妙法的秘訣了！你祇需依吾法修練，直到你自己可以感觸自己的元神，且進而收控進出自如，此法便即大成矣！」

張道陵仔細一想，暗道老師祖的確已提示他修練此法的奧秘，不由喃喃道：「多謝老師祖傳授神功，但陵兒此刻母亡父喪，孤苦伶仃，實已無心留在塵世，老師祖不如把陵兒亦帶去邙山上清宮，待陵兒與老師祖長伴吧！」

張道陵此言一出，那老子李耳便嘆了口氣，隨即那聲音便道：「陵兒的父母喪亡，此事我於七年前便已判斷，因此才着你於十二歲時，悄悄離家，入五斗星峯秘洞修練，好令你適應此番變故，原以爲你一走便不會再回，不料你的九天秘笈絕學已有所成，預知母亡之期，急急趕回家來，註定你須歷此人間悲痛。老師祖怕你從此灰心喪氣，不思進取，因此才趕忙驅策元神，與你相會。」

張道陵道：「老師祖既然一切盡知，您答應帶陵兒上邙山上清宮嗎？」

老子李耳的聲音道：「陵兒與吾有四百年之淵源，日後亦爲邙山上清宮之座上人，但此時却非上上清宮之時，因爲你尚需完成八十年之天機演行歷練也！」

張道陵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我依天機道所判，天下已屆八十年大亂之局，如今老師祖所說，竟與之不謀而合，莫非這便是八十年之天機演行嗎？

張道陵這般思忖，便探問道：「老師祖，八十年天機演行，陵兒已知乃八十年之大亂局也，但其

中又有甚玄機奧秘？望老師祖指點一二。」

老子李耳一聽，呵呵笑聲道：「陵兒既已領悟你老祖宗張艮所留下的『九天秘笈精義』，則末了張艮這小子有甚揭示了？」

張道陵一聽，猛地憶起老祖宗張艮，於「九天秘笈精義」末句中留偈語道：「天機地脈人間道，浩渺可知天下路？吾今撒手塵寰去，後人心莫比天高；志當爲世拯危難，戒視名利作坦途；至此且毀天書去，眼底應辨劉孫曹！」張道陵不由喃喃道：「有啊！老師祖！那偈語別的不難領悟，但末了的一句，却異常艱奧！」

老子李耳的聲音道：「呵呵！張艮這小子，給他的八世孫兒出難題了……好，陵兒，你且說出來，讓老師祖替你參詳參詳！」

張道陵一聽，連忙道：「是，老師祖！那末了的一句偈語道：眼底應辨劉孫曹，未知這『劉孫曹』三字如何解究？」

老子李耳的「元神」似略一沉吟，隨即「呵呵」笑道：「此三字涉及目下八十年之天機兆應，『劉之者』即姓劉之人，『孫』者即姓孫之人，『曹』者即姓曹之人也！八十年之天機兆應，必與此『劉孫曹』三姓有莫大淵源，張艮這小子推斷的絕無差異也！陵兒，你祇需依那『偈語』實而踐之，於八十年之艱苦歷練，順勢引導八十年之天機演變，便大合吾道之宗旨，亦即老師祖對你之殷切期望！你明白了嗎？」

張道陵喪父亡母之痛尚未過去，但又知老師祖平生以「無爲」爲旨，根本未涉家道倫理之事，因此於這等俗世煩惱向他訴說，無疑是對他的青牛彈琴似的，又豈會體味？而且既然老師祖亦如此訓示自己，可見自己的運命，的確如此，心中轉念，萬般無奈，祇好點點頭道：「是，老師祖，陵兒明白了！」

那老子李耳的聲音沉默了一霎，隨又呵呵笑道：「陵兒！老子我知你言不由衷，心中依然跳不出俗世七情六慾的羈絆！但也不要緊，你祇需於八十年之天機演變中歷練，你自然會明白世事如煙，無爲而致大巧，大道永恒不滅這道理矣！吾去也，你好自爲之……」

老子李耳的聲音忽地戛然而止，張道陵知道，老師祖老子李耳的「元神」，已逸離他的中宮，倏然而去了。

張道陵心中一陣感傷，暗道：天地茫茫，如今祇剩我孤身一人了！假如我可以練成如老師祖的「元神出竅」，那就好了，那豈非天上人間，一切皆可任我逍遙？但一時之間，這等絕頂神通，又如何可以練成？

張道陵心中鬱結難解，他放眼向屋外望去，忽然驚訝的輕「咦」一聲，祇見門口的兩棵老槐樹，不知在什麼時候，樹幹雖仍相距二丈，但上面的枝葉，却竟然交織糾纏在一起了。

張道陵仍帶娃兒心性，他一見，心中便不由暗道：「老槐樹下面是爹娘的遺骸，上面的老槐樹成了連理枝，這豈非爹娘已在地下相會之兆嗎？但得爹娘快快樂樂，就算從此不能見到爹娘的面，這也算不得什麼了！」

張道陵這般轉念，心中也就舒服了點，他也無心再在家中呆下去，他向廳中供奉的三幅神像拜了三拜，什麼也不帶，家中所有値錢的東西皆已變賣替爹娘醫病，也無甚可帶，他拍了拍手，唱道：「家鄉事已了，從此任逍遙；且遊天地去，迎空盡一嘯！」然後便決然離家，飄然而去了。

* * *

此時張道陵尚不知道，在他沉浸於父喪母亡的這一段悲痛歲月中，天下俗世的變化，却已是天翻地覆。

黃巾軍首領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率領起事的黃巾軍，南征北戰，果然諸事順利，不久攻陷了當時的重鎭廣宗(河北省威縣東)，下陽曲(河北晋縣西)。

黃巾軍直逼東漢王朝京師洛陽，天下爲之震動。

但於此時，張角等黃巾軍首領，因勝生驕，被東漢大將皇甫嵩、中郎將董卓，利用夜暗，乘風縱火，實施夜襲，黃巾軍被迫後撤，皇甫嵩、董卓等聯合進攻，黃巾軍數萬將士慘遭屠殺。

不久，張角因病去世，恰應了張道陵所判的難過「年上四十四歲玄關」。

張角去世後，二弟張梁接任統帥，在廣宗一帶，與皇甫嵩、董卓展開生死血戰，不幸再遭皇甫嵩、董卓的夜襲，張梁所率的主力五萬餘人，被皇甫嵩、董卓擊敗，張梁決不投降，連同五萬黃巾軍，被官兵斬殺殆盡，不留一個活口！

不久，董卓、皇甫嵩又進攻下陽曲，圍城一月，城中糧絕水斷，黃巾軍首領張角三弟張寶，被陷於絕境，城中十餘萬黃巾軍，眼看也難逃被屠厄運……

此時張道陵恰好抵達下陽曲城郊的一個小鎭。他聞說張角已死，張梁被殺，張寶亦與十餘萬黃巾軍被困下陽曲城中，糧盡水絕，眼看難逃被屠殺殆盡的厄運，想起張氏三兄弟曾冒死救自己之情，更不忍坐視十餘萬生靈慘遭屠戮，便施展絕頂功夫，穿越董卓、皇甫嵩的大軍層層圍困，潛入下陽曲城，趁夜

直闖黃巾軍統帥張寶的軍營。

此時張寶已陷入絕望境地，十餘萬黃巾軍，既無糧草，又斷水源，城外的河水早被董卓派人截斷了。他在軍營中不禁仰天長嘆道：「出師未捷身先死，乃天亡黃巾軍也！」

張寶忽然驚愕的一頓，原來此時張道陵已突然一閃而進，如天降神兵似的站在他面前。

張寶一見，不由又驚又愧，他向張道陵苦笑道：「原來是張兄弟駕臨……但張兄弟此來已非時候了！」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爲甚麼？」

張寶長嘆一聲道：「當日見面之時，吾黃巾軍正如日中天，威鎮天下，其時邀張兄弟加盟義軍，張兄弟尚堅拒不納；今時今日吾軍已陷絕境，生死一綫，張兄弟還犯險入此絕地作甚？」

張道陵見張寶不失爲一條好漢，當日豪氣干雲，此時却心絕如死，不由亦感一陣惻然。但深知此時亦非安慰的時候，便坦然的道：「張大哥，小弟此番入城，並非助你成大業之事，而是爲十萬生靈而來也！」

張寶一聽，不由又苦笑道：「朝廷對黃巾軍深惡痛絕，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就算投降，亦如張二哥那五萬黃巾軍被坑殺的下場，豈有倖免之理？張兄弟祇怕枉費心血了！而且吾黃巾軍起事之日，便人人立下死志，不成功便成仁，決不會向狗朝廷投降！」

張道陵一聽，皺眉道：「張大哥若作如此想，則正中朝廷官軍之毒計也！」

張寶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忙道：「張兄弟爲甚麼有此判斷？」

張道陵微一沉吟，心中猛地浮起老祖宗張良所留的末句偈語——眼底應看劉孫曹，便再無疑慮，決然的把他的判斷坦然相告道：「張大哥，實不相瞞，小弟當日於太湖畔茅山一遇，便知張大哥等三兄弟的舉旗大業，必難成氣候，因爲一來天下大勢尚未至大變之時，亦即天機兆應尚未演行至改朝換代之期也；二來你張氏三兄弟，特別是你大哥張角、二哥張梁，本命運數已定，決難逃過『山根、精舍、光殿、年上』四大玄關，亦即於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年歲上，必遭凶劫；因此既不合天機大勢，又與本命運勢相逆，所幹之事，必敗無疑！」

張寶此時忽地長嘆一聲道：「不錯！張兄弟當日於茅山之上，的確有此判斷，不料時至今日竟一一應驗矣！但未知張寶的本命運勢，又是否可以逃此一劫？」

張道陵一聽，微微一笑道：「張大哥之本命玄關，並非位於上述四關口，因此小弟今夜才犯險而來，試圖替張大哥和十萬黃巾軍將士，尋一生路去也！」

張寶一聽，不由又驚又奇，暗道：如今朝廷重兵壓境，城中又糧盡水絕，唯一死以謝天下而已，尚有甚麼生路可走了？但想起十餘萬黃巾軍兄弟，勢必無一倖免，心中又不禁一陣愴然。心道：假若有一綫生機，黃巾軍兄弟逃出多少算多少，也勝於全軍覆沒啊！張寶這般轉念，便不由急欲探悉張道陵到底有何生機妙計。

張寶忙道：「張兄弟有何高見？」

張道陵初悟「九天秘笈精義」，於「天機道」中的兵法要旨，尚不知其深淺，因此心中雖已有計謀，但是否奏效，連他自己也不敢確然。但於此危急關頭，事關十餘萬生靈的被屠，他也不敢再猶豫，決定姑且試一試了。

於是張道陵斷然的對張寶道：「先作佯攻，然後分散，十路突圍，以保存十餘萬黃巾軍將士的生命！」

張寶一聽，猶豫道：「城外統兵之將，乃黃巾軍的死對頭皇甫嵩，再加一名中朗將董卓，兩人皆極工心計之人，豈會上當？萬一被其識破，佈下陷阱埋伏，則黃巾軍無疑自投羅網，自尋速死了！張兄弟此計是否可行，尚需軍中將士從長計議。」

張寶於是傳令下去，緊急傳召軍中主要將領，到中軍營議事。

不一會，黃巾軍的十幾位將領，便火速齊集到中軍營中了。

張道陵別的將領皆沒留意，但其中有一位據說是河內溫縣（即今河南溫縣）的帶兵將領，却令張道陵心中一動，不禁對他暗暗審視，此人複姓司馬名朝，身高七尺許，甚爲威武有力，且甚有福相，決非夭折橫死之士。

張寶把張道陵的計謀，向各將領扼要說了，又詢問各將領之意，各將領一聽，有的一言不發，有的慷慨激昂，表示誓與官軍決一死戰，有的却默默點頭，似贊同突圍的主意。一時間，不語沉默的、贊成的、反對的，均各佔其三，令張寶也不知如何決斷。

座中唯那位出身於河內溫縣的將領司馬朝，依然一派從容鎮靜，神色自若，似已胸有成竹了。

張寶一見，便忙道：「司馬將軍素精於謀略，甚有見地，未知有何見解？但說毋妨！」

祇見司馬朝從容自若的慨然道：「末將之見，吾軍既然已陷絕境，實不宜作困獸死鬥之下策，因

此舉乃恰中朝廷官軍之毒計也！」

張寶道：「司馬將軍爲甚有此見解？」

司馬朝道：「朝廷對黃巾軍乃採趕盡殺絕之策略，以斬草除根，一舉消滅各地義軍之火種。若吾軍於此時此地，再作困獸之鬥，則必定全軍覆沒，無一倖免，黃巾軍起事之黃天當立大旨，從此便灰飛湮滅矣！因此若依張兄弟之計，分路突圍，以圖保存黃巾軍之部份實力，先行潛伏下來，待日後時機成熟，便可一舉而東山再起矣！此實目下上上之策，望張主帥三思之。」

司馬朝朗朗道來，當下黃巾軍將領均沉默無言，就連反對的將領亦無言以對，因爲誰都明白，此時此刻，已非一死便可百了之時了！事涉十餘萬黃巾將士的生命，誰敢輕率大意，呈勇以求一快！

張寶見狀，他亦再無話可說，便斷然道：「司馬將軍與張兄弟之計不謀而合，便決依此而行吧！這佯攻之重責，張某不敢負累衆兄弟，便由我率五千精兵承擔！其餘黃巾軍十萬人馬，由在座十位將軍各率一萬，分作十路，趁官軍陣脚大亂之時，拚死突圍！不得戀戰，以求保有更多黃巾軍兄弟的生命！」

衆將領一聽，心中均不由一陣欽佩，因爲誰都明白，擔任佯攻之人，面對二十萬朝廷精兵，決無生還之理，這一戰，其實是以五千人的生命，換取黃巾軍其餘十萬兄弟的生存罷了！有的將領忍不住痛哭失聲道：「張主帥捨生成全黃巾軍兄弟，義薄雲天，衆兄弟若能逃出生天，必不敢忘張大哥的大仁大義也！」雖然如此，但衆將領却誰也不敢開口請纓，代替張寶作佯攻之戰，因爲黃巾軍中數張寶的武功最高，若他不能擔此重任，那其他將領就更難上十倍了！而且張寶令出如山，決不容屬下更變，因此雖然欽佩，却無人敢出聲反對。

此時張道陵却忽地接口道：「張大哥，這佯攻的一路，小弟決意加插進去了！」

在座的黃巾軍將領，均不知張道陵的根底，見他雖然長得高大，但稚氣未消，畢竟祇是一位大娃兒，均不由又驚又佩，暗道這娃兒雖然勇氣可嘉，但未免有點不自量力，張大哥又豈會讓你去白白送死？

不料張寶一聽，却大喜道：「張兄弟如此大義大勇，教人欽敬！我正爲佯攻之兵力單薄，不能迷惑官軍擔憂，若有張兄弟鼎力相助，必可令官軍亂作一團，黃巾軍其餘兄弟，便突圍生存有望矣！」

張寶一頓，遂決然道：「吾意已決，各將領毋得遲疑！決於今晚子夜行事吧！」

當下黃巾軍將領司馬朝等，雖心中仍不捨，但也再無善策，唯有依次向張寶拜別，其狀就猶如俗世之生離死別，然後各自奔出，統領軍馬準備，決於子夜突圍殺出。

張道陵一見，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世間爲甚有這許多避無可避的生離死別？

當晚子夜時分，下陽曲的正面城門，忽然打開，張寶率五千黃巾軍死士，拚死殺出，直撲二十萬的官軍大營！張道陵果然緊隨張寶的身邊，他決心不讓張寶就此夭折。

官軍大營中，主帥皇甫嵩、董卓等接報，城內被困的黃巾軍主帥張寶，率軍拚死攻來，已速破十座軍營。

皇甫嵩一聽，絕不驚慌，他向董卓從容一笑道：「董將軍之意如何？」

董卓沉吟不答，就在此，一位手執方天戟的青年將軍，已大叫而進道：「呂布願率五千精兵，替董將軍斬下張寶的人頭！」

董卓一聽，哈哈大笑道：「吾有呂布出戰，天下豈有不克之賊乎！呂布！你建此奇功，本座將奏明朝廷，加官晉爵，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青年將軍——呂布轟然大笑道：「好！且擺下慶功宴！待吾取張寶人頭進見，再痛飲三杯！」

呂布說着，已疾步而出，片刻之間，便騎上戰馬，手執方天戟，背插穿雲箭，率五千官軍，一路向下陽曲的正面方向衝來。

此時張寶率領的五千黃巾軍精兵，正橫衝直突，在官軍營中如入無人之境，不料從官軍的大營中，突地殺出一將，手執方天戟，向黃巾軍的中軍直衝過來，擋者披靡，眨眼之間，便把迎戰阻截的百十黃巾軍將士挑翻在地！

張寶一見，大怒，拍馬衝出，戟指罵道：「何方狗將！敢如此殘虐我黃巾軍弟兄！」

這大將原來便是呂布，他一見張寶衝出，便轟然大笑道：「反賊！來得好！助吾建此奇功！可知你的人頭值黃金萬兩嗎？正好成全呂布斬去領賞！」

張寶一聽，才知眼前驍勇無比的官將原來便是名聞天下的董卓部將呂布，在他的方天戟下，已不知奪去多少黃巾軍弟兄的生命了！張寶恨極呂布，不由惡向膽邊生，更不打話，手中銀槍一挑，便疾刺呂布的前胸。

呂布不慌不忙，手中的方天戟一沉，便把張寶的銀槍蕩開了，不但如此，因呂布神力驚人，張寶但感手腕一麻，所執的銀槍幾乎脫手

而飛！

張寶暗吃一驚，這才知道呂布的威名絕非倖致，果然英勇無敵，決非力戰可勝，祇有智取或有一綫生機。於是與呂布糾纏三兩回合，即撥馬拖槍而走，準備以他張家的回馬槍挑翻呂布。

不料呂布除了戟法厲害，他的穿雲箭亦可百步穿楊，他見張寶拖槍而逃，却不追趕，拔出穿雲箭，瞄準張寶的背心，猛地便射出一箭，其力嘯嘯有聲，其勢快如奔電。

眼看張寶猝不及防之下，必命喪於此一箭之下了！

就在此時，黃巾軍中突然射出一團灰影，呂布的箭快如閃電，但灰影之快，却猶勝閃電一倍！祇見灰影猶如電光在張寶的背後一劃，射向張寶背心的穿雲箭，便突地反彈而回，疾如流星，反向呂布的身下座騎射來！

座上的呂布雖已驚覺，但座下的戰馬畢竟是畜牲，如何閃得及？祇聽戰馬慘嘶一聲，腰身已中了一支力道奇大的穿雲箭，馬身一挫，便倒在地上，座上的呂布登時被掀翻在地。

張寶一見，不由大喜過望，撥轉馬頭，挺槍便向呂布刺來。

不料呂布果然驍勇非凡，他人剛落馬，並不驚慌，翻身一躍而起，手中的方天戟順勢向刺來的銀槍一撥，張寶但覺虎口一震，手中的銀槍又幾乎被震脫。

就這般緩得一緩，呂布已騰身躍上另一匹戰馬，稍一回氣，便把方天戟一舉，怒喝道：「何方妖人！敢以暗箭傷我呂布？敢出來與吾大戰三百回合嗎？」

呂布的神勇，連張寶亦自知難以招架，衝將上去，祇是徒然送死而已，其餘黃巾軍將士，均膽戰心驚，不敢上前。眼見官軍已穩住陣腳，祇待官軍的主力趕到，張寶所率的五千黃巾軍，不但佯攻迷惑官軍，讓其餘十路黃巾軍突圍的目的難達，反而白白送了五千精銳黃巾軍的生命。

張道陵在張寶身後一晃，不由暗吃一驚，他剛才以「分光散影」的神功，接過呂布射來的穿雲箭，隨手一彈，把穿雲箭反激而回，意在挫一挫官軍的銳氣，不料呂布果然驍勇非凡，臨危不亂，不但一躍即起，且隨手一戟，便把張寶的銀槍震開，又翻身上馬，持戟殺來，呂布的神勇，登時把黃巾軍的將士震懾住了。

張道陵深知臨戰一而銳，二而竭，三而衰的道理，黃巾軍若不能在最初交鋒中打亂官軍的陣脚，在廿萬官軍的反擊之下，不但佯攻的黃巾軍全軍覆沒，就連隨後突圍而出的十路黃巾軍，亦難逃全數被屠的厄運。

張道陵此時心念電轉，終於猛一咬牙，連老師祖的「以無爲而致大巧」的本旨也忘記了，身形猛地向呂布疾射，其快猶勝閃電，更賽千里追風烈馬，就連呂布射出的穿雲箭速，呂布亦自愧不如。

就在呂布驚愕間，張道陵的右手已啪地抽了他一記耳光，耳際祇聽一聲沉喝道：「爲領那黃金萬兩獎賞，竟不惜屠殺十萬生靈嗎？」

話音未落，呂布羞怒恨極，未及發作，抽他一記耳光的身影，竟又同時在聞訊疾馳而出的董卓、皇甫嵩兩大主帥面前出現了。

董卓身軀胖大，但神力驚人，眼見身前有一灰影掠近，那向前擊出一劍，劍勢疾猛狠辣，當世決無人可以避此一劍。

不料那射來的身影伸指一彈，董卓的快劍便即脫手而飛，他即指勢未止，隨又在董卓的頭壳上卜的敲了一下，又有聲音鑽入他耳際。「你也絕非好東西……耳後有反骨，日後必乃亂政篡朝之人！且臉肉橫生，必殘暴專橫，乃天下蒼生的殘酷敵人！」

董卓氣得目瞪口呆，正不知所措之際，另一面的官軍統帥皇甫嵩，亦一樣難逃被掌擊的命運，因爲幾乎在同一時間，皇甫嵩的眼前，灰影亦如橫空出世，一劃而過，被狠狠的抽了一記嘴巴！又聽一聲尖笑道：「你之祿倉太豐，必乃愚忠之人！當今暴政，民不堪命，致有一反，你便不念蒼生無辜，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嗎！祿倉位於你嘴巴之右，因此非打你一記不可也！」

就在呂布、董卓、皇甫嵩三人，幾乎同一時間被抽叩掌，均驚怒交加，哇哇大叫之際，那灰影已如神光幻變，一化三，三化九，九化十八，倏而化作遍地灰影，恍似電光交織，在官軍的精兵中左射右插，千百官軍手中的刀槍劍戟等十八般武器，紛紛四散橫飛，其狀猶如仙女散花！

官軍中有隨皇甫嵩經歷太湖畔一役的，均不由如見鬼魅似的驚呼道：「分光散影大神通……分光散影大神通！」

皇甫嵩此時亦恨極大喝道：「此乃妖人張道陵！三番四次與朝廷作對，助黃巾軍叛賊！傳令三軍，集中全力，務必剿殺此妖人！」

董卓亦接口大叫道：「氣煞老夫也！誰斬下張道陵的人頭，本帥賞黃金萬兩！加升官三級！」

官軍衆將士一聽，果然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當下也不管剿滅黃巾軍的重責，呼地一下，把張道陵重重圍困住了，裏外十重，兵力集

中近三萬，而且均是官軍中的精銳。因爲董卓、皇甫嵩、呂布等官軍主帥，均恨極張道陵，爲洩心頭之憤，竟連剿滅黃巾軍的朝廷旨意也不顧了。

張道陵的「分光散影大神通」也發揮到極點，身如光散幻影，變幻無窮，根本難於捉摸，因此數萬官軍，雖拚命圍捕，却如鏡中尋花，水中撈月，要捉摸張道陵恍如電光的幻影，簡直比登天更難十倍。

張道陵獨自牽制了數萬官軍精銳，擔任佯攻的五千黃巾軍死士的壓力反而大爲減輕了，張寶趁勢在官軍大營中左衝右突，把十萬官軍拖住了。

就在此時，下陽曲城中，十路黃巾軍將士，悄然突圍而出，很快便衝出官軍的第一層包圍圈了。

* * *

不料官軍中的右路統帥皇甫嵩，已從恨怒中迅速冷靜下來，皇甫嵩的祿倉奇豐，果然是愚忠之士，決不會輕忽朝廷的旨意。他一見下陽曲城中的黃巾軍趁亂分十路突圍而出，便立刻拋開個人的恨怨，撇下已被重重圍困的張道陵，拍馬躍上高坡，把手中的令旗一展，他統領的十萬官軍，隨即分兵十路，分截十路突圍而出的黃巾軍。

黃巾軍突破官軍的第一道防線，正被第二道防線的官軍堵住去路，雙方苦戰之時，後面皇甫嵩的大軍已兵分十路，衝殺而來，黃巾軍突圍的十路兵馬，立刻陷入官軍前後夾擊的絕境。

張寶一見，欲率佯攻的五千黃巾軍救援，却被呂布所率的五千精兵迎頭截住，慘烈廝殺起來，呂布神勇無敵，擋者披靡，眨眼已被他連挑近百黃巾軍兵士，張寶一見，怒火中燒，忘了自身安危，奮不顧身，拍馬挺槍直刺呂布，竟是一種拚命的招式，拚着挨呂布的一戟，也要把呂布挑翻馬下。

呂布挨了張道陵的一記耳光，怒火中燒，正無處發洩，見張寶挺槍刺來，分明是一種拚命的架式，他不由冷笑一聲，暗道萬兩黃金送來了！

呂布待張寶搶近，更不躲避，方天戟猛地一沉，不避張寶刺來的銀槍，方天戟刺向張寶的頸項，張寶存心同歸於盡，也要挑翻呂布，因此亦不理擊來的方天戟，手中銀槍依然向呂布的胸口疾刺！

祇聽噹的一聲，張寶的銀槍刺在呂布的護心鏡上；呂布的方天戟却嗤地一下，劃過張寶的頸項！呂布的護心鏡碎了，他胸口一甜，噴出一口鮮血；張寶的脖子一涼，連一聲驚叫也來不及發出，他的人頭已被方天戟割斷，向呂布這面疾飛而來，呂布伸手便把張寶的人頭抄住了！

此時在數萬官軍重重圍困下的張道陵，却依然一派從容鎮靜，他眼前祇覺紅光一閃，運目力向張寶斷殺的那面望去，恰好瞧見呂布噴出一口鮮血，心中便不由叫聲不好，暗道呂布的本命屬虎，張寶的本命却屬犬，犬之運勢本有凶無險，但被「虎血」一噴，即生相尅逆轉，張寶必定凶多吉少了！

張道陵雖驚覺，但此刻他被數萬官軍重重圍困，他的「分光散影大神通」再厲害，也決不能於瞬間分出萬千「幻影」去救援張寶了！

祇見電光飛閃的一霎，張寶的人頭已被割飛而去，落入呂布的手上了。

呂布手執張寶的血淋淋人頭，馳馬衝到正陷於絕境的突圍黃巾軍前面，轟雷似的大喝道：「賊首張寶人頭在此！汝等逆賊，尚敢頑抗，不乖乖受死！」

正在苦戰不休的黃巾軍將士一聽，不由心膽俱裂，軍心立刻動搖，竟再無心苦戰，紛紛奪路而逃，陣脚既散，黃巾軍的十萬兵衆，登時便成了烏合之衆，喪失大半戰鬥力了。

呂布率五千精兵，趁機衝入黃巾軍潰逃的隊伍中，大肆屠戮，單是呂布的方天戟下，便斬殺了近千黃巾軍將士！不到半個時辰，十萬突圍的黃巾軍將士，便被屠殺殆盡，屍體堆積成山，鮮血染紅了十里黃土地！

十萬突圍黃巾軍中，僅逃出由司馬朝所率的一路近萬人，這一路黃巾軍拚死突出重圍，翻山越嶺，最後終於抵達青州的魯山地域，非常隱秘的潛伏下來了。

此時張道陵眼見黃巾軍突圍的十萬將士，竟被屠殺殆盡，十里大地血肉橫飛、鬼哭神嚎，心中不由一痛，暗道枉費自己的一番心血，竟難救出十萬生靈！

張道陵心中又悲又憤又痛，心中但感一股郁結難解，他的功力源自「無爲玄功」，首重「無爲而笑大巧」，心境舒然才可達至「堅則毀、銳則挫」的無尚境界，他心中動了俗世感情，眞氣不由逆轉屈滯，功力也就大打折扣，「分光散影」大神通首重身法如光如影，張道陵的眞氣受逆，功力大減，身法呆滯，「分光散影」的威力如何還發揮出來？在圍困的官兵眼中，但見張道陵的身影越縮越小，最後終於清晰可辨了！

張道陵的身形已暴露在官兵的面前，他又決不肯出手傷人，僅祇一味閃避，眞氣越發消耗，功力僅剩二三成了！憑這二三成的功力，要脫出數萬官兵的圍困，當眞談何

容易！

不幸董卓又恨極張道陵叩他頭殼之辱，眼見張道陵已成强弩之末，他豈會錯失如此洩憤的大好機會。

董卓神力驚人，手中的寶劍又削鐵如泥，他驟然持劍直撲張道陵身前，恍如電光一閃，一劍便向張道陵的胸腹疾刺，竟欲立置張道陵於死地。

張道陵心中郁結難舒，已無心再與官兵糾纏，董卓刺來的一劍，力度驚人，深知憑他此時的功力，已決難招架，無奈微嘆口氣，避開董卓奪命一劍，向官兵稍弱的包圍圈中突然插去。

張道陵雖然此時僅剩二三成功力，但他的「無爲玄功」乃曠世絕學，當世尚無人可以比擬，因此他全力衝突之下，很快便被他衝破一個缺口，然後長嘯一聲，身形掠起，向荒郊處疾射！

不料此時呂布已回馬殺到，他深恨張道陵辱他，一見張道陵已衝出合圍圈，不由大怒，他暴喝一聲，從馬上一躍而起，連方天戟也擱下了，挺立馬背，拔出背插的穿雲箭，挽滿强弓，猛地一箭射向疾掠逃奔中的張道陵。

張道陵此時功力僅剩二三成，眞氣又消耗過巨，全力衝出包圍圈，又耗掉一成功力，已僅剩不到二成的功力，在飛掠中雖已聽到背後利箭破空嘯聲，欲回身閃避，已力不從心，身形呆滯之際，雖被他閃避開背後大穴要位，但背部近臂處已被利箭嗤地疾插而入！張道陵但感背部一陣劇痛，身形不由摔跌下來。

呂布一見，拍馬舉戟疾馳而來，馳近張道陵身前，更不打話，一戟便向地上的張道陵戳去，這一戟戳下來，張道陵自知必死無疑，他猛一咬牙，暗道：決不可成全呂布這等奸暴之人，讓他拿自己的人頭向朝廷領賞黃金萬兩！

張道陵心念電轉，把心一橫，側身便向左面滾去。

左面遠處便是連綿逶迤的太行山，近處是一道深不見底，煙霧瀰漫的無底深淵，深淵下面到底是什麼，休說是張道陵自己，就連當世中也絕對無人知悉，因爲這道深淵此時根本沒有名字。

張道陵此時自忖已必死無疑，但他既不肯傷及世間的生靈，也決不肯成全世人的名利貪念，因此他豈會讓呂布拿他的人頭去領賞？他也不理左面那無底深淵有任何凶險，側身疾滾而去，眼睛一閉，便任由自己的身軀向深淵下面摔下去了。

張道陵已摔下深淵十數丈了，耳際尚聽到呂布在深淵邊沿咬牙切齒的罵道：「臭小子！竟死也不肯成全呂某人多領萬兩黃金重賞……這一摔下去啊！活該你臭小子死無全屍，摔成肉醬！」

呂布的聲音漸而再聽不到了，張道陵此時已料定自己必死無疑，心中倒再無任何愧悔悲傷的俗世之念，因此無論聽到呂布多麼惡毒的說話，亦決不能令他有任何反應。

張道陵耳際祇剩下越來越尖銳的風聲，他知道這是自己越墮越深，且下墮的速度越來越快的徵兆，他不由苦笑道：「老師祖啊老師祖！枉您傳授大道眞經和無爲玄功於陵兒，如今陵兒已屆死亡之期，什麼道經玄功，祇怕也得物無所用矣！」張道陵轉念又暗道老祖宗傳我「九天秘笈精義」，豈料陵兒甫領悟此中要旨，什麼「天機、人間、地脈」絕世奇學，皆隨陵兒一道，葬身絕谷矣！罷罷罷，生亦緣，死亦緣，一切且隨緣吧！

張道陵畢竟祇是初悟「九天秘笈精義」，有許多玄機奧秘尚未悟透，例如他此番爲救十萬生靈，奮不顧身，隻身犯險，牽制了數萬官軍，不料却反而促成了十萬生靈慘遭塗炭，十萬生靈雖非他所殺，亦絕非他的本意，但後果却如此慘酷，這股血煞之氣，便連張道陵的「五斗星龍氣」亦抵受不住，被衝擊不少，因此張道陵便難逃此番艱難磨折了。

但張道陵身負老子李耳親傳的「無爲玄功」，其威力在於「無爲而至大巧」六字要旨，張道陵自忖必死無疑，心無俗世七情六慾之念，無形中即進入道家的所謂「空靈」意境，而「空靈」的源流恰恰便是「無爲」，萬法歸宗，始於「空靈」，而繼而又把張道陵導入「無爲而至大巧」的境界了，一旦進入如此境界，他身負的「無爲玄功」的最大威力，立刻便又重新激發出來了。

此時張道陵的感覺，已是空靈迷茫一片，亦即世人的「假死狀態」，因此他自己也並不知道，他身負的「無爲玄功」已被激發，無爲眞氣自丹田積聚，再迅速運行全身，他身上的衣服因而也被激射而出的無爲眞氣鼓脹，猶如一個充滿空氣的人球。

因此張道陵下墮的速度也大爲減緩了，他自己雖然不知道，但偶爾在他身邊擦過的山鷹，禁不住嘯嘯尖叫，似因深淵中突然出現一位會飛的「不同類」而大感驚訝。

漸而張道陵的身體並非下墮，而是猶如山鷹般在深谷滑翔飛行了。

這樣不知經歷了多少時間，也不知在深谷中滑行了多少里路，張道陵的身體，竟已滑翔到深淵的另一處斷裂層了。

這是位於太行山脈的一座千丈絕壁，下面煙霧瀰漫，上面天如一線，上不知有多高，下不知有多深。

張道陵便降落在這個深谷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張道陵但感背後一痛，他竟從「假死狀態」中甦醒過來。他不由反手一摸，摸到一個傷口，這才猛地醒起自己不久前捱了呂布一支穿雲奪命箭，但此時箭頭已不見了，連傷口的鮮血也自動凝結，就好像有人曾替他拔箭止血似的。

張道陵此時還不知道，剛才正是他的「假死」，恰恰令他重生，激蕩的無爲眞氣，不但令他安然降落谷中，連背後的箭頭，也被激發的無爲眞氣帶脫，且立刻自動封閉了他的傷口，其作用就猶如一位外科醫生，替他拔箭止血似的一般靈驗。

張道陵發覺自己並未死去，便翻身躍起，他雖然受了箭傷，又降於千丈絕谷之中，竟然身軀無甚損傷，這一點便連張道陵自己也百思莫解。

他向四面一瞧，但見四周古木參天，四面皆千丈絕壁，壁如陡立，心道：如此高險之絕壁，祇怕連山鷹也飛不上去了！他再向地上一瞧，祇見遍地皆是石頭，石頭上長有苔蘚等古生物，他才知道，自己是落入一座從無人跡的千年絕谷之中了。

任何人處此境地，祇怕均會灰心喪氣，因而一蹶不振，坐等死亡降臨，但張道陵七歲便獲授「大道眞經」，道基深厚，且又曾於「五斗星龍脈洞」中，獨自修練了三年時光，因此雖然處身如此絕境，並無半點心灰意冷，反而泰然的喃喃自語道：「生亦緣，死亦緣，既大難而未死，想必也是緣份，既然如此，那就必須活下去了！」

張道陵身負老師祖所授的「虛空吞吸」大法，對於饑餓的威脅倒並不感覺太强烈，祇是此地並無水源，如何解決喝這問題，却令張道陵暗暗擔心。

張道陵忽然感到肚子有點餓了，他這才明白，自下陽曲慘烈一幕至今，已是整整三日三夜的光陰，因爲他知道自己的胸腹，祇有三日三夜的光陰，才會感到需吃的感覺。

張道陵暗道水源一時間難尋，便先解決頂肚子抵餓的難題吧！他於是盤膝坐下，展開「虛空吞吸」大法，虛空抓了幾把，口鼻深吸，反覆數次之後，他的肚餓竟便一掃而空，人也反而精神抖擻起來。

張道陵一躍而起，抬頭一望，上面天如一線，竟很快便沉黑下來，原來已是一天的傍晚時分，絕谷中的黑夜來得也特別早。

張道陵却並不發愁，反而一陣欣慰，因爲他此時的功力已恢復了三成，憑這三成的功力，他不但不怕毒蛇猛獸，更可以運用他的「天機」絕學，判定星斗的方位，亦即判明所處的位置，也就可以決定向前搜索水源的方向了。

果然張道陵在如一線的夜空中，很快便捕捉住北斗七星的尾部翹起處了。心道：北斗七星的尾部翹起之處，亦即指向正南，而按「天機道」所示，「北斗下臨并州」，此地必屬并州的地域了。

這般判斷，他又立刻推斷出并州之山脈形勢，按「地脈道」中所示，并州即原晉國之地，晉地山險首數太行，因此此座絕谷，必屬太行山脈無疑。

身處茫茫絕谷之人，最怕難辨方位方向，因爲無法據此而尋生天，但這點難題，張道陵却立刻便迎刃而解了，他心中清醒，很快又推斷，正南乃溫潤之地，必有水源可尋，祇要尋着水源，不必爲渴憂愁，他便可以在絕谷中生存起碼二、三載了。

張道陵一經判明，便決不猶豫，憑他的目力，於黑寂的絕谷中搜索而行，但這一路向南，所經之處，遍地皆石頭，休說水源，竟連古木也漸漸稀少起來了。

但張道陵絕不氣餒，依然向南搜索，他堅信自己的判斷，南方的水源，必較北面稍多一籌。

靈芝谷中　經歷險奇

張道陵毅然決然向正南搜索行走，不知不覺已過了大半晚，連一線夜空上面的北斗七星尾巴，也漸而不見，張道陵知道，北斗星沉，便是黎明時分了。

張道陵也不停留，他依然認準向南的方向搜索前行，他忽然感口渴難禁了，因爲他此時的功力大減，內力不足，便特別容易受饑渴這兩大强敵的侵襲。

張道陵此時不由有點焦急了，暗道：饑餓尚可以「吞吸大法」暫時解困，但渴却無法抑止啊！再這般下去，不消三日，便必定全身乾涸而渴斃！難道自己眞的難逃此大劫嗎？

張道陵暗感心焦之際，尋找水源的決心却沒有絲毫的動搖，他深知在這個關鍵時刻，假如放棄搜尋水源，亦即等如放棄求生的願望，因爲坐等便即意味着死亡。

張道陵繼續前行，忽然，在黑寂的絕谷之中，傳來一股淡淡的香氣，香氣雖淡，但入鼻之際，却令人心神一振，竟連口渴也稍爲舒解

了。

張道陵心中不由大奇，他循香氣的方向尋去，走了百丈路，眼前忽地一亮，祇見前面數十丈遠處，有無數閃灼的亮光，亮光閃爍不定，似遙遠夜空的天星，又如近處的流螢。

張道陵加快脚步，走了過去，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原來這是一大羣如傘狀的灰色植物，豎立在地上，傘上有點點露珠在閃光。

張道陵知道露珠可以當水解渴，雖然微少，但積少成多，千百滴露珠，也就可以聚成一碗水了。

他打算收集那些露珠解渴，但於絕谷中，又如何尋得着盛水之類的器皿？他不禁苦笑，暗道：假如我的功力未失，便可以伸手去吸納了，但此時如何辦得到？竟要爲了一隻碗兒發愁了！

張道陵的心性本就玄幻，自經歷下陽曲城慘酷的一役後，他的玄幻心性竟被誘發出來，凡事開始隨緣而定，亦即玄幻起來了，他見無法收集露珠，便轉而笑着自言自語道：「既無碗兒收集，又無力以手吸納，我難道不可以嘴當碗兒嗎？」

他這般想着，便當眞去做，他走近一棵傘狀的植物前面，彎腰伸嘴，湊近那傘頂上的露珠，撮嘴用力一吸，那滴露珠便呼地一下，飛進張道陵口中去了。

他吸完一棵，又走到另一棵去吸，就這樣一連吸了十幾棵，他嘴中的露珠，果然是積少成多，積滴成「一口」了。

張道陵心道：若這般咕地吞下肚子，固然可解一時之渴，但露珠雖多，見陽光即散，豈非白白浪費了這等活命的「水」嗎？

他於是盤膝坐下，默運眞氣，把口中的露珠，從地倉穴緩緩催運到大迎穴，再下人迎穴、水突穴，一轉而入氣舍，再入氣戶，即轉庫房、屋翳、乳中、乳根，從乳根疾流而下，經承滿、關門、太乙、天樞、水道、歸來，一口露珠，化作盈盈眞氣，納入丹田，積聚起來。

然後張道陵又一躍而起，再去吸納第二口露珠，又再化作眞氣，納入丹田。

這般連吸連化連納連聚，在距日出的短短一個時辰內，張道陵竟把千百棵傘狀植物頂上的露珠，全部轉化爲眞氣，於丹田中積聚起來，其數量就猶如一大碗水，化作蒸氣，用丹田這個密封罩，封閉積存起來，日後再隨機釋放，其所起的作用及威力，將以倍數增長。

這便如現代的核子反應堆，小小的一團核子鈾，竟可抵上萬噸炸藥的巨大威力，其中，也是經分裂化合形成的。

當然張道陵當時所吸納的，絕非普通的「露珠」如此簡單，到底是什麼？張道陵直到半年後才恍然明白。

當下張道陵在日出露珠被蒸發乾時，便已把千百棵傘狀植物頂上的露珠吸納化聚爲眞氣，於丹田中貯存下來。

到日出時，那傘狀植物頂上的露珠，果然便被蒸發，倏忽便無影無踪了。

張道陵也不可惜，因爲他終於看清楚，那些傘狀植物，分佈於絕谷的一角，爲數不下千株，倒有大半頂上的露珠，被他吸納於丹田積聚了，至於被日光蒸發掉的百多滴露珠，張道陵心想道：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九九歸眞，也並非十足，可惜什麼？

他自吸進近千滴露珠後，不但口渴盡消，且由於大部份已化作眞氣，於丹田中貯存起來，可於日後不斷的補充身體所需的水份，這水源之難，倒也變得不太緊逼了。

張道陵突然發覺，他的功力，也因爲吸了那些露珠，稍微增强了一些，他原來祇剩不到四成的功力，已勉强可以凝聚了。

他心中又驚又奇，暗道：這露珠必定有點來歷，否則決不會有此奇效。轉而又暗道露珠既凝自那些傘狀植物，露珠有此奇效，產生露珠的母體豈會例外？假如這千百株傘狀植物可以當吃的嚼，那頂肚子之物豈非也不必發愁了？

張道陵的心性日趨玄幻，他這麼想着，果然便伸手撕下一片傘葉，放進嘴中，大嚼起來，他但覺入口甘甜，且異常多汁，如吃鮮果。

這一發現，不由令張道陵大爲高興起來，但凡陷於絕境之人，最難的是吃喝兩關，假如不愁吃喝，那所謂的絕境便不成「絕」了，不但如此，對於那些心性玄幻，喜歡奇幻景物的人，這絕谷不但並非絕境，反而變成暫時的仙景了。

張道陵心中高興，便連身陷絕境的苦況也忘記了，塵世間慘酷血腥，已令他心灰意冷，十萬生靈的被屠，更令他深深內疚，他怕碰見僥倖逃生的黃巾軍，屆時被責問幾句，那猶如拿刀再刺入心房了。留在這絕谷，再無仇殺、血腥，他反而覺心中舒泰。

張道陵也不再去尋找水源，便連尋路出絕谷的念頭也沒有，他從四下的古木中折了些樹枝，在那些傘狀植物不遠處，搭起一間木屋，地方不大，但却佈置了石床、木櫈，以樹葉織成的被子等物，他就連天冷時禦寒之物也準備好了。

就這樣，張道陵白天吃那些傘狀植物，然後練起「無爲玄功」心

法，晚上則鑽入木屋睡覺，日子一晃便過了半年多了。

這半年中，張道陵但感自己吃那些傘狀植物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時甚至十數個日月交替，也不去動一動了。因爲他但感自己渾身的眞氣已越來越充沛，漸漸已與下陽曲城一役之前差不多了。

這到底是因爲練功，還是其他？張道陵却連想也不去想，因爲一切他已無心再去刻意追求了。

但世事決非盡如人意，當張道陵的功力基本康復時，他本已逐漸進入玄幻而無爲的境界，但原已深潛於腦海的「九天秘笈」絕學，却又不可抑止的浮現出來，「天機、人間、地脈」三大道的絕學，纏着張道陵的腦際，緊緊的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先是下陽曲城慘酷的一役，再度浮上心胸，他不由一陣心跳，那深深的內疚，十萬生靈的血煞之氣，化作翻捲的煙雲，在張道陵眼前盤旋飛舞，漸而這股煙雲又化作七個大字「八十年天機演行」，在張道陵腦際縈廻。

十萬黃巾軍慘遭屠殺，那董卓、皇甫嵩、呂布等人的凶殘貪暴，爲了名利官祿，竟視十萬生靈如草芥的猙獰面目，迅即浮上眼前，接而又換了疾飛而至的張寶的人頭……

張道陵心中不由暗道：「雖然此乃天機演行的兆應，但世間如此不公、不平，難道先天的天機兆應，世人便不可以後天的努力去變更嗎？若如此便是逆天機，那如何才算是順天機而行？」他一連串的疑問，浮上腦際，每一道疑問均非同小可，憑他此時的功力，却是弄不明白。

正因爲弄不明白，這令張道陵心神開始浮躁不安，初入絕谷時那種「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爲」的「假死」狀態，也就不復再存在了。

爲弄明白這一連串的疑問，張道陵知道，他非要想辦法離開這絕谷不可了，於是，如何尋路上山谷的念頭，第一次浮上張道陵的腦際。

張道陵想到尋路出谷，便一躍而起，掠出木屋，向四面一瞧，祇見三面皆千丈峭壁，滑不留手，除非能如神仙般的騰雲駕霧，否則就連會飛的山鷹，也絕無可能一口氣飛出如此高絕的峭壁！剩下的唯一出路，便是折向西面的絕谷口了。

張道陵心念急轉之際，西面的絕谷口，忽地騰起一團黑氣，濃如墨汁，扶搖直上天際。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微吃一驚，暗道：色黑如墨，乃不祥之氣，且極毒極烈，這荒蕪人煙的千年絕谷，如何會有此驚人惡兆？

張道陵的功力既已全復，便即意隨心發，力隨意生，無爲眞氣自然凝聚，身形如電，便向絕谷的西面黑氣騰升處掠去。

他全速一掠，眨眼便達十里之地，剛轉過一座山壁，他目力奇佳，不由猛吃一驚！

祇見距他約莫二里之地，在一大羣傘狀植物的正中，撐起一株高達三尺的巨型傘狀植物，而傘狀植物的旁邊，却分明有一位少女，以右手持一柄古劍，左手捏着劍訣，眼珠兒滴溜溜的轉着，緊緊守護着那株巨型傘狀植物。但少女和巨型傘狀植物的四周，竟被一條身軀龐大的三角蛇盤繞，蛇頭如牛頭，蛇口如血盆，蛇舌如搖船的木槳，吞吐之間，向少女不停的噴出毒煙霧，很快，少女的四周，便被一股濃如墨汁的黑氣籠罩住了！

張道陵一見，他意念中本就深潛「救助天下苦難人」的宗旨，更見那少女處境險惡，楚楚可憐，不由熱血沸騰，不加思索，便向少女那面掠了過去。

當張道陵接近到三十丈外時，那少女眼珠雖盯着三角蛇，背向張道陵，却彷彿背後長了眼睛。張道陵但聽一聲嬌叱道：「外來的小子！快停下來，不要命了嗎？」

張道陵身形不由一頓，奇道：「妳……妳爲甚又不要命？」他此時雖已十八歲了，但尚是大娃兒，而且平生除了他娘親外，根本沒有接觸過任何女性，更不必說與女孩子談話了，因此他連稱呼也不知如何是好。

耳邊又聽那少女的嬌叱聲道：「我怎同你，你怎同我？假如連我也不能制服這條千年毒蛇，你祇怕連再走近一步也不行了！」

張道陵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當眞如此厲害嗎？」

那少女道：「哼！你不信，只管再走前一步試試……」

少女話音未落，張道陵便果然向前一掠，不但是一步，簡直是百尺竿頭的一步，因爲他這一掠便達十丈了。他倒並非與少女賭氣，而是他的目力奇佳，突見那頭三角蛇，蛇腹忽然猛烈收縮，料牠必定有更厲害的殺着，擔心可有甚不測，不及發聲示警，便向前掠出，欲加救助。

不料那少女亦如張道陵的一般心思，眼見那三角蛇蛇腹猛烈收縮，心知必有更厲害的毒煙噴出，毒煙之下，三十丈內的人畜，只怕無一倖免！這野小子竟不知死活，居然再掠近十丈，恰處毒煙籠罩的範圍，這就必死無疑了！她情急之下，張嘴扭身向張道陵這面一吐！隨即又一聲嬌叱道：「野小子！你當眞不知死活！我難道要你救麼？

這是驅毒百靈丹，你快把它含在嘴中，可免枉死！」

張道陵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心道：原來你口中含有驅毒百靈丹，怪道可以抵禦如此毒煙，但你為了救我，竟吐了送來，你如何可抗衡那毒煙！他心念電轉之際，果見一粒形如珍珠似的東西，正疾飛而來，其勢又不能不接，無奈疾伸二指，呼地把飛來的「驅毒百靈丹」夾住了。

豈料就這般稍為一緩，那三角巨蛇已搶先發難了，只見牠蛇腹猛烈收縮之下，身軀竟暴射而起，如一尾黑色毒龍，竄高達十數尺，於半空中蛇腹驀地一沉，呼地一噴，漫天的毒煙便把少女罩住了，色黑如墨，廿丈內外，驟變變成沉沉黑夜！

張道陵雖然處身毒煙邊緣，但被那毒煙驟然入鼻，亦不由猛地打了個寒噤，心中不由吃驚，暗道毒煙果然厲害，若非我有「無為玄功」護體，只怕也支持不了，何況那少女近在咫尺，毒煙專向她而發？此時她已沒有「驅毒百靈丹」護體，雖然她武功似甚佳，但如何可以抵受這等奇毒惡煙？她只怕必定兇多吉少了！

想到此處，張道陵手捏的「驅毒百靈丹」，不由緊了緊，他無論如何也不肯含進嘴裏，心道這少女為救我遭此不測，我便捨命救她，也是千該萬該的了！

張道陵自小便不忘人家對他的「一果、一蛋」之恩，更何況那少女算是他的救命恩人？當下他連想也沒想自己是否足以應付，手捏那粒「驅毒百靈丹」，便決然的如電般射向沉如黑夜的毒煙霧中！

此時張道陵的「無為玄功」已被三角蛇的毒煙霧激發至八重功力，無為玄功的八重功力，威力之大，當世已無人可以抵禦，那便是「堅則毀、銳則挫」的無尚境界，他身周三尺範圍，已由無為真氣形成一道氣圈，這道氣圈亦即道家所稱的「靈光」，無影無形，只有道行極高的人才可見到。這一層氣圈威力之強，猶勝銅牆鐵壁，任何堅銳碰上這一層氣圈，均會屈折而回，亦即所謂的「堅則毀、銳則挫」的境界了。

因此當張道陵射進毒煙霧圈時，那沉如黑夜的毒煙霧，竟被逼離張道陵身周三尺，兩大功力相撞碰擊之下，竟發出如金鐵交鳴的嘯嘯尖銳聲。

張道陵此時也顧不得理會這些，他疾射而進，運目力一瞧，無為真氣隨心而發，凝聚於眼部的「攢竹穴」，再放射出去，便可穿透毒煙霧，驟見那少女便在他一丈之外，此時卻已倒在那株傘狀植物旁邊。那三角蛇的巨頭，已向巨型傘狀植物一沉，伸出的蛇信一捲，竟欲把那巨傘狀植物拔起！

張道陵一見，心中又恨又驚，他恨那三角蛇為奪那巨型傘狀植物，竟不惜施放最毒的煙霧，以至把那守護的少女毒死了！心道：但教我張道陵尚在，也決不容你這頭惡蛇逞兇得手！

他心念既動，無為真氣凝聚於掌，呼地便隔空向那三角蛇頭拍去！

這一掌包含了張道陵的八重功力，且是張道陵絕少的含怒而發，雖然招式平平無奇，但他以「分光散影」大神通的身法擊出，便快如電奔，更猛如驚雷，只聽轟然一聲巨響，那身粗如柱的三角蛇頭，竟被撞退十丈，堅硬如鋼的蛇頭，也立刻下陷半部！

三角蛇重創，痛極大怒，牠飛退十丈，略一停頓，便把身軀一轉，竟以水桶般粗的尾部，向張道陵橫掃而來。

張道陵眼見蛇尾未到，勁風已如刀鋒割面，知道此乃三角蛇拚命的一擊，直可碎山裂崖，決非他所能抗拒，更不幸的是少女的身子便在他身邊，蛇尾這一掃之下，必定把少女打成肉醬！

張道陵心中不由一痛，心道：少女為救他，已白白送了生命，如何能讓她死了還要變成肉醬？他心念疾轉之下，連想也沒想過自己是否可以抵得住巨蛇拚死的一擊，快如閃電伸手抱起少女，以自己的身體護住少女的身軀，他的背部便恰恰迎向巨蛇橫掃而至的尾部了……

只聽一聲悶響，張道陵已被一股威烈無比的巨力，撞上背部的護體真氣圈，反撞之下，把張道陵撞飛二十丈外！

張道陵但感一陣昏沉沉的，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決不可以令少女的身軀變成肉醬，因此他緊緊的抱住少女的身子，死也不肯放開。只聽又一聲悶響，張道陵連同他懷中抱着的少女，已被摔到二十丈外的地上了……

張道陵此時昏昏沉沉，若非救護少女的意念支持着他，只怕他已昏迷不醒了，但倒在地上，一時間也掙扎不起。

那三角蛇一擊得手，卻絕不肯放過張道陵，牠大概被張道陵的一掌，拍得瘋狂了，只見牠呼地一下，粗如柱的身軀又直射過來，蛇嘴怒張，竟欲把倒在地上的張道陵和少女，一口吞進肚腹中。

張道陵昏昏沉沉中，他的護體真氣圈卻並未散去，亦即「靈光」尚在，巨蛇撲近的破空勁力，已激蕩了護體氣圈，張道陵迷糊之際，被

護體氣圈激蕩猛地提醒，知有強敵襲到，他下意識的隨手一抓，抓到了不知是石頭還是什麼？便向上面運力一揮……

張道陵耳際只聽一聲如裂帛似的嘶響，隨即有甚麼東西滾飛而去，接而便有一陣如暴雨般的水流傾瀉而下，把他和少女的身軀均淹住了……

這如暴雨般的水流，卻把昏昏沉沉的張道陵沖醒了。他睜眼一瞧，不由大吃一驚，因為他發覺少女和自己均在血泊中，腥味撲鼻，但入口卻有甜甜的感覺。

張道陵以為少女已化成肉醬，撥開淹住少女的鮮血一看，發覺少女的身軀依然完好無缺，這才暗鬆口氣，他四下一瞧，不由又倒抽一口冷氣，只見距他和少女十丈遠處，有一顆碩大巨蛇頭，雖然已死，但蛇眼依然閃着令人心寒的綠光，而再遠一點，情景更為嚇人，那截蛇身，把巨樹巨石均擊得倒下、粉碎！張道陵不由苦笑道：「幸虧自己和少女有鮮血掩護，否則必被那半截蛇身打得粉碎！」

此時他已知鮮血原來是蛇血，他在昏昏沉沉中揮出的一劍，竟把狂怒的三角巨蛇斬為兩截！但為甚自己忽然有如斯神力？

他不由向右手依然捏着的東西一瞧，原來他握住的竟是少女手中的古劍，想必是少女在臨死時，奮力把古劍擲出來，好教自己以古劍對付這頭惡蛇。

張道陵向古劍劍身仔細一瞧，只見劍身古璞，毫無光澤，但劍柄卻刻着一幅古怪的圖案，如星斗密佈的星空，張道陵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無極星空圖」麼？且星斗的分佈極為玄妙，按七曜、五緯、四象、二十八宿、三垣等方位排列，一環緊扣一環，環環相扣，猶如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大「無極」。

張道陵身負「九天秘笈」中的「天機道」絕學，也只有他才能弄懂這個「星空圖」的奧妙。他略一思索，便即明白，所謂七曜，便即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分居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二十八宿分處東西南北四個星座，每一方均為七星，分按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角蛇」、南方朱雀排列，整體構成一幅奧妙無窮的「星空幻變無極乾坤圖」。

張道陵悟性奇高，他稍一思忖，便霍然而悟，暗道：若持此古劍，按此星空圖演練步法，出劍、運行，豈非一幅「星幻無極劍譜」麼？這意念在他心中一閃而過。

張道陵也顧不得再細思下去，因為他絕非一位嗜武如命的人，他閃電般的一躍而起，把少女抱離蛇血泊中，他不敢放下，只怕另有毒蛇作祟，令少女屍骨無全。

他向四下一瞧，突見此地原來風光明麗，古木花草，猶如世外仙景，再稍遠處有一個山洞，洞口頗闊，開在一道懸崖之上，距地足達十數丈，地勢異常險要。

張道陵暗道把少女安置於那山洞中，便可保萬無一失了。

他心念既決，便抱住少女，向那座山洞掠去。山洞距離地面十數丈，又抱着少女，等閑人也休想攀上，張道陵剛與惡蛇拚鬥，原來昏昏沉沉，但經蛇血一浸，又吞了幾口蛇血，不但神智頓復，功力也很快復原，他毫不猶豫，提氣上縱，呼地一下，便竄上洞口了。

他也不及細看洞內的情形，把少女輕輕放在洞口的一塊平石上，他小心翼翼，唯恐弄破少女的頭，便以手輕輕托着少女的頭，以自己的手背作墊，才輕輕放下，此時他心中忽然猛地一跳，原來他的手心，竟觸到一絲微微的熱氣！

張道陵知道那是人的呼吸氣息，他又知道，人既有呼吸氣息，那便是依然活着了！張道陵這一喜當真非同小可，若非山洞口不高，他準會一躍而起，因為他最怕的是人間的「生離死別」，更何況少女是為救他而亡？

張道陵心念百轉，尋思如何救活少女的生命，可惜他雖負一身神通，獨對醫道一竅不通，如何方能解去少女的蛇毒，他百思無策。

他不由歎了口氣，暗道：我雖懂九天秘笈絕學，按「人間道」推算，這少女亦決非夭折之形格，因為她的根骨清奇，且潛伏「靈光」，非同凡響，但如何方能救活，卻是束手無策，哎，看來這「人間道」，竟不及「醫道」更能解救人間的苦難也！

張道陵情急之際，不由游目四射，他觸目處，卻見那棵巨型的傘狀植物，依然完好無缺，高高的挺着傘把。他心中一動，暗道：這少女之死，全因守護這棵傘狀植物而起，如今它尚完好無缺，少女自己卻垂死了，竟是捨命去維護，莫非這傘形巨物有甚奇妙作用麼？轉念又想起自己亦會吃了不少這般傘形植物，雖然遠比不上這一株的巨型，但卻可頂肚解渴，力氣也可盡復，難道這巨型的一株，便沒此奇妙功用麼？

張道陵轉念及此，又暗道：無論如何，少女既因為這株東西而死，用它來陪在少女身邊，也是應該的了！

他心性本就玄幻，情急之下，更想也沒想，便一躍而下，向那株巨型傘狀植物掠去。他掠到它身邊，微一運力，便把這株巨型傘狀

植物連根拔起，又呼地一下，掠上洞口，輕輕放在少女的身邊，意思竟是以它來陪伴少女似的。

張道陵喃喃的道：「你……你的寶貝就在你身邊了，你放心了吧？」

他玄幻的發了一會怔，見少女依然一動不動，不由又轉念：你想必是仍擔心它會失去，既然這樣，那就把它送進你的肚子裏，吃進肚裏的東西，便永遠不會失去了！

張道陵這般思忖，便決然的執起那株巨型傘狀植物，先把傘柄折斷，見流出如奶狀的汁液，便伸手撥開少女的牙根，讓汁液滴進她的嘴裏，然後又伸手按在少女的胸腹上面，以其氣助她化汁液為氣，源源輸進少女的體內，最後亦如張道陵自己一般，於丹田中貯存起來了。

張道陵左手運眞氣壓送傘狀植物的汁液，右手助少女化汁液為眞氣，如此連壓連滴連輸連送，說也奇怪，那巨型傘狀植物竟逐漸萎縮起來，最後越來越細，竟如一棵小傘狀植物差不多了。張道陵心中大奇，不由加緊運氣，向餘下的傘狀植物一壓，最後也化作汁液，滴進少女的口中，再化作眞氣，那巨型傘狀植物如吃進少女肚中一樣，倏忽不見了。

張道陵幹了這事，心中這才舒泰了一點，心道少女的心願總算代她完成了！

張道陵又怔怔的守候一會，心中老思忖，少女到底尚有什麼心願？他無論如何非要替她完成不可。

就在此時，張道陵只見少女渾身突然抖顫起來，猶如風寒突發，張道陵大吃一驚，伸手一按少女的手足，只覺冷如冰塊，心中不由又驚又急，暗道莫非少女突然怕冷麼？

他這般思忖，便不及細思，疾伸雙手，輕輕扶起少女，雙手按於少女的背部，向少女輸送他的純陽無為眞氣。

純陽無為眞氣乃至剛至陽之氣，恰恰是抵禦寒氣的獨特靈方妙藥。

但少女此時體內的陰寒極之强烈，張道陵的純陽無為眞氣再强烈，亦僅可與其陰寒氣不相伯仲而已。

因此張道陵與少女遂成了一種僵持不下的局面，偏生張道陵性極玄幻，他眼見自己的眞氣輸入少女體內，少女的寒顫便大為減輕，他便決意不想停止輸送了。

按張道陵的脾性，就算如此堅持一年半載，他也決不會放棄。

但少女體內的陰寒，來自那株巨型傘狀植物，至陰至寒，決非人力所可能抗拒。而張道陵所憑仗的是他的至剛至陽的無為眞氣，且功力極深，因此比常人可多堅持一大段時分，但若長久堅持，也必定眞氣耗盡，虛脫之際，被少女的至陰至寒侵入，那時不但是少女，而張道陵亦一樣難於倖免。

張道陵卻偏生玄幻之極，他就算明知自己堅持下去兇多吉少，為了少女不至抖顫，令他瞧得心兒抽搐，他也會拚死撐下去，直至他自己亦陷入少女一般的「陰寒」之境地。

就這樣僵持了一段時間，張道陵雖仍感眞氣源源不絕，但少女卻開始恢復抖顫，雖然很輕微，但已足令張道陵心驚了，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功力，竟難壓制少女的陰寒氣了。

就在此時，洞口山崖的對面，忽地飄落一位白髮老者和一位娃娃臉的矮子，矮子年已過六十，但卻如老頑童似的嘻嘻哈哈，歡笑不止，相形之下，那白髮老者便嚴肅多了。

兩老者飄落洞口對面的山崖，那山崖猶如一道千丈絕壁，兩老卻可從上面飄然而降，單是這等輕功，便決非世人所能冀及了。

張道陵此時正全力向少女催送無為眞氣，根本不知道對面山崖已落下兩位老者。

兩位老者向對面洞口的張道陵和少女瞥了一眼，雖然相距達十數丈，但卻一眼便發覺了異象。

只聽白髮老者忽地歎了口氣，道：「怪道於絕谷頂瞧見谷底有靈氣上衝，原來那千年寶貝，卻落入那女娃兒腹中了！」

又聽那矮老者笑道：「殷老頭，你這等世外高人，尚希冀這等千年活寶貝麼？」

白髮老者苦笑道：「怎不可惜？這東西落入我的手中，便可以此救活千百人的生命，但落入那女娃兒腹中，卻只可成就一人而已！假若如這憨小子一般，亂施為一氣，那便不但得物無所用，且反而白送了女娃兒的生命！這個你東方老兒又知道麼？」

矮老頭——東方老兒怪笑道：「既然如此，你殷老頭濟世為懷，仁心仁術，難道便見死不救了？」

白髮老者——殷老頭一聽，先是略一沉吟，忽地發出一聲尖聲道：「那憨小子為救那少女生命，胡亂把那株千年寶貝，以眞氣逼壓，化作液汁，輸送到少女體內丹田處，他不知道如此下來，那千年寶貝的威力，便在女娃兒的丹田中凝結膠固，此時任他以强大眞氣，欲化解少女的陰寒之氣，亦無濟於事了！」

這一下尖聲竟逕直鑽入張道陵的耳中，他心中不由一動，深知遇上精於醫道之人了，不由大喜，忙道：「老前輩如此說，那如何才可有濟於事？」

張道陵的聲音，亦以眞氣逼出，直接鑽進那白髮老者殷老頭的耳中，殷老頭不由微一怔，暗道這憨小子此刻正以全力替女娃兒抗寒，卻能分出眞氣，逼音成絲，看他年僅十八歲，不料內力竟達如斯驚人境地！

白髮老者殷老頭目力超卓，他已知張道陵決非等閑之輩，因此便不再存輕慢之意，沉聲道：「你這憨小子，當眞膽大包天，可知你這般胡亂施為，先把女娃兒的毒性連同那千年寶貝的靈氣逼入丹田，一正一邪，兩者相冲相尅，再封困於丹田，其所產生的破壞力，又豈是等閑之輩所能抗拒，幸虧女娃兒先天靈氣深厚，再與千年寶貝的靈氣相匯，令體內的抗衡力超乎世人數倍，否則她必已身軀爆裂而亡矣！」

張道陵一聽，不由嚇得冷汗直冒，忙道：「是，老前輩教訓的是，小子果然並不精於救人醫道！卻不知如何方能補救小子魯莽之失？」

白髮老者殷老頭道：「你這憨小子卻也不必太過內疚，因為你雖然胡亂施為一通，幾乎送了女娃兒生命，但幸而女娃兒的體質超乎常人，因此便可因禍得福了！你只須依由奇入正，導正尅邪，引導女娃兒的丹田毒性及靈氣運行奇經八脈，把毒性逼出體外，再保存女娃兒的靈氣，則女娃兒的功力從此便可陡增數倍了！但必須小心而行，你懂得奇經八脈運行路逕麼？」

張道陵道：「小子倒並不陌生，是否從陰維脈起，到陽維脈、陰蹻脈、陽蹻脈，再一轉而到帶脈、衝脈，最後衝破任、督二脈？」

白髮老者殷老頭一聽，不由大為驚訝道：「你這憨小子，對經脈之學，倒也精通非常，為甚於醫道卻一竅不通？」

張道陵聽白髮老者這麼說，便知他已認同自己所說的奇經八脈運行路逕，當下更不猶豫，依路逕向少女體內引導眞氣運行，一面回白髮老者道：「是，老前輩，因為小子練的內功心法，首重經脈演行，所以並不陌生。但老前輩隔十數丈便可一目瞭然，驚人得很，老前輩的醫道為甚如此精湛？」

此時那矮老頭——東方老兒忽然嘻哈一笑，道：「小子，你知道他是誰麼？」

張道陵坦白道：「我不知道，亦不想知道，除非他精於醫道。」

矮老頭東方老兒大笑道：「你這小子，你居然敢問他是否精於醫道？若他不精此道呀，那麼天下的人，只怕皆有眼無珠啦！他呀……便是普天下之人均欲結識的藥仙殷七七殷老頭兒啊！」

張道陵一聽，卻並不怎地驚訝，道：「原來是殷老前輩，怪道有如此精湛醫道。但矮老前輩又是誰啊？」

白髮老者——藥仙殷七七忽然接口道：「嘿嘿！他啊，他便是普天下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趣仙東方朔東方老兒！精於顛三倒四、亂七八糟、胡說八道，你小子碰上他呀，最好退避三舍，再三繞道！」

張道陵一聽，卻淡然一笑道：「我也不必再三繞道，更不用怕胡說八道。」

殷七七奇道：「為什麼？」

張道陵道：「因為目下這世道，本就亂七八糟，人倫顛倒，既然如此，便添一位胡說八道，也僅是九牛一毛吧了！」

殷七七、東方朔一聽，兩人不由面面相覷，殷七七歎了口氣道：「不得了！這世上又多了一位玄之幻極的趣仙之徒了！」東方朔卻哈哈大笑起來，殷七七怒道：「東方老兒你大笑什麼？」

東方朔笑道：「這很好玩啊！不然，我趣仙東方朔豈非太寂寞了麼？」

張道陵此時卻不再理會兩老在胡說八道什麼，他依藥仙殷七七的指引，循奇經八脈路逕，全力輸送眞氣，逼出少女丹田中封固的毒性和靈氣，導入陰維脈，再走陽維脈、陰蹻脈、陽蹻脈、帶脈、衝脈，最後運經督脈到任脈，走遍奇經八脈，再把毒氣逼出體外，而靈氣則衝破玄關，佈滿奇經八脈，暢通無阻。

如此一來，少女因此而因禍得福，不但打通任督二脈，且衝破玄關，靈氣大增，假以時日，便是金剛不壞之身了。這一點，不但少女自己不知道，就連張道陵也未覺察。

正當張道陵全力替少女驅毒療傷之際，山洞外，忽然呼地降下一位手搖蒲葵扇，顛着大肚子的老人，老人頭上卻紮了一個娃娃髻。

這老人向四周一瞧，四周遍佈蛇身蛇血蛇頭，遍地狼藉，再一看眼前，一位滿臉血汚的少年，正替渾身血汚的少女扶着身子，似乎有甚不軌企圖。

老人不禁大怒，厲聲道：「小子！你把老夫的孫女如何了？」

張道陵此時正全力催運眞氣，把少女丹田中的毒性逼出來，已從陰維脈，逼到督脈，只要再逼入任脈，一衝而出奇經八脈，少女體內殘餘的毒性便可全數逼出來，毒性

既降，靈氣旺發，少女從此便脫胎換骨了！但此時若稍一鬆懈，那便會令毒性永潛於體內，再也衝不出來，少女的靈氣也因而受損害了。

張道陵全神貫注之際，便沒理會老人的喝問，心道這少女既然是你的孫女，你必定會明白一切的，那又何必急着解釋於一時？

不料那娃娃髻老人，脾氣極暴，心中生疑，便猛地出手，右手所執的蒲扇一揮，便向張道陵的背後拍去！

張道陵覺得背後的勁力刺激護體眞氣，已知危機驟至，且對方的功力猶勝於己，若加反擊，雖然可避過此一擊，但如此一來，少女體內的毒性便因眞氣大減，不但衝不出任脈而至體外，反而立刻迴流督脈，再回衝脈、帶脈，最後必於丹田中永遠固存下來，這便決非張道陵所願見到的結果了。

既然不願功虧一簣，那便決不會半途而廢了，他猛地咬一咬牙，拚着挨一蒲扇，也要把少女殘餘的毒性逼出來再說！

說時遲那時快，娃娃髻老人的一記蒲扇，便果然重重的擊在張道陵背上了，也幸虧他有意留活口，出手沒有盡全力，僅運六成功力而已。

這六成功力的一記蒲扇，擊在張道陵的背上，也夠厲害的了，張道陵的護體眞氣立被衝破，向他的背部靈台大穴猛擊！張道陵但感一股無比威猛的力道，穿體而入，不由渾身一抖，他的「靈台」穴竟被衝開，深潛於他體內的「五斗星龍脈」靈氣，登時洶湧而出，沿張道陵向少女輸送眞氣的路逕疾行，衝入少女的體內。

「五斗星龍脈」靈氣豈同凡響？直接承受其蔭庇之人，乞丐可以巨富，無賴可成帝皇，甚至起死回生，更可成仙得道，這股靈氣驟入少女體內，與她體內原潛的靈氣相遇，猶如天地間的兩座火山突然爆發，兩股龐大的熱流相撞，少女一時間如何承受得了？只見她血汚斑斑的臉上，突泛潮紅，隨即閃幻異彩，青、橙、黃、藍、紫，閃爍不定，眼睛卻緊緊的閉着，連呼吸的氣息也驟然停頓了，猶如突然進入佛家坐化的意境。

那娃娃髻老者一見，心如刀割，斷定他的孫女兒必已遭不測了，當下憤怒不已，更不打話，手中的蒲葵扇猛力一轉，便向張道陵的天靈蓋上拍落！這一下出手，他已絕不留情，竟運足九成功力，欲一擊便把張道陵斃於扇下。

不料張道陵的「靈台」穴被激蕩之下，原潛的「五斗星龍脈」龍氣，便立生蔭庇之效，這一股承自老祖宗張良「五斗星龍脈」之氣，非同小可，簡直可與十個絕頂高手的功力相比，再加上張道陵的「無爲玄功」所產生的「護體靈光氣圈」，娃娃髻老者功力再高，也攻不破了。

但娃娃髻老者的功力也非同小可，張道陵的功力未消耗時，也未必可以抵禦，因此這九成功力的一記蒲葵扇，與張道陵的「護體靈光氣圈」相激，所產生的碰撞反彈力便非常巨大了。

這時只聽一聲悶響，娃娃髻老者和張道陵，身不由己，各自被激撞而各退一丈有多！

一丈的距離，已超越了山洞崖壁的範圍，因此兩人均站不住脚，雙雙飛落山崖下面的平地。娃娃髻老者手中仍執着他那柄蒲葵扇，張道陵在被彈飛之際，下意識的伸手欲抓什麼，竟被他隨手把放在身邊的古劍執住了。

張道陵心中已有點氣惱了，暗道：你這做爺爺的，就算因孫女的受傷而生氣，也不該隨隨便便欲置人於死地啊！你想必是自恃功力蓋世，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道理了！他這般轉念，便頓萌給一點厲害娃娃髻老者瞧瞧的意念了。

張道陵的「無爲玄功」奇妙之處，便在於對手越强，反擊力越大，以至於「堅則毀、銳則挫」，只有令任何强敵折服，而決不會被任何强敵壓倒。

因此他的意念甫動，「無爲眞氣」便即激發，他手握的古劍便突地發出一陣龍吟虎嘯聲，十丈內外，清晰可聞。

那娃娃髻老者一見，不由更加暴怒，認定張道陵必是奪寶奪劍傷他孫女的小魔頭，當下突發一聲清嘯，其聲刺人心肺，竟比古劍所發之嘯音不遑多讓。

隨即娃娃髻老者疾如電閃，手執的蒲葵扇突然縮窄變尖，竟形如一把利劍，迎胸便向張道陵刺來，勢如電奔光劃，出手一招便厲害無比。

張道陵雖然手執古劍，但於劍招一道，卻不知如何施展，眼見娃娃髻老者這一劍凌厲無比，又不敢大意，無奈之際，腦中突地閃出古劍柄上的「星空圖」，心中一動，不由便依星空圖中的星斗分佈走向，按五緯金、木、水、火、土五星的運行方向，自右而左一旋，手中的古劍於金星之位，旋到木星位時，突地便射出一道如星斗橫移的劍光，射向娃娃髻老者刺來的蒲葵劍勢。

劍光呼地一下，碰着蒲葵扇，只聽嗤的一聲，劍光竟透扇而入，直射娃娃髻老者的胸腹大穴！

娃娃髻老者不由嚇了一跳，其勢不能不全力閃避，也幸虧他的身手高絕，凌空飛升，這才堪堪避過此致命的一招。

娃娃髻老者吃驚暗道：這柄古劍，到了這小子手中，怎地便有如斯威力？他不信張道陵有此能耐，冷哼一聲，展開蒲葵劍法，煽動之下，風即劍，劍如風，無孔不入，無堅不摧，成一個近丈大的劍圈，向張道陵罩來。

這等怪異之極的招數，等閑人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更休說接招了。

就連那對面山崖，一直冷眼旁觀的「趣仙」東方朔，亦不由怪叫一聲道：「鍾離仙幻蒲葵劍！劍如風，風即劍，無孔不入，無堅不摧！娃兒小子，你可要小心了！」

張道陵此時已執劍從木星位移到水星位，劍光一轉而爲水狀，漫山遍野，遍地流淌，恰恰可以化解娃娃髻老者的「劍如風、風即劍」，因爲風遇水即止，不但不起作用，反被「如水劍光」吸納，更激起千層波浪，向娃娃髻老者冲擊！

娃娃髻老者心頭不由大驚，暗道這小子怎地如此厲害？竟可以「如水劍光」，來化解我的風劍？他心念電轉，手中蒲葵劍一翻一振，「風劍」立變，劍如銅墻鐵壁，壓向張道陵的「如水劍光」，這一着立生奇效，因爲「水」到底冲不斷銅鐵的堅剛。

但張道陵按「星空圖」走勢，恰好從水星位移到火星位，劍光從似水柔情，突化烘烘烈火，「火」恰恰可以尅「金」，因此張道陵的「如火劍光」，立刻又尅制了娃娃髻老者的「鋼鐵劍」。娃娃髻老者甚至不得不疾退，因爲他知道，連他自己亦未必可以抵受如此威烈的「火劍」！

娃娃髻老者驚駭之際，張道陵卻絕無趁勢進擊之意，「火劍」勢突變，一轉而化作雄渾綿長，如茫茫大地的「土劍」，原來他此時已從火星位，一躍而入土星位了。

張道陵走完「五緯金木水火土」，又疾轉二十八星宿佈向，四方幻變，走東方如蒼龍，走西方如白虎，走北方如龜蛇玄武，走南方如朱雀啄目。其勢如星空幻變，其狀如浩瀚無極星海，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其威力簡直已達不戰而屈敵的無尚境界了！

此時娃娃髻老者已失去任何取勝的信心了，不但不能取勝，反而陷入張道陵的劍象，根本不能脫身，因爲張道陵的劍勢已達「無所不容，無所不包」的浩瀚無極的星空境界了。他震駭之下，眼見劍光又突化南方朱雀啄目，其勢如閃電，已避無可避……

就在此時，突聽山崖洞口處，傳來一聲清脆的少女呼聲：「爺爺……你……你爲甚與那傻小子打架來了？他可是捨命救孫女的小救星傻小子啊！」

娃娃髻老者一聽，渾身不由一顫，卻作聲不得，暗道老夫原來竟錯怪這小子了！但一時冒失，陷入如斯地步，這求饒告罪的話卻如何說得出口？他咬一咬牙，拚着左目被「朱雀劍光」啄去，也決不肯向張道陵認錯服輸。

不料張道陵原來的意念便無傷人之意，只是顯示一下厲害，教訓一下對方而已，因此他的「無爲玄功」心法，一旦到達敵手不加反擊，束手待斃的地步時，其威力便立刻軟化，一轉而回「堅則毀、銳則挫」的無爲境界了。張道陵的無爲眞氣驟收之下，他的「星空劍」威力便頓時消解得無影無形了！

娃娃髻老者本已閉目待劍，但忽覺眼前壓力一轉，睜眼一瞧，只見張道陵已退到一丈之外，持劍呆立，怔怔的根本沒有任何取勝的喜悅。

娃娃髻老者吃驚的連連眨眼，好一會，才失聲道：「娃兒，你這是……何種劍法！」

張道陵回過神來，剛才他在仔細回味他突然施展的「星空劍法」，直到娃娃髻老者發問，這才喃喃的道：「此劍柄上刻星斗分佈，分明是一幅星斗大挪移演行圖，既有如斯威力，大概可命名爲星斗大挪移劍法吧！」

娃娃髻老者一聽，不由仰天長歎道：「你手執的古劍，乃鍾某人家傳寶劍，其中隱含如此驚人威力，數十年來，竟無人可以破解，不料甫到你手上，便可悟透其中的玄機奧秘！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天下是年輕一輩的了！」娃娃髻老者忽然感慨的歎道。

「爺爺啊！既這傻小子與這古劍有緣，那乾脆便把劍贈予這傻小子吧！爺爺呀！」就在此時，山崖洞上，忽然傳來一聲嬌呼，隨即一位渾身血汚的少女，如紅雲雜白雲似的飄落下來，她的身法輕盈之極，充滿靈氣，比之在場的數大高手，竟毫無遜色。

娃娃髻老者一見，不由又驚又喜，忙一步掠到少女身前，仔細的看了又看，直到終於判定，少女的確康復，不但如此，功力反而大爲精進，這才呵呵的大笑道：「奇跡！奇跡！當眞是大大的奇跡……靈兒呵，你到底有甚奇遇了？」

少女——靈兒瞧了張道陵一眼，這一眼意思極其複雜，喜、羞、奇三味俱有，然後血汚的臉上忽地閃出一陣光彩，含羞帶笑的道：「爺爺呵！那有如此當衆誇獎自己孫女？其實這這傻小子忽然降臨絕谷，碰巧遇上孫女與那三角巨蛇對峙！後來，後來靈兒被毒昏了，

傻小子捨命救我，揮古劍斬蛇，居然被他一劍把三角蛇斷爲兩截！再後來，他把那棵千年靈芝，不知以什麼功力，化千年靈芝爲汁液，餵靈兒服下，後又以眞氣化靈芝汁液爲氣，輸入靈兒的丹田，當時靈兒但覺渾身冰凍入骨，刺人心肺，不由便昏迷不醒了，往後的事，靈兒便不知道了！」

此時，對面山崖的「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亦一躍而下，向娃娃髻老者拱手道：「怪仙鍾離權老兒，別來無恙乎？」

娃娃髻老者——怪仙鍾離權微哼一聲道：「殷老頭！東方老兒……你兩人入絕谷作甚？莫以爲鍾某不知道？必是垂涎吾靈芝谷的千年靈芝！不然爲甚只作壁上觀，不施援手救我孫女兒！」

東方朔怪笑道：「鍾老兒二減一等於幾？你知道麼？」

鍾離權怒道：「二減一不就等於一麼？東方老兒問這怎的？」

東方朔大笑道：「是極！是極！一加一等於二，就如我東方老兒與殷老頭，加起來是兩人同來，但卻是各自爲政，各佔其『一』，互不相連！反正我東方朔絕無覬覦你靈芝谷千年靈芝之心，他殷老頭是否有垂涎之意，那便不知道了！」

藥仙殷七七卻坦然一笑道：「不錯殷某人因此谷透出靈氣而來，但吾意乃以此千年靈芝救治千百人之生命，絕非因我自己而垂涎！不料這株千年靈芝，卻被這傻小子誤打誤撞，以自身純陽無極至靈眞氣，助你的孫女兒化入體內，這傻小子的無極至靈，千年靈芝，加上你孫女兒自身的靈氣，三靈滙聚於這女娃兒身上，猶如道家修練百年，方可達至的『三花聚頂』，不料卻在她小小年紀身上陡現了！奇跡！奇跡！這果然是當世的一大奇跡！就連殷某空負藥仙之名，亦僅止於此也！」

怪仙鍾離權一聽，不由連連眨眼，卻不再糾纏了，因爲他深知，假如是藥仙殷七七判斷的事，那當世便決無人敢有絲毫懷疑了！

此時張道陵忽然接口道：「殷老前輩莫歸功於我張道陵，其實若非殷老前輩授以導行奇經八脈的大法，我根本便束手無策了！」

鍾離權一聽，這才知道，自己孫女兒的生命，竟有一半是藥仙殷七七救回來的，他性雖暴躁，但也異常爽快，明白自己怪錯了人，便不加掩飾，坦然道：「原來殷七兄亦曾出手相助，倒是鍾某人一時魯莽，錯怪你也！」他一頓，又目注張道陵道：「你原來叫張道陵，老夫剛才魯莽，有得罪之處，但請不要耿耿於懷，老夫向你陪罪便了！」

張道陵本就沒有絲毫怪罪之意，他一聽不由靦覥的一笑道：「鍾前輩關切孫女，乃人之常情，小子怎敢有怪罪之意？況且你孫女之所以中劇毒，乃因小子誤闖靈芝圃而起，她……她爲了救我，竟把驅毒靈丹也吐出來送給我，這倒是我幾乎連累你孫女兒。」

怪仙鍾離權一聽，不由歎道：「鍾某離谷之時，已知那三角毒蛇必來侵犯千年靈芝，因此留下驅毒百靈丹，要她含在嘴中，以防萬一，此驅毒百靈丹可驅百毒，三角蛇的毒霧亦難侵其身，不料靈兒竟把它吐出來送給你，誤打誤撞，終把千年靈芝化返體內，成了名副其實的靈芝之身，鍾靈芝這名字，總算沒有白叫了！張少俠，爲報答你救孫女之情，這柄古劍，便轉贈予你吧了！」

張道陵連忙推辭不要，但怪仙鍾離權決定了的事，那是決不肯改變的了。張道陵見無法推卻，他心性本就玄幻，想了想，便不再推辭，道：「如此多謝鍾老前輩，但你既把傳家寶劍贈予我，我也把傳家之寶送給你孫女兒，作爲交換吧！」

張道陵說着，即把身上的碧玉簫取出來，遞給少女——鍾靈芝。

鍾靈芝一見碧玉簫青瑩通透，十分喜歡，也不客氣，向張道陵格格一笑道：「多謝！多謝！這把碧玉簫，比那老古董劍漂亮多了，我喜歡啊！」

她向碧玉簫仔細一看，又用手摸了摸，卻不由又皺眉道：「老天爺！這根簫子通體乃以碧玉雕成，沉甸甸的，卻如何吹得響？既吹不響，要來又有甚用處？」

不料怪仙鍾離權向碧玉簫一看，便聳然動容道：「吾素有所聞，碧玉簫乃當年的魔笛老祖之物，魔笛老祖傳給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傳給黃石公，黃石公又贈予張良，張良曾以此簫一曲吹散楚霸王十萬精兵……來頭之大，空前絕後，卻怎會落於張少俠手中？」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張良是我的八世老祖宗，此簫可算是張家的傳家之物吧！」

張道陵此言一出，不但怪仙鍾離權聳然動容，連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亦大感驚異，齊聲道：「你……你竟是張良八世孫麼？那你一身玄功卻傳自何人？」

張道陵毫無機心，坦然道：「我並沒正式拜師，但老師祖老子李耳曾面授我大道眞經和無爲玄功心法，後來便全靠我自己領悟了。」

他說得輕鬆之極，但鍾離權、殷七七、東方朔三位名宿高人一聽，「老子李耳」四字，卻如雷轟鳴，令三人耳際一陣嗡嗡然，異口

同聲道：「你……你竟是老子李耳的徒孫？竟蒙他老人家授予大道眞經？老天！你可知道老子李耳至今已有多少年歲月了！」

張道陵笑道：「我也不清楚，但老師祖曾自報年歲，說他已九百九十九歲了！我曾笑老師祖這豈非『九九九』之老頭麼？他便問我想不想學這等與天地同儔之術！」

鍾離權、殷七七、東方朔一聽，又垂涎欲滴的盯着張道陵道：「那張少俠可曾答應學這妙術？」

張道陵搖搖頭道：「不，我並不想學！」

三人又道：「爲甚不想學？」

張道陵歎了口氣，道：「我最怕看見人間的生離死別，偏偏眼下這世道嗜殺成性，血流成河，屍骨遍地，若學了這等天地同儔之術，那豈非要永遠瞧看這等慘不忍睹的事麼？因此我決不學了！」

鍾離權一聽，不由作聲不得，暗道：張道陵這小子原來心性如此善良，那鍾某人欲振興漢朝國運的宏志，便決不能令他心動了！可惜，可惜，否則他倒是振興漢室大業的一大臂助！且靈兒跟着他，老夫也就一萬個放心了！可惜他與我鍾家志不同道不合也。

藥仙殷七七卻暗歎口氣，心道：老子李耳是何等人？他的長生不死之術，乃千百年來帝皇求之不得的妙法，不料這姓張的小子，卻輕輕地便錯失了此千載良機！

趣仙東方朔神色亦垂涎之極，心道：我東方朔已練成一身本領，但與老子李耳的大法相較，不外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不料這小子竟視如無物，連「天地同儔」的妙法亦不屑一顧！這小子當眞傻氣之極了！

鍾離權的孫女兒鍾靈芝一聽，卻欣喜的格格一笑道：「好呵！傻小子，你這心思很合我鍾靈芝的口味啊！爺爺他三番數次欲帶我出絕谷，去闖什麼振興漢室的大業，我決不肯出谷！幸而如此，不然便遇不着你這傻得很可愛的傻小子！」

鍾靈芝心性開朗，說話絕不掩飾，她喜歡張道陵的「傻氣」，便坦白道出來了。

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一聽，兩人不由向鍾離權會心的一笑，道：「鍾老兄！大好機緣便在眼前，就看你是否把握得住了！」

鍾離權心中亦一動，暗道：假如靈兒眞能把這小子的心扯住，那拉他加入振興漢室之事，便非不可爲了！他這般轉念，便向張道陵、殷七七、東方朔等含笑道：「各位既與靈芝各有緣，這便請入吾之靈芝洞一聚罷了！」

張道陵此時並無甚事在身，而且他直至此時，總好像尚欠了鍾靈芝什麼，老想補償她一點什麼才好，便也不加推辭，隨鍾離權上他的靈芝谷作客來了。

靈芝洞原來在靈芝谷的東南面，那株千年靈芝的後面有一座小山崗，山崗後面是一片傘狀植物——靈芝，靈芝圃的前面，便是一個洞口甚闊的山洞，山洞前面亦長滿了靈芝，果然是名副其實的靈芝洞。

靈芝洞深入一重，赫然是另一個洞中之洞，陽光從東面的崖壁處折射而來，一片光明。洞中有石床石桌石櫈等物，更有一道小小的洞中溪流，水清見底，冒着熱氣，原來是一道地下溫泉。

張道陵一見，心中便一動，暗道：按此洞的地理形勢，寒中有熱，熱中有寒氣，長居此洞之人，必定可獲益不淺。

此時鍾離權招呼各人坐下石櫈，鍾靈芝已捧出一壺石造器皿的東西，給殷七七、東方朔二人斟了一小杯，給張道陵斟時，卻故意斟滿一杯。

這一杯東西非酒非茶，色清帶灰，入口甘甜，充滿玄秘靈氣。

殷七七不必入口，僅用鼻子一聞，便歎道：「鍾姑娘好大方呵，竟以靈芝汁來奉客！這一小杯靈芝汁喝下去，便可抵常人苦練一年的功力了！」

東方朔眼利，他一眼瞥見張道陵那一杯滿滿的，便怪笑一聲道：「殷老兄不必多謝鍾姑娘，只須謝過張道陵小兄弟便了！」

殷七七道：「鍾姑娘以靈芝汁奉客，不謝她謝誰？」

東方朔笑道：「殷老兄呵殷老兒，你只須看看張小兄弟的那杯靈芝汁，與我兩老不死的有甚不同，再想了想，鍾姑娘因爲誰的緣故，肯以靈芝汁奉客，便不難明白矣！」

殷七七果然瞧一眼張道陵面前的那一杯靈芝汁，見比自己的果然滿了不少，再瞧一眼鍾靈芝，只見她此時已把血污衣換去，又洗了臉，不知是以溫泉洗浴的緣故，還是其他原因，她兩腮艷紅如脂，嬌俏之極，瞟着張道陵的眼神，喜悅中又帶點羞意，不由在心中暗笑：原來這小姑娘的心，已牢牢的粘住張小兄弟身上了！

殷七七心中好笑，知道鍾靈芝以靈芝汁奉客，果然另有女孩兒家別種心思，正欲向她笑說一句什麼。

不料鍾靈芝聰慧絕頂，見殷七七神色古怪，欲笑不笑的，便知他必在算計她了，連忙格格笑着搶先道：「殷伯伯！不許你胡說八道！不然靈兒不許你喝靈芝汁了！」

殷七七一聽，大笑道：「好！

好！乖侄女，不說，不說，不說你與張小兄弟的心事……不然，豈非白白喪失了一杯大補靈氣的靈芝汁了？呵呵！」

鍾靈芝一聽，嚇得不敢作聲了。

鍾離權此時忽然神色凜然的道：「張兄弟知否鍾某人爲甚與孫女兒，潛守於此靈芝谷？」

張道陵一聽，這才仔細的瞧了鍾離權和鍾靈芝一眼，他的「人間道」絕學不由浮上腦際，便朗聲道：「鍾老前輩必中年喪子喪媳，更惹上血光之災，因此而顛沛流離，災難不斷，以至終生坎坷不平。」

鍾離權和鍾靈芝一聽，均不由失聲叫道：「你……你如何得知？且如此準確無誤？」

張道陵微笑道：「並沒什麼，我見鍾前輩鼻準左面諫台青黑之氣已然凝固不動，此乃當時曾發生血災之兆，且青黑之氣向子女宮伸延，血災必累及子女之兆也。又諫台屬人壽數之四十九，由此可判斷矣。」

鍾離權一聽，眼神不由一亮，忙道：「張兄弟如此妙法承自何人？」

張道陵淡然一笑道：「此乃得自老祖宗所傳的『九天秘笈精義』之人間道學問，也並無什麼稀奇之處。」

張道陵此言一出，不但鍾離權目中精光大盛，就連藥仙殷七七、趣仙東方朔亦失聲道：「九天秘笈乃稀世至寶，得之一二即可得天下，乃天地乾坤至寶，世稱無字天書，不料竟爲張兄弟盡得其中的精義！」

鍾離權此時拉攏張道陵之心不由更爲强烈，他想了想，便坦然的長歎一聲道：「張兄弟，實不相瞞，鍾某人乃漢光武帝的重臣，曾助漢光武帝平定天下，又輔其一統，不料光武帝去世後，即遭奸佞陷害，被抄家滅族！吾子媳九人，皆慘被殺害！當日僥倖遇一高人，救出鍾某及孫女，當時靈兒尚僅三歲……後來便潛入此千年靈芝絕谷，十幾年來，吾幸得高人傳授武功及修道心法，以及得靈芝之仙氣相助，終可出入千丈絕谷！哎，奸佞當道，漢室將傾，吾身爲漢室重臣，豈忍坐視不理？總要設法令漢室振興，重振朝綱，方不負先帝光武的知遇之情！」

鍾離權慷慨激昂，雄心萬丈，他的孫女鍾靈芝卻若無其事，因爲他爺爺所說的「大事」，距離她太遙遠了。

藥仙殷七七默然不語，似不欲沾此朝廷政爭的俗氣，趣仙東方朔亦連忙扭過臉去，假作聽不到，以免把他扯入如此可怕的漩渦中。

鍾離權不理殷七七、東方朔的反應，卻異常留意張道陵的動靜，見他默然不語，似有所思，便連忙道：「張兄弟以爲，鍾某所言，振興國運大事，是否不自量力？」

張道陵聞言沉吟不語，好一會，他才忽然道：「此事牽涉星斗天機大勢，此時尚未見星空，難下判斷，待今晚午夜時，再一道坐谷觀天如何？」

張道陵剛才露了一手「九天秘笈」絕學，連鍾離權亦大感佩服，殷七七、東方朔鑑於「無字天書——九天秘笈」的名頭，自然也無異議。鍾靈芝的俏目連轉，急欲見識一下張道陵這傻小子的本領。

當晚午夜時分，千丈絕谷上空，現出一個狹長的星空。

張道陵此時霍然而起，依「天機道」的所示，站穩方位，仰視星空。

鍾離權、殷七七、東方朔、鍾靈芝四人，則分站張道陵左右。

張道陵目視星空，依「天機道」所示方位，分星空爲紫微、太微、天市三重要星象，默運元神，凝聚無爲眞氣於雙目，此時他的目力所及，已遠勝常人百倍了。

忽然，張道陵但見星空中紫微星區十星搖晃不定，當中一顆最亮的紫微星星光暴熾，灼灼耀於天際，張道陵心中忽然一動。

此時鍾離權亦留意到星空之變，忙道：「吾聽說紫微乃帝星所居，紫微星大熾，是否預兆當今漢室國運將大振？」

張道陵微一沉吟，便道：「不然，紫微星雖屬帝星座，但其光當以柔和綿長爲佳，主爲帝者心平氣和，國運綿長。若其光忽然暴熾，則乃光之將滅，餘熱大熾，決不長久之兆也，此猶如將死之人迴光返照、精神大旺之兆。因此，表面乃旺象，其實乃兇兆。紫微既現此兇兆，則帝星將傾，勢難挽回矣。」

鍾離權一聽，神色不由一變，又忙道：「現下乃漢靈帝當位，朝政卻由袁紹把持，然則帝星將傾，漢室之氣數又如何了？」

張道陵沉吟不語，再目視星空之太微、天市，但見太微之星各自搖曳，互射寒光，無休無止，天市之星則晦暗不明，更有水圈籠罩，如婦人盈盈欲淚，不由長歎口氣，喃喃的道：「天下果然已屆八十年大亂之期，蒼生百姓只怕須經歷一場慘酷之劫了！國將不國，天下勢將四分五裂，民不堪命，更遑論及漢室之氣數乎？」

鍾離權一聽，心中如遭電殛，不敢亦不願相信的急道：「張兄弟爲甚有此斷判？」

張道陵道：「太微乃主天下之三公九卿，亦即朝廷之臣僚，太微

之星寒光互射，搖曳不定，乃主朝臣亂政，各自爭權殘殺，無休無止，天市之星乃主天下蒼生國運，天市之星被水圈所罩，盈盈欲淚，乃天下蒼生苦不堪言，血淚連綿之兆，紫微、太微、天市三星均現此不祥之兆，漢室之氣數如何，當不言而喻矣！哎，天機已現，大勢如此，夫復何言！」

鍾離權不由咬牙道：「既如此說，鍾某人復興漢室之壯舉，豈非付諸流水，徒勞無功麼？」

張道陵歎了口氣，苦笑道：「不但徒勞無功，若頑固而爲，只能令天下多增殺戮而已。」

鍾離權恨恨的道：「鍾某人偏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爲振興漢室，死而後已！」

張道陵一聽，深知鍾離權本命運勢如此，他的血光之災勢必纏繞不休，決非人力所可能改變的了，便不再與他分辯。心中暗道鍾離權功力通玄，若他頑固而行，欲保漢朝氣運，則必徒增殺戮矣！但又知決不可令他改變主意，只好無奈的歎了口氣。

鍾靈芝在旁邊細看細思，已知張道陵所判斷的，絕非虛妄之言，不由便向鍾離權道：「爺爺啊，你就不仔細想想，爺爺你那振興漢朝氣運的雄心大志，可有成功之望麼？」

鍾離權一聽鍾靈芝之言，便怒道：「先帝光武待爺爺恩重如山，鍾家若不思圖報，爲光武帝的子孫效力，那便連豬狗都不如了！除非你不是爺爺的孫女，否則振興漢朝之事，決不容你推辭！」

鍾靈芝見爺爺發怒，嚇得吐了吐舌，不敢作聲了。

鍾離權性極暴烈，他越想越不服氣，猛地便厲聲道：「鍾某人就不相信，憑老夫之力，不可力挽狂瀾於既倒！去！去！去！老夫這便趕去京師洛陽，先把袁紹這奸賊殺了，再扶助靈帝重振朝綱，必可保漢朝屹立不倒……」

話音未落，怪仙鍾離權已呼地一躍而起，形如蒼鷹，凌空直上，眨眼便已升上絕壁數十丈，這才有蒼勁的厲嘯聲傳下來道：「靈兒！你若是鍾家的子孫，便須苦練武功，以便爲振興漢朝大事效力……爺爺去也，十日後再返回帶你出谷便了！」嘯聲越來越細，鍾離權的身影，也在千丈絕壁上不見了。

張道陵一聽，不由又微歎口氣，暗道：鍾老前輩的本命運勢果然不可逆轉，他這般逆天機、反大勢而行，天下必又徒增一番大劫難矣！張道陵既已知此危機，若不加制止，豈非大逆老師祖和老祖宗的訓示麼？罷！罷！罷！張道陵也該決然出谷，爲天下蒼生盡一點微力，以便減少天下生離死別的慘事吧！

張道陵這般轉念，便已決意出谷，重親闖蕩江湖爲那「八十年天機演行」幹一點事。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了。

（全文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智殲頑徒

官盜勾結　榨取民膏

從漢口趕往信陽州，途中必經武勝關，然後翻過雞公山，這兒是桐柏山與大別山的交界處，附近崇山峻嶺，幽谷惡水，許多地方還有花豹出沒，加以荒山野林中常有盜賊出沒，行人總得聚上四五十人，然後合資請人保鏢才敢通過雞公山。

女俠黑牡丹與周通牛大壯三人，原本是要依舊乘船直到襄陽上游的老河口，然後再到荊紫關，因爲他們的座騎還寄養在方大夫的後院。只是女俠覺得既然到了桐柏山附近，就該順道往桐柏山一行，爲的是知道閻半仙領了一批土匪，窩藏在那兒，桐柏山縱長四百里，要想馬上找到閻半仙自是不太容易，但總得先打聽出閻半仙的山寨才能作進一步打算。

這日午時正，女俠三人來到武勝關。

進到城裡，三人找了一家客店，隨意要了一些酒菜，才吃了一半，只見一個中年漢子從店外走進來，挺胸仰面的高聲對店中吃飯的客人道：「要過雞公山的人快些吃，城門口已經有人在候着上路呢，再晚就趕不到信陽州了。」

他把話說完回頭就走，店裡十多個客人，一大半嘴巴裡還在嚼着東西，便已經站起來算飯錢了。

女俠黑牡丹一皺眉，道：「不知這個人是幹甚麼的。」

周通回頭望去，只見已有十幾個從別家飯店出來的客人跟在那人後面往城門邊行去，不由低聲對女俠道：「光景可能全是他們一夥的吧，人多分散在各家客店打尖，完了這就要一齊上路的。」

牛大壯點着頭，道：「周兄說的不錯，可能就是這樣。」

不旋踵間，店裡的客人全都走光了，只有女俠與牛大壯周通三人還在細嚼慢嚥，緩緩的吃着。只見店小二走到三人面前笑道：「三位客官，你們準備上那兒呀？」

周通放下酒杯道：「我們去信陽州轉往南陽府的。」

店小二一聽，忙道：「快快，別的客人全上路了，你們三個還在迷糊呢，別吃了，上路吧！」

周通一瞪豹目，怒道：「你這是趕我們走路？」

店小二勉強擠出個笑，道：「客官，你誤會我的一番好意了。」

女俠道：「那你說說看，爲甚麼要我們急着上路呢？」

店小二望望四週，這才低頭對三人道：「由此地過雞公山十幾里地方，有個隘口，名叫老虎口，那兒山勢險惡，荒林插天，老虎口直通桐柏山裡面，走三川過五水，登上望月峯，就會看到叢山羣巒中有一片野竹林，聽說那兒就是觀世音的坐禪地方。如今却窩了一幫強盜，不時的四出打劫，就在過年之前兩個月吧，信陽州的府衙才派出人來，每日一次來回的護送商旅，從信陽州來的商旅，那得要起五更爬半夜，我們這兒的客人，午時一到就得出關呢。」

說着，他望望女俠三人，又道：「三位，土匪強盜誰不怕，少吃一些沒關係，趕着快上路吧。」

牛大壯哈哈一笑，道：「小二哥，你說這個嗎，可知我三人不怕甚麼土匪強盜的，一朝照了面，準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店小二一扁嘴，搖着頭，道：「大個子，你說甚麼？小心被土匪線眼聽了去，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別看你的個頭大，又是刀又是劍的，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四手也抵不過羣毆，一個人出門在外求平安，趨吉避凶命才長，別眞要拿自己生命開玩笑！」

又是搖搖頭，回身去收拾別桌上的東西了。

牛大壯正要再說甚麼，女俠早笑道：「小二哥也是一番好意，再說那信陽州府台衙門能派出人來每日護送客商平安過大山，可知定是一位好官。」

周通點頭道：「改朝換代兩三年，頭一回看到如此親民愛民好官，可眞不容易。」

女俠黑牡丹對二人道：「那就快吃，完了咱們也跟上去，也許官兵不能對付得了桐柏山出來的土匪，咱們也好幫着些。」

於是三人忙把要的酒飯吃完，算了銀子立刻上路。

三人走出武勝關，遠遠望去，四五十人成一行，有挑擔的，也有背包袱的，後面還有三輛雞公車，就在雞公車後面，只見兩個像衙門捕快的人，各騎着馬，腰裡掛着鋼刀，再往這羣人的前面看去，也是兩個騎馬捕快，只見四個人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模樣，表現出臨危授命拔山蓋世的英雄氣概。

遠遠的，女俠黑牡丹疑惑的對周通牛大壯二人道：「僅此四個捕役怎能抵擋土匪的圍殺，莫非這四個人的本領高強？」

周通也正疑惑，突然發現前面的人們全都停下來，就見前面的兩個騎馬捕快回過馬來，一人緩緩往來路上馳，似是在對衆行旅們交代甚麼，然後另一騎馬的翻身下馬，手中提了個布袋子，走入行旅羣中。

女俠三人看得眞切，周通低聲對女俠道：「這事透着邪門，怎麼走着走着大夥不走了呢？」

牛大壯忙道：「待我們緊走幾步，趕上去看個明白。」

女俠一拉牛大壯道：「咱們還是先走着，看看他們究竟在幹甚麼。」

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對女俠十分崇敬，聞言立刻點頭，忙跟着女俠退到了路邊林中。

三個人在林中隱藏不久，前面遠處的行旅們又開始往前面蠕動。而前面，正是險峻異常的老虎口。官道就到老虎口，看似沒路可行，行旅們也像是進入人間地獄般全走進兩座峭岩啣接而形成的危崖山口中。

女俠黑牡丹一打手勢，三個人這才走出荒林啣尾追去，就在老虎口附近，女俠看那山崖形勢，當眞是危崖絕壁似要倒塌下來一般，峭壁千仞尤似猙獰惡魔找人欲噬。

三人進入老虎口不過一里多地，突見有個騎馬的捕快從一處叢林中馳出來，女俠聽到聲音把牛大壯與周通二人攔入林中躲起來，只見那騎馬的捕快滿面笑容的縱馬而追向前面的行旅們去了。

女俠十分不解的道：「這是甚麼古景，那人爲何從林中笑着走出來？」

周通也覺得不對勁，搔着一臉鬍子道：「這事要是不弄個明白，我這心裡就悶得慌！」

牛大壯道：「追上去問問不就明白了。」

女俠道：「閻半仙窩在桐柏山，我想這裡的土匪必也是閻半仙的人，至少他們也知道閻半仙，不如暗中查看來得好。」

周通道：「這樣最好，也許這裡面眞的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陰謀，咱們查問，對方一定不會注意的。」

三人邊說邊往前走，就在那個騎馬出林的地方，三個人抬頭看，順着荒林正有一條小徑直通向一個山崖邊，這時候正有七八個青巾包頭，背插鋼刀的大漢，彼此哈哈大笑不止，光景正是要往山裡面走去。

初春的陽光，才稍偏西，但却正好把牡丹三人照了個一清二楚，這處山崖邊的七八個背插鋼刀漢子，其中一個扭回頭，正看到女俠三人，不由「咦！」了一聲。

於是幾個人全朝着樹林官道邊望過來，仔細看去，只見其中一人大手一揮，八個人邊往官道跑，邊吼叫道：「站住！站住！」

女俠一聲冷笑，對周通與牛大壯二人道：「上天要毀滅一個人，總是先讓他發狂，你們看這幾個人那種模樣，同大山裡面的惡狠有甚麼分別的！」

眨眼工夫，八個土匪已衝到三人面前，其中一人長了一對夜貓子眼睛，鷹勾鼻尖嘴巴，兩隻大門牙似是各不相讓的橫着長，細柳高挑

的個子，喉頭上露出好大一個喉結來，他左手抓住一個布包，青筋似要從皮裡面憋出來似的，右手戟指周通喝道：「他娘的，你是那個廟裡跑出來的黑鬼，領着這一男一女的要朝那兒走！」

周通怒道：「王八蛋，你比老子俏不到那兒去，你想知道爺們往那兒去嗎？」

高個子喉結咯咯響的指着周通冷哼道：「肩上扛了一根棍，也想橫行走四方，趕快回答老子問話，惹惱了我雷一霸，挖你的心肝下酒吃。」

女俠黑牡丹橫身攔在前面，道：「剛才那個騎馬的可是你們山寨上的人？」

雷一霸尖嘴一咧，呵呵笑道：「姑娘，妳這一說話我才看到妳長得可秀氣，衝着妳這麼標緻，雷爺剛生的氣算是全消了，說吧，你們這是要往那兒去呀？」

黑牡丹道：「信陽州。」

雷一霸眉頭一緊，道：「爲何不跟着前面的隊伍一齊走？」

女俠道：「原本是一齊走的。」

雷一霸左手一抬，望了一下小包袱，道：「不對呀，難道那小子們竟敢……」

突聽雷一霸身旁一個短小精幹，鬍髭有些往上翹的，手指女俠三人道：「別管那麼多，咱們照人頭收費，少一個就把人留下來，雷頭兒你說怎麼樣？」

雷一霸又看了女俠一眼，眼睛一瞇，夜貓眼成了老鼠目，雙肩一陣聳動，呵呵笑道：「這個女子長得可眞不賴，咱們從五丈峯換防在這條黃金路上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吧！」

矮漢子忙應道：「就差七日滿三個月。」

雷一霸點頭道：「銀子每天進賬，可是腥味俺還未嚐呢！」

周通怒道：「王八蛋，你眞的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牛大壯「嗆」的一聲拔出金背砍刀來，打橫一步，戟指一衆土匪道：「死在眼前還不自知，眞是一羣混球。」

八個土匪一聲喝叫，刹時把三人圍在中間，只聽雷一霸冷笑道：「就憑你們三個也想同老子們對抗，信陽州的衙門可夠威風的，可是提起俺們首領的名號來，嚇得直往鼠洞鑽，你們又算甚麼東西！」

雷一霸話才說完，就見女俠面無表情的緩緩拔出寶劍來，光芒在錚亮的劍身上跳躍，直如銀河一條，是那麼的古井不波而又聲氣平和的道：「我倒想聽一聽你們首領是甚麼名震宇內的大人物。」

雷一霸一挺胸，道：「雖不是名震宇內的大人物，可也是北自八百里伏牛山，南到這四百里桐柏山，腳後跟一頓，足叫這兩個山區搖晃個一陣子的閻半仙，閻首領。」

女俠咬牙欲碎的道：「不就是當年那殺人魔王李自成的劊子手閻道士！」

雷一霸一縮頭，沉聲道：「妳這姑娘，說話可得當心些，要是被首領知道你說他閻道士，準會割妳的舌頭呢！」

一面對其餘的七個土匪高聲吩咐道：「全給我聽淸楚了，你們合着施把勁先把那兩個大個子做了，這個女的我可不準你們誰傷了她一根頭髮汗毛，完了把女的給雷爺請上老虎崖上去。」

他邊說着，竟然倒拎鋼刀，大搖大擺的又往林中小道走去，光景還眞沒有把女俠三人放在眼裡呢！

就在雷一霸才走出不到三五丈遠，身後面「哼咳」與「叮噹」之聲驟起，七個土匪合力圍住牛大壯與周通兩人狠殺起來。

女俠偏頭一看，不由嘴巴一扁，擰身就跟在雷一霸身後面，看上去她好像眞的要跟雷一霸上老虎崖去呢！

就在雷一霸又走出四五丈遠，官道旁，樹林邊，突然間傳過來三聲淒厲的狂號，聽得雷一霸一怔，不由停下腳步，猛回頭幾乎令他跳起來，因爲女俠一身黑裝，幽靈一般的就跟在他的身後面，他一回頭，女俠的右手上抬，如電閃一般，劍尖已頂在雷一霸的咽喉眼，女俠黑牡丹冷笑連聲道：「快告訴我閻半仙在甚麼地方？」

喉頭下方冷冷的，還有些隱隱作痛，雷一霸齜牙咧嘴却又期期艾艾的道：「妳甚麼時候跟上來的，我怎麼沒有聽見？」

劍尖的冷芒在跳動，雷一霸的喉結下方在流血，黑牡丹冷然的喝道：「甚麼時候跟上來已經不重要，要命就馬上告訴我閻半仙今在何處，快說！」

雷一霸握刀的手抖顫着指向後面高山，道：「首領不住在這兒，他在天竹林住着，如果姑娘想見我們首領，我雷一霸願意領妳前去，不過那得從明日天冒亮上路，天黑才能趕得到的。」

女俠望着雷一霸手中包袱，問道：「這裡面可是銀子？那裡來的？」

雷一霸哭喪着臉道：「這些全是人頭銀子，每日兩趟，按過往行旅的人數收取，每人五錢，剛才過去五十八個人，吺，這裡是二十九兩銀子。」

遠處的叮噹聲有如伴奏極爲單調的音樂，近處女俠的問話又似陰司哀歌，當歌聲最後，總會是高亢

的，要不然就是淒厲絕倫的慘號，不幸雷一霸的叫聲既不高亢也不慘號，因爲只有女俠才聽到，就只那麼「咯嘟」一聲，雷一霸的刀才抬起一半，人已死在草窩裡了。

女俠抓過地上小包袱，回途騰躍，只見僅餘三個悍不畏死的土匪，合力掄刀衝着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對殺對砍，那股子野性，尤似三頭花斑豹！

一聲淸叱，女俠上躍二丈，一連兩個空心觔斗，她人尚未落地，其中一個大個子土匪已拋刀捂面，如同哭喪般的直往林中撞去！

牛大壯見女俠撲來，一咬牙追上入林的那個悍匪，朝着他背後一刀劈去，可眞夠狠的，因爲牛大壯那一刀劈下，竟把那人分成兩個「半」人。

正等他又殺回頭來的時候，另外兩個早被女俠與周通二人殺死。

於是女俠對二人道：「咱們都把事情想扭了。」

周通忙問道：「怎麼啦？」

女俠看看地上死的土匪，對二人道：「咱們快些趕回信陽州去再說，路上我再告訴你二人知道。唉！只是苦了一方善良百姓了。」

於是，三個人邊走，女俠就對二人道：「起初咱們以爲信陽州府衙爲了一方百姓，才派出捕快每日在這條道上護送行旅安全，不料却是官盜勾結。」

周通怒道：「竟有這種事？」

牛大壯更是破口罵道：「奶奶的，天理何在！」

女俠把小包袱一揚，又拋向牛大壯，道：「帶着，瞧個機會，別叫官府人知道，把這些銀子退還給那些行旅們。」

牛大壯一把塞入懷裡，兀自忿忿不平，却又聽女俠道：「每日來回算百人，百人就是一百兩，官家拿去五十兩，閻半仙那邊也拿去五十兩，算一算，一天五十兩，十天就是五百兩，一個月下來就是一千五百兩，這些銀子來得可眞容易，官不用再貪，盜不用再搶，只此一項收入，已經叫他們吃香喝辣笑呵呵了。」她一頓之後又道：「怪不得閻半仙遠從伏牛山來到桐柏山，再也不想回去了。」

周通忙又問道：「那閻半仙今在何處？」

女俠道：「桐柏山裡面有個地方叫天竹林的，閻半仙就窩藏在那個地方。」

牛大壯道：「咱們殺過去！」

女俠搖搖頭道：「太遠了，聽那姓雷的說，要起五更走到天黑，所以我琢磨了一下，咱們還是先到信陽州去，設法打聽知府衙門的人，看看究竟是誰在搞那官盜勾結之事，然後設法再找閻半仙去。」

周通一聽，忙道：「好好好，咱們這就趕到信陽州去！」

信陽州可算是河南以南最大的市鎮，光就城門樓子就比附近縣城高出好多，正門樓高三層，迎面還插着九面尖旗，旗上繡的五爪金龍正迎風招展，城頭上兩個扛長矛的，城門下兩個掛刀的，氣勢威嚴，雄風凜凜，端的一副大城鎮樣子。

女俠三人趕到信陽州的時候，天已經黑下來了，三人沒有進城，就在城外一家「宋家客店」住下來，這家店只是兩個老夫婦開的，老頭兒招呼客人，老媽媽灶上做飯，大魚大肉的端不出來，下酒的小菜可地道，女俠找來這家小客店，爲的是暫時要避人耳目，因爲她覺得如果猜得不錯，三兩天也許就是明後天，信陽州的府衙，必有一番好戲可看。

宋家客店這天晚上住店的客人不多，後院三間一排客房，一間是通鋪，住了五個客人，另外兩間就由女俠與周通牛大壯分住，女俠知道牛大壯與周通二人不會高來高去，要想探查府衙，只有自己一人前去了。

這天正是二月二日，夜裡信陽州東城外的護河城上面還有放煙火，全城的人有一半全擠到東城外觀賞煙火，如今在荒亂三年後，泰平的日子才露個頭，如果持續下去，以後大家就是過太平日子了。因爲年一過不少中原災民都設法回鄉，信陽州府附近各條官道也都是平安無事，如今正該熱鬧一番了。

晚飯一過，宋掌櫃對客人們宣佈，附近有施放煙火，這個節已有幾年沒熱鬧了，今年一定有許多客人沒有看到過的煙火施放，勸各客官去瞧瞧。

女俠覺得何不藉人們擠看煙火的時候，自己想法去探府衙，於是她先叫牛大壯與周通二人前去觀看煙火，自己在房中略事端正，不帶寶劍，走至前面對宋掌櫃笑道：「信陽州的府衙在甚麼街，聽人說府衙十分威嚴，總想去看看呢！」

宋掌櫃大不以爲然的道：「女客官，妳是怎麼了，放着那麼好看的煙火不去瞧，却偏偏往那陰森的地方走，信陽州的衙門是高大，可是也全是帶刀的兵丁，那有甚麼好看的，老實說，我往城裡去，寧可繞道也不願到東城那邊去呢！」

女俠黑牡丹一笑，道：「原來就是施放煙火的那個城門吧！」

宋掌櫃道：「放煙火是在東城外，府衙是在城裡面。」

女俠道聲謝，人已走出店外，只見正有不少人往東城那邊繞，自己也跟在人羣走去。見信陽州那高大的城門樓子，城門下面，不斷的

有人羣往城外擠。這時候往城裡走的，大概也只有女俠黑牡丹一人了。

走入信陽州東城，一條黑磚鋪的大街，才走不過二三十丈遠，只見一排高大圍牆，正中間開了一個大拱門，四個兵丁腰掛鋼刀，目不斜視，正佇立在大拱門兩邊。從大拱門往裡面看，少說也有二十丈遠處，好高大的一座正堂，這時正堂廊簷下正高掛着四盞宮燈，照得附近好一片明亮耀眼，再往正堂兩邊看去，已被高牆所擋。

就在這時候，只見一隊兵丁正整齊的從衙門那面走出來，後面一乘轎子，轎後面有個騎馬的，看上去似乎是個武官模樣，這一行人朝着東城外走去，光景是府台大人出城觀賞煙火去了。

女俠黑牡丹繞向府衙後面，看看四下無人，彈身上了圍牆，極目往內看去，却是一片花園，女俠縱身落入園內，也許人們全去觀看煙火去了，所以女俠直到一所樓房下面，尚不見一個人影，這時樓下一盞燈，裡面不甚亮，然而樓上却有人在講話，女俠聽得十分清楚，爲了看是甚麼人在談話，女俠覷個準，翻身上躍，雙手只一按屋簷，人已登上屋面，那兒正有一條三尺寬廊簷，落地大窗透出來的燈光，直把個屋子照得一清二楚。

女俠閃身貼近樓窗邊望向樓內，只見一個十分端莊的夫人，坐在一張書桌旁邊，一個侍女正在倒着茶水，大書桌後面坐了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正目不斜視的閱讀着手上的書文，只聽那夫人道：「勤有功，戲無益，如果今日書未讀熟，媽是不會給你去看煙火的。」

女俠黑牡丹一聽，知道這夫人一定是府台的賢妻。有此賢慧妻子，府台大人該不會做出官盜勾結之事的。

心念間，女俠縱身躍下樓房，又從廂房穿屋越脊的走向大堂後面一處院子，只見左廂黑漆一片，右廂燈火通明，順着屋簷，女俠施一個倒掛鈎簾式，極目向廂屋內望去，只見有兩個人坐着對面講話，一旁有個捕快模樣的人，一臉笑意的直搓手！

隱約中那個坐在右邊太師椅中，手托一個閃亮水煙袋的灰髯老者道：「大家這是瞞上不瞞下，好處大家全有，徐先生把上月收入列個單子出來，該分多少，一個也不能少給。」

說着，只見他右手拿着火繩指着一旁站的捕快，又道：「回去發銀子的時候也要提醒大家，分了銀子拿了好處，嘴巴可得閉緊，出了紕漏誰也吃不消。」

就在這時候，天空突然一陣閃亮，東城外已開始施放煙火，照得天空一片彩霞般十分惹眼，而使得這間廂屋裡面三人不約而同的望向屋外，突然，有人叫道：「不好，外面有人！」

女俠黑牡丹正要聽他們再往下說，不料却被天空煙火一照，知道被廂屋中人發現，立刻擰身翻在屋面，她沒有再稍停，幾個起落，人已落在高牆外面，等到那個捕快追出屋來抬頭看，那還有女俠踪影。

這時三個人怔怔的站在天井往屋面看，被稱爲徐先生的那個人，手上還握着一張賬單，他期期艾艾的道：「聽人說煙火驅鬼，難道有鬼不成！」

捕快沉聲道：「不是鬼，是個夜行人，只不知潛入府台衙門爲了何事，總不會是爲了咱們的事吧！」

灰髯老者左手托着水煙袋輕點着頭道：「往後多加小心了！」

＊　＊　＊

女俠黑牡丹回到宋家客店，牛大壯與周通二人還未回來，於是她自己叨拾已畢和衣而臥，心中在琢磨，事情有了端倪，因爲知府衙門出了貪贓的人，爲了能當場人贓俱獲，女俠決定明日改扮成商旅模樣，再走一趟老虎口，看一看他們如何與桐柏山上的盜匪勾結的。

又過了約半個時辰，房門外聽得周通的聲音，道：「可眞熱鬧，人擠人幾乎就要疊羅漢了。」

牛大壯却笑道：「小時候看過，覺得還是沒有這信陽州的熱鬧。」

女俠開門走出房來，迎着二人笑道：「你們回來了，那就早些歇着，趕着明日一大早咱們還得趕回武勝關去呢。」

說完輕點點頭又回屋去了。

周通與牛大壯二人一怔，牛大壯道：「怎麼又要走回頭去呢？合着咱們沒事幹盡在這條道上溜腿啊！」

周通笑道：「溜就溜吧，只要女俠說的，那一定有她的道理。」

牛大壯點頭道：「周仁兄說得不差，也許女俠已經發現甚麼了。」

於是二人匆匆走入房中，臉不擦腳不洗，倒在炕上就睡，二人心裡明白，說不定第二天有得拚的。

＊　＊　＊

一陣拍門聲，然後是宋掌櫃後院兩隻老公鷄噗魯魯拍翅膀，緊接着前門有人叫道：「往武勝關去的客人快起來上路了。」

於是後院的兩隻老公鷄也拉開喉管狂啼起來，這時候就算睡意再濃，也會被吵醒。

六個客人從宋家客店裡走出來，其中三人就是女俠黑牡丹周通

與牛大壯三人，另外三人好像是跑單幫的，每個人背了一個大包袱，這時候，店門外正有十多人經過，大伙全來到了一排柳樹下面，那兒拴了四匹快馬，有個捕快正向着城門望，光景是在候他的同伴。

女俠三人來到人羣中，發現已有三十多人隨意的坐着，不旋踵間，從城門那邊又走出一個人來，只見前面三個捕快大步走到柳樹下，邊拉馬騎上，邊高聲道：「上路了，大家切記路上不要多說話，也不能拉隊。」

女俠仔細看，又是三十多人，合計就是七十人，同昨日所見一樣，兩騎在前面趾高氣揚的開道，後面的兩騎押隊，一行浩浩蕩蕩奔行西去。

只不過走了一個多時辰，來到一處山彎地方，那地方有幾處零星荒林，山泉滴答聲十分清脆悅耳，却見前面兩騎把手一揚，命大夥停不來，又見一個捕快手提一隻布袋，緩緩的下馬來，高聲道：「每人一兩銀子，老虎口那面大家買個平安，快，完了咱們還得上路呢！」

有些行旅似是常走這條路，沒等捕快把話說完，早托着一兩銀子等着呢，只有頭一次經過的行旅才目露迷惘，一臉不解的竊竊私議，但終還是繳出銀子來。

女俠與牛大壯的刀劍包在包袱裡，由牛大壯背着，三個人也各繳了銀子，混在隊中往前走去。可眞是靜，除了「沙沙」腳步聲以外，連有人喘口大氣也沒有，初春的早上寒意仍然十分濃，不少人把脖子縮在領子裡。女俠黑牡丹十分明白，從這條道往西南就是漢口，不少人就靠走這條路做生意混日子，如今出一兩銀子走一趟，也算是不得已的事，因爲人總得要活下去吧！

這一行人走得可眞夠快，因爲有個捕快說，要趕到武勝關吃中飯，又得領着另一批客人回信陽州呢！

就在距離武勝關尚有一個時辰光景，這一行人漸漸走入一片荒林，沿着官道旁的峭壁巨岩，不久又見鷄公山下面的老虎口，怪石矗立，藤樹交錯，點點鴉羣尤似飛渡關山凄厲的叫着消失在雲山之中。

隨着鴉羣的冲天飛去，突見自林中四面八方的圍過來二十多個青巾包頭的土匪，一個個看上去，猶如凶神惡煞，明晃晃的砍刀，掄得「咻咻」响，而刀聲中參雜着喝罵：「奶奶的，全都給老子站住！」

「站住，聽到沒有。」

另一個掄刀擋住前面一個面帶驚愣的捕快，因爲那捕快正要過去向喝罵的那個狀如李逵的大漢走去呢！

只見那人雙手握緊一雙板斧，咬牙切齒的指着一名捕快叫罵道：「奶奶的，今天你們誰是頭兒，快些過來給老子說個明白，要不然今天全得把命留下。」

前面一個捕快把馬韁遞在一旁那人手上，自己早走向黑個子面前，抱拳道：「老兄，咱們雙方不是言明，你們不能露面嗎？你們這一敞明，我們就難以收拾了，需知……」

他話未說完，就聽「啪」的一聲一個大嘴巴子，打得這捕快猛的一個大旋身，就差沒有摔倒在地上。

一手捂住醬紅的臉，捕快極目怒瞪着另一個拎着鬼頭刀的細高個頭，道：「你怎麼打人？」

手持雙斧的黑大漢板斧一揚，道：「你們昨日殺了人，今日還敢大敞步的走來這老虎口，好小子和稀泥和到老子們的頭上了。」

捕快一聽十分迷惘的道：「老兒，你說我們殺了人？」

兩支板斧一緊，粗黑的鬍子中間大酒糟鼻似要扭動的掉下來，咬着牙道：「娘的，還想在我李飛虎面前來個一推六二五啊！

「昨日雷一覇八個人沒有一個活的，整個老虎口方圓十里內我們全找遍了，除了你們那幫人之外，就沒有別的人，不是你們幹的又是誰？」

捕快搖手道：「不對不對，昨日四個回去後還有說有笑，從沒有人提過殺人之事，連一衆客旅也都是笑嘻嘻的，我看你們準定是誤會了，再說如果我們要陰險殺了你們雷頭目，怎敢今天仍是老規矩的四個人送到虎口來？」

李飛虎道：「這就是你們厲害的地方，殺了我們的人還要裝着不知，眞想拿爺們當驢了。」

一旁的拎着鬼頭刀細高個怒道：「李爺，別同他嚕嗦了，動手吧！」

那捕快忙回頭對後面的兩個捕快叫道：「把銀子拿過來呀！」

只見一個捕快跑步過來，布包交在那人手上。

掂了掂包袱，捕快笑對李飛虎道：「今天人頭七十個，聽說你雷頭目幾個被人害，說實在的我們也覺得十分難過，這麼辦，今日收入全送給各位，也算是我們一點心意，等過年回頭來的收入也全送上……」

他話未說完，一隻托銀子的手還在中途，突然流燦冷焰暴現如電，「咔」的一聲，板斧已自那捕快托銀子的左手手掌閃過，銀子劈了一地，而銀子中間夾着鮮血，一隻尚自伸縮不定的大半個手掌，就落在地上草叢中，一聲凄厲的慘叫聲，連着不停的「哼哼」，聽得人心

湖海恩仇錄／金 戈・文　可 飛・圖

魔風血雨

八兇困仙童　白袍客解圍

十年前，被人稱為神仙眷屬的中州大俠史維君、蕭龍女死了，死得很慘！

不久，消息傳來，史維君之師門長老，發下火龍令牌，追殺史維君之獨子，年才十七歲之史友靜，火龍令牌為火龍門中輕易不現江湖之大令，史友靜到底犯了甚麼巨規大例，致令火龍門對之如此深惡痛絕？甚至，今天武林道、黑白英雄人士，俱對史友靜有仇恨之感！現在，史友靜簡直是遍地皆敵，更可憐的是，憑誰都可以將其宰殺、凌辱，或者無情折磨，火龍門非但不怪罪出手者，還相助，甚至代出手者揚名立萬。

他到底犯了什麼罪？

原來，史友靜犯了亂倫之大罪！

淫母、弒父……

這就難怪火龍門有如此表示，其實，天下武林道，包括稍有良心的黑道中人，也對史友靜深惡痛絕，無論是誰，對史友靜不齒於人類之作為，一致公然奉上兩個字「梟獍」！

「梟」又名為食母鳥！

「獍」是為食父獸！

史友靜因亂倫而置父母於死地，梟獍兩字，當之無愧，成為武林之敵，也就理所當然，然而，史友靜失了蹤，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消失在人海之中本來是件易事，不過，想逃出武林中人的追踪，卻是極難，可是十年來卻影訊全無，看來史友靜並非是個易與之輩！

越是這樣，越是令到武林中人感到可怖！少有才而以才為惡，是為「大憝」，這就更加對史友靜不利，各大門派中的住持、長老，一再告誡其門下，出山第一件大功德，就是擊殺這武林梟獍，這一件功德，抵得上成千萬之大功德。

不過，十年過去了，史友靜無聲無息，或者，他自覺無顏立足江湖，死於荒山窮谷，或者……

總之，江湖中人依然記住他，祇要一有風聲，他們會不顧一切，擊殺此人！

但是，江湖風浪並不會因此一人而平靜，換句話說，依然有武林之爭……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洪峯。

史友靜的失踪，並不代表江湖風波平靜，在少華山陰的九里坪，正在醞釀着另一件凶行惡事……

這是一個山鎮小店，由於在山口要處，所以進山、出山的人，全有機會到這小店歇脚、打尖，或者喝些酒，小店的老闆是個外來人，卻弄得一手好菜，還有風雞、臘肉，都是滿不錯的，這爿徐家小舖眞有些名吶，也眞能招些客人來！

可是，今天卻有些奇怪，並且

膽欲裂。

一個捕快戟指李飛虎道：「你們怎可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殺人！」

鬼頭刀一掄，細高個子罵道：「老子們就是分不出青紅皂白才幹強盜的！」

另一個捕快也高聲道：「盜亦有道，大家這是坐地分贓，全憑良心呀！」

李飛虎哈哈狂笑道：「娘的，當着這麼多的行旅面前，你把自己底牌掀開，也好，叫大夥兒知道，衙門裡出了你們這些比爺們還狠的八腳盜，吃踩搬拿全有了，完了還讓人們對你們歌功頌德。」

這時那被劈去半個手掌的人早已用布巾裹緊傷處，淚水鼻涕不分的跌坐在一邊，早又聽李飛虎吩咐道：「弟兄們，把這些人圍緊了，等李大爺收拾過這幾個狗腿子以後，照咱們的方式，怎麼個搶法，該不用我來指點了。」邊說着，雙手板斧一橫一揚，緩緩逼近面前兩個捕快，也就在這時候，後面的捕快高聲道：「李頭目可否聽在下一言？」

李飛虎舉頭望去，罵道：「有甚麼屁，快放！」

「這事是金師爺同你們訂的，總得先由金師爺出面吧！」

李飛虎罵道：「小子，你別提那個玩刀筆的，他腦袋泛紫，良心發黑，坐在家裡收銀子，下次碰上，老子非拿他腦袋當西瓜砍不可。」

邊說着，又向面前的兩個捕快逼去。

到了這個節骨眼，不拚也得拚。有人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如今卻成了，大兵遇強盜，不拚逃不掉！

三個捕快當即拔刀在手，他們絕不是為了一衆旅客而拚命，完全是出於自衞，就聽一個捕快怯怯的道：「彼此撕破臉，誰也沒好處，你們總該向閻半仙稟報一聲吧！」

李飛虎怒道：「早就報上總寨去了，老子猜閻首領這次準同你們這批狗腿子沒完沒了，眼下先做了你們四個，出出老子一肚皮的氣再說！」

李飛虎那會把面前的三個捕快放在眼裡，他那一隻尙自帶血的板斧，狂飈旋動中，奪目的寒光已溜向一個捕快的頭頂，動作之快，有如流星趕月，只逼得那捕快「猴」的一聲忙不迭的後躍，連舉刀回砍也被嚇忘了。

這時一衆行旅全都被嚇得縮成一堆，不少人嘴巴裡咕噥不停的道：「完了，完了！」

也就在三個捕快左閃右躲招架乏力的時候，只見那個細高個子，手握鬼頭刀，冷笑一聲兜着三個捕快的退路，尖笑道：「老子看你們往那兒逃！」

就見他長身微偏，鬼頭刀冷芒成束暴斬如電，就聽一聲極為淒厲的慘叫聲，緊接着好大一蓬血雨，自這大個子的頭肩洒濺一地，血雨中一團黑影挾着明亮交織的一片豪光，已自血雨上空翻向李飛虎的身前，就像是一團黑忽忽的東西，流星般的砸向李飛虎來，而使得李飛虎仰面一跌。

原來女俠黑牡丹本不打算出手，卻因聽說閻半仙就會找來，一怒之下，暗中同牛大壯一聲招呼，又見高個子凶殘的掄着鬼頭刀，立刻騰身而起，半空中一劍掃去瘦高個子半個腦袋。

這時周通與牛大壯二人早分別殺向圍攏的二十個強盜，女俠這時面無表情的揮劍而上。李飛虎見這個女子，出手就把他手下大將殺死，自己也不敢大意，立刻把一雙板斧舞了個密不透風。

三個捕快見來了救星，不但不顯得高興，反而有一個高聲叫道：「李頭目，殺雷頭目八人的一定就是這三人，這下子你總該明白了吧！」

原來這三個捕快有着不約而同的想法，覺得三個人如何會是二十幾人的對手，就算這黑衣女子一招之間殺死一盜，那也是偷襲的成份多，即算再加上他們三人，只怕也不是強盜對手。

捕快中有人這麼一叫，行旅中已有人大叫罵道：「眞不要臉！」

女俠黑牡丹不由大怒，清嘯一聲，天罡八劍一招「行雲流水」，人已倒翻兩丈，在她的下面，刀芒有如散碎的銀河泛星般成層而嚴密的撒落下來，於是金星瞬間爆裂開來，喞接那金星的卻是散碎的血雨，向四外濺開。

先是一雙板斧被李飛虎抛起數丈高，一斧入林，一斧砸向行旅羣中，而李飛虎卻似旋地陀螺般號叫着，一頭撞在一塊大岩石上，半個臉龐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

女俠黑牡丹殺死李飛虎，倒翻三個空心觔斗，人已落在一羣圍殺周通的強盜中，出手就是「天罡八劍」手法！

鋒利染血的刄芒，洒出漫天的光雨，劍身抖顫中幻出千百條明亮可怖的窒人冷芒，散佈到四週空間，是那般的疾與密，疾得無法分辨，密得令人噎氣！

五個青巾包頭強盜，尖厲號叫着紛紛倒下去，周通壓力頓減，一聲暴喝，哨棒指東打西，前衝後搗，當場被他砸死兩個，牛大壯卻在另一面掄刀有致的橫劈暴斬。

（未完・一）

透着些緊張、血腥的味道。

先是來了一對夫婦，男的生得年少英俊，可惜滿臉風塵，這使他看來十分憔悴，女的相貌不美，還挺了個大肚子，走進店內，氣喘吁吁，分明是在閃避什麼人的追踪，不過因爲氣力不支，才來此店中歇息養神的。

兩夫婦才坐定不久，立即又走進來一對兄弟，一身黑衣服，兩張黑臉孔，一進門就對兩夫婦笑，這笑容可眞令人看了心發慌，兩夫婦一見這一對兄弟，臉色微變，可是，很快就恢復了原狀，點他們的菜，還叫了些酒，然後從容的坐在那裡，指點山景、野趣，顯示出這男的對妻子的一份眞情。

還有人進來吶，前前後後又來了六個，其中有一個頭陀、一個中年道士，這前後八人，如有意若無意的，將這一對夫婦圍了個圈。

最後，來了一個身穿白袍，却又鑲了黑邊的青年，此人年方廿四、五，一張清秀的臉，却蒼白得一無血色，修眉帶愁，而朗目却微現綠光，走進來時，一無聲息，若不留神，眞會將他當作了幽靈！

可是，他在笑，笑得如此之不自然，其中那一僧一道，却給他笑得老大不自在。

「你爲什麼對我笑？」實在不耐煩，那個道士開了口，可是沒有回答，人家全已看出來，此君這一對綠光隱泛的眼睛是全神貫注在這道士的臉上，如今，不回答祇是看，分明是含有極大的輕視之意，也難怪道士忍不住氣。

「你爲什麼不說話？」

依然沒有回答，不過，這一次却換來了一聲極幽厲的嘆氣，這一聲嘆氣是又陰、又涼、又怪、又長，引得這小店的空氣變了，變得萬分陰森，形成一股壓力，令在場的人個個感到有說不出的難受。

雖然是一片沉靜，可是在沉寂中却充滿緊張、血腥、陰森、恐怖之味道……

總算一份份的酒菜送上來，讓這兒的空氣略有點活躍之感，否則，眞可以把人僵死了。

白袍客也叫了酒菜，因爲他是最後來，也是最後才送上。

他飲了一口酒，冷冷的又吁了一口氣，眼尖的人，已看見他的眼睛中溢出了兩顆晶瑩的眼淚。

「這位相公，此地非善地，不可久躭擱，請即退出。」是那個女子在說話，分明，去勸說白袍客退出小酒店，間接說明了，此地將會有一件江湖上的大火倂事件即將發生。

誰想到，白袍客却是聽而不聞，祇是抹抹了眼睛，然後又對那道士看去。

這是在搞什麼鬼？道士眞想跳起來與白袍客理論一番，但是，想到此行之重要，不得不忍了這口氣，一扭頭却向那少年夫婦開了口。「桑仙童，看來你們也明白，此地非善地。」

「人並非善人。」那少年立即接上了一句道。

「哈哈哈，難怪人稱七巧星，果然是玲瓏剔透，好！咱們已招集了人手，將賢夫婦總算困住了，乖乖的，也別費我兄弟手脚，將東西交出來！」

「把命也留下來！」少年也接了句話。

「不錯。」

「你敢！」話聲中，突見人影一閃，就聽一片吆喝，又聽得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中，那少年却已穩然的坐在自己座位上，不過，左肩頭已有幾點血滴下，少婦凄問了一句，「重不重？」

「皮肉之傷，倒叫琳妹擔心。」

「很好！」好字才畢，又是一條人影，其疾如風如火的，一個倒退，然後其快無比的向在座八人打了個轉，耳聞一陣吆喝聲，叮叮噹噹連聲，少婦已坐在原位上，可是，她卻是扶着肚子在撫摸，還有臉色變得萬分之黃，汗珠由額頭滴下，她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依然凄然地道：「郎君，看來你我是難以見得到孩子的面了。」

這一對夫婦，在刹那間已出了手，並給與八人每人一招，就祇一招，他倆早已明白，自己夫婦已陷入了絕境，他倆的閃電狂飆手法，本爲武林一奇，自己師門長老曾仗此而威震西南，想不到今日爲了義助天南一怪門下，竟然處於無援之境地。

唉！如果不是懷孕在身，憑仗他倆的閃電神招，再不濟，也可以殺出重圍，以圖後會有期，現在難了，那女的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道：「郎君，我知你對我一片情深，我更知你不會棄我不顧，但是徒死無益，你……」

「琳妹，妳我心意互通，不必徒費唇舌了。」

「同死無益。」

「一死一存，妳可甘願？」少年說話深沉有力，這一問，就此令那女的啞了口，在羣雄環伺之下，强敵圍攻之際，這一對夫婦所表現出的是天地間的眞情流露，雙方的眞情融洽，突然，雙雙抓緊了對方的手，這一對夫婦此時面綻的笑容，是如此的純潔，又如此的歡暢，分明夫婦倆誰也感到無比的幸福，因爲，能夠與眞心相愛的伴侶死在一起，這可是上天所賜的無上榮寵！

兩人相對一笑，然後兩柄軟劍已現，兩聲清叱中，就見兩條人影

如挾勁風的向八人捲了過去。

嗆嗆兩聲，怒吼隱隱，現在，才算是眞正的大戰開始了，可以看得出這一對夫婦，實在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奇材，雖說軟劍纖弱，宛如柳枝，軟綿綿的，沒有一絲兒雄勁、豪氣，但是，在這一對夫婦手中，却將陰柔狠厲之意發揮得淋漓盡緻，又何況夫婦倆的雙劍合璧，將閃電狂飆訣配合得嚴絲合縫，八人雖是各有特長，並且，深明這一對夫婦之劍訣奧妙之所在，可是在目前，他們總算看清了，這一對夫婦的英勇，實在不可輕視，還有，今日如果爲他倆逃出了包圍網，將來就是八人的對頭尅星。

就在此時，這一對黑臉兄弟先發出暗號，八個人突然向後退開，小店中已經是椅翻桌倒，有些已經被踢出小店之門外，可以說是已清理出一個大地方，作爲戰場之用，八人一向後退，難免有人接近了那個白袍客。

就在此時，這一對夫婦突然發現自己已爲八人所狠狠的扣住，夫婦一連幾下殺手重招，在八人互相呼應之下，已徒勞無功，本來，夫婦倆誰也沒寄予活命之望，更沒想到逃命脫身，祇希望殺幾個撈個夠本。誰想這八人全是江湖上一等一好手，更且打定了既穩且狠的主意，八人明知勝券在握，却也不打冒險之主意，他們是要活活的困死自己夫婦……唉！不爭氣的事接踵而來，那女的突然臉色大變，身形自然而然一慢，漸漸的，汗珠由額頭沁出。

一直是神定氣閑，即使爲八個高手所困，這一對夫婦從未現出焦躁不安之色，可惜，當女的臉色一變，身法微慢之一刹那，那男的凄然一聲微嘆，一點寒光向女的點去，分明，男的有先毀親人的打算。

可是，女的却彎身吸氣，男的心頭一凜，什麼？自己的親骨肉在這樣倒霉的時刻才出世？手一軟，心大亂，唉！在這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怎容得你如此的拖慢了戰情，偶然的一個心理變化，還可以瞞過在場的江湖高手，但是拖慢了太多，又太大的變化，將會令人吃虧。

右肩一沉，一陣奇痛攻心，分明已中了對頭的重擊，桑仙童在一眨眼之間，已轉過了十幾個念頭，就在右肩受傷時，人已借勢彈出，劍交左手，順手在腰間一掠，一個九天雲飛身法，左手一抖，一股精光如虹，耳聞一聲怒吼，血光現，一個出手襲擊桑仙童的江湖客做夢也想不到，對手在重傷之下，困獸猶鬥，並且，無影可捉的以左手出劍，一個方位失準，自己已中了道兒，尚幸同門至好，快刀神行丘成輔助有方，空位一鬆，立即補上，否則，依桑仙童之出手快疾，自己眞能爲其連環進招而亡。

但是，後面又傳來了同伴無畏道長的慘叫聲，而一股微帶勁風的青虹抖來，饒是他多歷事故，也爲目前之一片混亂，再加上身負重傷，而弄得手足無措。

桑仙童是在命在頃刻之間，才發出了江湖上最爲狠辣的暗器星芒環，原意是稍阻對手圍攻，令自己喘喘氣，看清楚妻子的臉容……那想到事情發生出乎意料，自己的暗器又將三個强而有力的對手逼迫住，最奇怪的是，那個無畏道長莫名其妙的讓一個人抓住了後頸，雙脚凌空，神情是怨毒之中再加上七分之狼狽，再看清楚，抓住道長的正是那個白袍客。

無畏道長爲當今玄門煞星，與其作對而能佔得上風的是絕無僅有，白袍客看來才廿四、五歲，老實說後生小子，吃了老虎膽、豹子心也不敢與他作對，更難明所以的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令其出乖露醜。

八個高手，不！現在祇有七個，四個負傷不算重，全爲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弄得有些突然，都全神貫注在那少年白袍客身上。

「統通與我滾出去。」這聲音很怪，而且說話又生又硬，顯得十分的不自然。

在場人全爲這突然的動作、生硬的語調，弄得呆了一陣，而白袍客却是凄然嘆了口氣道：「你們不走，我走！」

天下那會有這樣的人，這顯示了他怕其他的江湖朋友，想走，這分明是怕自己露了底，無畏道長是在一個猝然難明的情況之下，中了偷襲，依此推理，白袍客有些武功，決非高手，七八個人心中有底，形勢立變……

「走得那麼容易？」先進來的一對兄弟，江湖上有名的水火雙判官發了言。

不想，就在他趾高氣揚，目空一切時，一條人影捲到，白虹如帶的掃向火判官黃義，而一聲清叱，「白袍朋友，還不快走……」

又是一陣混亂，而桑仙童又被七個江湖好手纏住了，白袍客却臉色微變，身形動，唉！簡直不可思議的，在如此刀光劍影，勁風殺氣之中，白袍客抓了一人，若無其事的走他的路，奇怪的是，他並不是走出店門，他是走到了東角落，那個少婦存身之地。

此時正有兩個壯士，一手抓三才鏺，一個手執鐵鐧，向少婦招呼，其時，少婦臉如死灰，滿臉是汗，雖然死神已在向她招手，可

是，她的注意力祇是在遠方，眼睛貫注在自己丈夫身上。

兩壯士發覺身後微風颯然，全是江湖之一等一的好手，即使有些微動作，全能引起他們的注意，但是，今日可算是撞到了鬼，明明已發覺，嗨嗨，背心微涼，心頭微麻，中了道兒啦！兩人可就說不出個來龍去脈的，僵在一邊，而少婦右手寸關尺微麻，發覺手爲對方所扣，右手軟劍想抖……可憐，手舉得一半，右手已癱瘓了，想叫，而一股極柔和的眞氣，極快的向自己全身流佈，本來胎氣觸動，而此人的眞氣分明已束住了胎兒。

不過，她突然的看到了自己丈夫又中了兩下重招，在潛意識之催動下，脫口而出。「恩公！請！請救我夫郎……」可是，她那裡想得到，桑仙童是拚受了兩下重的，突圍而來看視妻子，桑仙童誤以爲妻子爲白袍客所扣，當突圍來到，白袍客已回身，手中依然抓住了無畏道長，現在的道士是狼狽多於狼厲了。

水判官黃仁、火判官黃義經已看出來，自己這一方是敗了個灰頭土臉，在江湖上行走，幾時吃過這樣大的虧，還有，還難向上頭交代。試問，白袍客的來歷？師門？爲什麼抓無畏道長？與自己有什麼過節？全不明白，哈！說出去，豈不讓人笑話。

「朋友，算我們有眼不識泰山，也算我們與閣下有了過節，請閣下留下個萬兒來！」

白袍客冷冷的看着黃仁，臉上漠然，一無表情，慢慢的走了，他根本不留下什麼萬兒，不過，當他走時，手中的無畏道長並不放下，反而抓住了桑仙童——桑仙童失誤之下，對白袍客出了手，實在弄不清楚，白袍客用的是什麼手法，當然，桑仙童是在本身傷疲交迸之情形之下，讓其一招扣住，拖了就走。

少婦看得準而且穩，所以她並沒誤會，又加上懷中胎兒已被穩住，她是全身而退，並且更對丈夫說明了一切當前之情況……以致桑仙童能夠乖乖地跟了白袍客緩步走出了危險地。

「朋友，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黃義可有些火了。

「是嗎？」白袍客冷冷的應了一聲，手一鬆，一點白星飛向櫃台，突的一聲，看看清，原來是一大錠銀子，白袍客對江湖名家的問話，不理不答，反而他在細節方面，却是一些也不放過，這錠銀子分明是付賬，還有，連賠償小店中的損失也計算在內，他體恤貧家，藐視大豪？姑不論是什麼，反正，他與這批江湖強人，結下了不小的樑子。

「走得如此容易？」是那個爲星芒環所傷的快刀神行丘成，聲到人到，快刀不愧爲快刀，人到刀也已進，爲了恨極白袍客的目中無人，這一刀是他畢生的功力所集，但見電光一閃，刀已向白袍客的中門劈下，血光迸現中，又是一聲悶哼！中了，是中了，却是快刀，但是快刀神行丘成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頂尖高手，血光微現間，他已一個倒彈，人已彈開了三尺來遠。

一刀出，丘成眼神如電，當其發覺白袍客左手微揚時，心中陡地一震，他手中還有個無畏道長在啊！好個丘成，在如此勢似雷轟電閃之情景之下，他竟然將這一招運全勁束住不吐，這一份收揑裕如的功力，豈是一般江湖大豪做得到的！

不過饒是如此，白袍客怪詭秘險，拿揑萬分狠準，所以，無畏道長還是受了些傷。

「朋友！」黃仁沉聲道：「你是在與老龍頭作對，你可明白，你是在與老龍頭作對……」

「沒出息的東西。」遠處傳來了一聲極清極脆的嬌叱，衆人祇見有一點紫色光華似電射來，衆人大叫，「紫電雷珠！」叫聲未歇，一聲震耳欲聾的炸聲，紫色火花四射下，各人紛紛的走避，可憐，黃仁是炸了個遍體鱗傷，小酒店被炸毀了不少器皿，白袍客與桑仙童夫婦已走出了小店，白袍客頭也不回，依然是臉色漠然的，緩步走着他的路，對剛才發生的事，什麼紫電雷珠，什麼老龍頭，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依然走着他該走的路。

「這暗器萬分霸道。」

「星芒環可以半路相擊！」

「來勢太勁。」

「用旋轉動……」

「祇怕不能尅制它的來勁。」

「那麼祇有一條死路！」

「從未聽說這種暗器啊！」

「分明是由西域傳來。」

「是玄聖八魔中的獨門暗器！」是白袍客的語聲，語音依然有生硬之感，可是這玄聖八魔四字，却令這一對夫婦變了色，當他們還未出生之時，玄聖八魔已在江湖上掀起了一個大風波。

青城、峨嵋、崆峒、少林四大門派，毀了十幾位名宿長老，才算將這八個武林巨擘迫死，可是，中原武林道却是元氣大傷，桑仙童聽自己門中長老提說過這件武林史實，自己妻子東雲琳的祖父東天豪，更是八魔手下敗將，恨得他將自己封閉在高山寒碧洞中。所以白袍客一提說玄聖八魔時，這一對夫婦嚇得相視失色。

「八魔尚有傳人？」

「有。」

「啊……」桑仙童說不下去了。

「很多，很多，很多……」是白袍客在不停的說，奇怪的是，越來越聽得出這語聲在變，變得陰森，變得可憐，幾乎有了哭聲，而哭聲是越來越響了……

白袍客清秀的臉容上，幾乎佈滿了淚水，可是，口中還在說……

桑仙童夫婦莫名其妙的跟着白袍客走，在山野，在荒村，在小徑，在洞邊走，爲什麼？不知道，不過，夫婦倆全有這樣一個感覺，就是跟了他，有着某種安全感，事實上，他倆根本不知此君之來歷，更不知他姓什名誰，江湖上做過些什麼事來。由於自己目前處於遍地荊棘，寸步難行的困境中，在荒村小店中，在幾乎瀕於絕境中，碰見了這位救星，憑此理由，跟了他漫無目的地走。

可是，在崎嶇的山路、幽徑中走，東雲琳已無法再忍住這胎氣的催動，實在是時候了，孩子該出世了，雖仗白袍客的內勁，束住了胎兒，所謂瓜熟蒂落，人力如何能違反大自然的規律。

滿臉是淚的白袍客，看清滿臉是汗水的桑氏夫婦，突然他仰天看了看，口中微微嘆了口氣，又定睛看了看山景，沉着的走向左側的山徑，走不到十幾步，突然他向一個小岔徑走去，然後鑽入了一個山洞中，走沒十步，他沒入了一個長草滿徑的所在，當桑氏夫婦跟上，走入不多久，豁然開朗，看見前面不遠處，白袍客手上抓了一個道士，站在山窰洞外與一個獵戶打扮的漢子在說話。

獵戶一見桑氏夫婦，他叫了一聲，洞門一開，走出一個婦人來，走上前去扶住了東雲琳，一言不發扶她進洞門。

桑仙童還想跟了進去，却爲獵戶笑瞇瞇的阻止了，桑仙童突的醒悟，妻子是分娩時候到了，他不禁臉紅了，可是，心中却泛出些甜意，還夾雜些焦燥與不安。

「你殺死我吧！」遠處傳來一聲怒吼，將桑仙童的思潮喚回，啊呀！還有事未弄清楚呢，至少，白袍客他與無畏道長的過節，還有，那會這樣巧，一齊來到了小酒店，救了自己夫妻倆？

「你師傅呢？」

「我師傅？你找我師傅？」無畏道長實在恨極了，自己成名江湖以來，幾時吃過這麼大的虧，莫名其妙的爲人所扣，他眞還不怕倦，將自己抓來，一路走，既未歇息，又未放下，自己可讓他當作玩具那樣，抓在手中，不！簡直是示衆的活招牌，雖說他行的不是通衢大路，但是自己的同伴，自己的英名，一想到這裡，他眞恨不得一死了事，可恨的是，這傢伙是這樣的死眉死眼，根本不當自己是個人……現在他竟然敢問自己的師傅，哈哈哈，小子，你到底是什麼東西，道爺得理他一個清楚明白。

「朋友，你與我有什麼過節？」

「你配嗎？」冰冷徹骨的三個字，幾乎令道士閉過了氣，一命嗚呼！

「道爺與你既無過節，你爲何如此的難爲我呢？」

「向你問訊。」

「家師與你有何過節？」

「有不共戴天的過節。」

「你配！」無畏道長滿以爲自己這兩個字，是一樣的冰冷徹骨，也多少吐了吐心頭之氣，可惜突然有兩道寒光，眞令無畏道長心寒神戰，他根本說不出個道理來，爲什麼自己會怕這樣的兩道眼光。

「朋友！」無畏道長也感到這兩個字，叫得不大對勁。「你才廿來歲，你……怎麼會有機會與家師結仇，再說家師已十來年足跡不履江湖，與你根本稱不上這結仇兩個字的呀！」

「我問你，你師傅躲在哪裡？」

「你說什麼？躲？他老人家躲誰？」

「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這兩句話說得凄厲無比，突然聽得一聲慘叫，桑仙童突然看見無畏道長那負傷的肩頭，鮮血直噴，而白袍客雙手抓住了無畏道長右肩在搖。

「恩公，請息怒。」桑仙童怕白袍客一個神智不能控制，而將無畏道長鬧一個傷重身亡，失了機會，無法追問他想知道的綫索，所以，他竭力勸阻白袍客，希望他能冷靜，但是，耳邊依稀聽得有兒啼聲，雖說那啼聲由遠處傳來，爲山風所帶來，又輕微，更是斷斷續續，但是，桑仙童聽來猶如被雷震，他怔住了。

半晌，他迸出了兩個字。「孩子！」他回身向山窰洞走去，那獵戶還是阻止了他，桑仙童突然像是失了理智似的，「走開，我該看看自己的孩子。」

「在這個時候？」獵戶沉着地問：「是不是時候呢？」

他僵住了，這樣一問令桑仙童俊臉通紅。不過，他不言不動，一味傻笑，突然他仰天大笑，然後慢慢的走，走向白袍客處。「我做了爹爹了，我初爲人父，恩公！」他跪地，他叩頭。「全仗了你，總算讓我的孩子，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來！」

「是男的？還是個女的？」

「不知道。」

「你很高興。」

「簡直……樂不可支！」

「爲什麼？」

「因爲我有了孩子！」

「你代孩子準備了什麼？」

「啊！」

「來到這個世上有什麼好？奸詐、陰險、刻毒、殘忍，你的孩子會面對什麼？你說，你說……」

突然，桑仙童發現白袍客的眼神越來越綠，並且面對面時，這眼珠透出萬分的狠毒之意。令桑仙童看得心神震動，爲什麼如此的人物，會變得如此之邪門、狠毒？再一回想，心中不自禁的一凜，自己對他根本一無認識啊！他到底是個何等樣人？還有，他是何來歷……

「讓我去殺了他！」這一句淒厲的語聲，令桑仙童幾乎怔住了，什麼？殺他，殺孩子？爲什麼？孩子有什麼罪？白袍客的身形奇快，本來，桑仙童之功力與之相比，相差極遠，但是現在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推動着他，令他神勇無比的搶在前面，阻在洞口，他跪了下來，滿臉淚水，仰頭看看白袍客道：「恩公，你這是爲何？」

「殺人，殺，殺……」

「殺誰？」

「孩子。」

「誰的孩子？我的？爲什麼？憑什麼？恩公，孩子辛辛苦苦的見到了世面，步入了人間，爲什麼不讓他活下去，而你憑仗什麼殺他？」

「本領，武藝，你讓開。」最後三個字簡直是像鬼哭，似神嚎，一陣勁風中，桑仙童爲一股極强勁之掌風束住，他奮盡全力，施展獨門的狂飆手法，可是，眞氣爲對方强力所束，一個氣走岔道，喉中一甜，一股鮮血噴出，兩眼一黑，昏死地上。

「爲什麼？」那個獵戶已開口了！

「我……我……」白袍客說話更爲不靈活了。

「可憐。」獵戶彎下身來，扶起了滿頭鮮血的桑仙童，微微嘆了口氣，半拖半扶，移走了桑仙童。

「殺，殺，殺！」還在叫，不過，現在他不敢再移動半步，臉色漸漸的在變，變得惘然，變得惶然，漸漸地，目光也在變了，眼淚掛在臉龐上。

「無畏道長，牛鼻子，你出來，出來啊！」白袍客算是發覺了，無畏道長突然不知去向，臉色又開始在變！

「禽獸不如，別再白費氣力了！」那個獵戶的大娘現身了，看來她是費了不少力，至少燒水、接生那些事由她一手包辦了，不過，這招呼令人感到愕然，「禽獸不如」是罵人的字眼，但是語氣不像，是個稱呼哩！誰又會作賤自己，讓自己掛上了這樣一塊招牌。

「此地，遲早得搬，我早就說過，不是安樂窩，也不容我倆有個太平日子過，唉！可就希望人死少幾個，別引起了大浩劫，我可就安心了……」

說什麼武林浩劫，在這山野窩洞之前，三幾個江湖人物，眞的能引起什麼劫運來？未免言過其實，有些誇大之嫌。

不過，所謂微風起於頻末，此地如果眞的是臥虎藏龍，或者有幾個孤臣孽子在等候時機的話，小事變成大事，大事鬧了個不可開交，卻也未可輕視，白袍客已冷靜了，臉容又轉爲冷漠。「這女的沒事？」

「有你的天玄炁護住心脈，她又是個武林世家，那會有事，倒是那個孩子，好一副身骨，因爲天玄炁令他胎中受益，未免將來有些麻煩，不過，你爲什麼想殺孩子？」

「因爲我是禽獸不如！」

「唉！可憐！朋友，可以出來了！」

別看是個山中獵戶的傢伙，現在她的一言一動，全已不掩飾的，表示了她的身份，一個武林中難得的名家，竟然藏身在這樣個深山窮谷中當獵戶婆娘，顯露了她的別有用心外，明眼人是再也不會爲其假扮，掩飾而走漏了眼。

「由於我看不出大娘妳的來歷，所以愧不敢露相，現在，我心中靈機一觸，突然想起一對神仙眷屬來，大娘一定是五年前，在關陝道上失踪的玉玲瓏楊馥華，尊夫天下第一槍傳天佐！」

「還有人記得在下，也難怪近年來，江湖上盛傳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大名，果然，盛名之下無虛士，可敬可畏！」是那個獵戶現了身，這個江湖盛名顯赫的槍王祖宗傳天佐，竟然隱居在此。

「果然是傳老前輩，請問這位又是哪方之英豪？」

「我……」那白袍客有些愕然之感。

「對！越看越俏，唉！可憐神情落寂，你那俊美儒雅之風韻全爲這對愁眉鎖住，眞可憐，唉！眞可惜，如果，我眞能代君稍解愁結，啊呀，就算守身如玉，且又以冷艷馳名的江湖南海一鳳，也會爲你顚倒，嘻嘻，白袍相公，你可肯聽你大姐姐一言，嗯……」

＊　＊　＊

白袍客突然一躍飛馳數丈，迎向一個女子方向馳去！

「爲什麼不發紫電雷珠？」

「我捨不得呀！」

「妖婦！」

「你……」

「你罵誰？」語聲已轉狠厲。

「好個不識抬舉的孽畜！」聲音大叫，白袍客已爲一個萬分輕盈，

窈窕之人影圍住，並且這女子言語柔媚，更顯出了萬種風情，那想到她的出手發招，又狠又辣，還有招招連環，式式不斷，宛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却又不時捲起一個浪頭，接一個浪頭……

這女子的武功令人震驚，也難怪近年來她享有這大的聲譽，但是，白袍客更是沉狠得令人驚駭，在如此層出不窮的連環招式下，攻勢就如大海洪峯相仿，向他四面八方壓到，而白袍客屹立當地，連袍角也未被捲動，除了順着那女子的出手發招，移動脚步外，根本就不見他還招發式。

突然，一聲尖厲的叫聲道：「大修羅不動身法。」

「看妳如何對付……」白袍客陰惻惻的回話。

白袍客看來是順勢而移，其實，這乃是威震武林之無上大法，在這個所謂「大修羅不動身法」下，青城名宿獨孤艮、白木仙師如此神通，終於鬧了個心神交疲而慘敗身亡，當年爲了研習如何破去這項魔教大法，少林八大神僧運用三十六種心法，包括少林不世神功大須彌、伏魔金光罩在內，可惜，還得憑仗四人全力相拚，才算勉强成功，從此，這一項魔教無上心法，成爲武林中個個覬覦的神功法門，但是，玄聖八魔銷聲匿跡後，這一部天魔心法，就此失傳了，爲了偵查這部心法，正邪雙方明爭暗鬥，人是寃寃枉枉的死了不少，「大修羅不動身法」依然無影無踪。

今日在此出現，竟然在這白袍客身上顯露，是眞？是假？

但是，一陣紫色星火爆散中，一聲極淒厲的長笑，搖曳半空，這個女子已衝出山口，沒入了豐草茂林之間，白袍客臉色慘變，一回頭對獵戶大娘道：「妳爲什麼不追，妳爲什麼不阻？」

「紫電雷珠紛紛亂炸之時，我如何追？這女子施出的又是天遊心光步法，難道你忘了嗎？世上唯有這種步法，可以强掙出你的天羅地網……」

「還有，你爲什麼不想想，我對你說過，你尚未爐火純青，你依然有漏洞，你對於『雲海風光』這一部份，分力不勻，將來，可能會成爲你的致命之處，難道你又忘了？」

刷的一下，白袍客臉色變得蒼白，眼中有淚，慢慢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走，走，沒入了個小山崗後，不見了。

被人稱爲天下第一槍的傅天佐對妻子看了一眼道：「避還是等？」

「避！」玉玲瓏楊馥華毫不考慮的說了一個字。

事實已說明了，在此地隱居的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他們苦心孤詣，他們別具雄心，至於那個白袍客，他苦練的是玄聖八魔中最具威力，也是最令中原武林道切齒痛恨的魔教無上心法，如此推理，可以得出結論，這批人是魔教餘孽，但是傅天佐、楊馥華與魔教絕無勾結，他倆當年俠名遍傳江湖，爲了拯救忠良之後，萬里奔馳，結果在桐柏山下，一槍雙鈎，血戰洞靈七星、武林三兇，此一仗，夫妻倆贏得了江湖道上之欽敬，也豎起了響噹噹的招牌！如此人物，那會與魔教中人有來往？

白袍客一定是魔教中人。

唉！此地勢會因走了個女魔星，而將風聲外洩，「大修羅不動身法」勢必引起另一場巨風惡浪，楊馥華之避，分明是求取太平的上策。

怕就怕那個近年來聲名顯赫，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女中一喪門，她雖說爲「大修羅不動身法」所困，但是，她依然憑仗機智、武功，夾雜了七枚紫電雷珠，令其在如此森厲的禁圈中奪圍而出，她一定會引來更多的人，她一定會令此地變成個修羅場。

＊　＊　＊

在少華山麓，接近華陰縣治之南面，有座莊院，莊主是個退職的武官姓霍，因此，此地被稱爲霍家屯，這位莊主却是個惡霸，一年又一年的霸佔鄉農土地，現在漸漸侵入了縣治的田地了。

霍莊主是個老混蛋，少爺、小姐們當然也好不到那裡去，家中奴僕成羣，不用說，大部份是抵閻王債進了門，唉！即使如此，在莊中這些窮人，也不見得有什麼好日子過。

今晚來了幾個莊主少爺的客人，嗨嗨嗨，不是別人，正是山店酒家舖子見過的幾位，除了黃仁已死之外，黃義帶了隊，引同快刀神行丘成、帶傷的五爪神方森、金銀喪門趙君復、李天麟，還有一個假頭陀姚思明，來的時候，一個個垂頭喪氣，而霍家少爺霍仲銓依然設酒招待。到了第二日午後，黃義却突然聲音變了樣……

「老丘、老方，還有……唉！有件事得有個商量！」

「什麼事，老二！」

「那惡娘子回來了，聽說她已探到了大修羅心法的下落，她想趕回去報告老龍頭！」

「有這種事？」

「千眞萬確，那個無畏道長可以作證。」

「失踪幾十年，爲了這部神訣，打得天翻地覆，她能探得綫索，唉！難怪老龍頭如此寵她。」

「太寵她了！」黃義的語氣像塊

冰。

「啊！」眾人哄然叫了出來。

「你以為我的命運如何？」

「這……個……」

黃義問得陰狠，而其餘五個人可就怔住了。

「想我們在江湖上獨來獨往之時，這個惡娘子還未露出頭來，而現在我們已是她的屬下，她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殺人也不必稟明執法者，並且，根本沒想到我們弟兄以前的一切，就算我們該死，就算我們辦事不力而落得個該死罪名，至少也得想想我們兄弟以前的勞苦……事實俱在，我大哥，他為了這個門戶，出了多少力……而今，却落得個屍骨無存，以後……唉！想想你我以後，又該如何？天蜈訣，狂飆雙劍依然未到手，這惡婆娘，是不會有什麼好話說的，看來，還得賠上幾條命，提着頭過日子啊！」

「還得死幾個人？」

「當然，你我辦事不力，天蜈訣、狂飆雙劍俱未到手，最壞的是讓桑仙童與束雲琳兩人跑了……」

「這個因為他們有援手啊！」

「估計不足，我老大死了，唉！誰還敢與老龍頭力爭，即使據理力爭吧，誰信？信誰的話！」

眾人一陣沉寂，從臉色神情看來，全有一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於此可見，這些所謂江湖大帮會中的好手，這日子也眞不好過，當然也可以看出這帮會組織之嚴密，帮主老龍頭手段厲害之一斑。

「二哥，如此說來，我們還得準備幾條人命……」

「我早已說過，咱們這是提着頭過日子啊！方五弟！」

「等死？」

「也不見得！」

「你有辦法？」

「置諸死地而後生。」

「啊！」眾人異口同聲，看來，誰也明白，這句話中的眞正含意，半晌，六隻手搭在一起，由這動作可以證明一件事，他們全是一條心，預備幹一件冒險一搏之事，然後，六個人聚在一起竊竊商議……

突然房門一開，六個人不禁張惶失措，看清楚，來的是霍家大少爺伯珏，這位大少爺永遠是皮笑肉不笑的，高身材，打扮得萬分闊氣，臉容不算難看，可是看來看去帶有一股邪氣。

「奉梅姑娘之命，前來通知你等，今午動身，限於明晨，到達驪山穀神祠，自有人來會合，勞煩你等說明，天魔出現，速來華陰，這就是沒有你們的事了！去吧！」大少爺說完之後，臉色十分難看，搖擺着的走了，這一來，六個可就開了鍋啦！

「分明視我輩為走狗！」

「這個霍伯珏更是可惡！」

「什麼大少爺，還不是仗了惡娘子的勢……」

「殺！」假頭陀姚思明恨聲地說。

黃義冷冷看了四周一眼。「唉！我們是江湖走昏了頭！」此言一出，另外五人不禁愕然，什麼地方顯示江湖走得昏了。

「有人來，我們竟然一無警覺，試問，這江湖豈不是走昏了嗎？」黃義的語氣是冷而又有些傷感。

眾人突有所悟，說得有理，幾個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可是竟然如此之低能，有人近身，一無所知，萬一霍伯珏前來探聽動靜的話，他們的行跡可疑，報告惡娘子，令其有所準備，那豈不是大為不利？那麼，這個陰謀是否依然進行？得詳細討論。

「不必討論！」黃義深沉地說：「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又何況與其提着頭過活，倒不如一拚死活，殺了惡娘子，毀了霍家莊，我們找一個深山幽谷，隱姓埋名過日子，如果躲不過，大不了一個死……」

「對，事在必行，不必討論！」

「當斷不斷，反受其害……」

眾人算是鐵了心，要來個窩裡反了！

* * *

「梅姑娘，妳覺得如何？」

「大概得休息三天，這三天，可眞令人擔心。」

「梅姑娘，妳有這麼大的本領，妳還怕什麼呢？」

「孩子，你不會懂的，唉……」

一間靜室，佈置得萬分高雅，鄉下山居，却有如此精緻所在，看得出主人不是個鄉下土包子，而現在趺坐在床上，是個面帶病態的女子，看來年才廿七、八，長眉高挑，鳳目含威，在其一聲長嘆後，對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丫環打扮的少女，看了一眼道：「都收藏好了？」

「已收藏好了！」

「妳心腸硬不硬？」

「什麼？」

「唉！但願三天平安無事，可是我怕會出事！三天，如果不出事，秀姑，妳得硬下心腸，不論我如何遭遇，也別理我死活，由我去，祇要妳活下來，保存我的東西，到時，妳會遇見一個黃衣老人，黃麻扎額，照我教妳的方式見他，我的仇可報，而妳……」

「不會的，不會的，梅姑娘……」

「記住我的話，出去！無事不可來，以避免露出了馬脚，唉！」

又是一聲長嘆後，她閉目、她運氣，而那個名叫秀姑的少女，委委屈屈的走出了門！

現在，四周靜寂，這個不可一世被人稱之為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江湖女凶星，今日却躲在這裡養傷，她受了傷，就在那個獵戶門首，為白袍客所傷，也可以說，她是第一個發現了「大修羅不動身法」的人，也祇有她，能夠在如此魔教第一心法禁圈中，脫身而出，本來，任何一等一的好手，除非不為大修羅法所困，否則實死無生，但是，梅娉婷身懷絕技，又有玄聖八魔中殺傷力最强、霸道稱首之暗器紫電雷珠，她更拚耗眞氣，所謂九方合力之下，仗紫電雷珠開路，又用海潮神掌之勁，仗着天下第一之天遊心光身法，才算勉强突破了不動身法之雲海嵐光網！

可惜，她依然受了內傷，海潮神掌之浪峯洪潮之力，依然不及不動身法之大修羅、天魔玄烝的强勁，因此，她受了反壓、反吐之力，她天賦極厚，何況，幼時功力打得極深，所以，祇求靜心吐息三天。她的功力若無損，依然可以橫行江湖，不過，現在她得擔心，因為，她的對頭尅星已出現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光，靜室門外，突然傳來了極輕微的聲響，梅娉婷凄然一笑，然後沉聲對外道：「是霍家嫂子！」

門呀的一聲推開了，走進來一個中年婦人，臉帶巧笑。「妹子，什麼事不出門？」

「霍家兩位小當家，還有老爺子全來了吧！何必掩掩閃閃？」語氣越來越森厲了，形勢也越來越緊張了。可是，這個被稱為霍家嫂子的婦人，却依然嘻皮笑臉的，對她柔聲相對。「妹子啊！妳發脾氣了！」

「難不成得與妳們這批人笑？」

「我們這批人又怎麼樣？」

「黃鼠狼給鷄拜年，還能安什麼好心？」

「錯了！」一個極洪厲的蒼老聲音傳來，步聲中走進來一個員外打扮的老人來。

「霍老當家，你果然露面了！」

「梅娘子，老夫有事外出，今日趕回……哼哼，聽說妳已打聽得『大修羅不動身法』，這可眞不壞。」

「你眼紅了！」

「梅娘子，咱們走江湖的，能不眼紅？」

「好大的膽！」

「我不大膽，哼哼！別人也會大膽，梅娘子，今日你我挑明了講，霍眞如低聲下氣了廿年，當了廿年的鄉愚惡霸，也替老龍頭引來了不少仇家對手，該造反了。」

「……一直來，你就想自立門戶，可惜你成不了氣候。」

「有了不動身法……」

「你配？」

「現在，我是與妳好說好商量，妳不會甘心依附我，我也不敢放心用妳，毀妳一半功力，讓妳留在世上，霍眞如辦得到，如果，在他們手中……」語聲中，叭的一聲巨響，一個血跡淋漓的人影，摔在梅娉婷的面前。

「丘成！」

「對，他們何嘗不想反妳？可惜，六個蠢人，自以為了不起，陰謀、計劃全不避人，更不可饒恕的是，他們在我的莊中想出手，他們把我霍氏洞靈門，當作了酒囊飯袋，這就該死，妳看！」

「哼！這就是你們霍氏門中的剔骨搜筋法了吧？」

「滋味不大好受。」

「霍老頭，你……殺了……你殺了我吧！」

門外傳來了一聲慘叫，是姚思明的叫聲，想假頭陀也是出了名的勇悍，如今，他的叫聲簡直如悲嘯苦嘷，霍眞如說的痛苦，果然不是一般人所想像中那樣輕易，梅娉婷冷冷的看了霍眞如一眼道：「你以為用這種凶殘手法，以作示威之狡計，可以嚇倒我！」

「至少，妳沒有以前那般沉着！大妹子啊，妳也別執迷不悟！咱們老爺子講的全是好話，妳答應了咱們，咱可決不動妳分毫！」

「祇要你能答應……」霍眞如的話尚未說，梅娉婷已是怒不可遏，她喝道：「與我住口！」這四個就如同四顆又堅又實的鋼彈，擊碎了清脆的玻璃所發出的炸音相仿。

可惜梅娉婷是動了眞怒，現在，她若是稍有擾她心神的行動、思念，全可以令其傷上加傷，她何嘗不明白，自己目下的處境，她一直在提防，而且，她一直在掩飾自己的傷勢，她更明白一直以來，她處事狠辣凶殘，她必須以殺立威，否則，她勢必為人所算，在這個江湖大帮會中，有多少人對其眼紅，對其不滿，她為了保護自己，她必須如此做，也可以說，她絕對不能稍失優勢，稍有不妙……就如今日，她苦笑一聲，心中默念「靜觀其變」這四個字。

「交出來！」

「什麼？」

「天遊心光，海潮神訣，還有紫電雷珠！」

「你以為我身上會帶備這些？」

「哈哈哈！妳想隱瞞？人來，搜！」

「且慢！我自己一件件掏出來！」

「哈哈哈，妳自己一件件掏出

來！」那邊傳來了一聲陰毒而又略帶淫褻之意的說話，這句話令得梅娉婷幾乎閉了氣，突然，她想到了今日勢不可避的會受辱，然後送命，本來她祇求苟延時日，祇要三天，即使她本身功力未復，老龍頭勢必有人趕到，現在，這個幻想必定歸於幻滅了，唉！想不到一生縱橫江湖，號令羣雄，說得上威鎮羣豪，目無餘子，而今日却落得如此地步。

是霍家二少爺霍仲銓越衆而上，一個卅左右的公子哥兒，打扮得自命風流的樣子，可怕的是，臉上的神情却是如此的可卑可恥，他故作從容，其實是表現他的陰狠，從他的說話中，更可以意味到他的企圖，「我看，還是由我來代勞吧！哼哼！本來，我一心一意在妳身上，做夢我也想與妳雙宿雙棲，現在，我可是大夢恍然，我不敢對妳心存奢望，祇求一親香澤，哼哼哼，然後送妳歸天！」

「老二，當心困獸猶鬥。」是霍眞如的提醒。

梅娉婷本來想拚全力與這個霍仲銓來個同歸於盡，可惜讓霍眞如看出了瞄頭！她想回手自擊心脈，那想到自己一有動作，這張床突然稍動，她心中一凛，而霍仲銓一邊戒備，一邊作勢上前，有所行動時，一聲咯啪巨響，霍眞如突然大叫，「守住地道，守住地道，快！」

靜室中亂成了一片，可是，梅娉婷却已陡入了一個地道之中，眼前火光一亮，看清了，一張緊張可憐、畏縮却又加雜興奮的臉，原來是秀姑。

「快走，祇要妳走到那個老婆婆身邊，就不怕他們了。」秀姑邊說邊引梅娉婷進去。梅娉婷抓住了秀姑的手，由得她在前引着她走。

左轉右折，有幾次還得仰身背貼地面，似蛇般的遊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轉了多少個彎，眼前看見有些天光透入，梅娉婷突然聽到一聲啞悶的語氣。

「秀兒，帶來了？」

「是，婆婆！」

梅娉婷算是看清了這是個土窰洞，亂糟糟，鼻端還聞得霉爛之味，可是，前面有個土饅頭似的土台，台上坐着個滿頭白髮委地，身穿黑衣的老婦人，突然，借一點天光看清了這個老婦人，分明竟是個臉容俊秀的人，老了尚有如此風韻，年輕時想必更爲出色，不過，語聲不大像人，並且十分之不相配。

「娃娃……妳過來！」是老婦人的招呼，奇怪，梅娉婷如此倔强冷傲的人，竟然會讓這一個老婦人一叫即應。

她自然的走了過去，走近了土台，老婦人伸出雙手，更奇怪的是，梅娉婷將雙手交給了她，掌心一熱，而老婦人臉色一變，道：「中了天魔炁。」

梅娉婷微微一笑，但是，老婦人却陷入了沉思，半晌，她抬起頭來看了那由天窗閃射下的光影。

「前輩！妳在想什麼？」

「我祇是覺得奇怪，老怪物那會對付個小女娃子！」

「妳以爲傷我的是個老人？錯了！」

「甚麼？老婆子錯了？錯在何處？」

「傷我的人，比我……看來還年輕！」

「啊呀！」這一聲怪叫，包含着恐懼、驚駭之神色，並且，老婦人的臉色變得異乎尋常的怪，這個臉色是包括了不信、奇怪、擔心，還有莫名其妙。

「妳不信？」

「我信！」有人接了口，赫然是霍氏滿門追上來了！

「站在我身後。」是老婦人說的話。

「想不到我霍眞如老眼昏花，一至於斯，家中有了朋友，並且，依我估計來，已不止一月半年……」

「不錯，我到了府上，已有三年了！」

「請恕霍某失迎之罪！」

「老身何嘗不求東家，恕我擅闖寶莊之過也！」

「請賜來歷。」

「老身已卅多年不用眞姓名了！」

「霍某的聲名，妳可有耳聞？」

「有！惡名昭彰！」

「哈哈哈，好！如此，妳就該明白，霍某是不會任令人欺侮的。」

「唉！霍眞如，如果洞靈君到此，他還得乖乖叩三個響頭呢！」

「啊！」霍眞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洞靈君正是他的授業恩師，而洞靈訣爲當時江湖十三神譜之一，自己師門尊長、同門，全已死盡死絕，自己之所以甘心在老龍頭手下作個分舵主者，他就是希望仗老龍頭之力，重振洞靈門，可惜洞靈君之失踪，連帶洞靈訣一齊失踪，爲此，今日孤注一擲，企圖逼出梅娉婷的天遊心光、海潮神訣，憑紫電雷珠，脅迫梅娉婷、無畏道長作爪牙，巧取豪奪「大修羅不動身法」，然後與老龍頭所建的天地風雲帮，分庭抗禮，不想在此刻見到了與師門有關的人……

「家師與前輩相識？」

「死在我手中！」

「啊！」宛如晴天霹靂！

「你在找洞靈訣吧？唉！其實沒有什麼大用，我可以給你四個字，叫做『浪得虛名』而已。」

「前輩神功，也可當得四個字！」

「喔！說來聽聽？」

「驚世駭俗。」

「當之無愧！」語聲中，祇見老婦人不知怎麼一來，一本薄薄的簿子，平平穩穩如有人托住一般，向霍眞如面前投來！

這一手，當眞是驚世駭俗了，要一本簿子如强弓勁箭射到，不奇，要如此平平穩沉而到，如果這天浮勁不勻不純，根本無法辦到。

這老婦人是誰？卅年前，出過什麼樣的女中英傑？霍眞如邊想，邊已運用自己幾十年苦練的洞靈神招，一個天風輕拂，再加上一個雪漫天山，一陰一陽、一剛一柔的兩股神勁下，接住來勢。

才接之時，別無異狀，接定之後，突有一股極柔和之力道，直透中門，霍眞如全身宛如電觸，幾將本子得而復失。

霍眞如幾乎驚得叫出聲來，而對這個老太婆越法不敢輕視，眼神自自然然看了看這本子，四個小篆字「洞靈神訣」，再翻一看，密密麻麻的小篆字，端端正正，果然是玉版眞經，洞靈神訣。

「前輩妳……」

「送給你。」

「爲什麼？」

「算是我借用此地三年來的租金。」

「啊！如此，多謝厚賜！」

「可以走了！」

「不……」霍眞如臉色微變道：「本來，在下得此厚賜，可說是喜出望外，前輩所命，敢不奉命爲謹……」

「別嚕嗦，看來你是別有所求！」

「對！」

「講！」

「先殺這個女的，然後，晚輩奉前輩爲主……」

「好打算！祭由我，政由你，我擔這個虛名，而處實禍之地，何況還得殺人。」

「妳……不殺人！」

「唉！人，當然得殺，但是，也得有個講究，值不值得殺，配不配由我來殺，還有，該不該殺，至於她，不該死，至於你，哼哼，想必惡貫滿盈，來，來，來！看看老婆子的寶刀可老！」

「哈哈哈……老太婆，妳半身不遂，妳根本沒法殺我！」

「眞的！」語聲才畢，一聲悶啞的長笑聲中，又是一聲極凄厲的破空之聲，霍眞如腰際突感有股勁風掠來，他一個吸胸凹肚，而這股勁風却由後推到，他一個廻風拂柳，眼前忽然一亮，看見一彎白虹向其當胸掠來，霍眞如一看此物，其形如一彎明月，就知道此物善於拐彎，不敢硬拚，一個退步，以削減來勢，然後用掌劈，他以爲，即使此物來勢極勁，自己既避其鋒，再移其勢，定可將這彎形暗器破去，不料，這乃是當年威震江湖的天蜈七煞環，才用掌鋒削，而微聞一陣爆音，天蜈七煞環一分爲七，七股寒鋒向霍眞如捲來……

霍眞如發覺不妙，自然的向後連退七步，而眼前祇見七彎白虹，疾如勁箭向後投去，錚的一聲輕響，身邊却聞得那聲悶啞的語聲道：「你看如何？」

霍眞如回頭一看，自己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走近了土台，再看一看清，祇見那老婦人手中光影一閃，已將天蜈七煞環收了，老婦人的臉色充滿了笑意。「自投羅網。」

說來也眞不錯，他眞的自投羅網，即使老婦人用的是奇門暗器之王，自己不講這自鳴得意的話，看來，決不至於逼使其出手，還有，老婦人賜經之時，根本未考慮要對付她……不！根本就想對付她，唉！是自己鬼迷心竅啊！現在……

「該出手了吧！」是老婦人在催他，霍眞如不愧爲老江湖，目下雖然也是處於劣勢，依然是臨危不亂，他一整臉容道：「前輩以爲勝券在握了？」

「不敢。」

「妳我何不和解？」

「是你看不起老婆子！」

「前輩半身不遂，說到底是半個人，如果，我來個與敵俱亡，命弟子調來火箭手，前輩，妳可能脫出這個包圍？常言道，水火無情，前輩，妳看如何？」

「你大可以試試……」老婦人在陰狠狠地回答了一聲，然後一聲怒哼道：「出手……」祇見她隨意一揮手，可憐，霍眞如也算是江湖上有名的老奸巨猾，數十年的功力能說他淺嗎？可也會轉了幾個轉，老婦人出手勁力簡直是不可思議。

霍眞如到現在，算是眞正的看清了對方之强，自己爲老婦人所發的勁力帶動地轉，而自己本已用了千斤墜的身法，但是，依然無法可以阻止自己的不轉，老婦人難道是鬼不是人！

他一邊拚運用力，一邊察看後面，發現已有人走開，分明有人領會了他的心意，對，祇要引來了火箭手，火燒這個土洞，哼哼，這老婆子又如何躲過此劫？

爲了要保存優勢，也得爲最後的一決雌雄，他竭力封緊門戶，老實說，自己無法勝得了對方，守個嚴密，然後再圖巧妙脫圍，想必還能辦得到，可惜不成功，爲什麼？

老太婆在發言。

「讓你死而無憾，我可得將當年殺你師傅的出手，一招一式，附帶說明，演譯一番，哼！現在用一招雪漫湖海，乃是洞靈神訣中守字第一，也爲江湖同道稱羨的守字訣王，其實，這一招分力太虛，不實不勻！我老太婆用一招剖分鴻溝……」

語聲中，祇見老婦人右手長臂一揮，由左至右，看來是隨隨便便的一揮，但是，霍眞如突覺一股極柔和的熱力，將自己以爲緊守門戶之主式，自中劃分，並且，這股柔力將自己的出手割裂得粉碎，自然而然的，他是身向前衝，而耳中却響起了老太婆悶啞的聲音。「用風雲九變！」

撞了鬼，自己就如三歲小孩那樣聽話，一個左手揮，右手藏，風雲九變中第一式「風姨電空」出了手，面前一空，霍眞如心中一動，第一變就將對手的一股力掃清了，第二變，右手出，左手成抓，全身左傾，「靈父推雲」出了手，四面更爲空曠，心中一定，老太婆徒有虛名，再看清楚，老太婆左右兩手搖擺不定，咦！這是什麼架式？

不必理會，順勢九變……「風起雲湧」，一個大盤旋，全身突如狠狽升空般上竄，身邊一聲長笑。「依然在我混沌中。」語音未畢，霍眞如全身爲一股重力所壓，自己本來仗以直竄半空的風雷神炁已佈滿全身，那想到這股大力一壓，勁力被阻，無法外洩，可憐來個倒灌，全身祇感到一個虛脫，叭的一聲，跌翻在地！

一股勁風飄到，霍眞如不禁大吃一驚，看清是大兒子霍伯珏前來，分明他想前來搶救老父，對不起，你不來，即使老婦人有這古怪彎形暗器，逼人進門，但還是可以儘量保持個距離，現在，她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來對付你，至於你又怎能脫得身？

老婆子的功力太强了，簡直是不可思議。

而自己這一方面，根本連個照面的機會也沒有。

別看自己可以掙扎幾招，這可算是啞巴吃餛飩，心中有數，自己與這個老太婆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自己是拚盡了全力，人家還是輕描淡寫，便令到自己出盡洋相，人家依然是談笑風生，又何況自己將數十年的功力，作爲孤注一擲。

人家又如何？又是指點，又是說明，最後，自己還是落個一敗塗地，最後這致命一擊，分明是老婆子掌下留情，不！分明是她別有打算……

霍眞如能夠在這樣個刀風劍浪中，滾過了這幾十年，決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從其意圖別樹一幟，處心積慮，即使在其最後時刻，鬧一個功敗垂成來說，這絕不是個簡單人物。

他具有他的智慧。

他當然有他的驕人之技藝。

而且，他更有驚人的狡計與分析形勢之能耐。

現在，他表現了他的能耐！

他立刻想到，老婆子不殺死自己，就是引人入彀，他要自己的親屬，一個又一個，爲救自己至親至近之人，而自投羅網。

「不可上當……」霍眞如簡直是哀號。「任何人不可小不忍而亂大謀，別再上來，走！報仇不在一剎！火燒……燒它一個清光……」

在多少霍氏門中人，有多少江湖有頭臉人物，能夠在霍家屯立足，且又進入了核心的，全是有其不可忽視的機智、能耐，霍眞如大聲提示，能有幾個不心領神會。

霍伯珏是不可避免的被圍住了，現在，即使霍伯珏的妻子，閃電神雷七姨也不會貿然進入死圈……

「伯珏，你放心，我會代你報仇……」是雷七姨的說明。

「賢媳婦，做得對！」

「不見得！」

這一聲又悶又啞的語聲，令在場的人個個宛如兜胸中了一拳。

長笑聲中，祇見老婆子已扣住了霍伯珏，在場的人誰也明白，這是不可避免的事，事實俱在，老太婆的本領武功太高，霍家屯的武功最高的霍眞如，尚且不是那老婆子之對手，試問又有誰是她的對手？

但是，現在霍家屯的人馬已來到了，每一個人是强弓勁箭，並且，箭頭上全紮有油頭、火把，還有不少好手，身負乾柴、枯草，說句實在話，就算有什麼變化，不！那怕連霍氏父子也來個葬身火海，第一個引以爲患的對頭——梅娉婷是必死無疑，霍家屯還可以在艱苦忍辱之下過日子。

但是，她們勢不會死！對！勢不會死……

現在，該由雷七姨來發施號令了。

「老前輩，看來……妳我是無法和解了！」

「大概如此，看你們的陣仗，分明是想火化此地！」

「不得不如此！」

「死的是妳尊長，還有妳的丈夫啊！」

「但是，妳們勢必殉葬……」

「雷七姨，老實說，妳老子見了我……唉！雷飛心見了我，非常親熱，好，看在故人情份上，妳對天罰個誓，與霍家屯脫離關係，站在我身邊，我可保得你的平安，否則，唉！我實在想不出，將來，還有那一個能活命……」

「妳說什麼？」雷七姨可以說是心神俱震，老實說，她已經聽出了老太婆的弦外之音，她相信，這老太婆或者有脫身之道，即使半身不遂，即使有不死之道，但是，誰又敢保證，困獸之鬥，可與天公比高下？

「何不射箭來試試……」

雷七姨不禁大有猶疑，但是，霍仲銓却別有打算，一聲怒吼，「射箭……」

「你不怕父兄先死……」

「有你們殉葬！」

「你父兄必死無疑，而我們……」突的就見一條人影似飛般出現，在衆人之間一現，霍家屯中人突覺有一股極强勁之氣流掠過，人們尚未弄清楚怎麼一回事時，而那個二少爺霍仲銓，莫名其妙的跌在土台之前，滿頭銀絲飄拂的老婦人還在說話。「我們依然可以全身而退，不信你們大可一試！」

到了現在，霍家屯的人全爲這一個突然而來的變化弄糊塗了，誰也以爲老婦人一定走火入魔而半身不遂，一般武林道，雖說是心神堅韌不拔，習藝鍥而不捨，可是，誰也難免有着躁進急功之念，而內之修爲，剛巧是不可如此，絕不能有躁急之心的，一定得全心全神修練，功到自成，一些也强求不得，可惜以前之武林中人，那一個會戒除這一個切身之大忌的，也所以武林中人雖有大智慧人，却絕難有個不世之奇才，修到眞正爐火純青之內功境界。

武林中人有不少失敗之英雄，就是因爲內力修爲不夠。

武林中更有不少可憐之落泊者，因爲一生難以窺得內功之秘奧！

武林中更有不少的失敗者，因爲强求內力修爲之精進，陷入了走火入魔的之境地，然後被害、被殺，或者抱憾終身，成爲殘廢。

所以，老婦人之武功越高，又且帶有七分邪氣，更可斷定在內功修爲上，碰了壁，但是她凌空飛躍，並能於一招之間，將整個霍仲銓抓走，即使霍二少爺武功不强，但是，在如此情景之下，爲人以高凌下一招攫走，依然是件不可思議之事，又何況一直以來，把對頭當作了半身不遂的半殘廢人……

現在誰敢眞正發施號令，射出火箭？

雷七姨怔住了，當然，現在自己如果命令發射火箭，辦得到，並且，一定有場大火，但是，後果又會如何？自己丈夫必死無疑，就算二叔，不！最重要的是一家之主的霍眞如，將來，這罪名勢必由她一人來承擔的……人，那個會這樣傻？

「怎麼樣？舉棋不定，好，我就把三個廢物留三天，三天之後，妳來領回，命是保存了，當然，還得看你們如何決定才是，逼急了，哈哈哈……」老婦人一陣長笑後，「死是白死，而以後，哼哼！霍家屯再也沒有半個活人存留，老婆子說話算數，而你，看着辦吧！」

誰也不敢有所爭執，雷七姨祇能命令衆人退下，三天，好，就在三天後再作打算。

誰也知道，三天之後，其中有一隻老虎會安然無恙的，這隻老虎就是那個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梅娉婷，如果她功力一復，後果又該如何？平常，她已是個殺人不眨眼之人，並且，依稀是嗜血如狂的江湖女魔星，她會放過有負她的人？突然，霍氏後人中想到了那個霍仲銓，是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是他意圖侵犯梅娉婷，現在身落人手，他又怎能逃得出生天？

或者，他死了對霍氏後人有利，至少這個寃結由他結上，由他一身解之，當然，更可能是霍家屯全死淨死絕。

因此，雷七姨引領衆人進入後廳之後，立即有所動作，渾身是傷的無畏道長，得另外扣押，因爲，天魔心法必須着落在他身上找到。

然後是商議決定，逃、分散……說實話，他們誰也沒有準則，實在這個對手太强，也太恐怖，禍已闖定了，怨怪也就不必了！

霍家屯有不少人，分批出了門，除了雷七姨，還有霍家三小姐唯蘭及其丈夫小天罡胡偉外，什麼親戚近友，全已帶上了霍氏門中之細軟重物，分頭逃亡。

雷七姨自以爲這樣做，至少可以走出幾個霍氏後人，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在她看來是高明，其實，高明不到那裡去。霍眞如的侄子霍玉雲首先回來了，然後是霍氏第三輩中的佼佼者霍長慶，小龍女霍長瑚，霍眞如之內妹林茵及其丈夫韓崑。

到了第三天，人全被趕了回來，祇有三個帮中的好手未見歸來，算來，這三個可算是僥倖脫了重圍。

現在，他們得商計究竟是什麼樣人，將他們趕回來的？可憐是人言人殊，有幾個爲幾個叫化子打回來的，有幾個爲鏢行人逼入了莊中，總而言之，他們所遇上的對手，全不留名留姓，祇不過要他們由什麼地方來，回到什麼地方去。

硬闖，闖不過，講打，打不過人家，人家武功强出很多，令他們沒半個能脫出他們的圈子……

現在，照常開伙食了吧！可惜，誰也沒有心情飲酒吃肉，霍家屯已由一股既神秘又森嚴之氣氛所控制……不料，在遠處傳來一聲慘號聲……韓崑第一個聽出了。「是大姐夫！」一刹那，人們全向慘號聲處投去，在月光照耀下，地道之出口處，立着一個魁梧的身形，果然是霍眞如！

「莊主，莊主……」衆人七嘴八舌的，有的扶，有的察看着……祗見霍眞如臉色蒼白，由於幾天來未梳洗的緣故，鬚髮打成了結。

「好厲害的手法……」霍眞如被扶進大廳，被安放在太師椅上，很久很久，他吐出了這一句話。

衆人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什麼手法？如何厲害？正在此時，一聲長笑中，一股勁風掠過，燭光搖曳中，衆人紛紛想出手，唉！就如見了鬼一樣，一陣陰風過，毫無影踪可尋，有幾個不由心中發毛，而自然而然想起了「人衰被鬼欺」這五個字來。

突然，雷七姨長聲怪叫，衆人爲其叫聲提醒，目光不約而同的，朝桌上望去，三顆首級平平放在桌心，在場人個個目靈心巧，一看即知，是以爲僥倖逃脫出重圍的三個人——三個霍氏第三輩的小輩，他三人性情剛烈，不會轉彎，這就逼對方殺人了。

其中一個正是雷七姨的兒子霍玉海啊！她不禁流淚，不禁嗚咽……

「不准哭！」霍眞如森嚴地叫道：「哼哼，哈哈！哈哈……」一陣狂笑之後。

「誰又能活得多久……弟妹，誰也別想活了！」

「莊主！您……還有伯珏、仲銓……」人們有不少事想問，就因爲千頭萬緒，誰也不能有個條理的詢問，而又想弄一個清楚明白，因此，想問，而不知如何才好，才得體。

「好厲害的手法！」

「是誰的手法？什麼手法？」

「要我們死，要我們全家人死，不，更厲害的是，爲他們引來更多的對頭，死！不會讓我們死得痛快，至少，還得代他們擋擋，爲他們殺人——或者被殺……」

「爲什麼？」

「爲了天魔心法。」

啊！天魔心法，大修羅不動身法。

「梅娉婷已安然無恙，而那個老乞婦，我總算想出來了，原來，她不是別人，正是卅年前令中原武林，聞名喪膽的地聖魔母……」

「玄聖八魔之一！」

「就是她，因此，她助梅娉婷復原武功，這可算得輕而易舉，她想殺……爲這老乞婦所阻，她要梅娉婷出門，將此地藏有天魔心法之事宣揚出去，哈哈……憑梅娉婷的神通，不出三個時辰，十萬火急的傳訊，業已轟動整個江湖，而三日，三日來，有多少江湖成名帮會、門派人物來了華陰，而我們豈不是代人背黑鍋了嗎！好厲害，好厲害的手法啊！」

「但是，地魔尚在，而梅娉婷竟敢背叛老龍頭，與地魔合作……她又有什麼好處？」

「老龍頭親自來到，哈哈……地魔勢必火併老龍頭，而梅娉婷，焉知她不會來個六莊刺虎……」

「如此看來會掀起個武林大風波！」

「算得上大風波……」

「即使有老龍頭，也是難能穩操勝券啊！」

霍眞如尚未回答，一個莊丁飛奔了進來。

「稟莊主。」

「咦！阿茂，什麼時候了！你還不睡覺嗎？」

「有人拜訪！」

「什麼時候了？還有人不顧禮貌的前來拜莊？」

「事關重要，不得不如此，霍莊主請恕罪則個！」

客人已登堂入室了，並且，口中雖說着道歉話，其實咄咄迫人。

「來者何人？」霍眞如即使是處身於勢窮力竭之境地，可是，鬥敗的老虎，架子猶在，來者既然如此無禮，他可是不甘受辱的，回報了一下。

「在下南少林門下，譚逸新！」

「黃逸慶！」

「趙逸平！」

「特來恭請金安！」三人看來聽不出霍眞如的輕視之意，還說一聲恭請金安！

在場人可全是一凜，這三個「逸」字輩的少林門下，乃是新近崛起江湖的特等好手，江湖有四句話。「天南三個逸，雲邊一七絕，人間現一現，武林血腥滅！」這三個逸，乃是小輩中執掌天南武林之牛耳，風傳專門排難解紛，而武林中之大小糾紛，憑三人一言而決的，不乏先例，今夜，他們三人漏夜造訪，莫非爲了天魔心法……

「老爺子，有三位英雄出頭，看來此事易辦了！」

「不！更爲可怖了！」霍眞如沉聲的說了一句話，然後，冷冷的對三位武林新起好手看了一眼，這三人中除了黃逸慶面黃肌瘦，比較猥瑣之外，譚逸新豐神俊朗，趙逸平瀟洒俊逸，難怪近年來三人之聲譽如此之高，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果然別有懾人的氣度！

「三位夜臨敝莊，看來也是心

有所圖吧！」

「不！我們是有意來相助莊主！」

「啊！助我？」

「正是。」

「哈哈，助我是假，覬覦天魔心法是眞。」

「佛門弟子，何來貪念。」

「說得好聽，更爲可怕。」

「霍莊主，難道你不怕天地風雲帮了嗎？」

「加上了少林門，嗨嗨嗨，更爲可怖了。」

「你就不爲莊中人打算，唉！霍老莊主，雖然，貴莊平時聲譽欠佳，並且，莊中人難免良莠不齊，對民間百姓，勢必有令人髮指之事發生，本來，我輩俠義中人，就不能放你過門，但是，我們却聽出霍老當家與天地風雲帮有勾結，更因此而明白，老龍頭深謀遠慮，他是借你爲幌子，而慢慢蠶食鯨吞各武林門……如果有人找上門，他就可暗中調兵遣將，毀了這個自命英俠之門戶……」

「你猜得不錯，由此可見你們怕了天地風雲帮，你們怕了老龍頭毀你少林門！」

「哈哈！他不配！老實說，我們就等這一天，我們料到，終有一件轟動武林之大風波，由其掀起，而我們就是來平息這個風波。」

「憑你們三個？胡吹大氣！」又傳來一聲冷言冷語，而大廳突然多了一個手執手杖，身背紅葫蘆的道人，這道人滿臉風塵，但是兩目寒光烱烱，一現身便對霍眞如道：「霍老頭，自己報應自己受，我不會來插手，小徒則得帶走了——無畏？」

一個道人從暗處現身，叫了聲：「師傅！」

「向霍老莊主道聲驚擾！」

「是。」這道人回過身來向霍眞如打了個稽首，恨聲道：「貧道打擾貴莊，心中有愧，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以後，貧道對貴莊人……定會厚厚的報答。」說畢想走，不料面前突的傳來一股勁風，無畏道長實在不是泛手，不過，這個出手之人功力特强，還有，這幾天他是受盡了折磨、傷痛，即使自己師傅前來解救，但是功力雖復，血雖止，精神體力依然不能十足恢復，發覺勁力阻路，實在不想在師傅面前丟人，拚全力想出手格招還招，唉！你不强掙，人家也祇不過想阻止你，順便拖住你師傅，你一用强，可憐，這股勁力本來斜掠在前，發覺道長出手，好個少林門下，變招神速，加上這六合金光伏魔掌法，本是威震武林第一掌招，無畏道長在幾方面吃虧之下，腰際一痛，知道中掌，突然心脈似乎被震，而血氣翻湧中，喉間一甜，哇的一口鮮血噴出，人似斷線風箏般的向前飛跌了出去。

衆人眼前祇是一花，祇見那個身背紅葫蘆的道人，臉色微微一變，也不知怎麼一來，竹杖突然點出，一點一挑，出手擊傷無畏道長之趙逸平，發覺敵人之兵刃已進了門，好個少林健者，心不亂神不慌，祇是凝神貫注竹杖，當竹杖將近面門之時，他是一個摘星式，身一矮，猛避過了道人的竹杖，而右手五指成爪，攫取竹杖，道人乃是當今三奇一怪之一奇，風塵道長，這出手的快疾、狠辣，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今日巧遇小輩中聲名孚孚的少林健者，第一招就落了空，這就激起他的好勝心，輕易不肯施展的鎭山神技霹靂震光杖法出了手。

趙逸平摘星式以爲可以擒住其竹杖，不料眼前一花，耳邊已響起了一陣勁嘯，不，漸漸他以爲聽到了雷聲，而四週之勁風颯然，全身依稀已爲杖風勁影所困。

趙逸平立即心神一寧，這就可看出少林心法之可貴，如此震人心魄的霹靂杖法中，他能立即收束心神，寧神對付，這實在是件難能可貴之事。不過，趙逸平的金光伏魔掌法，火候尚未到，而道人的杖法又是神出鬼沒，如果，趙逸平的師長飛音大師與之對抗，或者可以相互頡頏，以現在趙逸平之功力，實在不是對手。

果然第三招，道人之引風擊浪，竹杖似有形如無影的穿堂直進，趙逸平橫一橫心，一個斜身分光法，希望能側身避過來招，那想到竹杖宛如靈蛇般，一折一扭，而自己的腰際被點，心脈一震，也是氣血翻湧下，仰面一交，萎頓在地上，耳邊兩位師兄斥罵聲，而道人一聲長笑中。「少林門也想來興風作浪，看來不太成吧！哈哈哈……」笑聲搖曳中，人分明已走了。趙逸平到此時，才吐出這口血，譚逸新臉色難看的看了師弟一眼，然後拱手對霍眞如道：「是我們輕視了江湖好朋友，現在，哼哼，事情並未完！」

譚、黃兩人扶了趙逸平走了，霍家屯暫時算平靜了。

霍家屯在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梅娉婷佈置之下，成了各路英雄的較力點。

天魔心法引人入勝了，不！是引人入魔！而殺機就由此而萌生，爲了這一部心法，幾十年前已攪了個河翻水轉，現在，又會再引起另一個風波。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故事之二「南海一鳳」刋出。

（本文完）

紅花三娘子

俠情傳奇短篇故事／宋三郎・文　可飛・圖

混跡風塵　守身如玉

漢口的西南是住宅區，有高樓巨厦，也有低矮的陋室，除了這些，還有一座香火聊落的廟宇「三仙祠」。

三仙祠祇有一個六十出頭的道姑，以及一名火工婆子，由於香火不盛，她祇得將空餘的房間出租，用來維持清苦的生活。

現在祠裡的西廂，就有一位寄住的公子。

他姓湯，名乙秀，家住鄂西鄉間，是來省垣應試的秀才。

三更燈火五更雞，讀書人的生涯是辛苦的，更由於闈期將屆，他不得不漏夜苦讀。

此時突地傳來了一陣恐怖的聲浪，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他聽出異聲來自隔壁，不由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他雖然是一個讀書人，但却文武兼資，練有一身十分高明的武功，而且滿腔熱血，嫉惡如仇，所以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隔壁是一幢兩進八大間的房子，不算大，也不能算小，屋主應該是一個小康之家，適才的怪聲就是由這幢房子傳來的。

於是他身形一晃，奪門而出，像風一般掩到院中，然後點足彈身，以巨鶴摩雲之勢，躍上隣居的屋面。

左上房的窗子敞開着，燈光在晚風中不停的搖曳，但房中靜悄悄的，聽不到一點聲音。

他迅速奔到窗前，投目向房中一瞥。

床榻羅帳深垂，看不到其中景況，祇有床側的帷幔在輕輕的動盪，像是被風吹起來似的。

湯乙秀祇看一眼，他幾乎立刻肯定帷幔的動盪，絕對不是晚風造成的。

因為那深垂的羅帳靜如止水，並沒有半點波動，羅帳與帷幔靠在一起，晚風絕不會厚此薄彼的，專門跟帷幔過不去。

更重要的不是這個，應該說是一對令人一見就動心美麗蓮翹。

那一對綠底紅花的鞋，上面綉着彩鳳雙飛的圖案，雖是一閃即逝，湯乙秀依然看得十分清楚明白。

現在他可就為難了，這分明是婦女的深閨，夫婦內寢，一個知書識禮的秀士，怎能夤夜擅闖婦女的閨房。

於是，他提高嗓門，重重的咳了一聲。

如若床上有人，如果那雙纖纖玉足的主人就在帷幔之後，他們會聽到他的咳聲，也會出面詢問的。

最後，他終於鼓起勇氣，穿窗而入，足尖輕輕一點地面，猛的伸手拉開床側的帷幔。

「啊！」

敢情帷幔之後，另有一房通往後院的窗子，除了窗門洞開，以及後院的婆娑樹影，那裡還有半絲人跡。

湯乙秀呆了一呆，立即返身奔到床前，右手倏伸，一把就將那羅帳高挑起來！

他沒有猜錯，床上的確有人。

祇不過他們已失去生機，祇是兩具沒有生命的屍體而已。

他們是一對中年男女，由手指的骨節推斷，可能全部都習過武功。

令人不解的是，湯乙秀觀察半晌，竟查不出他們是如何死的。

男的似乎曾經掙扎過，女的却一片安詳，好像在睡夢中突然死去，一點痛苦的跡象也沒有！

祇是這一對已死的中年男女，既不是病死，也不像兇殺，而他們的身體毫無病徵，也看不出兇殺的痕跡。

唯一的發現，是他們的喉頸之旁，有兩點淺淺的指印。

莫非他們當真是被指揑死的。

那一點淺淺的指痕，就能置人於死，此人功力之高，豈不駭人聽聞？

至於兇手，自然是那位穿着彩鳳雙飛綉鞋的女人了，可惜，湯乙秀來得晚了一點，未能一睹她的廬山眞面目。

此時他忽然機伶伶打了兩個寒戰，同時暗道一聲不好。

兇手遠颺，床上擺着兩具屍體，他却置身在兇殺現場之中，如果被人發現，他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不敢再待下去，急忙穿窗而出，總算運氣不壞，並未被人發覺。

此後幾天，他一直心神不安，希望知道隔壁的發展，却又不便向人詢問。

最使他不解的是，死了兩個人，竟然一點動靜也沒有，難道那晚他是在作夢不成？

這天晚餐之後，他再也忍不住了，隨便找一個藉口，去跟火工婆子閒聊。

「婆婆，聽口音，妳好像是本地人氏吧？」

「我從小就在這裡長大，當然是本地人了。」

「土生土長的人，做甚麼事都方便一點，像在下這樣的外鄉人，處處都感到吃虧。」

「哦！誰欺負你？」

「在下在這裡租房子的時候，曾經到隔壁問過，結果竟被他們攆了出來。」

「原來是這樣的，不過，這祇怪你有所不知，趙老爺是一個退職的京官，家財萬貫，那裡會貪圖這一點錢財，就算有空餘房子，他也不會出租的，不過……」

「不過怎樣？婆婆……」

「現在趙老爺全家又去京師了，整個房子都空着，你要去住，可以一個銅板都不必花費了。」

「當眞麼？婆婆，妳聽誰說的？」

「沒聽誰說，是我自己看見的，前天一大早，趙老爺夫婦坐着兩頂大轎，由趙福帶着幾個人護送出城，趙福還跟老婆子打過招呼，那還錯得了。」

「原來是這樣的……」

火工婆子的話，使他感覺滿頭霧水，回到房間之後，心頭仍然紊亂到了極點。

他絕不相信那晚是在做夢，而且他敢肯定趙氏夫婦已經死亡了，他記得當時曾經試探過他們的鼻息，並且檢查過他們的全身，如果他連死活都無法分辨，豈不是一個白痴！

那麼這家人的問題，就耐人尋味了，他相信其中必有蹊蹺。

好在涉及本案的關係人有了兩個，一是那位彩鳳雙飛綉鞋的主人，另一個自然是趙福了。

找穿那樣綉鞋的女人可能不太容易，找趙福必然不會太難，他們不是去了京師嗎？祇要沿綫追下去，八成可以找到的。

問題是還有兩天就要入闈了，他不在乎能不能中試，但不能讓老父太過失望。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揚，這是他父親的心願，希望他能光宗耀祖，替湯家考出一個舉人。

因此，雖然他視功名如浮雲，也不得不勉力以赴。

那麼，他就無法跟踪去找趙福了，好在是閒事，管不了祇好不管。

＊　＊　＊

天高氣爽，桂子飄香，湯乙秀秋試已畢，心情感到頗為輕鬆，黃鶴樓雖是遊人如潮，他也未能免俗的前來遊歷一番。

忽然他聽到有人興奮的呼叫道：「大哥，你看，紅花三娘子……」

「啊！果然是她，老二，咱們去跟她打個招呼。」

「免了罷，大哥，這小蹄子可倔得很，要是她來個相應不理，咱們哥倆的臉往那兒放。」

「這個……」

「別急，大哥，等晚間小弟陪你到天香樓去走走，不怕她不好好的聽咱們的擺佈。」

聽這兩人的語氣，紅花三娘子必然是個風塵中的尤物。祇是湯乙秀從不涉足花街柳巷，對風塵女郎連一點興趣都沒有，不管紅花三娘子如何美麗，他是不會動心的。

不過他還是順着兩人的目光向遠處投下一瞥。

「啊！」

這漫不經心，毫無意識的一瞥，居然意外的吸住他的目光，而是使他忍不住叫了出來。

那麼這位紅花三娘子，果然是傾國傾城的人間絕色！否則，湯乙秀怎會一改初衷，而大感興趣呢？

不錯，她卓約的風姿，的確風靡了武漢，但還不足以使湯乙秀動心，他感到興趣的，祇是一雙纖纖蓮足而已。

蓮足三寸，瘦不盈握，着上一對綠底紅花，彩鳳雙飛圖案的綉花鞋，簡直美得不可方物。

其實湯乙秀也不是欣賞她的玉足，祇是對那雙綉鞋感到興趣而已。

那晚他在三仙祠夜讀，聽到隔壁的異聲，發現一對被揑死的男女，這雙美麗的綉鞋，却在帷幔之後一閃而沒。

他猜忖綉鞋的主人多半就是兇手，却不知道如何去找，現在不期而遇，怎能不使他大為驚喜。

當然，女人綉鞋上的圖案，不一定祇有兇手才使用彩鳳雙飛，不過據他所知，使用此等圖案的雖然也有，但布料色彩完全相同的就不

多見了。

不管怎麼樣，這總是一條偵查的綫索，老天爺既然讓他再度遇到，這件閒事叫他如何能夠不管？

不過管也不是現在，天香樓名滿武漢，祇好晚間做一次尋芳客了。

打定了主意，正待到別處去遊遊，一片嘈吵之聲忽然由人叢中轉來，他向嘈雜之聲處一看，祇見竄出一個獐頭鼠目的短衣漢子，正向無人之處狂奔。

此人的身後追着三人，他們一面追趕，一面狂呼捉賊，原來短衣漢子是一個三隻手，可惜臨陣失風，竟然弄得個落荒而逃。

祇是到處都有遊人，而且有許多好管閒事的，經人們四面一兜，這小賊就是無法可逃了。

也許是人急智生吧！他竟然幾個跳躍，奔到紅花三娘子的身前，雙膝一屈，跪了下去道：「姑娘救命！姑娘……」

紅花三娘子一身紅衣，嬌艷奪目，年歲約莫二十上下，却有一股成熟豐滿的韻味，她身後跟着兩名二八年輕的綠衣使女，主僕三人像是進了香回來的。

短衣漢子的突然舉動，使她們主僕微微一呆，紅花三娘子立定了脚步，冷冷一嗔道：「沒出息，還不起來！」

短衣漢子道：「多謝姑娘！」

他起來了，却不敢移動半步，因爲四週已經被圍得水洩不通，如果紅花三娘子撒手不管，他就是災情慘重了。

紅花三娘子向四處一瞥了一眼，然後落向短衣漢子的身上道：「東西呢？」

短衣漢子由衣底掏出一個錢袋。「在這裡。」

紅花三娘子道：「還給人家。」

失主是一個身穿武士勁裝，豹頭虎目的精壯大漢，他身旁還有兩個朋友，都是一副文士的打扮。

短衣漢子將錢袋還給精壯大漢道：「大爺，對不起，小的是有眼無珠，請……」

精壯大漢左手抓過錢袋，右手倏的一吐，短衣漢子一聲慘呼，立即雙手捧着面孔滾倒下來，鮮紅的血水同時由指縫中不斷的湧出。

精壯大漢哈哈一陣狂笑，說道：「你既是有眼無珠，這兩顆眼珠子還要它作什麼？」

敢情他右掌一吐，竟然挖摘了短衣漢子的一雙眼珠子了，此人手段的毒辣，當眞令人不寒而慄。

看熱鬧的似乎都認識這位精壯大漢，他們雖是現出憤怒之色，却沒有一個敢嗔出口一聲，而且一個個的悄悄溜走，好像害怕被牽連似的。

原本是一個人潮湧湧的場所，此時竟然風消雲散了，祇剩下幾個人了。

剩下的是精壯大漢一行三人，紅花三娘子主僕三人，另外一個就是湯乙秀及那位倒霉的扒手了。

湯乙秀之所以不走，是可憐那位小偷，他替他止了血，再取出療傷靈藥，給他敷上，總算保住了他的一條小命。

待做完了療傷工作之後，湯乙秀也應該走了，可是場上的戲可沒有演完，他祇好耐着性子的看下去。

敢情這位精壯大漢，可不是一個等閒人物，在江湖道上，鐵臂神刀石照，算得是一個響噹噹的字號。

高人的朋友自然也是高人，物以類聚，那兩位文士的知名度必然不會太差。

不錯，風流士子孫臨堵、青衫客金孤鴻，每一個都是跺一跺脚，地皮也會震動的人物。

他們全是天香樓的常客，一個月三十天，總有二十天要去天香樓吃吃花酒，尋尋樂子，紅花三娘子是天香樓的紅牌姑娘，他們當然熟絡得很。

既然是熟人，在禮貌上，總該打個招呼。

鐵臂神刀石照果然在打招呼，祇是語氣不太和善。

「三娘子果然高明，佩服，佩服！」

「石大爺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嘿嘿，難道非要我說它出來嗎？」

「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石大爺最好說個明白。」

「這可是妳要我說的？」

「不錯，石大爺可儘管說。」

「三娘子雖然高明，用的人却是飯桶，這話石某人沒有說錯吧？」

「石大爺，你認爲那個小賊是賤妾的手下嗎？」

「難道不是嗎？」

「你錯了，石大爺，賤妾祇是一個弱質女子罷了，怎會跟小賊扯上關係？」

「剛才這裡的人盈千累萬，他爲什麼單單向你求救？」

「這個……賤妾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拿來。」

「拿什麼？石大爺。」

「銀票？那小賊祇交還了錢包，他扒去的銀票並未交還。」

「你在說笑話吧！石大爺，就算他扒了你的銀票，又與賤妾有什麼相干？」

「嘿嘿，推得倒是乾淨，可惜你看錯了人，其實千萬兩銀票嘛，在石大爺來說，算不了什麼，祇要妳乖一點，大爺就再給妳十萬兩。」

嗯，好大的口氣，花二十萬兩銀子，祇要三娘子乖一點。

紅花三娘子祇是個賣笑的，最多花幾千或百把銀子，什麼事應該都可以解決。

現在鐵臂神刀石照居然一擲二十萬兩，可見他雖然是天天往天香樓泡，必然得不到美人的青睞，所以才說出一個瞞天過海的大話。

紅花三娘子也不傻，在風塵中打滾的女子，什麼樣的人沒有見過？

她明白石照是借題發揮，故意找事，不過此人她鬥不過，也惹不起，否則不要說天香樓她不能混，今天想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裡，祇怕也不大可能。

那該怎麼辦？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看熱鬧的走光了，連討救的人也沒有了。

其實看熱鬧的至少還有一個，他就是救治扒手的湯乙秀。

祇不過他似乎不想惹事，站得遠遠的，在負手眺着滾滾江流的偉大景色。

紅花三娘子美目一轉，被她想出了一個主意來。

「石大爺你是江湖名人，何苦跟賤妾過不去，而且賤妾實在沒有看到什麼銀票，大爺要是不信可以問問那位公子。」

好傢伙，她美麗的舌尖輕輕一轉，竟然轉到了湯乙秀身上來了。

莫非她是病急亂投醫，胡亂的扯上一個，不管她是什麼用心，湯乙秀仍然是被這次意外弄得神色一怔。

當然，紅花三娘子既有這麼一說，石照倒不便不理睬。

「窮酸，你是做什麼？」

「小生嗎？是來參加秋試的。」

「哦！看不出你還是個秀才，你說，你能證明紅花三娘子沒拿石某的銀票？」

「我不能給你什麼證明，不過，我的確沒有看見紅花三娘子拿你什麼銀票！」

「窮酸，你好大的膽，居然敢跟石大爺來作對。」

石照勃然大怒，猛的踏前幾步，存心要給湯乙秀一點教訓。

此人以鐵臂神刀馳譽江湖，數十年來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沒有人能夠在臂力上跟他一爭短長。

現在石照要教訓的祇是一個年紀輕輕的書生，祇要給他一拐子，還怕他不躺個十天半個月？

石照右臂一曲，當眞一拐子揮了過去。

他可不是祇想教訓一下，如果湯乙秀不會武功，如果這一拐子擊中胸前，縱然不致當場送命，也絕不是躺個十天半月就能好了的。

石照天性凶殘，遇到了他就是不幸。

湯乙秀的確不幸，這一拐竟然絲毫不差的擊中了他的胸前。

噗的一聲響過，有人痛呼一聲，豆大的汗珠由額頭上沁了出來。

祇不過痛哼的不是湯乙秀，石照請君入甕，右臂幾乎折斷，臉上肌肉扭曲，佈滿了痛苦的汗水！

這是陰溝裡翻船，鐵臂神刀橫行江湖數十年，想不到就這麼輕易的砸了招牌。

此時，兩名身穿公門服式的大漢遠遠奔了過來，其中一人道：「那一位是湯老爺？」

湯乙秀道：「我姓湯，有什麼事？」

穿公門服式的大漢由懷中取出一張紅帖遞給湯乙秀道：「恭喜湯老爺高中第二名舉人，小的是來報喜的！」

湯乙秀興奮的接過「捷報」，道：「多謝兩位，也辛苦了兩位。」

「多謝」兩字可打發不了來人，人家巴巴的跑來報喜，目的是討幾個賞錢。好在紅花三娘子已經帶着兩名丫頭走了過來，當即微微一笑道：「霓裳，賞他們十兩銀子。」

霓裳是她丫頭之一，應聲取出銀票，賞給了兩名報喜之人。

「多謝湯老爺、多謝湯夫人，小的告退了啦！」

報喜的走了，找事子的也溜了，紅花三娘子却一臉嬌笑，羞得抬不起頭來。

這自然是因爲那一句湯夫人，紅花三娘子雖是個淪落風塵，却能守身如玉，一些吃不到天鵝肉的人，當然是要千方百計的對付她，這就是鐵臂神刀找事子的原因。

像她這麼一個潔身自愛的人，而又弱不禁風的女子，祇怕殺雞都不敢，如何會去殺人？

湯乙秀剛才對她懷疑，看來是寃枉了她。

寃枉了好人，難免有些訕訕的，湯乙秀不由也低下頭來。

這兩人低着頭，像一對歡喜寃家似的，霓裳忍不住噗赤地輕笑了一下。

紅花三娘子抬頭瞪她一眼，道：「死丫頭笑什麼？公子祇怕餓了，還不快走？」

霓裳欣然一笑道：「是，小婢給公子、小姐帶路。」

說罷，低頭嬌俏的輕輕一笑地領先向前走去了。

（完）

上文提要：鐵山與孫采蓉等談到冰簞門被白衣人襲擊一事……鐵湘菱結婚之日，連皇上也知道了並御賜一對玉麒麟。三日後金帶貝勒賦歸，說出蒙王派遣國師三目法王之事，爲了消弭禍害，湘菱答應幫助他，路上雪山尊者教了湘菱一套「騰蛇掌法」，以應付三目法王。比武設在金帶貝勒府演武廳，玉長申第一個與蒙人古迭銑對決……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玉笛天戈



法王慘敗　兄妹翻臉

三目法王輕輕哼了一聲，手指一名身材瘦長，目如冷電的大漢道：「你去。」

此人名叫叱奴大根，在蒙地擁有無敵神鈎的美譽。他應聲出場，已將雙鈎撤入手中。

應戰的是南海魔刀闞震川，他以一套八分刀法，獲得魔刀的榮銜。

所謂八分，就是出手必然八刀，由第二刀至第八刀，都能預測對手閃避之處，予以兇狠的反擊。

全套刀法爲八八六十四招，如是第一分不能克敵，可以改用二至八任何一分，他成名至今，最多只用到四分，已打遍半個中原未遇敵手，如今神鈎對魔刀，是一場旗鼓相當的搏殺，旁觀者有眼福了。

他們就位之後，雙方說了一聲「請」，叱奴大根右手鈎在空中劃了個圓圈，帶着颯颯勁風，剁向闞震川的頭頸。

這是一招兇猛無比的進手招式，任何人都不會置之不理，將大好頭顱賣給對方。

南海魔刀很自然的舉刀相架，他要以數十年精修的內力，將對方這招給封回去。

但他的長刀剛剛舉起，右肩忽然傳來一陣劇痛，噹的一聲脆響，長刀已經跌落地面之上了。

敢情他已被叱奴大根的左手鈎所傷，連長刀都把握不住了。

叱奴大根後退三步，抱鈎一禮道：「承讓。」

南海魔刀闞震川，是一個成名已久的武林高人，估不到一招不到就落敗，他眞有點不想活了。

鐵湘菱眞怕他做出傻事，因而出聲召喚道：「回來吧，闞大俠，勝負是兵家常事，這算不了什麼。」

闞震川雖是羞憤得不想活下去，但他終於回來了。

豆蔻却於此時請戰道：「小姐：讓小婢去會會他。」

坐在一旁的皇甫丹道：「這個不好，還是我去吧。」

豆蔻哼了一聲道：「怎樣不好了？是瞧不起人嗎？」

他的確是瞧不起人，認爲派一個小丫頭去鬥蒙人的頂尖高手，不只是有失國體，也會被認爲中原無人。

鐵湘菱不便跟他解說，只是點點頭道：「好，皇甫大俠請。」

既經鐵湘菱決定，豆蔻雖是櫻唇噘得老高，也只得忍了下來。

皇甫丹順手由兵器架上取下一桿鐵棍，走入鬥場向叱奴大根雙拳一抱道：「皇甫丹討教，請。」

叱奴大根哼了一聲，右掌鈎故技重施，又在空中劃起圓圈來了。

只不過圓圈在一個又一個不停的劃，他的身形也在或左或右不停的移動，而且速度逾轉逾快，最後只見到一幢光影。

這是因爲皇甫丹與闞震川不同，他使的是八尺長棍長兵刃，要想近身攻擊，十分不易，叱奴大根才想以快速的身法，配合神妙的招式，乘虛蹈隙，予以致命的一擊。

皇甫丹冷靜得像一尊石像，無論叱奴大根如何變幻，都無法在他的神情上找出半點波瀾。

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中最傑出的人材，他以羅漢棍法爲基礎，經十年精研苦練，創造出一套最實用，更精深威猛的棍法，取名菩提棍。

他挾技遊江湖，走遍大江南北及黃河兩岸，在菩提棍下，從無十合之敵。

現在他凝立如山，挺棍待敵，全身細胞都在極度戒備之中，隨時可以迎戰來自任何一方的攻擊。

這是一個無隙可乘的鐵球，叱奴大根白白的損耗了不少眞力，依然找不出對方的半點破綻。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了，口中大喝一聲，雙鈎帶着强烈的勁風，展開一輪狂野的狠擊。

雙鈎鬥鐵棍，不只是奇招百出，而且兇悍無比，觀戰者這才開了一次眼界。

但這兩人的武功只在伯仲之間，雙方惡鬥五百餘招，依然是半斤八兩，難分軒輊。

此時台上響起鑼聲，這是鳴金收兵的指示，雙方只得收招後退，各回本隊。

童幹同時宣佈，今日武會到此爲止，明日辰初準時繼續擧行。

陳公公在回宮之時，神情上似乎有點不快，他乾咳一聲，對福安滿道：「貝勒爺：武會的前景不太樂觀，不知貝勒爺有何打算？」

福安滿微微一笑道：「公公放心，蒙人今日精銳盡出，也不過稍稍佔了一點便宜，明天以後他們不會好過了。」

陳公公向鐵湘菱等瞥了一眼道：「京師十大名人都不成，能靠那些女孩子？」

福安滿道：「這般女孩子是來自鐵門及西天大藏殿，隨便挑一個出來，京師十大名人都接不下她們五十招，何況敝師妹鐵湘菱是野侯鐵山的愛女，也是雪山派未來的掌門人，咱們擁有這般武林精英，蒙人來我朝炫耀武功，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陳公公啊了一聲，轉身對雪山尊者抱拳一拱道：「鐵姑娘原來是供奉的愛徒，請恕咱家失言。」

雪山尊者道：「好說，咱們回宮去吧。」

次日辰初還是原班人馬齊集福貝勒府，蒙人第一個出場是仙兆奪。

十八阿修羅之中有五人是女的，仙兆奪就是其中之一。

這五名女阿修羅全是頭裹彩巾，身着褐色鑲紅邊的短襖，以及同色的短裙，足登長筒蠻靴，手挽八角鍊子錘，不僅嫵媚多姿，而且英氣逼人。

她們是三目法王的得意弟子，武功也在十三名男阿修羅之上。

鐵湘菱這邊應戰的是丁鈴鈴，短劍一吐，十鈴齊鳴，搏鬥開始十數招，懾魂鈴頗能收到擾人心神的效果，她也佔到了上風。

但好景不常，二十招後，她就無法掌握優勢，以致由主動變爲被動了。

丁鈴鈴雙劍縱橫，懾魂鈴響得令人頭皮發炸，但她阻擋不了鍊子錘的攻勢，終於一個失神，雙劍被砸落地面，她只得敗下陣來。

豆蔻立即請戰道：「小姐：小婢請令。」

鐵湘菱剛剛頷首答允，她已投空而起，一閃之間，已立身仙兆奪身前五尺之處了。

柳眉一揚，櫻唇輕撇，道：「叫什麼名字？報上來聽聽。」

這般阿修羅殘暴兇狠，動輒殺人，除了三目法王，沒有人敢對他們吭出一口大氣。

如今豆蔻不只是對她揚眉撇嘴，還叫她報上名來，那能不激發她的兇性。

「妳去死！」

在一聲暴喝之後，仙兆奪陡然出了手。

鍊子錘響起一陣嘩刺刺聲，錘頭急如彈丸飛馳，逕奔豆蔻的胸口。

此女不愧爲阿修羅中的翹楚，一錘擊出，勢若萬鈞，速度之快，也令人措手不及。

然而這一招猛擊，却使她神色一呆。

因爲她發覺目標忽然消失，她那能不呆？

「蠢材，就憑你們這點玩意，也想興風作浪？」

語聲來自身後，她不免心頭一凜，但她反應之快，倒也令人佩服，聲才入耳，鍊子錘已如流星逐月一般的反臂擲出。

這回跟前次一樣，她又損耗了不少眞力。

舊事一再重演，仙兆奪不由心頭發毛，搏殺找不到目標，豈不十分可怕？

再這樣下去，她縱然累死也傷不到敵人，因此她不再出招了，却拉開嗓門吼了起來：「有種的咱們就放手一搏，如果不敢，妳就乾脆認輸，像這麼躲來躲去，是那門子比賽？」

豆蔻不再閃避了，只是憐憫的一嘆道：「我本來要妳知難而退的，想不到妳竟然如此愚蠢，好，那妳就出招吧。」

仙兆奪哼了一聲，手腕一吐一帶，鍊子錘像箭一般激射而出，當豆蔻以刀相隔，側身避讓之際，八角鋼錘有如靈蛇般的跟踪襲來，一連三招，豆蔻都處於挨打的不利局面。

將台上的陳公公眉峯輕輕一皺道：「貝勒爺：那位使刀的小姑娘是鐵門弟子吧？」

福安滿道：「不錯，她是敝師妹的貼身丫頭，如果公公在替她擔心，大可不必，我想十招之內，她就可以獲得勝利。」

十招之內獲得勝利，是福安滿保守的說法，以豆蔻的性格，她那有這個耐心。

當仙兆奪的鍊子錘作第五次出擊之時，豆蔻忽然發出一聲清嘯，小身子一飛衝天，然後以雷電交擊之勢衝向地面，但見寒光急閃，地上已呈現一個驚人的畫面。

仙兆奪的八角鋼錘裂爲兩半，鍊子一寸寸的散在鬥場上每一個角落。鋼錘鐵鍊變成了破銅爛鐵，這一擊之威，豈不駭人聽聞。

那仙兆奪呢？她那血肉之軀，總不會硬過鋼鐵吧？她的確受了傷，躺在一丈之外喘大氣。

這是豆蔻手下留情，否則她就無氣可喘了。

接着豆蔻又擊敗三名阿修羅，全是十招之內打得他們抱頭鼠竄。

她這項四連勝的輝煌戰績震驚全場，名滿八荒的十八阿修羅，在她的手下簡直不堪一擊。

三目法王氣得雙目噴火，他絕未想到苦心培植的十八弟子，竟會栽在一個小丫頭的手裡。

此時已無人再敢出場應戰，除非三目法王親自上場，但對方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他怎能自失身份？

好在台上已經響起鑼聲，總算替他解決了當時的窘境。

* * *

是晚餐後的休息時間，鐵湘菱、諸葛麟，及陽無情等正在客廳閑聊。

「師妹：你們吃過晚餐了？」

原來是福安滿來訪，鐵湘菱等立即起身招呼。

待豆蔻奉茶之後，鐵湘菱道：「小妹正要去找師兄聊聊，你來得正好。」

福安滿道：「爲了明天的比賽？豆蔻已打寒了他們的膽，咱們必勝無疑。」

鐵湘菱道：「是打寒了十八阿修羅的膽，但三目法王則未必。」

福安滿道：「師妹說得是，我想明天三目法王會向妳挑戰，作孤注一擲。」

鐵湘菱道：「是的，因爲他已別無選擇。」

一頓接道：「這幾天小妹反覆思考，覺得三目法王此次的行動，可能另有目的。」

福安滿道：「不錯，他想在各省設立武館，廣收門徒，結成一股力量，使能造成主導中原武林，領袖羣倫的聲勢。」

鐵湘菱道：「然後呢？」

福安滿一怔道：「然後？啊，師妹，妳該不是說他們心存異圖，密謀不軌吧？」

鐵湘菱微微一笑道：「師兄果然心智超人，不愧爲皇室的中流砥柱。」

福安滿道：「別損我，師妹，愚兄如是當眞聰明，就不會發生如今這些事端了。好在明天……」

鐵湘菱接道：「只要明天打敗三目法王，叫他們無顏在中原立足，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福安滿道：「愚兄正是這個意思，莫非師妹另有看法？」

鐵湘菱道：「小妹的確另有顧慮，想提出來供師兄參考。」

福安滿道：「好，師妹請說。」

鐵湘菱道：「兩年前冰簟門重返中原之時，在途中遭到無數來歷不明的白衣人伏擊，那般人不只是悍不畏死，似乎還不知道疼痛，除非剁掉他們的腦袋或手脚，他們是不會停止搏殺的。」

福安滿啊了一聲道：「此等人豈不十分可怕，他們是那一門派的？」

鐵湘菱道：「這一點到現在還沒有獲得證實，不過咱們懷疑他們可能是羌笛怨的。」

福安滿道：「羌笛怨不是在龍華鎮被消滅了麼？」

鐵湘菱道：「龍華鎮一戰，羌笛怨的確精英盡失，如果它沒有另外隱藏實力，實在已不足爲患，只是……」

福安滿道：「師妹還是擔心白衣人？但近年來江湖上並未見到他們的踪影。」

鐵湘菱道：「這個問題我也想過，當年他們伏擊冰簟門，使該門受到很重的創傷，但他們的傷亡更大，參與伏擊的，沒有幾個活着回去，爲了補充新血及訓練，江湖上自然見不到他們了。」

福安滿道：「他們總該有個秘密基地吧，難道就隱藏得無跡可尋？」

鐵湘菱道：「有，無情妹子，說說妳在邯鄲的遭遇吧。」

陽無情說了，由被騙入邯鄲宮，以及脫困的經過，說得一字不遺。

鐵湘菱見福安滿聽後陷入沉思，也不打擾他，半晌，他才雙目一睜道：「師妹：妳有什麼看法？」

鐵湘菱道：「我想先聽聽師兄的。」

福安滿道：「我知道寒砧這個人，他以軍功封東輔將軍，按他的財力，是無法擁有邯鄲宮的，這是疑點之一。其次，他沒有兵權，手下沒有部隊，邯鄲宮却守衛森嚴，機關遍佈，這也不合情理。第三，長白山胖瘦雙俠是他的部屬，顯然他是在勾結江湖，網羅亡命，行爲已出正軌，其心更是難測。第四，他與溫顯光的關係似乎頗不尋常，如果說他也是羌笛怨的首腦之一，並非無此可能。第五，按以上各點作綜合推斷，那麼邯鄲宮多半就是羌笛怨的秘密基地了。惟一不解的是，陽姑娘是溫顯光的表妹，爲什麼要將她關進鐵牢？」

鐵湘菱點點頭道：「師兄的推斷，與小妹不謀而合，咱們再作大膽的假設，羌笛怨對白衣人的訓練必已完成，或是接近完成。」

福安滿道：「有根據？」

鐵湘菱道：「小妹說過，只是大膽的假設，但，如果三目法王想在各省開設武館跟他們有關，這項假設就假變成眞了。」

福安滿呼的一聲跳起來道：「他們眞要造反！」

鐵湘菱淡淡一笑道：「不要激動，師兄，坐下來咱們慢慢研究對策。」

豆蔻忍不住接口道：「其實要不是咱們公子多年來暗中幫助朝廷，不斷給他們無情的打擊，不只是羌笛怨早已造反，怕不胡騎已然扣關，弄得狼煙四起了。」

豆蔻雖然只是一個丫頭，福安滿日間已經見識過她那身驚人的武功，自然不敢輕視，因而笑笑道：「姑娘的公子是誰？」

鐵湘菱道：「她原來是我三娘的丫頭，習慣上稱家父爲公子。」

福安滿道：「豆蔻說得不錯，令尊仁心赤膽，功在國家，祇可惜他不願接受朝廷俸祿……」

鐵湘菱道：「人各有志，師兄，咱們還是談談今後的對策吧。」

福安滿道：「師妹認爲咱們應該怎麼做？」

鐵湘菱道：「師兄有沒有派人監視三目法王一行人的行動？」

福安滿道：「有，他們住處的侍役，有兩人是童總管指派的。」

鐵湘菱道：「這麼說師兄是對他們二十七人的行動，瞭如指掌了。譬如他們曾經作過什麼事？見過什麼人？那人的長相、衣著、來歷，他們相見的目的，說了些什麼……」

福安滿一臉尷尬之色道：「很抱歉，師妹，這是愚兄的疏忽。」

鐵湘菱道：「師兄勿須自責，因爲你不明白事態的嚴重，現在亡羊補牢，爲時未晚。」

福安滿道：「好，愚兄馬上叫童總管去辦。」

鐵湘菱道：「此事要做得隱秘，我懷疑貝勒府已被人監視。」

福安滿道：「會有這等事？」

鐵湘菱道：「也許是我多疑，那天咱們回府之時，豆蔻曾經瞧到一條人影閃進對面的巷子裡，身法很快，絕對不是一般常人。」

福安滿氣憤的道：「這般賊人太過囂張，簡直是目中無人，師妹，明天跟三目法王過招時，廢掉他的武功，一則咱們減少一個强敵，其次給野心者一個警告。」

鐵湘菱道：「好的，小妹當盡力而爲。」

一頓接道：「小妹還有兩點建議。」

福安滿道：「請說。」

鐵湘菱道：「明天小妹如果僥倖贏了三目法王，他們必然會離開京師，其去處咱們必須確實掌握。另一點就是邯鄲宮，無論該宮是不是羌笛怨的秘密基地，姓寒的疑點太多，也要嚴密的監視。還有，如果他當眞擁有一股强大的潛在勢力，而又意圖不軌，其中必會衍生一些問題，這些，師兄應該先有一個底。」

福安滿雙拳一抱道：「多謝師妹提醒，如果別無他事，愚兄就此告退。」

鐵湘菱道：「師兄請。」

送走了福安滿，諸葛麟神色凝重的道：「師妹：三目法王是蒙古的國師，武功別走蹊徑，在九絕斷腸功下從無活口，明日之戰，妳有幾成把握？」

鐵湘菱笑笑道：「如果說把握，我一成也沒有，因爲他使的不是中原武功，咱們無從比較，不過我會贏他的。」

陽無情道：「姊姊：明天我先上，妳就可以瞧出他的武功來了。」

鐵湘菱搖搖頭道：「不，這樣勝之不武，何況我的武功他同樣不明瞭。」

其實何止三目法王不明瞭鐵湘菱的武功，連跟她同床共枕的丈夫又何嘗知道？

她自習得一燈心法之後，經閉關與潛形心法配合練習，竟能練到元嬰出竅，身外化身的境界，功力之高，雖然不能朝遊勃海暮蒼梧，但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了。

後來她又習得雪山鎮山絕學騰蛇掌，使功力更上一層樓。

但，她的武功究竟到了何等境界？沒有人知道，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所以她不敢說明天鬥三目法王能有幾成把握。

諸葛麟原是有幾分替她擔心的，及見她神情泰然，若無其事，心情也安定下來了。

* * *

這是一個大陰天，烏雲蓋頂，似有雨意。

福貝勒府的演武廳上，氣壓可低得嚇人，有人在喘氣，有人在流冷汗，大多數的是神色穆肅，好像害怕天要塌下來似的。

爲什麼會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只是待會有一場不比尋常的比賽而已。

這的確是一場不比尋常的比賽，蒙古國師三目法王挑戰金帶貝勒的師妹，也是野侯鐵山的愛女鐵湘菱。

這一戰不只是個人的榮譽，而且關係着江湖、武林，以及大清國運的興衰，這就難怪有這麼多人被沉重的氣氛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將台上響起一陣鼓聲，三目法王首先出場。

一身紅色袈裟，配合他那鐵塔似的身材，手橫兒臂粗細的金瓜禪杖，顯出他獨特的氣質、威武、暴戾。

接着出場的是鐵湘菱，身材嬌瘦，令人有弱不禁風的感覺，而且粉脂不施，却顯得清麗絕俗。

她穿着一身白衣，背上背着龍角寶刀，蓮步珊珊，緩緩走向鬥場。

她似乎只跨出了一步，就已到達三目法王的身前，這緩步一跨，竟然超過三丈以上的距離。

三目法王大吃一驚，他那囂張跋扈的神色，也爲之收斂不少。

不過三目法王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子嚇倒？因而大吼一聲道：「鐵姑娘果然不凡，可惜，嘿嘿，今日遇到了本法王，算是妳的不幸，快撤兵刄吧。」

鐵湘菱冷哼一聲道：「我會撤兵刄的，但不忍不教而誅。你應該知道中原藏龍臥虎，奇人異士多得不可勝數，閣下妄想在此地興風作浪，那你是太不自量力了，回去吧，我替你討個情，請朝廷赦你無知之罪，你看如何？」

三目法王哈哈一陣大笑道：「妳錯了，鐵姑娘，咱們前來幫助貴國，本是一番好意，妳這麼挑撥是非，是不是別有居心？」

鐵湘菱撇撇嘴道：「閣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用在下挑撥，其實你們這麼作，是小看天下之士了，要不要我將你們的狐狸尾巴給抖出來？」

三目法王心頭暗懍，兩縷殺機由雙目暴射而出，他覺得這位鐵姑娘太聰明，也太可怕，留下她會是他們問鼎中原的極大阻力。

因此大喝一聲道：「本法王不是來跟妳逞口舌之利的，接招。」

語音甫落，忽然紅光暴盛，禪杖以疾風驟雨，雷電交擊之勢橫掃而來。

三目法王果然身具絕世奇功，這一擊之威，除了用天崩地塌四字無法形容。

鐵湘菱呢？她那嬌柔的身子，能夠承受這力逾萬鈞的一擊？

人們對她有着無限的關注，却瞧不到她身在何處，所見到的只是滿場紅光流轉，幾乎通天徹地，而且風雷之聲震人耳鼓，聲勢之猛，叫人膽顫心寒。

只有少數人瞧得出，在那滾滾紅光之中，有一條不易瞧出的白線，它像劃空而過的流星，在紅浪中遊走奔騰。

這場罕見的搏殺，使得觀戰者目瞪口呆，簡直到達心神皆顫的地步。第一個沉不住氣的是諸葛麟，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他要投入戰場，助鐵湘菱一臂之力。

陽無情却一把抓住他道：「你不能去。」

諸葛麟道：「爲什麼？難道你瞧不出湘菱正身陷危境？」

陽無情一嘆道：「菱姊姊豁達聰慧，藝絕天人，三目法王如果能夠奈何於她，何至於八寶盡出，將九絕斷腸功使到極限？」

一頓接道：「如果因你的投入，使菱姊姊分了心，那你是害她了。」

諸葛麟道：「你說得對，是我欠缺考慮。」

其實關心的何只諸葛麟，將台上的福貝勒同樣的愁眉不展，最後他終於忍不住對雪山尊者道：「師父：你看師妹她……」

雪山尊者面色平靜的道：「你緊張什麼？難得遇到一個稱手的高手，她怎能不藉機會練習練習？」

福安滿一呆道：「什麼？師父，你說她是在練習？」

雪山尊者道：「不相信？你瞧吧，她就要出手反擊了。」

不知道她是否在出手反擊，只見紅光在逐漸收縮，場中起了一陣輕霧。

輕霧由淡變濃，代替了適才的紅光，最後響起一聲轟然巨震，結束了這場百年罕見的搏殺。

鐵湘菱白衣飄飄，靜靜的立在鬥場的一側，她伸手掠了一下略顯凌亂的秀髮，抱拳向將台一禮，然後身形一轉，緩步走回諸葛麟的身旁。

再看三目法王，人們又是心頭一震，他躺在鬥場之上，鮮血不斷的由口中湧出，血紅的袈裟裂痕處處，兒臂粗細的禪杖已斷成數截。

他栽了，但沒有死，由他的弟子扶持離去。

* * *

在福貝勒府的後廳，正在舉行一項家宴，參加的是雪山尊者，貝勒夫婦，及鐵湘菱夫婦三人。

福安滿敬了雪山尊者一杯酒，道：「師父：徒兒要罰師妹三杯酒，你老人家說應不應該？」

雪山尊者道：「那是你們的事，我不管。」

鐵湘菱輕笑一聲道：「師兄要罰酒，不管是什麼理由，小妹都會喝，不過你最好把罰酒的理由稟告師父，否則他老人家必然認爲你以大欺小，會生氣的。」

福安滿道：「看吧，師父，當初徒兒就說過，聰明的小師妹，會欺負笨師兄的，不是麼？罰酒還沒喝，就倒打一耙！」

他們師兄妹這一鬧，把雪山尊者也逗笑了，他瞧了鐵湘菱一眼道：「妳拿三目法王作靶子練習，差點把妳師兄急瘋了，妳眞該敬他一杯。」

鐵湘菱舉杯相敬道：「多謝師兄關心，小妹敬你。」

福安滿喝過了酒，道：「師妹：三目法王會不會死？」

鐵湘菱道：「不會，只是傷得不輕，百日之內行動有些不便。」

福安滿道：「百日之後呢？他又可以興風作浪了。」

鐵湘菱道：「百日之後，如果他還是不甘寂寞的話，他可以替有錢人作護院，或是當一名武師。」

福安滿道：「怎麼會這樣？」

鐵湘菱道：「因爲他要回蒙古，長途跋涉不易，所以我給他留了二成功力。」

福安滿呆了一呆道：「師妹妳眞高明，不過我還是有點擔心。」

鐵湘菱道：「擔心他會恢復功力，再來尋仇？」

福安滿道：「是的，此人給人的印象太可怕了，不能說沒有恢復的可能。」

雪山尊者道：「騰蛇掌下從無活口，菱兒雖是宅心仁厚，他也無法活過半年，一個將死的人，他怎能前來尋仇？」

鐵湘菱雖是習得此種絕世掌法，却不知道它的威力如此強大，中掌者必死，就是說對誰出掌，便是判了那人的死刑，如此霸道的掌力，如非面對十惡不赦之徒，絕不能輕易使用。

雪山尊者由她神情上的變化，已經知道她心中所想，遂微微一笑道：「本門鎭山掌法，並無使用上的拘束，不過爲師認爲只有在以下幾種情形下出掌較爲相宜。一是維護本門的令譽，二是執行正義、打擊邪惡，三是爲了自救，所以爲師行道江湖數十年，只有四次使用本門的鎭山掌法。」

鐵湘菱面色一肅道：「菱兒當謹記恩師的教誨。」

雪山尊者道：「好，好，你們慢慢飲用，我要回宮去了。」

送走了雪山尊者，撤去殘席，換上香茗，鐵湘菱道：「師兄，此間已無他事，小妹明晨想回太湖去了。」

福安滿道：「爲什麼要走得那麼急？妳這次舊地重遊，却沒有踏出大門一步，多留幾天吧，讓我陪你夫婦到處走走。」

鐵湘菱道：「不了，正事要緊，要玩以後有的是機會。」

一頓接道：「對邯鄲宮的事都佈置好了吧？要不要我幫忙？」

福安滿道：「暫時還不用師妹幫忙，我只是派人不分日夜的監視邯鄲宮，並在該地區的駐軍之中，揪出可疑的人物，待有重大發現，再以八百里快傳通知妳。」

鐵湘菱道：「三目法王那一夥呢？」

福安滿道：「當然派人跟踪，直到他們離開國境爲止。」

翌晨鐵湘菱夫婦及陽無情主婢離開了貝勒府，福安滿直送到城外十里，才互道珍重而別。

這次他們是抄近路，經天津，新海，直趕山東，然後一路南下，逕馳太湖。

* * *

「錢集」是江蘇沭陽縣以南的一個鎭集，鐵湘菱等準備在這裡打尖。他們剛剛踏進一家酒館，陽無情竟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原來她瞧到了熟人，其中一個與鐵湘菱曾有一面之識。

他們共有六人，是來自西天大藏殿的。

大藏殿主的二公子陽無毀，是鐵湘菱認識的，另外五人雖不相識，但瞧得出全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陽無情首先招呼道：「二哥：你們怎麼也來了？」

陽無毀向鐵湘菱瞥了一眼道：「咱們怎麼來倒不奇怪，怪的是妳爲何跟他們走在一路？」

陽無情嬌靨一紅道：「此事說來話長，我先替你們介紹幾位朋友。」

陽無毀未置可否，只是由鼻中哼了一聲。

由陽無情引見，才知道另五人是大藏殿八大弟子之中的三弟子風玄英，八弟子魏玄倫，其餘三人全是七十二搏命神鷹的高手。

也許陽無情的介紹不太得體，

因而引來大藏殿門下的不滿。她稱諸葛麟大哥，鐵湘菱姊姊，以武林主宰自居的西天弟子，此等稱呼他們怎能接受？

在不太融洽的氣氛之下，鐵湘菱等退過一邊，自行找到一張食桌進食。

陽無情留下來，她却哼了一聲道：「怎麼？瞧不起我的朋友？」

陽無毀道：「朋友？小妹，妳忘記妳的身份了，咱們可是武林的主人。」

陽無情搖頭一嘆道：「高自期許，已是不該，閉門稱王，更是愚不可及，好啦，咱們話不投機，小妹還是走遠一點的好。」

陽無毀的臉色顯得十分難看，但他還是强行忍耐着，魏玄倫忙着打圓場道：「小妹先坐下，本殿正面臨多事之秋，應該團結一心，才能應付未來。」

陽無情見八師兄如此說法，只得坐下，道：「本殿到底出了什麼事？」

魏玄倫道：「這要分三點來說，一是師妹未曾回去，引起師父師母不安，所以派出大批人手出山尋找，現在遇到了妳，這一點已不存在。」

陽無情道：「我只是想在江湖上多玩幾天，這也值得勞師動衆，還有兩點呢？」

魏玄倫道：「二是龍華鎭一戰，本殿不僅人員受到傷亡，聲譽上所受的打擊，更是難以估計，本殿將集中全力，與鐵門作生死一搏。」

陽無情道：「這只怕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想想看，鐵門作過什麼危害江湖之事？咱們却受人挑撥，一再尋釁，犯了錯不知悔改，還要集中全力作生死一搏，這算那門子的武林主宰？」大藏殿門下想不到陽無情敢作如此尖銳的批評，他們雖有同感，仍然現出一臉驚愕之色。

半晌，陽無毀道：「妳說咱們受人挑撥，那人究竟是誰？」

陽無情撇撇嘴道：「我不相信幾位兄長比我還笨，你們應該知道我指的是誰。」

魏玄倫道：「小妹指的是溫顯光？這也是我要說的第三點。本殿的金釆衣失竊，是他嫁禍給姓鐵的，經咱們多方查証，實際上他的嫌疑最大，小兄此次奉命出山，就是要擒拿此人。」

陽無情道：「這就怪不得他會將小妹囚起來了，本殿損兵折將，喪失聲譽，全是他一人造成的。」

接着就將在邯鄲宮遭遇的一切，詳細的說出。

陽無毀勃然大怒道：「狗賊膽大包天，居然將本殿玩弄於掌股之上，還敢欺凌小妹，走，咱們去邯鄲。」

魏玄倫道：「二師兄不要衝動，照小妹的說法，邯鄲宮不僅隱藏着一股龐大的潛力，而且機關遍佈，咱們人單勢孤，貿然前往，未必抓得到姓溫的，不如先回山稟報師父，聽候他老人家裁奪。」

陽無毀同意了魏玄倫的主意，回過頭來向陽無情道：「小妹：我剛才問妳的話，妳還沒有回答。」

陽無情道：「我所知道的都說了，你還要問什麼？」

陽無毀哼了一聲道：「我問妳怎麼跟他們走在一起的，妳却沒有說。」

陽無情道：「我麼？去京師瞧別人鬥三目法王嘛，這麼大的消息，你們居然一點都不知道？」

陽無毀道：「誰說咱們不知道了？三目法王與十八阿修羅在京師舉行武會，咱們要不是爲了找妳，早就趕到京師瞧熱鬧去了。」

陽無情道：「就只這樣？」

陽無毀道：「江湖上是這麼說的。」

陽無情冷冷道：「除了江湖上說的，你還知道什麼？哼，看來咱們的見識太膚淺了。」

未曾出聲的風玄英道：「小妹一向聰明，知道的必然比江湖上多，那妳就說說，讓咱們長點見聞。」

陽無情道：「三師兄太捧我了，如果不是跟鐵湘菱走在一道，連貝勒府都進不去，那能瞧到那麼精彩的搏殺？」

風玄英道：「武會是在福貝勒府舉行？鐵湘菱又怎能進去的？」

陽無情道：「鐵湘菱是福貝勒的師妹，她當然能夠進去了，而且對抗三目法王及十八阿修羅，全靠鐵門弟子，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陽無毀哼了一聲道：「妳太抬高鐵門了，難道本殿就趕不上他們？」

陽無情道：「我沒有說本殿趕不上鐵門，不過依小妹的觀察，本殿除了爹娘，沒有一個是她的對手。」

陽無毀面色一變道：「小妹：妳說得太過離譜了，我曾經會過她，不見得有什麼過人之處。」

陽無情道：「我知道，不過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否則三目法王怎能毀在她的手裡？」

魏玄倫道：「小妹：鐵門鬥三目法王妳都在場？」

陽無情道：「是的，第一天迎戰十八阿修羅的是京師十大名人及王府侍衛，結果敗多勝少，讓蒙人佔了上風，第二天由鐵門一名丫頭出戰，竟然連勝五場，打碎了阿修羅的膽，幾乎不敢出場應戰……」

陽無毀道：「妳說得太玄了吧？鐵門的一個丫頭，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

陽無情道：「二哥不要小看鐵門的丫頭，她們不僅習得九九旋陀神功，還習得武林失傳已久的兜天引，縱然咱們出手，不見得就能勝過她們。」

魏玄倫道：「後來呢？」

陽無情道：「第三天由鐵湘菱迎戰三目法王，眞叫人開了眼界。」

魏玄倫道：「聽說三目法王的九絕斷腸功，歹毒異常，當今之世，無人能敵。」

陽無情吐出一口大氣道：「九絕斷腸功果然厲害，他却敵不過鐵湘菱的曠世奇功，與騰蛇掌法。最後三目法王當場重傷吐血，一世英名就這麼報銷了。」

魏玄倫一怔道：「騰蛇掌中人必死，鐵湘菱如何習得雪山派只有掌門人才能學習的絕代掌法？」

陽無情道：「湘菱姊姊正是雪山尊者的傳人，也是未來雪山派的掌門人，三目法王碰到她，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風玄英道：「有一點不明白，三目法王爲什麼要率領十八阿修羅來京師舉行武會？」

陽無情道：「他藉進貢之名向皇上進言，爲了强民强兵，振興積弱，建議以十八阿修羅在各省設立十八個武館……」

風玄英哼了一聲道：「好大的野心，他太過目中無人了。」

陽無情道：「所以福貝勒才以中原盡多奇材異能之士，開武館何須蒙人！就這樣訂下了那個武會。」

陽無毀道：「好啦，這些事與咱們無關，妳跟咱們回山去吧。」

陽無情向他瞪了一眼，然後長長一嘆道：「興衰有因，難怪大藏殿要日趨末落了。」

陽無毀微現怒意道：「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陽無情道：「沒有什麼，只是一點感慨而已。」

魏玄倫明白她感慨的是什麼，但他只是瞧了陽無毀一眼，口齒微動，却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陽無毀沒有考慮那麼多，丟了一塊銀子在桌上，道：「我們走。」

陽無情道：「對不起，二哥，我還有事，不能跟你們走。」

陽無毀愕然道：「妳還有事？妳還能有什麼事？」

陽無情道：「你怎能這麼說？每個人總有一點私事的。」

魏玄倫道：「小妹：咱們奉命來找妳，幾乎翻轉了半邊天才找到妳，妳竟爲了一點私事不跟咱們回去，這不成理由，除非妳有個明確的交代。」

陽無情沉吟半晌，終於以堅定的語氣道：「我嫁給諸葛麟了……」

陽無毀呼的一聲跳起來道：「妳說什麼？誰讓妳嫁給姓諸葛的？我不答允。」

陽無情道：「二哥：我成人了，婚姻大事應該由我自主，何況我已經嫁給他了，請二哥多多原諒。」

魏玄倫道：「小妹：聽說諸葛麟跟鐵湘菱青梅竹馬，很早就有婚約，可有這回事？」

陽無情道：「不錯，湘菱姊姊也是他的妻子，這沒有什麼，兩女事一夫，並不是什麼稀罕之事。」

陽無毀怒吼一聲道：「姓諸葛的，我在鎭外等你，欺侮陽某的妹妹，應該讓你受點懲罰。」

看他神情激動，目射殺光的模樣，這點懲罰可能是生命相搏。

大藏殿的六人已全部離開，只剩下陽無情主婢還呆在那裡。鐵湘菱出聲呼喚道：「妹子：妳過來。」

陽無情神色淒苦，盈盈欲淚，她走過來了，却羞慚得抬不起頭來。

鐵湘菱一嘆道：「你們的談話，我全部聽到了，令兄的反應只是一個開端，往後的痲煩可能會接踵而來，這件事咱們不能讓它毫無理性的發展，總得想個妥善的法子。」

諸葛麟道：「這是我的錯，我接受他的懲罰就是。」

陽無情道：「不，菱姊姊，此事因我而起，還是讓我解決，告辭。」身形一轉，帶着金玉二婢向鎭外急馳而去。

解鈴還需繫鈴人，除了她返回大藏殿，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可想。

鐵湘菱向神色沮喪的諸葛麟瞧了一眼，道：「怨我麼？」

諸葛麟道：「別這麼說，師妹，只有她回山，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我怎麼會怨妳。」

鐵湘菱道：「只要她說通她的父母，你們仍有團聚之期，咱們走吧。」

是的，只要陽無情的父母答允，他們自然能夠重聚。但人生的道路是崎嶇的，誰能保証此次分手不是永別？

問題出在陽無毀在酒館不給她留點餘地，哥哥對妹妹的態度太過專橫。因此陽無情出鎭之後，只是亮了一下相，讓陽無毀知道她已經離開了諸葛麟，却連招呼也沒有打一個，就帶着金玉雙婢向西北馳去。

魏玄倫道：「小妹走了，咱們快追，不能讓她再出亂子。」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香雪蘭的師兄胡宗廣得到神木令，迫她聽從他指使，香雪蘭向展玉翃求助，展玉翃答應幫她……展玉翃與胡宗廣展開激鬥，發覺對方武功高，而展玉翃稍遜半籌，於是走爲上着。蕪湖城近日來了很多黑、白道上的豪傑，展玉翃知道胡宗廣在這幾天必定重回蕪湖，這時陸源又派了「百獸之王」林森前來……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之主



盜匪橫行　正邪激戰

展玉翃把信收了起來，問道：「送信來此，就爲此事？請轉告他一句，助人爲快樂之本，展某舉手之勞，不敢教陸老爺子掛懷，展某若有機會，自當上山探望他。」

林森喜道：「若請得副幫主大駕，那實是陸老爺子及吾等之榮幸！」

展玉翃回首道：「小夏快切些下酒物，上幾壺酒！」邊又請林森等人入席。「五位跟陸源是什麼關係？」

林森道：「陸老爺子是林某之表兄，不過鮮有人知道，亦盼副幫主守秘，林某聽了陸老爺子之介紹，對副幫主之義氣最是敬佩，希望以後交個朋友！」

展玉翃哈哈笑道：「佩服兩字不敢當，展某只希望五位以後多點行善，少做些魚肉善良的事，便於願足矣！」

「慚愧慚愧，林某正因爲有心改過自新，是故特來相隨，望能效犬馬之勞及瞻仰副幫主之德行！」

「那就更不敢當了！」展玉翃心頭忽然一動，改口問道：「五位來此，只爲此事，而毫無他因？」

「的確如此，若副幫主不相信，咱們立即拍拍屁股離開。」

「蕪湖城又非展某的，諸位何時走都無人反對，嗯，難道諸位沒有發現，近日蕪湖城氣氛有異？」

「哦，那當然了，胡宗廣妄圖稱霸武林，把黑白兩道都得罪了，因此有許多人聞風而至，有的想看熱鬧，有的是不服氣的，更有人想替朋友報仇的！」雲深淵道：「副幫主這幾天可得小心一點，免得有人來此破壞！」

展玉翃點點頭。「不知諸位知道這幾天有什麼大人物進城？」

林森道：「在下見過武從文夫婦及千蛇谷的大谷主霍長春！」

蔣彪道：「今早我進城見到一個禿頭漢子，似乎是『千里禿鷹』彭春樹，却不知他是不是胡宗廣的爪牙，因爲他近年向在西北活動。」

林森道：「潼關三義和松柏二友也來了。咱們剛到，也許還有其他高手！」

說時，店小二已送上下酒物及兩壺佳釀，展玉翃作東招待，林森忽然長嘆一聲，道：「昔時見副幫主，只覺乳臭未乾，今日再見，深感副幫主已是武林巨擘，風度及氣勢有異尋常人，眞是一日千里呀！再過幾年，恐怕副幫主已能左右武林矣！」

展玉翃見他一派諂辭，心中只覺討厭，乃乾咳一聲，道：「諸位若想改過自新，彼此便是朋友，無須再說客氣的話。」

林森拇指一豎，「副幫主果然不同凡响，咱們的確有心改過，且

是陸老爺子吩咐咱們來跟隨你的，不知咱們有什麼可以代勞的？」

展玉翃想了一下，道：「請諸位這兩天替我打聽一下，城內到底有多少黑道高手。」

林森面露尷尬之色，似乎黑道兩字對他造成傷害，正如做賊的人，亦不希望別人將他當作賊子，不過他還是答應下來。

展玉翃道：「胡宗廣這兩天可能會到，諸位最好伙同其他人，方可與他作對。」

雲深淵問道：「此人之武功，眞的這般可怕？」

展玉翃不願多說，只點點頭。

當下六人吃飽飯之後，林森便率他那幾個爪牙告辭。「林某找到客棧，便派人來通知夏老闆，只要副幫主用得着咱們的，只需派人報個訊，另者，若探到其他消息，亦會告知夏老闆。」

展玉翃送走他們後，也信步返回四海丐幫分舵，他抬頭見簷上有紙角飄動，便躍了上去，只見瓦片上壓着一張信，取起閱之，却是西方仙子留下的，約他到城北見面，展玉翃也不驚動郭得勝，便直奔城北。

出了城門，見路旁有座樹林，展玉翃便走了進去。他在林內走了兩匝，便聞頭頂上有樹葉磨擦聲，抬頭望之，只見西方仙子躲在葉濃處，左手撥開樹枝，右手向他招動，展玉翃也不作勢，便飛了上去。

西方仙子目光一亮，脫口便道：「你輕功及內功又有所進步了。」

「你是否一直跟着胡宗廣？」

「他本來要小妹跟着他，但後來我離開了！」

「他怎肯讓你離開？在何處離開的？」

「他要去黃山遊玩，要小妹陪他，小妹那有這種心情！半路上便佯說我要考慮終生大事，開小差跑回來了！」

展玉翃緊張地問道：「你考慮得如何？」

西方仙子目光又是一亮。「你緊張什麼？跟你有關係麼？你很想知道我考慮的結果？」

展玉翃像偷吃糖果的小孩驟然給大人抓住般，乾咳一聲，正容地道：「跟在下有何關係？只是在下恐你倆聯手罷了！」

西方仙子冷哼一聲，道：「口是心非，我今日來此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展玉翃截口道：「我正想問你，你約我來此有何目的？」

「你先告訴我，爲何你認爲我不會答應胡宗廣的要求？」

「他，他要求你什麼？」

西方仙子香雪蘭氣得牙癢癢的，「你何必明知故問？你認爲我不會喜歡他，會喜歡誰？」

展玉翃吸了一口氣，仍不敢正面作答，「我認爲你不喜歡他，乃因我認爲你與他年齡不配，你不會屈服……你……其實很正派，不會喜歡一個只有野心，而無半點正義之心的人！」

「他與我同門，若結成……連理，日後可互相切磋武藝，他外貌不錯，內功又深湛，年齡之差別不會造成問題，何況人謂老夫少妻，格外恩愛，難道嫁給一個木頭人更有趣味？」

展玉翃有點沉不住氣，澀聲問道：「既然如此，你還約我來此商量什麼？」

「你眞是個木頭人！」香雪蘭脫口道：「有時我眞懷疑你是聰明人還是蠢鈍子！不錯，我是有點喜歡你，但你却害怕我出身不正，名聲不好，視我如蛇蠍，又愛又怕是不是？」

她一口氣把積聚心中多時的情感一下子傾吐出來，而且說得十分坦白，形成一股强大的壓力，使展玉翃一時之間，但聞腦海中「轟」地一聲響，似失去知覺。

香雪蘭見他張大嘴巴，一聲不吭，不覺芳心百碎，失望悲苦之至，只聽她幽怨地長嘆一聲，飛身躍下去。

展玉翃瞿然一醒，急叫道：「香姑娘，妳往那裡去？」他毫不猶疑跟着躍下去，只見香雪蘭已奔出樹林，展玉翃急隨而出，放足狂追。

香雪蘭頭也不回地問道：「你跟着我作甚？」

「我，我有話要跟你說……」

「那就說吧，又沒人不讓你說，我把最難說的話都說出來了，你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展玉翃又窘又急，用哀求的語氣道：「香姑娘，你且停下來，咱們好好商量一下如何？」

香雪蘭說停便停，立即轉過身來，展玉翃虞不及此，一時收勢不及，兩人碰了個滿懷，展玉翃面紅過耳，連聲道歉。香雪蘭也窘，但只一瞬間，便道：「你不是有話要說麼？」

「你不是有一件事要與我商量乎？因何急急離開？」

香雪蘭嘴一張，却發不出聲來，又輕嘆道：「我被你猜着了……我怎能嫁給胡宗廣，但我一則不能反對師命，二則不是其對手，是故……你有妙計助我乎？」

「其實胡宗廣已是貴門之叛徒，你何須怕他，他手中所持的，不外乎一塊木頭而已……」

話未說畢，香雪蘭已斥道：「不許侮辱神木令！你不知此物在西

域之神聖地位，今番我且不與你計較，下次再犯，可不客氣了！」

展玉翅見她神情肅穆嚴厲，不覺怔了一怔，他不知道西域民風，對人對物崇敬之程度，能至入迷，有人侵犯，甚至親人亦反目成仇。當下輕咳一聲，低聲道歉。「在下的意思是只要咱們聯手，便可制勝，屆時你還有何顧忌？」

「萬一在惡鬥當中，他取出神木令，你教我怎辦？」

展玉翅不由一呆，一時語塞，香雪蘭道：「假如你能偸了他之神木令，自然好辦，不過要想偸去其身上的東西，除了『神偸』金猴兒之外，只怕再無別人，假如我不下場，你能奪去他的神木令麼？」

金猴兒未知踪跡，臨時去何處找他？至於第二點，展玉翅更無把握，是以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香雪蘭又輕嘆道：「小妹再提供一個消息給你，他把神木令放在懷內！」

展玉翅咬咬牙道：「若在下與胡宗廣惡鬥，你可否躲藏起來，匿在附近？設若在下萬幸奪下其神木令，則請便現身，聯手除去他；萬一在下失敗，你依然暗匿，如此也不會令你爲難！」

香雪蘭道：「好，一言爲定，從此時起，小妹不會再來見你，直至你奪下胡宗廣懷內之神木令爲止。後會有期！」她言畢又提氣急馳。展玉翅目送她離去，心中百感交集，又因伊人坦言示愛，心中有股搔不着癢處之感。直至伊人芳踪已杳，他才懷着興奮的心情回城。

一進城，展玉翅便覺有異，路上行人極稀，許多店子，在此刻（申牌）便已關上門來，他心頭一沉，暗道：莫非那話兒來了，便匆匆趕到天龍客棧。

小二認得他，連忙替他打開房門，展玉翅待他下樓，便去敲黃北山房門，不料黃北山那門不開，背後的門却開了。展玉翅暗自戒備，緩緩轉過身去，却是雲瀟瀟。

雲瀟瀟見是他，輕咳一聲，欲將門關起，不料展玉翅動作比她更快。一抬腿，便將門抵住，問道：「請問雲女俠，可知黃大俠去了何處？」

「那一位黃大俠？我不認識你！」雲瀟瀟手上用勁，那門紋風不動，就似是蜻蜓撼石柱般，不由暗哼一聲道：「你是誰？」

「請告訴黃北山，說四海丐幫副幫主展玉翅有事找他！」

展玉翅言畢把腿縮回，雲瀟瀟收不住力道，但聞「蓬」地一聲响，震得客棧也爲之一震，天花板上「颯」地摔下許多灰塵。

展玉翅在灰塵飛揚中進入自己房內，將門關上，他惱雲瀟瀟看不起他，故意讓他吃次啞巴虧！

過了頓飯工夫，房門突然被敲响，展玉翅正在調息，連忙散功道：「門未上閂，請進！」

進來的是黃北山及杜七，展玉翅長身下床，「兩位請坐。」

杜七沉聲問道：「聽說副幫主要找咱倆？」

「不錯，展某有事要跟黃大俠商量。」展玉翅還他一個軟釘子。

黃北山乾咳一聲，道：「副幫主應知黃某與他之關係，有話但說無妨，這些年來，黃某與杜七就如前朝之焦不離孟。」

「那還是請兩位先坐下好說話。」展玉翅待他倆坐下方問：「兩位找到岑氏昆仲之下落否？」

「我倆剛自外面回來，尚未有消息。」黃北山道：「適才正在跟武從文伉儷商量，胡宗廣殲殺中原好手一事，後來聽雲女俠說副幫主要找咱，是以……」

「哦，原來武大俠夫婦也住在此店。」

「不是，他倆喜歡清靜，借住後巷之民居，副幫主找咱便是爲了問這句話？」

「那當然不是……在下想問兩位一句，胡宗廣此人該不該殺？」

杜七道：「那自然該殺，就算不殺他，也得煞去其氣燄。」

黃北山十分沉着，不慌不忙道：「咱們去殺了岑氏兄弟之後，必會助副幫主殺胡宗廣！其實此話有錯，胡宗廣既與中原武林爲敵，黃某鬥他只是盡本份，稱不得助誰。」

展玉翅豎起拇指道：「兩位不愧有大俠之美譽，但不知那魔頭是否約了助手？」

「除了岑氏兄弟之外，尚有『天山三狸』，橫行西北之『河西雙槍』穆氏父子、『秦嶺風雪』卜凌風及溫白雪夫婦、『雪山飛鷹』鄔大羽，當然還有西方仙子。」黃北山道：「至於是否還有其他人，則黃某尚未查到。」

「除胡宗廣、西方仙子，我這干人以誰之武功最高？」

「單打獨鬥自然是鄔大羽最强，但穆氏父子及卜凌風夫婦都練有合壁術，非常厲害，相對來說，岑氏兄弟及天山三狸，已毫不足道了。」

「在下再冒昧問一句，武從文夫婦之武功比之他們五個，那方勝算較高？」

杜七道：「武從文夫婦刀劍合璧爲武林一絕，他倆可對付鄔大羽再加上穆氏父子或卜凌風夫婦，即以二敵三尚稍高半籌。」

「白道方面尚有那些高手？」

黃北山的話，令展玉翅十分失望。「據我所知，除了咱們幾個之

外已無別人。」

杜七忽然道：「對啦，黑道方面尚有『百獸之王』林森及其幾隻小獸！」

黃北山突然一拍大腿，道：「差點忘記，他們已經不能爲惡了，適才我看見林森，嘴角淌着黑血，跌跌撞撞地往外跑去，看來是中了劇毒，其面已滿佈黑氣。」

展玉翅忽然跳了起來，脫口道：「他們已歸順了在下，兩位且稍候，我去看看就回來。」言畢已衝出房去。他一出客棧便向四海丐幫分舵奔去，四海丐幫分舵正在天龍客棧之北面。

他一口氣跑回四海丐幫分舵，但見廳裡擠了許多人，亂哄哄的，展玉翅一進去，便有人叫道：「好啦，副幫主回來了！」

「發生了什麼事？」展玉翅三步併作兩步，奔上聚義廳，分開衆人，只見地上倒着一個人，滿面黑氣，嘴角襟前掛着黑色的血，可不正是林森？「他怎會死在這裡？郭舵主呢？」

郭月英道：「大哥去望江客棧……因爲林森臨死前說，他那幾個兄弟在客棧，料都已死了。」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問道：「他可有說是誰下毒？」

「有，是一個叫馮赤文的人。」

「馮赤文？可是外號『鐵背金拐』的那一個？聽說此人雖在黑道，但向不用暗器及毒物，怎會叫他下毒？」

郭月英道：「也許他跟大哥說過，屬下不大清楚。」說着，郭得勝正好回來。郭月英忙問：「大哥，望江客棧情況如何？」

郭得勝嘆了一口氣，「林森那幾個爪牙全被人毒殺在客棧內，無一倖免！想不到他們終生打雁，也會遭雁啄眼，也算是報應吧！」

展玉翅道：「下毒的可是馮赤文？林森可有說出原因？」

「他到咱們這裡時，毒已發作，躭了不久便死了，因此語焉不詳，不過大至還知道，他碰到馮赤文，請他吃飯，竟欲拉他過來，一致對付胡宗廣。那馮赤文反問他來了些什麼白道高手，最後是林森發現酒裡有毒，馮赤文則乘機溜掉，林森恐副幫主也會中計，因此趕來報訊。」

林森之表現令展玉翅大感意外，看來他眞的有心改惡從善，當下問道：「本幫兄弟是否還有所發現？胡宗廣來了沒有？」

郭得勝道：「胡宗廣之下落還查不到，但剛才屬下回來時，聽人說城外出現一隊騎士，有二三十之衆，騎士擧着紅旗，駐紮在城外，不知善惡。」

郭月英失聲道：「會否是『黃沙紅旗』？」

展玉翅問道：「黃沙紅旗是什麼人物？」

郭得勝接道：「聽說是橫行在沙漠上的一羣强盜，共三十六騎，在沙漠中無人敢與其作對，盜首『三枝毛』孟朝河武功高超，剛猛無匹，手段毒辣，殺人無算，看來這羣人已爲胡宗廣收服！」郭得勝憂心忡忡地道：「最怕蕪湖城的百姓，若他們要屠城，百姓慘矣……」

展玉翅聽得熱血沸騰。「他們若敢屠城，便教他們來得去不得！郭舵主，分舵是否有弓箭手？」

郭得勝道：「屬下主持分舵後，曾訓練了二十四名弟兄，令妹也在訓練一批暗器手，可惜時日太短，未能發揮作用！」

「不管如何，也得派上用場，讓他們保護分舵！今番正邪高手若在蕪湖大戰，本座估計，此處必是戰場之一。」

郭得勝嘆息道：「可惜白道高手來得太少，只怕無法尅制胡宗廣。副幫主，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您也得見機行事。」

「我自有道理，你們也得小心！若有急事，派人去天龍客棧找我！」展玉翅言畢，重回天龍客棧。

* * *

黃北山及杜七尚在他房內，展玉翅道歉之後，把經過告訴他倆，杜七聞言色變，「若『黃河紅旗』助紂爲虐，則咱們……幾無勝算。」

黃北山道：「他們再厲害也是血肉之軀，不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說不定屆時尚有高手來助也未定！」

杜七咬牙道：「不管如何，岑氏兄弟咱們是殺定的了，副幫主若無其他事，咱們要回房休息了。」

「若在下沒有估計錯誤者，今晚必有事發生，兩位多加小心，最好抽時間先好好休息一下。」

杜七聽出其話中之意，訕訕地一笑，首先回去，展玉翅也立即運功調息。

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展玉翅散了功，把劍抽了出來，撫摸一陣，喃喃道：「寶劍呀寶劍，今夜要你大展雄風，盡誅邪魔！」忽然又想起香雪蘭來，心神一陣凌亂。

展玉翅結紮一番，懸腰走出客棧，只見街上燈火稀疏，十店有九間關了門，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景象，奇怪的是城內的老百姓爲何會知道？莫非對方已採取了行動？他立即加快步伐到江畔酒樓。

但見大門已關了一半，裡面的食客也不多，展玉翅把夏寶貝招來。「怎地這麼早便沒有客人？」

「副幫主還不知道麼？城外有

一羣强盜，不讓人出入，違者殺無赦，已殺了七八個有急事出城的百姓！」夏寶貝擔心地道：「看來今夜必然有風波，副幫主可要小心！」

「你們更加要小心，早點關店，請夥計們回家睡覺，你今夜也回分舵去住。」

夏寶貝道：「副幫主還未吃晚飯吧？待屬下叫他們弄幾個小菜來！」

「隨便就好，要快，弄好叫他們回家去！」

* * *

江畔酒樓店門已關上，店內一燈如豆，只剩兩個人，展玉翅及夏寶貝。桌上放着六個小菜，還有一壺酒，兩人已吃得差不多，忽然遠處傳來一陣如雷之馬蹄聲，緊接着是吆喝聲和一片驚呼聲。

展玉翅也不開門，推窗躍出，道：「你快回分舵！」他迎着馬蹄聲奔上去。尚未見到騎士，已見遠處有幾股黑烟冲天冒起，展玉翅大怒，雙脚用力，幾個起落，已見到一羣穿戰甲騎黑馬的騎士，向兩旁民居射火箭。

展玉翅輕嘯一聲，人如離弦之箭射出，凌空抽劍出鞘，向一個騎士撲去，那騎士獰笑一聲，雙臂一移，將火箭對準展玉翅胸膛射去。

好個展玉翅長劍用了個巧勁，輕輕一撥，那枝長箭轉了個方向，向其同伴飛去。

說時遲，那時快，展玉翅人已至，那騎士連忙抽刀，展玉翅左脚落在馬臀上，右脚向後用力一蹬，但聞「蓬」地一聲，騎士怪叫一聲，翻落馬背，展玉翅亦借力標前，追向第二騎。

馬背上那騎士揮刀來砍，展玉翅猛使「千斤墜」，落在馬前，揮劍一劈，馬首已然落地！但那馬兒負痛，急跳急奔，馬隊登時大亂！

展玉翅如攻入狼羣，他爲解蕪湖城百姓之厄，先不以殺人爲目的，而是讓他們自顧不暇！眨眼間，他殺了一匹馬，削掉兩匹馬之馬蹄，刺傷一匹馬，但聞哨聲此起彼落，馬隊大亂，一時控制不了。

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道：「先殺了這小子！」

展玉翅猛嘯一聲，身子斜飛，急撲左首那騎，馬上騎士揮刀猛砍，展玉翅一偏身，左手先抓住馬韁，使馬匹人立而起，騎士長刀砍在空處。展玉翅眼明手快，左手撥開馬韁，抓住其右臂，用力將其扯了下來。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與此同時，幾個騎士在馬上拉弓搭箭，向展玉翅射去。

好個展玉翅左臂抓住那騎士用力一掄，將其當作武器，護住全身要害。「噹噹」兩聲，長箭射中戰甲，但緊接着，那騎士不斷慘叫起來。

展玉翅哈哈大笑，道：「爲何不再射箭？」

爲首一個穿紅衣的大漢騎馬而至，背後一位騎士扛着一杆紅旗，旗幟在夜風中發出「獵獵」的响聲，展玉翅力貫左臂，突然把手上之騎士向紅衣大漢拋去。

那紅衣大漢明知手下已死，也不伸手去接，左拳擊出，「蓬」地一聲，那騎士已摔落地上！這一拳力道極猛，紅衣大漢使來舉重若輕，連那坐騎動也不動一下，可惜展玉翅已翻到另一邊去，看也不看他一眼。

展玉翅見「黃沙紅旗」一進城便對民宅放火，恨死了他們，出手絕不留情。劍刺掌擊，刹那間，又殺了三匹馬與一個騎士，他行動敏捷，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使「黃沙紅旗」無法迅速展開圍攻。

穿戰甲之騎士，在沙漠上可以展盡優勢，但在長街中，他們之服飾又限制了其行動，所以動作遲鈍，在馬背上不如在地上靈活，一時間竟奈何不了展玉翅。

紅衣大漢道：「先殺了這小子，再作計較！臭小子，你有種的便跟某單打獨鬥！」

展玉翅大笑，道：「就怕你沒有這個膽量！」

紅衣大漢拍馬過去，展玉翅又閃開。「你令你手下出城，少爺便跟你單打獨鬥，誰不敢應戰的，便是龜孫子！」

紅衣大漢便是「黃沙紅旗」的首領「三枝毛」孟朝河。他見展玉翅不肯上當，便不再打話，人自馬背上飛了起來，向展玉翅撲去，展玉翅一回頭，這才看清楚他的相貌：獅鼻大眼，猴耳寬嘴，年在四十多，但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乃是他將頭上之髮，紮成三條短辮，短辮衝天而立，旁邊的頭髮則全剃掉。

展玉翅哈哈一笑之後，便又閃開，但這次因爲孟朝河如影隨形跟着，使他不能像剛才那麼得心應手。

就在此刻，「黃沙紅旗」隊形又亂了起來，驚呼之聲不絕於耳，緊接着竹哨聲嗚嗚而响，這竹哨聲十分耳熟，又聽有人高聲問道：「那位可是展少俠？」

「正是，來的可是霍大谷主？」

「正是霍某，你放心對付那『三根葱』，這些行動不便的混蛋，霍某自有辦法對付！」

孟朝河怒道：「霍長春，你敢跟神木令之人作對？不怕千蛇谷滅門？」

霍長春嘆息道：「霍某本不是什麼好東西，但看了你們的手段，霍某若還跟着你們，無異自甘淪落

爲禽獸了！」他忽然提高聲音：「孟朝河，霍某且問你一句：蕪湖城的百姓，可有人曾得罪過你們？你爲何一進城便放火？盜亦有道，霍某見過的惡人、凶人也不少，却未見過像你們這般的畜牲！」

黑暗中忽有人讚道：「霍長春罵得好，老叫化欣賞你！」

展玉翅認得已是盧多財的聲音，喜而問道：「盧前輩，是您？」

盧多財長嘆：「叫化子本想長年泡在狗肉堆裡，奈何來了一批猪狗不如的畜牲，叫化子能不來麼？」

千蛇谷的毒蛇，羣起而攻，或咬人或咬馬，使「黃沙紅旗」羣盜不能再發射火箭，展玉翅以掌震傷一個騎士之後，便站定等候孟朝河。「如今輪到你了！」

孟朝河在沙漠縱橫十多年，除了胡宗廣外，未遇敵手，是故不把展玉翅放在眼內，揮刀便砍。

這一刀走中宮，直劈下去，不留餘地，充滿了信心。展玉翅不爲所動，手腕一抬，長劍已出，反刺對方之手腕，他後發先至，刀鋒離孟朝河之頭尚有半尺，劍尖離其腕只餘三寸。

孟朝河輕咦一聲，連忙撤招換式，展玉翅順其收刀之勢，長劍急刺。這一招他毫不思索，順勢而出，用得恰到好處，把孟朝河迫退三步！展玉翅窮追不捨，攻勢連綿不絕，一口氣攻了六七劍。

這刹那，展玉翅根本不知道自己之劍術又有多少進步，以前必須待對方出招，自己方能出劍，如今已不必如此，攻守自如，先發先至，後發先至，劍出無招，每一着都攻對方必救之要害，劍如流水行雲，無跡可尋，抬手成招，不拘一格。

孟朝河本以爲數十招之內便可將展玉翅斬於刀下，不料一上場便落於下風，十招之內，竟只能攻兩三招，忍不住問道：「小子，快報上名來！」

「你聽清楚，少爺是四海丐幫的副幫主展玉翅！」

「難怪你有兩下子！」孟朝河來此之前，已聽胡宗廣提及展玉翅，但他料不到大名鼎鼎的四海丐幫副幫主，年紀這般輕。

長街上突然响起一個怪叫聲，道：「霍長春！霍長虹！你倆下來跟我父子決一戰！」

「河西雙槍」穆氏父子已到，則胡宗廣、「秦嶺風雪」卜凌風、溫白雪夫婦、「鐵背金拐」馮赤文、岑氏兄弟、天山三狸等一干邪魔，亦應已進城！

穆曉明之叫喊，展玉翅根本沒有聽見，他心目中只有孟朝河一個人。

激鬥間，孟朝河拚死反擊，鋼刀挾風，横劈展玉翅之腰際，這一刀毫無招式，但刀猛勢雄，威力絕大。

展玉翅藝高人膽大，長劍回削其手臂，他劍近其臂，必能先對方到達要害，而孟朝河本可閃避或退後，忽聞一直尖銳之破空聲响起，孟朝河身子一抖，硬生生把刀勢收住，再舉刀反手撩出，同時雙脚移動。

這一着，變化之大之遽，非高手莫辦，但他却忘了展玉翅亦是高手，但見他左腿一抬，同時長劍亦同時飛起！

「喀嗤」一聲，孟朝河連臂帶刀跌落塵埃，展玉翅的左腿亦恰好到達，將其踢飛！「卜」地一聲，一塊物體摔破於地，原來偷襲他的只是一塊瓦片。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則疾如流星曳空。此時，盧多財方飛落地上，道：「我知你必能殺他，但對方主帥尚未出現，不可浪費太多精力，咱們去對付穆曉明，讓霍氏兄弟繼續指揮毒蛇作戰。」

倏地兩道人影横空掠去，只聽杜七呼道：「岑湖，你給老子出來。」

只聽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黃北山，老子馮赤文久候了，當年你那一劍，要不了老子的命，今日便要你百倍賠償！」

展玉翅突然加速飄前，横在一個駝背拄拐的老漢前，冷冷地問道：「你便是馮赤文？少爺正要找你！」

「小子，你自有人收拾，快讓開！」

「你留下命來，少爺自然會讓開，林森他們五條命不能不索償！」展玉翅提高聲音道：「黃大俠速去！」

馮赤文的拐杖突然如毒蛇出洞般，悄沒聲息地戳向展玉翅的心窩，展玉翅像一張紙般飄開，「面對陰險小人，本座能不提防？」他一退即進，長劍斜刺對方肩胛。

盧多財自其身旁掠過，迎向穆氏父子。穆曉明厲聲道：「臭叫化子，你不去吃狗肉，來此淌渾水，有何好處？」

忽然屋頂上躍下幾個人來，爲首那老漢道：「莫說是他，咱們中原綠林好漢也看不過眼！」可不正是七十二旱寨總瓢把子陸源？他帶着左艮堂、索長勝及傅從君，本來是要去合肥向展玉翅面謝的，後來聽說展玉翅去蕪湖，又趕來蕪湖，剛好見到「黃沙紅旗」的獸行，忍不住挺身而出。

「姓穆的，不要猖狂，咱們鬥鬥你們！」

穆曉明一舞手中長槍，道：「

你們四個一齊上吧，讓你們知道我穆家父子之厲害！」

展玉翅道：「陸老爺子請小心！」他不再打話，揮劍急攻，馮赤文銅拐沉重，他劍走偏鋒，以輕靈對付，二十多招後已取得上風。

忽然一道裂帛似的長嘯，鋪天蓋地而來，只聽得在場之人耳朵嗡嗡作响，不用問，胡宗廣已來了！

嘯聲自北而來，展玉翅猛吃一驚，胡宗廣是否已搗毀了分舵？他一急之下，左掌隨勢擊出，馮赤文揚杖去招架長劍，又因瘸了一腿，行動不便，加上展玉翅左掌去勢又快，他只好抬起右掌，咬牙迎了上去！

須知瘸子與人對掌，十分不利，除非己方內力遠比對手深厚，否則必然吃虧。展玉翅經驗不足，否則早已得了手。

「蓬」的一聲，兩掌相交，展玉翅只退了一步，馮赤文退了兩步，尚站不穩，正要拄拐，展玉翅已輕嘯一聲標前，不讓對方有喘氣之份兒。

馮赤文知道他長劍之厲害，拐杖剛要放下，又抬了起來，這一來，登時失去重心，仰天摔倒，可憐他已是個駝背的，這一摔，雙腿幾乎舉過了肩膊！

展玉翅長劍一落，深深地刺進其臀部，馮赤文立即怪叫起來，脫手將拐杖向展玉翅拋去！可惜他情急拚命，這一拋力道不大，讓展玉翅伸手接住。

馮赤文手脚齊動，甚狼狽地自地上爬了上來，展玉翅拐杖已挾風擊在其後背上。只聽馮赤文怪叫一聲，衝口噴出一股血箭，人又重新摔落地上，摔了個狗吃屎。

與此同時，頭頂上風聲颯然，展玉翅知胡宗廣等人已至，脫手將拐杖向上拋去，人亦如魚兒般滑開。

偷襲展玉翅的不是胡宗廣，而是「雪山飛鷹」鄔大羽，鄔大羽見拐杖挾風而至，不敢伸手硬接，他凌空移形換位，堪堪避過，也嚇出了一身冷汗！

展玉翅冷冷地道：「好功夫，不愧是『雪山飛鷹』，可惜助紂為虐！」

屋頂上之胡宗廣哈哈大笑道：「何謂助紂為虐？武林本就是弱肉强食之地，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你們今夜都來了，好極，好極，省得老子到處找尋！」他頓了一頓，續道：「但你們還有一條生路，便是立即棄械投降，跟隨胡某橫掃中原武林，則富貴榮華，尚在後頭。」

盧多財冷笑道：「放屁！簡直臭不可聞！」

胡宗廣大怒，厲聲問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侮辱某家？」

「是你家盧爺爺！」盧多財嗤之以鼻。「你要咱們投降？簡直做夢！」

「哼！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你要自取滅亡，便休怪我！」胡宗廣聲音聽來更冷。「不單止是你們，就是九大門派掌門不服，也得死！不管是誰，就算是天王老子，誰不聽我胡宗廣的命令，便沒有好下場。」

黑暗中忽然傳來一道冷笑聲，胡宗廣喝問：「是誰？滾出來！」話未說畢，他人已如大鳥般，橫空掠到對面屋頂上去，大概找不到人，又發狠話，「你們到底投不投降？胡某數三聲，假如……」

黑暗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阿彌陀佛，施主就算數一千聲，也無人會屈服在你淫威之下！」

「你有種的便出來！」

「誰害怕你？莫說少林武當不會屈服，就我峨嵋派也要跟你周旋到底！」另一方屋頂上，站出一位身穿玄袍，年逾五旬的尼姑來，展玉翅認得，正是主持峨嵋山「萬年寺」的靜玄師太！

「說得好！胡家便先殺了峨嵋，再上少林武當！」

「峨嵋弟子千千萬萬，你殺得了麼？」

街角轉出一條中年壯漢來，道：「師太說得不錯，就單我武當派俗家弟子，他要殺不勝殺！」此人正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大名鼎鼎「江淮一劍」朱雙春。

武當俗家弟子由金駿孫主管，他下面的人，就數朱雙春武功最高，名頭也最响亮了。

展玉翅見到靜玄師太及朱雙春，心頭大喜，蓋此兩人武功高，大大增加己方實力。靜玄道：「朱大俠，下面那位展副幫主，便是貴派去年派到敝派報訊的那位展少俠？噢，想不到如今已是四海丐帮之副幫主，眞是英雄出少年呀，貴派能人也眞不少！」

朱雙春十分尷尬，不好說出展玉翅已被武當逐出門墻，只含糊地道：「晚輩今日來此，是為了中原武林之安危及榮辱，不是為某一個人！」

展玉翅跟鄔大羽交了幾招，便道：「朱師兄，這個『雪山飛鷹』十分厲害，須你方能制服得了他！」朱雙春聽了心頭舒服，便跑了過去，接替展玉翅。

展玉翅躍上屋頂，居高臨下，縱觀全局，「黃沙紅旗」因頭領離死不遠，鬥志大失，北方人又忌蛇，更加無心惡戰。

「千蛇谷」霍長春、霍長虹，加上「瀟湘女俠」和那些毒蛇，已足以

制服「黃沙紅旗」；遠處屋頂上，有八個人分成三組，也在惡鬥，除杜七、黃北山惡鬥岑氏兄弟之外，料是刀劍合璧在鬥「秦嶺風雪」卜凌風夫婦，旁邊還站着兩個人：天山三狸之梁永棟及楊長青，看情況己方局勢頗穩，他不由鬆了一口氣。

今夜之局勢能夠扭轉，全憑千蛇谷及陸源等人反戈一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目前只剩下胡宗廣一人最令人頭痛。

心念未了，對面之胡宗廣已先挑戰。「展副幫主，以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看人家比武有什麼意思？該輪到咱們舒舒筋骨啦！」

展玉翅故意道：「你不等你師妹回來才動手？」

胡宗廣冷哼一聲：「她是她，我是我，何況要收拾你，某家一個人已足夠，用不着舍師妹。」

展玉翅趁他說話時，暗中觀察四周，却不見有香雪蘭之芳踪，心中不由嘀咕起來：「她說只要我能奪下神木令，她便會出現，為何不見她匿在附近？」忽又啞然一笑：「若一眼便被人看穿，還叫匿藏麼？」

胡宗廣那知其心事，只道他害怕，不由大笑起來，道：「展玉翅，你若不想死者，只須叩三個响頭，發誓以後認某馬首是瞻，某不但放你一條生路，而且還給你榮華富貴，總之有百利而無一害。」

「閣下是皇帝天子？能保我榮華富貴，原來你不是志在武林，而是志在天下，在下膽小愼微，從來不敢存此大慾，閣下之雄心壯志，在下佩服得緊。」

展玉翅話音剛落，便聞黃北山猛一聲大喝，接着是岑江的一道慘叫。展玉翅拿眼瞥去，見黃北山殺了岑江，又向岑湖迫去，岑湖見乃兄慘死，不敢惡戰，連忙冒險躍開，準備逃逸。

他人自高處躍下，杜七脫手便給他三柄飛刀，那三柄飛刀成品字形，直奔岑湖後背。胡宗廣左袖用力一撥，發出一股罡風，冷冷地道：「暗器傷人，豈是好漢！」

不料「飛刀杜七」之名，豈是僥倖的？那飛刀給罡風一激，凌空一沉，仍向岑湖之小腿飛去。

與此同時，黃北山亦如白鶴般，自屋頂躍下，雙手抱劍，急追岑湖。

「不識抬舉！」胡宗廣冷哼一聲，縱身躍出，凌空急追黃北山。杜七心頭一急，又發出六柄飛刀，六柄飛刀分成兩組，每組三柄，第一組被胡宗廣凌空掃開，但仍在半空盤旋，教胡宗廣暗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第二組飛刀又已近身！

當胡宗廣縱身躍下時，展玉翅亦毫不猶疑，抱劍射出，凌空攔截胡宗廣，同時靜玄師太亦自另一方飛躍而下！

凌空五個人，岑湖先落地，他在小腿中了一柄飛刀，立足不穩，一個踉蹌幾乎摔倒，而在此刻，黃北山之長劍已至其後背半尺之內。

胡宗廣不愧是宇內有數之高手，只見他左脚尖在右脚尖上用力一點，身子又拔高五六尺，再一個曲腰，雙腿蹬出，平空射出丈餘，不但避開飛刀，也避開了展玉翅！

就在此刻，岑湖後背已被黃北山刺了一個血洞，只聽杜七叫道：「大哥，等小弟來！」他揮刀急躍而下。

靜玄師太因距離太遠，落地稍遠，展玉翅則已站在胡宗廣下面，靜候機會。「請師太替晚輩掠陣！」待胡宗廣力盡下沉，他方抱劍躍起，直刺胡宗廣之小腹。

這一劍，他佔盡天時地利，一擊即中，絕不奇怪，不獲寸功，方是奇怪之事，是故展玉翅躍起之時，充滿了信心。

胡宗廣藝高人膽大，下墜之勢不變，右掌虛按，成發掌之勢。展玉翅左掌亦蓄勢以待，電光石火之間，突見胡宗廣左臂一沉，曲指彈在劍脊上。

「叮！」劍刃搖晃，胡宗廣借那一彈之刀，斜飛開去，右掌護胸下墜。

展玉翅只覺得自劍脊上傳來一股暗勁，虎口微痲，身子竟略略向外盪開去，胡宗廣內功之雄渾，教他吃了一驚，他不甘心失敗，右臂暴長一撩，但聞「嗤」地一聲响，已割裂胡宗廣之左袖。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則如白駒過隙，直至此時，下面方傳來岑湖之慘叫聲，展玉翅輕吸一口氣，身子一偏，也翻身落地！

胡宗廣雙脚尚未沾地，靜玄師太經已撲至，只見她拂塵之馬尾，在其內功控制下，結成一束，力蘊千鈞，直擊胡宗廣之胸膛。

好個胡宗廣，只見他雙腿微曲，站地時成半蹲之勢，仰頭對着馬尾，使勁吹出一股眞氣，馬尾登時如風中亂草般，散開之後，四處飄零，胡宗廣之右掌此時方擊出，直取靜玄師太之胸脯。

靜玄氣得老臉發紅，斥道：「無耻狂徒！」她略退一步，拂塵回收，護住前身要害。

胡宗廣哈哈笑道：「你以拂塵擊我胸膛，不覺無耻，某家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便是無耻，這是那門子道理？須知某家的武器，便是一對肉掌。」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毒火成全等四人以毒蠱要脅霍元伽捐出十萬兩黃金作建廟費用，霍元伽一口便答應，衆人正感莫名其妙，許小旦竟出現在接風宴上，並且在成全等人面前跳舞，令成全四人神魂顚倒，要求摸她一摸，不料許小旦身上塗滿毒藥，四人中計束手被擒，原來此乃霍元伽之計謀……



妙絕天香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魔頭援手　女子擋駕

忽聽麥小明高叫道：「別忙！我先給這老小子一點厲害嚐嚐。」

原來麥小明想起當年胡柏齡之死，與毒火成全不無關係，也可趁這機會，一洩胸中之憤。

他話聲未畢，人已躍落在跟前，手指毒火成全道：「老王八蛋，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毒火成全兩眼直眨的問道：「你是誰？」

麥小明罵道：「瞎了狗眼！竟連你祖宗都不認識。」

「你……你敢罵老夫？」

「罵你是客氣，揍你這老小子才是眞的！」

麥小明說着，奮臂一掌，直向毒火成全面頰摑去。

毒火成全早已活動不靈，功力無法發揮，被一掌打得跟蹌摔出五、六步，還是站脚不住，直摔在地。

待他掙扎着爬起身來，不但口角鮮血直流，連被摑的面頰也變了形。

這老魔頭橫行黑道大半輩子，以往人人對他聞之色變，可能他做夢也沒想到，如今竟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後生晚輩弄得如此狼狽。

麥小明並未就此罷手，跟過去飛起了一脚，再踢向毒火成全的前胸。

毒火成全一聲悶哼，當場又是一個觔斗栽去。

霍元伽怕麥小明一時性起把毒火成全殺死，忙道：「麥小兄弟最好暫時饒他一條狗命，明天老夫再處置他不遲。」

別看霍元伽身爲迷踪谷盟主，但對麥小明却不得不儘量客氣。因他早知麥小明性情火爆，武功又高得出奇，若把他惹惱，說不定給自己當場下不了台階。

麥小明當着羣雄，總算給霍元伽面子，放下毒火成全，再一掌向黑魔時寅臉上摑去。

黑魔時寅一聲慘呼，也倒地連滾七、八尺遠。

麥小明反手一掌，再摑向牛奔。

牛奔既矮且肥，本來就像個肉球，倒地之後滾得更遠。

麥小明正要跟過去再補幾脚，只聽牛奔大叫道：「母桿蠟！」

麥小明罵道：「王八蛋！連蠟燭竟還有公桿母桿的，你講的究竟是哪一國話？」

這時牛奔已穩住滾動之勢，急急搖手道：「母細蠟！」

麥小明喝道：「管你是粗是細，這種事何必告訴外人！」

牛奔知道麥小明聽不懂自己的話，再說下去更易引起誤會，急得只能連連搖手。

麥小明這才想起該找個翻譯，

冷冷瞥了癱坐在地上的毒火成全一眼道：「老王八蛋，牛奔剛才那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如果翻譯不出來，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毒火成全已嚐到厲害，哪敢不聽，連忙齜牙咧嘴地道：「他……他沒罵你！」

「我要你翻譯，不是要你幫他講話。」

「他說『母桿蠟』，就是『不敢啦』！」

「那麼『母細蠟』呢？」

「就是『不是啦』！」

麥小明不覺暗自好笑，回身又是一掌，再摑向蠱魔火莽，以示公平。

霍元伽見麥小明已打了個通關，嘿嘿笑道：「麥小兄弟打夠了吧？」

麥小明道：「今天不打啦！」

搜魂手巴天義隨即帶着幾名嘍囉，把成全、時寅、牛奔、火莽四人押出大廳。

霍元伽這才高聲道：「各位就請各自回寨休息，今晚老夫決定設筵慶功，凡是在場諸位，一體參加！」

＊　＊　＊

當天傍晚，聚義廳內果然燈火高懸，照耀得如同白晝。

大廳內設下幾桌盛筵，顯得一片喜氣洋洋。

羣雄們很快便已到齊。

關於上午制服毒火成全等四人那一幕，此刻依然在羣雄們腦海裏揮之不去。

羣雄們對於霍元伽利用女色誘使毒火成全四人上當的手段，雖然不少人認爲在做法上近乎卑鄙低劣。但想到霍元伽爲了挽救迷踪谷的命運而這樣做，也未始不是一種高明手段。因之，他們絕大多數都對霍元伽頗爲心服，也使霍元伽在迷踪谷的聲望提高不少。

只是令絕大多數人納悶的，迷踪谷究竟什麼時候來了這麼一位東海許仙子，而這位東海許仙子的大膽作風，更令他們到現在還爲之咋舌。

霍元伽最後到達，而且還是攜眷參加，帶來他的新婚夫人苗素蘭。

他們夫婦剛剛坐下，王大康就搶着道：「盟主爲什麼不把那位許仙子也帶來？」

霍元伽呵呵笑道：「這是咱們的慶功宴，何必帶她來！」

王大康道：「豈有此理，若說功勞大，那位許仙子該居第一。若沒有她，今晚的慶功宴只怕就該由毒火成全那老小子來主持了。」

霍元伽臉上一熱道：「她很累，而且身上的毒粉還沒徹底洗乾淨，所以不方便來。」

王大康哼了一聲道：「哪裏是她不方便，分明是你這盟主有私心。」

霍元伽臉色一變道：「王老弟這話……」

王大康道：「她脫光了，你想留着自己看，對不對？」

霍元伽終於按捺不住，雙目精光閃射，叱道：「王老弟，你是否存心要來搞場？」

王大康大聲道：「俺說的本來是正理，你能讓那女人脫光了給外人摸，却不肯給自己人看，難道咱們自己兄弟還不如外人？」

霍元伽被弄得簡直啼笑皆非，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又在慶功宴上，如果發作起來，弄得不歡而散，豈不丟盡面子？

好在他本就老奸巨猾，只好極力隱忍不發。

坐在霍元伽旁邊的苗素蘭，更是漲紅了臉。

羣雄們既同情霍元伽，又覺得王大康的話有理，因爲他們也想再欣賞一次許小旦的脫衣風光。

勞山三雄中的老大笑面佛鮑超和老二鬼諸葛洪澤則向王大康直使眼色，王大康也覺出自己未免無理取鬧，總算沒再說什麼。

霍元伽見場面有些尷尬，連忙起身敬酒。

酒過三巡，場面才漸漸又熱鬧起來。

這一頓慶功宴，直吃到將近三更，因爲霍元伽興緻仍濃，因之並無一人離席。

就在這時，忽見一名負責內寨巡邏的頭目，面無人色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來到霍元伽席前行了一禮，道：「稟盟主，不……不好啦！」

霍元伽吃了一驚，急急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快報上來！」

那頭目道：「屬下方才巡邏到水牢附近，見水牢外負責監守的兩名弟兄全被人點了穴道，昏倒在地上。」

「你可曾進入水牢查看？」

「屬下立即衝進水牢，只見……」

「怎麼樣？快說！」

「毒……毒火成全和另外那三個被囚的全不見了！」

霍元伽頓時爲之一呆。

大廳內所有的人，在這刹那，也幾乎全楞在當場。

只聽霍元伽高叫道：「各位快回去取好兵刃，馬上再回大廳前準備迎戰！」

一陣桌椅杯盤碰撞聲中，羣雄正要起身離去，便聽大門外傳來一陣冷森森有如鬼域刮起陰風般的笑聲道：「不必回去啦，老夫就在這大廳內一個個把你們點名送上西

天！」

話聲未畢，一個胸垂白髯，身披黑袍，髮挽道髻，手執拂塵，臉長如馬，雙顴高突，面如死灰的瘦高人影，已堵在大廳門口。

這人赫然是盤踞呂梁山「九天玄陰洞府」的黑道煞星陰手一魔。

緊接着又有三條人影來到陰手一魔身後，正是毒火成全、黑魔時寅和牛奔，但却不見蠱魔火莽。

陰手一魔嘿嘿笑道：「火總峒主守在大廳側門外，他手裏緊捏着那袋天蠶神蠱，你們若要側門逃生，那是妄想！」

這時任邢霍元伽如何陰沈老辣，也大感心慌，他眞後悔爲什麼不在上午把毒火成全等四人當場處死。所幸那兩籠毒蠱，已被他焚燒掉，但却忘記把火莽藏在身上的毒蠱燒毀。

至於羣雄們，此刻也都毫無用武之地，因爲他們是參加慶功宴而來，誰都不曾攜帶兵刃，而且被困在大廳之內，即使有武器，也沒有足夠的空間施展。

毒火成全這時雙手也緊扣暗器，冷冷笑道：「你們哪個不怕死的，只管往外衝，老夫左手是三十六枚梅花針，右手是四十八枚蠍尾梭，而且都已經過淬毒，足夠給你們一個個點名用的。」

霍元伽和羣雄心裏都有數，毒火成全這話絕非蓄意恫嚇，若貿然向外硬闖，勢必討不了好處。此刻他們唯一的辦法，便是必須保持冷靜沉著，設法拖延時間，伺機再採取行動。

毒火成全似乎已經等不得，跨前一步道：「陰手兄，還等什麼，兄弟的暗器就想馬上出手了！」

陰手一魔道：「你急什麼，他們現在已是甕中之鼈，要殺也不必急在一時。」

毒火成全因自己和其他三人是陰手一魔所救，基於感恩心理，只好暫時強忍下來。

忽見陰手一魔視線投向苗素蘭，喝道：「好一個叛師滅祖的賤婢，還不快快過來受死！」

苗素蘭早已嚇得面無人色，顫聲叫道：「師父，只要你答應不傷害大廳內所有的人，弟子情願現在就死在您面前。」

陰手一魔冷笑道：「老夫現在還不想要妳死，我要把妳帶回去慢慢折磨！」

霍元伽靈機一動，立即抓住苗素蘭手臂，高聲道：「苗姑娘早已是迷踪谷的人，尊駕若想帶走她，那就必須答應霍某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方才苗姑娘所說的，不能傷害任何一個迷踪谷的人。」

「老夫如果不答應呢？」

「霍某就先殺了苗姑娘，讓你無法得到她。」

「你可知道那時候你將得到什麼後果？」

「只要能讓你得不到苗姑娘，霍某就是死也無怨！」

這幾句話，果眞使陰手一魔起了戒心，他的目的是想把苗素蘭帶回呂梁山，然後再誘回苗素苓，以便一起處置。

若苗素蘭此刻死在霍元伽手中，豈不使原定計劃成空？

因之，他必須先穩住霍元伽，不敢操之過急，嘿嘿笑了幾聲道：「好吧！老夫就答應你的要求，讓那賤婢馬上過來！」

「陰手老英雄說話可要算話？」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霍元伽這才鬆開抓住苗素蘭的手。

苗素蘭無限怨懟的怒視了霍元伽一眼道：「原來你是這樣的無情無義，連自己的妻子也肯交給別人殺害！」

霍元伽歉然陪笑道：「爲了挽救大局，夫人縱然一死，也是其死重於泰山，還望夫人成全！」

只聽陰手一魔冷笑道：「霍元伽，原來你和這賤婢……」

霍元伽道：「不錯！苗姑娘已然在半月前做了霍某的壓寨夫人，你的弟子能混到天下武林總寨第一夫人的身份地位，總算不會辱沒了陰手老英雄吧！」

陰手一魔哼聲道：「難怪她背叛老夫跑到迷踪谷來，原來是受你的引誘！」

「尊駕言重了，她當年是隨胡前盟主來的。」

「不錯，如果有胡柏齡在，哪裏還會輪到你！」

「也許這就是所謂緣份吧！」

「少貧嘴！快叫她過來。」

只見苗素蘭臉色一片肅穆，高叫道：「現在弟子只要求一件事，希望你老人家言而有信！」

陰手一魔一對三角眼裏白多黑少的眼珠斜瞄了幾瞄道：「妳指的是什麼？」

苗素蘭道：「弟子向你報到後，你不可再對這裏的任何一人下手。」

陰手一魔打個哈哈道：「這話老夫方才已經答覆過霍元伽，妳的耳朵哪裏去了？」

苗素蘭略一猶豫，立即舉步向陰手一魔身前走去。

陰手一魔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突然探手抓住苗素蘭的皓腕道：「賤婢，妳是想活還是想死？」

這時的苗素蘭反而顯得十分鎮定，大有視死如歸之概，正式道：「弟子一人能換得大廳內所有的性命，死了也值得！」

陰手一魔只氣得臉色發青，冷笑道：「想得倒不錯，老夫要把妳帶回九天玄陰洞府再慢慢處置，讓妳好好嚐嚐活不了死不成的滋味！」

說話間舉手便點了苗素蘭的穴道，然後把人摔出大門外的地上。

只聽霍元伽高叫道：「陰手老英雄既然已經承諾不傷害大廳內所有的人，現在就該退出迷踪谷去！」

陰手一魔冷森森笑道：「老夫雖然答應不出手傷人，但毒火成兄和他們另外三位却口口聲聲不放過你們，這就不是老夫能管的了！」

霍元伽心頭一震道：「迷踪谷和他們四位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他們有什麼理由和迷踪谷做對？」

陰手一魔笑道：「霍盟主說得太輕鬆了，今天上午是誰把他們打進水牢？他們又是怎樣中毒的？若不是老夫剛巧救了他們，他們還能活命嗎？」

霍元伽道：「他們無緣無故進入迷踪谷敲詐勒索，又在衆目睽睽之下對女人公然猥褻，正是咎由自取，怎能怨得霍某？」

陰手一魔頓了頓道：「這是你們雙方的事，必須由你們自己解決。」

誰知他說完話，却轉頭怒聲道：「成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毒火成全一楞道：「成某有什麼不好？」

陰手一魔道：「你不該對老夫的女徒，做出非禮的舉動，好歹你也是她的長輩，行事怎可如此沒有分寸？」

毒火成全道：「陰手兄以爲那女人是誰？」

陰手一魔手指門外地上的苗素蘭道：「除了老夫這名叛師滅祖的女徒還有誰？」

毒火成全嘻嘻笑道：「原來陰手兄誤會啦！成某摸過的那女人並非貴女徒。」

「你說是誰？」

「是另外一個女人，據說是從東海來的，叫許仙子。」

「能脫光衣服當衆給人摸，這種無耻的女人，連窰姐兒都不如，還稱的什麼仙子？」

「不管她夠不夠格稱仙子，反正那女人對男人很有一套。」

「莫非成兄喜歡上了她？」

「成某確實對她頗有好感，所以……」

「所以要怎麼辦？」

「成某決定先把那女人弄到手後，再處死霍元伽這一夥人。」

「好吧！你就先讓霍元伽把那女人獻出來，也讓老夫看看她到底好在哪裏。」

毒火成全視線轉向霍元伽道：「姓霍的，許仙子哪裏去了？」

霍元伽冷冷一笑道：「霍某已把那女人藏在一間密室裡！」

「現在老夫命令你把她獻出來！」

「把她交出來可以，但你必須先放霍某出去。」

「爲什麼？」

「那密室的開啓之法，只有霍某一人知道，若不放霍某出去，那女人就出不來。」

毒火成全豈肯上當，嘿嘿笑道：「那就不妨暫等一下，老夫現在要你先交出第二個人來。」

霍元伽道：「尊駕想要的第二個人又是誰？」

毒火成全道：「那個打過老夫們四人的小子。」

霍元伽當然知道毒火成全指的是麥小明。

他本來早已把麥小明視爲眼中之釘，早就想設法把他除去，但又顧慮到鍾一豪一夥人因而叛離。若與鍾一豪一夥人明目張膽的起而作對，自己這盟主寶座說不定就難以保全，在這種情形下，他必須在表面上加以籠絡，同時更希望能把麥小明收買過來以歸己用。

霍元伽心念及此，隨即搖了搖頭笑道：「尊駕要的那位老弟叫麥小明，可惜他並不在大廳之內。」

他的幾句話，羣雄們誰都可以聽得出，不外是要保全麥小明，因爲羣雄不下八、九十人之多，此時都緊靠在大廳一角，麥小明又站在人羣後方，站在大門口的毒火成全等人，根本無從發現。

再加上羣雄們不少身軀高大，在聞及霍元伽之言後，都故意搶着擋在麥小明前方，這樣一來，毒火成全就更難看到麥小明在那裏。

毒火成全向人羣中連瞄了幾瞄道：「那小子人在哪裏？」

霍元伽道：「霍某因他上午得罪了你們四位，所以不准他來參加宴會，至於他現在人在哪裏，大概還不至於離開迷踪谷吧！」

毒火成全咬牙切齒道：「待會兒老夫捉到他後，定要把他碎屍萬段！」

這時黑魔時寅和牛奔雖未開口說話，却都已氣得喉管裏咯咯作響。

陰手一魔皺了皺眉道：「成兄好像對那小子恨得不得了？」

毒火成全咬牙恨聲道：「陰手兄有所不知，那小子把我們四人打了個通關，成某這面頰到現在還沒完全消腫，你想咱們在江湖混了大半輩子，什麼時候栽過這種觔斗？」

陰手一魔回首瞥了黑魔時寅一眼道：「時兄也沒倖免吧？」

黑魔時寅咬得牙齒「格崩格崩」

作響，吼道：「他奶奶的，我們四個哪一個不是被他打得滾的滾、爬的爬，簡直是王八啃西瓜！」

陰手一魔笑道：「你們都是鼎鼎大名的了不起人物，怎會陰溝裏翻船栽在一個後生晚輩手裏呢？」

黑魔時咧了咧嘴道：「那時我們已經中了毒，手脚難以動彈，除了挨打，哪裏來的還手之力？」

陰手一魔頷首道：「好！」

黑魔時寅楞了楞道：「我們被打了，你還說好？」

陰手一魔道：「老夫這好的意思，是說那小子實在太可惡，時兄千萬別誤會。」

黑魔時寅哦了聲道：「莫非陰手兄也認識那小子？」

陰手一魔哼了聲道：「老夫認識他，在你們之先，那小子不但招惹過老夫，還把老夫的女弟子也帶走一個，你們說這小子可不可惡？」

這幾句話，只聽得霍元伽方面的人大感茫然，因爲他們根本不清楚麥小明最近曾去過呂梁山的事。

其實陰手一魔並非無緣無故前來迷踪谷的，他的目的，不外是把苗素苓捉回去治罪，當然，能把苗素蘭也帶回去那就更好。

毒火成全等得已有些不耐，吼道：「姓霍的，還不把那小子交出來？」

霍元伽道：「他不在這裏，你讓霍某怎麼交，除非你能准許霍某帶幾個人出去把他找回來。」

毒火成全略一猶豫道：「陰手兄，你看要不要放他出去找人？」

陰手一魔冷笑道：「老夫看你似乎越來越糊塗了，把霍元伽放出去，你們就又離倒霉不遠了！」

「你說該怎麼辦？」

「姓麥的那小子必在大廳裏。」

「你怎麼知道？」

「那小子年紀雖小，武功却高得出奇，霍元伽設筵招待衆頭目，怎會沒有他。」

「可是咱們若進去查看，很可能吃他們的虧。」

「成兄，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啦，難道活人會給屎憋死？」

「你有什麼高明辦法？」

「讓他們這幾十人一個個由大廳西邊走到東邊，還會查不出那小子？」

「好，就這麼辦。」

說着冷聲高叫道：「霍元伽，陰手兄的話，聽到沒有？現在馬上要他們一個個走到另一頭。哪一個若敢不遵，老夫雙手的暗器，立刻就發射出去，到那時別埋怨老夫心狠手辣。」

霍元伽正猶豫間，只聽羣雄中一人朗聲高叫道：「用不着那麼麻煩，在下現在就出來給你們瞻仰瞻仰！」

說話的正是麥小明。

他人隨聲到，由人叢中一掠而出，昂然來到陰手一魔和毒火成全身前。

他這舉動，當眞大出霍元伽和羣雄意外，所有的人全爲他大大捏一把汗，同時也莫不對他這份膽氣爲之心服。

麥小明在陰手一魔和毒火成全身前七尺外停下脚步，傲然說道：「在下來啦，你們要怎麼樣？看着辦吧！」

他這傲然不懼的舉動，照樣也使得陰手一魔和毒火成全大感意外。

毒火成全早已把麥小明恨得牙根發癢，剛要扔出暗器，却被陰手一魔一把抓住手臂道：「別忙，反正他已死路一條，老夫還有話問他。」

毒火成全只好強忍憤怒，暫時縮回手去。

陰手一魔雙目發射着兇光道：「小子，你把苗素苓那賤婢帶到哪裏去了？」

麥小明氣定神閒，冷冷一笑道：「她沒來迷踪谷。」

陰手一魔轉動着白多黑少的眼珠道：「她在哪裏？」

麥小明道：「在下把她暫放在一處民家裏。」

「那民家在哪裏？」

「現在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不肯講？」

「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

「你把所有的人都放出大廳我再講。」

陰手一魔頓時臉上青筋暴起，吼道：「好小子！死到臨頭，還跟老夫談條件，你……」

麥小明淡淡一笑道：「要殺要剮，任憑於你。不過你該明白，如果在下現在死了，你就永遠別想得到苗素苓！」

忽聽守在大廳側門的蠱魔火莽大聲道：「再不處死姓麥的那小子，本總峒主就要放蠱了！」

原來蠱魔火莽見陰手一魔遲遲不肯動手，早已等得不耐，尤其他把麥小明恨之入骨，必欲親手殺之而後快。

陰手一魔叫道：「火總峒主請忍耐片刻，老夫再問他三、五句話就當場把他處死。」

豈知蠱魔火莽已是忍無可忍，探手入懷，掏出布袋，竟把三十六隻天蠶毒蠱，抖手就放了出來。

那三十六隻天蠶毒蠱進入大廳之後，直向人羣聚集之處飛去，昂首吐信，凶性大發，剎時嗡嗡之聲響徹整座大廳。

羣雄們在這剎那莫不大驚失

色，紛紛一面走避，一面劈出掌力迎擊。一些功力較差走避較遲的，不少人已被天蠶蠱的毒信刺個正着，一時之間，驚呼慘叫之聲不絕於耳。

毒火成全趁這時也立即將左手的淬毒蠍尾梭拋射出去，一片藍汪汪的光芒，襲向麥小明。

麥小明情急之下，就地一個翻滾，滾到一張八仙桌下。

毒火成全萬沒料到一把蠍尾毒梭竟然落空，緊跟着再把右手的淬毒梅花針再擲出去。

這把淬毒梅花針有三、四十枚，出手之後，足可籠罩方圓七、八尺的範圍，在這七、八尺的方圓之內，即便是一隻蚊子，也難以脫逃，更何況是一個人。

豈知麥小明急中生智，竟搶在毒火成全出手之前，將那八仙桌的桌面傾側過來，自己則縮身在桌面之後。那淬毒梅花針細如牛毛，無法穿過桌面，當然也就傷不到麥小明。

毒火成全正欲再探手入懷掏出暗器時，突聽身後的牛奔發出一聲悶哼，接着自己的右臂也被一縷剛勁無比的指風襲中，使得他半邊身子頓時痲木起來。

他咬牙咧嘴叫道：「陰手兄，你怎麼反而對自己人下手？」

陰手一魔楞了楞道：「這是什麼話？老夫根本就在這裏沒動，你怎麼啦？」

毒火成全掙扎着回過身去，只見牛奔已躺在地上不動，分明是被人點了穴道，但又看不到點穴之人究在何處。

同時他也明白了方才絕非陰手一魔暗中施襲，因爲陰手一魔明明站在他和牛奔身前，縱然出手，也絕不可能襲擊到二人的背後。

這時陰手一魔也回過頭來，吃了一驚道：「這是怎麼回事？」

毒火成全忍着痛道：「方才牛親王被人點了穴道，成某的右肩也被人從背後點了一指。」

陰手一魔訝然道：「有這種事？對方的人呢？」

毒火成全道：「就是因爲沒發現來人，兄弟也莫名其妙，莫非有鬼？」

這時大廳內的羣雄，也都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不過他們却都個個暗喜，因爲來人分明是在暗助迷踪谷，是以內心全升起一股死裏求生之望。

陰手一魔略一沉吟道：「成兄運氣試試，是否還有施放暗器之能？」

毒火成全道：「成某的左手勉強還可以。」

陰手一魔道：「那就由你左手緊扣暗器，仍然守住門口，非到必要，暗器不可出手！」

毒火成全依言左手又握了一把淬毒梅花針，在這種情形下，即使陰手一魔不交代，他也不肯輕易出手。否則，當暗器擲出，縱然能擊斃對方不少人，其他的人也必一擁而出，到那時情勢就難以控制了。

他一面監視着羣雄的動靜，一面問道：「陰手兄要做什麼？」

陰手一魔道：「你只管守住大門，由老夫來對付來人！」

此刻羣雄仍聚集在大廳一角，除了少數人不住發出呻吟之聲，其餘仍能保持鎮定。

那三十六隻天蠶毒蠱全已被羣雄擊斃，少數被天蠶蠱咬中的，全靜靜的躺在地上，有的咬牙強忍痛苦，有的在不住呻吟。其餘未受傷的，則蓄勢戒備，秩序仍然極爲良好，顯得一絲不亂。

至於另一側門，蠱魔火莽依然守在那裏，羣雄料想他身上仍藏有毒蠱，是以也無人敢由側門衝出。

只聽陰手一魔重重咳了兩聲道：「用不着藏藏躲躲，究竟是何方高人，就請現身出來，也好讓老夫見識見識。」

一語未畢，輕風颯然，由大廳門外廣場盡頭山壁下的一棵巨松上飄下一個黑色人影。

那人影身材瘦小，但却穿著一身寬大的緇衣，緇衣下襬在夜風中微微飄動，但身軀却又紋風不動，顯得安祥而又莊嚴。

聚集在大廳一角的羣雄，這時都湧至一處窗口下，凝神窺視大廳外動靜，只因是夜間，雖能看到那瘦小的黑衣人影，却無法看清其面目。

那棵巨松距大廳門口足有七、八丈遠，如果他是在樹上遙空一指點倒牛奔，再點中毒火成全，這種聞所未聞的神功，眞可說是驚世駭俗了。

如果他是欺近大廳門口出手的，以陰手一魔和毒火成全那等人物竟毫無警覺，照樣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陰手一魔冷冷一笑道：「方才偷襲他們二人的可是尊駕？」

那緇衣人朗聲道：「出手的自然是我，但却算不得偷襲。」

緇衣人聲音清脆，分明是個女子。

在這剎那，大廳內的麥小明突感心神一震，這聲音聽來竟是十分熟悉，但一時之間却想不起是誰。

陰手一魔頓了一頓道：「不管芳駕是否偷襲，芳駕此時此地出現，究竟是何用心？可否告知來意？」

緇衣人冷冷一笑道：「那要先問問你們來到迷踪谷是何用心？」

陰手一魔頓了頓道：「毒火成

兒等四人被霍元伽無緣無故擄進迷踪谷，老夫只是來救他們。」

緇衣人冷笑道：「老匹夫，你說得未免太動聽了。霍元伽豈會無緣無故把四個煞星擄進迷踪谷，我若弄不清原因，也不會前來了。」

「妳究竟是什麼人？」

「在你們這批江湖敗類面前，我還沒有必要透露身份來歷。」

「妳和霍元伽是什麼關係？」

「談不上任何關係。」

「既然如此，妳就該知道霍元伽也是黑道出身，妳罵老夫等人是江湖敗類，難道霍元伽就不是江湖敗類？」

「我是衝著天下綠林總寨來的，迷踪谷雖然龍蛇混雜，霍元伽也不見得是好人，但這天下綠林總寨一旦被你們毀滅，必將引起綠林中更大的混亂。爲了消弭綠林再一次的浩劫，我就不能眼看你們胡作非爲。」

「妳自信能救得了他們？」

「對付你們這幾個江湖敗類，還綽綽有餘！」

「可惜他們四人中，已有兩人失去功力。」

緇衣人淡然一笑道：「現在我解開他們二人的穴道，這樣你們就無話可說了吧！」

她說着，只見右臂微微一抬，牛奔立即由地上站了起來。

毒火成全的右臂也立即運轉自如。

緇衣人竟能在七、八丈外，一抬手即解開兩人穴道，可見她先前點中牛奔和成全，絕非近前偷襲。

在這刹那，陰手一魔等人以及大廳內的羣雄，無不被緇衣人的超凡入聖神功驚得目瞪口呆。

陰手一魔雖然心驚膽顫，然而已成騎虎難下之勢，只好不計後果的硬撐下去。

只聽緇衣人冷然說道：「你們是聯手而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上？」

陰手一魔還沒來得及答話，毒火成全已緊扣兩把暗器走下大廳門外台階道：「陰手兄，這第一陣就讓成某來試試。」

陰手一魔正是求之不得，同時他也明白毒火成全的用意，因毒火成全最擅長的是暗器，根本不須近身拚搏。

緇衣人武功再高，也難以躲過兩把暗器數十枚梅花針及蠍尾梭的驟發施襲。

毒火成全直走到距緇衣人不足兩丈處才止住脚步。

他的用心顯然是要在近距離內出手，這樣對方就越發難逃天羅地網般的施襲了。

緇衣人依然紋風不動，冷冷問道：「你就是毒火成全？」

毒火成全道：「道上的朋友給了成某這樣一個綽號，成某從不計較，就算妳說對了吧！」

緇衣人道：「好一個江湖敗類，果然其貌不揚！」

毒火成全本就面目可憎，奇醜無比，被對方罵句其貌不揚，根本不予計較，嘿嘿一笑道：「芳駕最好別以貌取人，較技論藝，縱然是小白臉，也照樣佔不到便宜。」

緇衣人道：「這樣說你已經很滿意自己這副長相了？」

毒火成全終於被激怒，吼道：「怎樣比法，就快劃出道子來，用不着多說廢話！」

緇衣人道：「你既被人稱毒火，手裏又扣着兩把暗器，自然是以暗器最擅勝場，我現在就試試你的暗器手法究竟高明到什麼境界！」

「妳自信能躲過老夫的暗器？」

「在你沒出手之前，談自信未免言之過早。」

「那麼妳是準備用什麼辦法來躲避老夫的暗器？」

「你問得未免太多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不管你用什麼手法施襲，我脚下絕不移動半步。」

這幾句話，反而使得毒火成全有些莫測高深之感。

緇衣人催促着道：「不必猶豫，現在就出手吧！」

毒火成全左手一甩，二十幾支蠍尾梭籠罩了數尺方圓，挾着咻咻嘯聲，直向緇衣人全身射去。

他爲了一擊成功，緊接着右手的一把梅花針又甩撒出去。

梅花針因比蠍尾梭更爲細小，這一把足有四、五十支，在不足兩丈的距離內，放眼當今武林，任何高人也難以躲過。

豈知緇衣人果然脚下毫未移動，雙臂一抖，衣袖竟突然暴脹到七八尺長，而且足有兩尺寬。兩袖交互一盤一旋，竟然把身前從頭到脚，擋得風雨不透，尤其雙袖圓脹如鼓，那數十枚梅花針和蠍尾針撞到衣袖之後，居然發出「察察」的聲音來，就像撞上銅牆鐵壁一般。

這一來，使得毒火成全呆楞當場，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

陰手一魔和大廳內的羣雄也都看儍了眼。

毒火成全此時暗器已盡，剛要渾水摸魚準備退回去，只聽緇衣人喝道：「你準備到哪裏去？」

毒火成全乾咳了聲道：「已經比過了，還有什麼事？」

緇衣人道：「你已經用暗器攻過我，我並未還手，這樣是否公平？」

毒火成全打了個哆嗦道：「妳……準備怎麼樣？」

緇衣人道：「現在應該由我出手了，不過我不想限制你的行動，

你可以出手還擊，小心了！」

她最後一個字音剛剛出口，右手微抬，一縷指風直向毒火成全前胸「將台穴」襲去。

毒火成全根本來不及閃躲，一聲悶哼，當場倒了下去。

緇衣人冷冷一笑道：「陰手一魔，現在該你出場啦！」

陰手一魔是以「陰風掌」馳名黑白兩道，論武功縱然比毒火成全高，也高不了多少。他眼見緇衣人的蓋世神功，自忖萬難是對方敵手。但若貿然出陣，免不了也要丟人現眼，他老奸巨猾更勝毒火成全，當下略一沉吟道：「老夫已被他們四位推擧爲主事之人，要比也該比最後一陣。」

緇衣人不動聲色道：「可以，你既然是他們的主事之人，那就再派出一個來！」

陰手一魔立即望向黑魔時寅道：「時兄請到大廳側門把火總峒主換下，要他到這邊來！」

黑魔見自己能脫過和緇衣人交手這一關，當然高興，隨即應聲而去。

不一會兒，蠱魔火莽便由大廳一角轉了過來。

原來陰手一魔想到以火莽來對付緇衣人，不外是要利用他的毒蠱。

毒火成全的暗器被緇衣人的雙袖擋落，那是因爲暗器是直線施襲之故，而毒蠱是活物，能夠盤旋飛翔，趁機放射毒汁，只要火莽放出蠱去，緇衣人的雙袖必將失效。

火莽並不清楚方才成全和緇衣人交手的情形，來到陰手一魔跟前道：「陰手老英雄有什麼吩咐？」

陰手一魔道：「這女人想試試你神蠱的威力，你身上還有多少神蠱？」

火莽氣狠狠地道：「方才那三十六隻天蠶蠱全已收不回來啦，不過沒關係，本總峒主懷裏仍有兩個口袋，一口袋是泥鰍蠱，一口袋是蛇蠱，一共大約有上百隻。」

陰手一魔道：「好！那你就把蠱毒施放在她的身上。」

就在這時，大廳內的羣雄已起了劇烈變動。

他們因見火莽已離開側門，換由黑魔時寅把守，黑魔憑恃的只是黑砂掌，羣雄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當下霍元伽、鍾一豪、麥小明帶頭，三人聯手以掌力將黑魔時寅擊退，直向大廳前的廣場衝去，把陰手一魔等人團團圍住。

不過羣雄仍不敢縮緊包圍圈，擔心火莽猝然發難施放毒蠱襲擊。

緇衣人環掃了羣雄一眼道：「你們都站遠些，我既然已經插手管上這件事，就一定會管到底，這幾個江湖敗類，我一人就足可收拾，你們只在一旁看着便了。」

羣雄此刻手中仍無兵刃，又見緇衣人武功已達超凡入聖之境，也就樂得在旁看看熱鬧開開眼界。

只聽火莽嘿嘿笑道：「本總峒主的各種神蠱，妳自信能躲得過？」

緇衣人冷然道：「你只管施放，我脚下絕不移動半步。」

火莽怔了一怔道：「妳身上可是藏有火器，準備以火器燒退神蠱？」

緇衣人道：「我身上什麼都沒帶，連兵刃都不會帶來。」

「那妳不是找死嗎？」

「這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擔心。」

火莽早已把兩個蠱袋緊緊揑在手中，一邊是蛇蠱，一邊是泥鰍蠱。

這種蛇蠱和泥鰍蠱，確是眞蛇和眞泥鰍，因爲一生下來就以特製的藥水浸餵，全身充滿奇毒，所以無法長大。

同時身上竟能生出翅膀，可以在空中對人類或其他動物飛撲襲擊，而且更能聽命於主人驅使。

所謂主人，指的就是訓練蠱類的人，火莽最擅馴蠱，因之才被稱爲蠱魔，至於毒火成全稱他蠱神，那自然是當面奉承之詞，叫着好聽罷了。

只聽緇衣人道：「不必猶豫，儘管把你的毒蠱放過來！」

火莽陰森森一笑，立即口中唸唸有詞，把兩袋的袋口一鬆，頓時，數十條像蝌蚪般的奇形動物，黑壓壓一片，振翅向緇衣人全身上下飛撲過去。

這刹那，在場圍觀的羣雄，無不倒抽冷氣，猛打寒噤。

却見緇衣人的全身衣服，不知什麼時候，竟又膨脹而起，就像有一股狂飆，發自她的體內，振動得全身衣服獵獵作響。

當數十隻毒蠱撲近緇衣人身體周近半尺左右時，竟只能在原處打轉，根本無法再前進，有的更被反彈回來。

而緇衣人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絲毫不見作勢，更無撲擊動作。

數十隻毒蠱直在緇衣人全身上下半尺外盤飛了將近半盞茶光景，依然無法衝近，有不少且已當場撞死，蠱屍落了一地。

這時火莽早已驚得不知所措，他做夢也沒想到會發生這種怪事，只好急急收回尚活着的毒蠱，否則那些毒蠱，勢必全部撞死，白白犧牲。

至於在場羣雄，也都被緇衣人一身不可思議的武功，驚得透不過氣來。

（未完・十）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上文提要： 驢面人上台挑戰，將史可拉、荒木三郎打落台下，主持人無二公子宣佈第一回合武林大會結束。第二回合爭奪武林王寶座要在老君山擧行，約定了日期，在武林王宮再會。衆豪俠各自散會後，三老的血吸蟲病發作，阿牛和刁男等將三老轉移至洛陽城，由賀西尼主治洗血、消毒、除蟲等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此時却來了假三老……



贋品解風波　主角爭寶座

刁男定目細觀，見假痴尼的手中握着一把製作精巧的暗器，驚呼出聲道：「是鐵拂塵。」

「可知它的來歷？」

「乃家師慣用之物。」

「幹什麼用的？」

「是信物，也是暗器。」

「功效如何？」

「哼！」

花和尚有樣學樣，也伸出一隻手掌道：「這又是甚麼東西？」

阿牛冷嘲熱諷道：「不稀罕，早在山海關老龍頭貞女廟便見過了，鐵唸珠。」

「可知它的來歷？」

「乃不老僧慣用之物。」

「幹什麼用的？」

「是信物，也是暗器。」

「功效如何？」

「哼！」

風流道士本打算照樣表演一下，手甫伸出，小秀才便搶先道：「好了，不必再獻寶，臭牛鼻子也有僞造的鐵葫蘆，乃家師的信物與暗器，你待怎地？」

假瘋道語帶威脅的道：「我們三人的手上，少說也有二百枚以上的拂塵、唸珠與鐵葫蘆，倘若六手齊發，結果會怎樣？」

此話一出，嚇壞了一屋子的人，不約而同的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祇覺得有一股寒氣直從脚心冒上來。

騷尼姑道：「我們知道，三老不是等閒之輩，你們這幾個小雜種也不簡單，閃電一擊之下，也許不能將三個老傢伙全部解決，但是……」

花和尚接口道：「但是，保證可以將這些洗血的器材砸壞砸爛！」

風流道士展示一下握在雙手中的鐵葫蘆，道：「瓶子一破，鮮血橫流，到時候即使華佗再世，扁鵲重生，恐怕也無能爲力，救不了他們三個老傢伙的命！」

這不是威脅。

也不是恐嚇。

說的是實話。

如果假三老六掌齊發，眞三老祇有死路一條，活命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登時，阿牛、阿憨、刁男等人好似洩了氣的皮球，斷了腿的快馬，威風不見了，神氣溜走了，不再大呼小叫，不再趾高氣揚，彼此面面相覷，心頭一片冰涼。

＊　＊　＊

沒人再開口說話。

假三老在敬候回音。

鐵牛等人却無言以對。

靜，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却別有一種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

靜默片刻後，騷尼姑開口了。「怎麼樣，到底答不答應？」

依然無人回答。

花和尚怒目雙挑的道：「佛爺是個急性子，可不耐久等。」

風流道士的態度更強硬。「你們祇有答應，別無選擇，當道爺喊到三的時候假如尚未將萬惡之刀交出來，就準備向閻王爺報到吧！」

假瘋道毫不遲疑，馬上喊出了。「一！」

女王蜂刁男急得不得了，側轉嬌軀道：「情勢危急，活命要緊，三位老人家就答應他們吧！」

阿牛幫腔道：「刁姐之言甚是，萬惡之刀乃身外之物，不要也吧！」

小秀才也在一旁猛敲邊鼓。「是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今日失去，日後還可以再奪回來。」

「二！」

風流道士的聲音冷而厲，充滿了殺氣，令人毛骨悚然。

三老的態度顯然已開始軟化，正以眉目傳語，作無言的商討。

風流道士嘴唇啓動，「三」字欲出未出，假三老六手齊擧，暗器欲發未發，就在這個危急萬狀，緊張萬分的時刻，不老僧忽以低沉而又悲戚的語調道：「罷了，罷了，姑且便宜他們一次，阿牛拿去給他們吧！」

立從魚簍之中將萬惡之刀取出，親手交給阿牛。

阿牛是個鬼精靈，頭腦反應快，點子很多，並未馬上轉交給假三老。

萬惡之刀一現，假三老神情激動，流露出一臉的得意神采，花和尚沉喝道：「小子，還不快快拿來！」

鐵牛雙眉一挑，道：「想要得到萬惡之刀，可沒有那麼簡單。」

騷尼姑神色一緊，道：「臭小子，難不成你還有條件？」

「當然！」

「什麼條件？」

「你們先退出去。」

風流道士冷笑道：「娃兒少打歪主意，我們退出去拿不到萬惡之刀，豈不上了你的惡當。」

女王蜂刁男道：「放心，祇要三位退出此屋，一定交出萬惡之刀。」

「可惜道爺信不過。」

「保證言出必踐。」

花和尚發出一串長笑，陰陽怪氣的道：「哼！信用多少錢一斤，女娃兒少來這一套。」

小秀才氣虎虎的道：「那你們要怎麼樣？」

騷尼姑揚手道：「簡單，交出萬惡之刀，我們馬上退走，否則就要這三個老傢伙的命！」

阿牛跟刁男、小秀才、百合互換一道眼神，打開窗戶，一躍而出，來到院子裡，將萬惡之刀往地上一丟，朗聲道：「老魔，來拿吧！」

風流道士先是一怔，似乎沒料到事情會這麼順利，但隨即大踏步的衝出來，準備單槍匹馬的去取萬惡之刀。

阿牛却不答應，大喝一聲：「站住！」

風流道士陰笑道：「怎麼，小子又反悔了？」

「沒有。」

「那你……」

「咱家要你們三個老魔頭一起來拿。」

「區區一把萬惡之刀，需要三個人來拿？」

「咱家是怕你們作怪。」

花和尚側轉身子，一面嚴密監視着刁男等人的一舉一動，並隨時準備出手對付武林三老，一面道：「作什麼怪？」

女王蜂刁男道：「怕你們言而無信，拿走了萬惡之刀，又要對三老不利。」

騷尼姑拍着胸脯擔保道：「祇要東西一到手，我們拍拍屁股就走。」

小秀才嗤之以鼻。「哼！魔鬼之言十言九詐，你們的話跟放屁一樣，咱們信不過。」

阿牛用脚踩住了萬惡之刀，道：「要就三個人一起來拿，不然咱們就拚！」

風流道士冷笑道：「狂小子，武林三老的性命握在道爺的手掌心裡，你還敢吹牛說大話，憑什麼拚？」

女王蜂刁男振振有詞的分析道：「六手齊發，固可對三老構成威脅，你們却無法穩操勝券，說不定會賠上三條命。」

花和尚瞪着眼珠子道：「就憑你們這幾個乳臭未乾的娃兒？」

小秀才神采飛揚的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花和尚沒聽說後生可畏這句話，何況還有外國人拔刀相助。」

騷尼姑吃了一驚，道：「哪來的外國人？」

阿憨指着扶桑三女與波斯三男道：「這三位是扶桑女俠，那三位是波斯好漢，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呸！連史可拉、荒木三郎的一招都接不住，不配稱女俠、好漢。」

「這是保留實力的結果。」

「爲何要保留實力？」

「其中自有奧妙。」

「什麼奧妙？」

「天機不可洩漏！」

女王蜂刁男接口道：「更何況在外面還另有大批伏兵。」

站在院子裡的風流道士聽得一呆，流目四顧道：「哪裡有伏兵？女娃兒少玩空城計的把戲。」

小秀才故作捧腹大笑狀。「別笑掉人家的大門牙，既是伏兵當然看不見，假使一目瞭然便不叫伏兵啦！」

花和尚道：「是哪條線上的人馬？」

女王蜂道：「自然是黃蜂教的精英。」

「胡說，我們來時四週無可疑之人。」

「當時沒有，並不能保證現在也沒有。」

「刁丫頭，妳是幾時發號施令的？」

「你們一入門，本教主便已將訊號傳出。」

「八成是妳這臭婊子故弄玄虛。」

「不信你可以到外面去觀察一下。」

小秀才誇大其詞的補充道：「說不定八大高手、十二金釵、二十四鳳已經設下了胭脂井，擺下了肉床鋪，正準備以勾魂大法給你們送終。」

開封元通寺，風流道士、花和尚吃過四花主、十二金釵的虧，差點精血枯竭，死在肚皮上，至今餘悸猶存，聞言愕然一楞，假三老皆面有驚容，語為之塞。

衡情度勢，權衡輕重，假三老可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寧可信其有，不敢信其無，拿自己的性命作賭注，當下互換一道眼神後，花和尚一字一句的道：「好，姑且信你們一次，佛爺拿到萬惡之刀就走，你們全部留在此地，一個也不許動。」

話落，立與騷尼姑齊步跨出房門。

花和尚是隻老狐狸，祇側着身子往前行，一邊走一邊還密切監視着屋內之人的一舉一動。

風流道士的動作最快，一馬當先，阿牛怒吼道：「臭牛鼻子老道，你給咱家站住！」

假瘋道一怔神止步，道：「小子，你又變卦了？」

「誰說的？」

「沒有變卦為何不許道爺取刀？」

「小爺爺的條件是要你們三個魔頭一起來拿，不許一前二後，玩陰使詐。」

騷尼姑與花和尚緊走幾步，和風流道士立在一起，假痴尼道：「現在我們同步前進，總可以了吧？」

阿牛道：「馬馬虎虎。」

「把脚移開。」

「已經移開了。」

「向後退。」

「成，咱家退後三步。」

「三步太少，退遠一點。」

鐵牛猶豫了一下，再退六七步，已至牆邊，冷冷的道：「已無路可退，現在滿意了吧？」

吧字甫落，假三老陡地狂掠疾縱，彷若奔馬瀉電般一閃而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先把萬惡之刀弄到手再說。

「住手！」

「不許動！」

刁男、百合、小秀才等人蓄勢已久，睹狀立即穿窗奪門而出，欲奪回萬惡之刀，將假三老斃在當場。

「找死！」

「看打！」

風流道士和花和尚又何嘗是省油的燈，二人四手齊揚，無數的暗器應聲電射而出。

同一時間，騷尼姑一彎腰，已將萬惡之刀攫在手中。

假三老功力深厚，暗器的勁道猛銳，覆蓋的面積極廣，所有的通路幾乎全被封死，所幸，刁男等人早已料到了這一層，故而全部採取低姿態，伏在地上，滾地而進，是以毫髮未傷。

可是，當暗器掠過，彈身而起，追至切近時，假三老自知衆怒難犯，不敢以少敵多，已悄沒聲息的退至小院門口。

女王蜂刁男虛張聲勢的嚷嚷道：「姐妹們，上啊！圍起來，別放走一個活人。」

小秀才也扯開嗓門喳呼道：「追啊！殺啊！不把這三個老混蛋碎屍萬段絕不善罷甘休！」

假三老更驚更急，眞以為黃蜂教設有十面埋伏，那還敢再爭强鬥勝，急不擇路的翻牆越屋而去。

小秀才不肯放鬆，仍欲繼續窮追，阿牛阻止道：「算啦！窮寇莫追，讓他們走吧！」

刁男愕然道：「不要追啦？」

阿牛點頭道：「是啊，三老的安危重要，且讓他們去吧！」

小秀才道：「可是，萬惡之刀珍貴異常，不能白白的便宜了那三個老魔頭。」

鐵牛詭笑道：「是一把假刀，一文不值。」

「老大，你怎麼知道是假的？」

「不老僧告訴咱家的。」

「老禪師好像沒開口吧？」

「以目示意就夠啦！」

「那眞刀現在何處？」

「仍在魚簍內。」

「老大看見啦？」

「看見啦！」

這事至關緊要，刁男一臉肅穆的道：「阿牛，你這話可是眞的？」

阿牛道：「假不了，不老僧怎會打誑語，馬上就可以得到證實。」

* * *

是很快便得到證實，返回屋內，不老僧親口說出，被假三老奪去之刀確非眞品。

眞品仍在魚簍內，不老僧特地取出來，展示給大家看。

小秀才道：「那把假刀是從哪裡弄來的？」

不老僧道：「是特別訂製的。」

「故意弄一把假刀幹嘛？」

「就是為了應付意外，以防不測。」

「高明，高明！」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有學問，有學問。」

這一老一少言詞幽默，頓使適才那一股子緊張凝重的氣息一掃而空。

經一事，多一智，再也不敢掉以輕心，眼見達尼爾、卜拉斯與胡來福出去放哨，各就各位後，這才將注意力轉移到三老洗血的事情上。

洗血的工作一直在繼續，白蘭、黃梅、四花主忙這忙那，始終未曾間斷。

阿牛道：「賀兄，一切還順利吧？」

賀西尼道：「還算順利。」

「已經完成了多少？」

「大約一半以上。」

「逮住了多少吸血蟲？」

「不少。」

是不少，三隻玻璃管內皆蟲滿為患，大大小小的，少說也逮住了百十來條。

扶桑姑娘百合花容陡變道：「哇！這麼多。」

小秀才道：「這還是祇有蟲子，沒有蟲孫，若是繁殖到第三代就不得了啦！」

波斯少爺賀西尼道：「是的，若是繁衍到第三代，將會數以萬計，很快就會塞滿血管，使血液枯竭而亡。」

這種景象眞可怕，三老聞之不寒而慄，女王蜂刁男誠惶誠恐的道：「幸虧遇上賀朋友，不然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但不知洗血的工作，何時才可以完成？」

賀西尼道：「快了，當紅色的血液流盡，黃色的血液流出之時便算大功告成。」

阿牛道：「還有沒有危險？」

波斯少爺仔細的觀察一下三老的精神氣色，道：「危險期已過，如無外力干擾，應可平安無事。」

賀西尼之言不差，約莫又過了半個時辰，瓶子換來換去不知道換了多少次，紅色的血液卒告流盡，瘋道的體內果然流出了黃色的血。

小秀才喜不自勝的道：「好了，好了，謝天謝地，終於雨過天晴，洗血的工作可以結束了吧？」

賀西尼道：「現在還不行。」

「什麼時候才行？」

「再等一等。」

「等甚麼？」

「等紅血流盡，黃血更濃一些，以免有殘餘的幼蟲仍留在體內。」

這話言之有理，大家祇好耐着性子等，大家又等了盞茶工夫，足足流滿了一瓶子的黃血後，這才將放血的針頭拔掉，將瓶子吊起來，使黃血流回入瘋道的血管內。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痴尼、不老僧的身上，瘋道大功告成後不久，他兩人也相繼起身坐起來。

女王蜂刁男望着老師太道：「師傅，現在感覺怎樣？」

痴尼的答覆祇有三個字。「好極了！」

阿牛道：「運氣試一試，看眞力有無受損？」

不老僧當眞運氣一周天，欣然道：「一切已恢復正常。」

小秀才道：「令人憂慮的是，血液中會不會仍有幼蟲留存？」

賀西尼道：「應該不會，絲布紋理細密，巨細靡遺，不可能有漏網之魚，黃色的血又不適合吸血蟲生長，三位老人家可大放寬心。」

瘋道聞言甚感欣慰，笑呵呵的道：「謝謝賀公子大力相助，若非施救得法，我們三人可能早已老命休矣。」

賀西尼虛懷若谷的道：「前輩快別這樣說，區區小事，何足掛齒，日後需要三老大力鼎助之處甚多，尚祈不吝賜助。」

老師太爽朗的聲音道：「你的事曾聽男兒這孩子提起過，賀公子千里尋仇，孝心可感，史可拉若犯在三老手裡絕不輕饒。」

阿牛道：「還有百合姑娘的事也別忘掉，她的仇人荒木三郎，以及萬惡人魔任獨行、扶桑女王蜂小洋芳子。」

不老僧打量一下百合，笑道：「沒問題，荒木三郎遠渡重洋，來到中原助紂為虐，是該給他一點教訓，在第二回合的武林大會上相信會有機會。」

刁男道：「是啊，無二和無雙曾經說過，爭奪武林王，必須打敗所有的金牌武士，三位老人家正可利用這個好機會給史可拉、荒木三郎乃至那三個冒牌貨一個迎頭痛擊。」

不老僧道：「他日荒木飲刀亡命，百合姑娘得報血仇，打算怎麼謝我們？」

百合沒料到有此一問，一時間不知如何作答，囁囁嚅嚅的道：「你們要什麼，我就給什麼好啦！祇是遠離家鄉，四處飄泊，實在沒甚麼值錢的好東西。」

不老僧瞧瞧阿牛，看看百合姑娘，笑道：「姑娘本身就是一件最好的禮物。」

小秀才已會意，挑明了說：「就嫁給阿牛哥做老婆好啦！聽說東瀛的女子最溫柔。」

玩笑開大了，羞得百合姑娘滿臉通紅，手足無措。

芳心深處却很甜、很爽、很受用，偷偷地給阿牛拋了一個媚眼。

女王蜂刁男道：「百合，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想請教妳。」

上野百合錯愕一下，道：「什麼事？」

刁男道：「那三個老魔頭是扶桑人，妳知道嗎？」

百合吃了一驚，道：「什麼？他們是扶桑人？誰說的？」

阿牛道：「是胡來福說的。」

「可知他們的眞名實姓？」

「至今不明。」

「現在的這副德性，可是他們的眞面目？」

「七分原貌，三分加工。」

「既非本來面貌，就更加難以辨認。」

「在扶桑，像他們這種身手的人應該不會太多才是，想想看會是誰？」

百合尋思少頃，道：「扶桑武林，目前正值巔峯時期，像他們這樣的高手數不在少，一時間實在無從想起。」

上野姑娘解不開這個謎，假三老的來歷依然如在五里霧中，大家改變了一個話題，為未來的第二回合武林大會預作籌謀。

* * *

七月七日。

俗稱七夕。

是牛郎與織女鵲橋相會的日子。

也是第二回合武林大會舉行之期。

早在七月六日之前，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各大門派的武林人物，便陸續湧向欒川縣城。

使欒川途為之塞，客棧為之爆滿。

七日一早，老君山更是盛况空前，滿山遍野都是人。

有的是想來攀龍附鳳。

有的是想來升官發財。

正大門派的人則是想來一探武林王宮的內幕秘辛。

多數胸懷壯志而來。

多數成羣結隊而來。

黃蜂教就是這樣，除四花主、十二金釵外，又動員了數十名一流高手，與阿牛、阿憨、武林三老、扶桑三女、波斯三男結伴而行。

不過，瘋道、痴尼、不老僧依舊打得是樵夫、漁翁、乞食婆的旗號。

驢面人是唯一的例外。

還是單槍匹馬一個人。

到得很早，日頭甫出，便已來到老君山，坐在一棵老樹下。

地上畫着一個八卦。

手裡握着一把石子。

阿牛、刁男等人見狀，齊都停下脚步，同聲招呼道：「早啊，前輩！」

世外老人抬起驢頭，望了衆人一眼，熟絡的回應道：「早！早！」

小秀才調侃道：「你的老毛病又發了！」

「這不是老毛病，是天機。」

「什麼狗屁天機？」

「我老人家在卜算進宮的時間，與前途吉凶。」

「幾時進宮？」

「尚未算出。」

「吉凶如何？」

「正在卜算。」

阿牛道：「不論如何，第二回合的武林大會，前輩一定會參加，對不對？」

驢面人大點其驢頭道：「對啊，對啊！這種一步登天的好事八百年也不見得能遇上一次，我老人家既已入世，自然不會失之交臂。」

女王蜂刁男很技巧的說：「本教主以為，與其一個人在此瞎算亂算，倒不如對敵人多下一番研究的工夫更管用，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世外老人驚噫道：「誰是我老人家的敵人？」

「所有的金牌武士都是前輩的假想敵，尤其是武林王，乃頭號對手。」

「哦！」

「這個狗屁武林王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的功力、路數如何？」

「也一無所知。」

「糟啊，糟啊！對敵人一無所知，可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

問不出武林王的來龍去脈，祇好退而求其次，瘋道字斟句酌的道：「談一談尊駕自己也可以。」

驢面人突然端起架子來，反將了三老一軍。「為何不先介紹一下你們自己。」

小秀才忙指着瘋道道：「這是家師樵夫，也是一位出世人，剛剛才入世。」

阿牛往不老僧身邊一站，道：「這位是阿牛的授業恩師漁翁，常年在江邊打魚，不問世事，這次是因為看不慣武林王宮的人太囂張跋扈，故而出面欲一探究竟。」

女王蜂刁男拉着痴尼的手說道：「這是家師乞食婆，沿街乞討的目的是為了廣結善緣，而且人窮志不窮，也有一爭武林王寶座的雄心壯志，必然會成為前輩的強勁對手，不過……」

老師太接口道：「不過，尊駕若肯表明身份，我老太婆與樵夫、漁翁或許會考慮退出。」

打鐵趁熱，不老僧立即追問道：「閣下究係何人？」

驢面人眞絕，還是老套。「老夫驢面人。」

「尊姓大名？」

「世外之人，姓名早已棄而不用。」

「何妨說出來聽聽，也許有個耳聞。」

「我老人家與武林素無往來，說出來各位也不曉得。」

「最低限度，可以拿下面具，一睹廬山眞面目。」

小秀才咕噥道：「是嘛，萬一在武林大會上，不小心驢頭面具被人打掉了，大家也好辨識，免得錯把馮京當馬涼，搞錯了對象。」

世外老人道：「會的，但不是現在。」

「說一個時間好嗎？」

「我老人家若是奪得武林王，一定會除去驢頭面具，以眞面目與天下英雄相見。」

阿牛道：「倘若不幸馬失前蹄，未能如願以償，又當如何？」

驢面人的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果眞如此，我老人家決定重歸山林，遁居荒野，永世不再復出！」

武林王身份如謎，驢面人同樣諱莫如深，衆人探不出半點蛛絲馬跡來，皆大失所望。

三老已向前行去，小秀才嘻笑道：「前輩，快算吧！別誤了大事。」

驢面人道：「快了，快了，卜算一有結果，便立即入宮。」

「預祝你卜一個大吉大利的好卦，榮登王座。」

「謝了，謝了，若眞如此，自會當衆除去面具。」

「咱們武林大會上見。」

「武林大會上見！」

* * *

再往前行，不久到達一道山谷口邊。

山谷口上，果見有一羣年輕貌美的姑娘，在負責接引的工作。

其中還有一位熟人，是三十八號小妞，在洛陽選手村，曾經接待過阿牛他們的林小玉。

小玉也發現了大家，主動的迎上來，熱烈的招呼道：「歡迎，歡迎，小女子已在此候駕多時。」

阿牛一怔神，道：「小玉，妳在等我們？」

「是啊！奉公子、公主之命，小玉仍然負責接待各位。」

「妳怎會知道我們一定會來？」

「此仍武林盛會，誰也不會錯過。」

妙目一揚，林小玉面部忽現訝異之色，又道：「呀！哪來這麼多標緻的姑娘。」

女王蜂刁男指着身後的四花主、十二金釵等人道：「全部都是本教的姐妹。」

林小玉笑容可掬的道：「黃蜂教的人好多啊，都是姿色出衆的大美人。」

小秀才嘻皮笑臉的道：「這祇是其中的一小部份，更多更美的美人兒仍留在教中。」

刁男一揚柳眉兒，道：「怎麼，姑娘可是嫌多，不歡迎？」

小玉笑盈盈的道：「那兒的話，我們公子、公主說過，不論是前來角逐，或是純屬參觀，一律歡迎，多多益善，請跟小女子來吧！」

* * *

跟着林小玉進入山谷，往一條岔路行去，沒多一會工夫便至盡頭，通路被一道陡立的峭壁阻斷。

小秀才神色一緊，道：「開什麼玩笑，這是一條絕路呀！」

林小玉依舊笑臉迎人。「少俠請勿多慮，壁間另有通路。」

扶桑姑娘百合道：「可是，怎麼祇有我們這一批，不見其他門派？」

小玉解釋道：「人數太多，必須分道而行，否則也就不需要專人接引了。」

波斯少爺賀西尼道：「該不會是另有陰謀吧？」

林小玉一本正經的道：「武林王宮的人一向光明正大，坦蕩磊落，從來不玩陰謀詭計，也沒有小動作。」

阿牛冷然一哂，道：「這話恐怕未必。」

「鐵公子此話怎講？」

「武林王一直避不露面，就不夠光明磊落，就是小動作。」

「今天一定會跟大家見面。」

「到底是何許人？」

「到時自知。」

「是男？是女？」

「稍待又有何妨。」

「先透露一點豈不皆大歡喜？」

「屆時令大家驚奇一下，效果會更好。」

小玉守口如瓶，阿牛也無可奈何，武林王的身份來歷仍在五里雲霧中。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 曹雄、馬君武及李青鸞三人正要離開祁連山，却被五名黃衣僧人攔截，馬君武爲了李青鸞安全，要曹雄與她乘赤雲追風駒離開，自己一人獨鬥羣僧……馬君武脅持其中一名僧人，羣僧不敢傷害他，他脫險後却走到積滿冰雪的山峯，不知不覺病倒，這時羣僧亦已找到他，正要對付他時，突然出現一個黑衣黑紗幪面女子……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君武得救　兩女盡力

直待那三僧身形消失之後，玉簫仙子才轉過身子，緩緩走到馬君武身邊，藹然問道：「你是那裡來的？爲甚麼會和大覺寺的和尚結了樑子？」聲音甚是柔和，似乎毫無惡意。

馬君武隔着那幪面紗望去，隱隱見對方櫻唇，似乎帶着笑意，膽氣一壯，答道：「晚輩馬君武，是崑崙派門下弟子，爲追尋一位朋友，不料深入祁連山來遇上大覺寺和尚，一言不合，動手禦敵，剛才他們追我至此，幸得老前輩仗義出手，救我一命。」

玉簫仙子冷笑一聲，道：「甚麼老前輩不老前輩的，叫得難聽至極。」

說着話，人却蹲在地上，伸手摸摸馬君武額角，祇感滾熱燙手，又接着問道：「你好像病得不輕呢？」

馬君武苦笑一下，答道：「昨晚我和剛才那幾個和尚打了半夜，睏倦難支，露宿半宵，不小心着了涼啦。」

玉簫仙子站起身，笑道：「那你現在是想死呢？還是想活？」

馬君武心中暗想，我死在此處，原不要緊，祇是李青鸞安危未知？

既然生存有望，何苦硬要自絕生機，當下答道：「想死如何？想活又如何？先請賜示，待晚輩斟酌。」

玉簫仙子笑道：「你要想我救你，那就先得答應我一件事情，我知道崑崙三子那點本領有限得很，料他們也敎不出甚麼了不起的徒弟，你祇要答應今後跟着我走，我不但替你醫病，而且把我一身本領傾囊相授，十年之後，保證你可以稱霸江湖，我也不要你行甚麼拜師大禮，祇要你答應就行。」

馬君武搖搖頭，道：「背叛師門，武林大忌，我馬君武還不屑爲。」

玉簫仙子聽了，笑道：「這麼說，你是存心想死了？」

馬君武道：「生死也算不得甚麼大事。」說罷，索性閉上眼睛，連看也不再看玉簫仙子一眼。

但聽玉簫仙子一陣格格嬌笑，道：「你這人就快要死了，還是這般强嘴，我偏要把你醫好，不要你稱心如願的死去。」說完話，探臂抱起馬君武，施展開「踏雪無痕」上乘輕功，翻山急奔。

馬君武病勢正重，四肢軟痲，那還有力掙扎，祇得任人挾持着，向前跑去。

玉簫仙子翻越過幾座峯嶺後，在一個山脚下面，放慢脚步，挾着馬君武，登上一段峭壁，走進一片突岩下面。

兩邊都是插天高峯，這突岩却生在雙峯之間，好像是人工借着那天然形勢，搭成的石帳一般，深有丈餘，下臨絕壑，形勢異常險要。

玉簫仙子放下馬君武後，慢慢的取下幪面紗，現露出本來面目，笑對馬君武說道：「你現在還願不願跟着我走？」

馬君武側臉看去，祇見她膚白如雪，櫻唇噴火，黛眉若畫，星目欲流，襯着嘴角間蕩起的盈盈媚笑，嬌媚之態，逼得人不敢多看，馬君武看了兩眼，不自主別過頭去。

玉簫仙子從懷中取出一粒白色丹丸，放入馬君武口中笑道：「你先吃了我這粒定神丹，等到天黑時，我到大覺寺去給你偷一顆雪參菓吃，那雪參菓是天地間無上奇品，吃一顆百病可除，看你現在情勢，病得實在很重，不用雪參菓治療，恐怕三兩個月內也難復元。」

處此情景，馬君武也祇有暫時任人擺佈，吞下定神丹，閉上眼假裝睡去，過了一陣，竟然眞的睡熟。

馬君武被一陣口渴急醒，睜眼看時，天色已然入夜，身旁四週都堆滿了一種異常柔和的草，大概是那黑衣女人專門出去爲他弄的。

這夜，大概是一個濃雲密佈的晚上，馬君武轉臉向突岩外面看去，祇見一片黑沉沉的，連一顆星星也沒有。

偶然，一片紅光閃過，但轉瞬就消逝，再看却又不見。

馬君武口渴愈來愈難忍耐，頭上的熱度也逐漸的增高，他神志似是在半迷半醒狀態，不停的叫着要水。

可是，這等人跡罕至的深山中，千丈懸崖裏的突岩下，玉簫仙子走了，有誰去理他？他夢囈似的、幽沉的聲音叫着口喝，一聲接一聲不斷，而且聲音也愈來愈大，從突岩下飄出去，挾在山風中，飄到很遠的地方。

突然，奇蹟發生了，一隻滑膩的手把他輕輕的攬入懷中，冰冷的水壺放到他唇邊，他喝下半壺水，人好像清醒不少，轉轉臉，看那餵他喝水的人，正是玉簫仙子。

一個縱橫江湖的女魔頭，會忽然變得異常溫柔，祇聽她輕輕歎息一聲，說道：「你的病勢相當沉重，看樣子，不用大覺寺的雪參菓療治，三五天內恐怕沒法子好轉，可是大覺寺的幾個老和尚都在寺中，要盜他一顆雪參菓，實在很難。」她這幾句話，似是自言自語，也似是對馬君武輕訴。

馬君武喝過那半壺水後，似乎是暫時清醒了，他搖搖頭笑道：「大覺寺和尚很多，妳現在祇一個人，如何能打得過那麼多的人呢？」

玉簫仙子歎口氣，道：「可是不用雪參菓，恐怕你的病很難好轉。」

馬君武看她一時間態度大變，心中甚感不安，觀察這女人行爲性格，和曹雄有很多相似之處，冷熱無常，令人頗難捉摸。

馬君武苦笑一下，不再理玉簫仙子，閉上眼，想再睡去，無奈他已酣睡了一日半夜，此刻毫無睡意，祇覺身上忽冷忽熱，難受至極，他雖然極力的忍耐着，但仍不時發出輕微的呻吟。

這個橫行江湖的女魔頭，變得溫柔起來，她慢慢的把身子移到馬君武身邊，而且舉動之間，小心異常，生怕再碰到馬君武，惹發他的脾氣。她拔出背上玉簫，垂下頭，貼在馬君武耳邊，低聲說道：「我替你吹隻曲兒聽聽好嗎？等你睡熟了我再到大覺寺去，無論如何，也要偷得一顆雪參菓來，給你醫病。」

馬君武轉過臉望她一眼，未置可否。

玉簫仙子却柔媚一笑，玉簫放在她唇邊，嗚嗚咽咽的吹了起來，簫聲如百囀黃鸝，嬌啼乳鶯，馬君武漸漸的聽入了神，眼泛笑意，似已忘去了病中痛苦。

玉簫仙子看馬君武傾耳細聽，狀甚愉快，也越發吹得起勁，一縷餘音，悠如靜水游魚，馬君武隨着舒情簫聲，緩緩的闔上了眼睛。

正當他似睡非睡當兒，突聞得一聲厲嘯響起，玉簫仙子心頭一震，停住簫聲，低聲對馬君武說道：「有我在此，你祇管安心休息，不要害怕。」說完話，霍然躍起，正待竄出突岩，一陣颯然微風，來人已擋在突岩出口。

玉簫仙子祇怕驚了馬君武，不待對方出手，已自先發制人，縱身疾撲，玉簫猛攻三招，想把來人逼下斷崖。

可是來人武功造詣奇高，而且早已有備，手中兩隻虬龍棒，左封右擋，連架三招，人還站在原地未動。

玉簫仙子停手横簫，一聲冷笑道：「愧你現在還掌着一派門戶，怎麼一點臉顏都不要。你再追我廿年，我還是一樣的不理你。」

來人哈哈一陣大笑道：「女人家講話，最是不能相信，我早就知道你有情郎，你就是不肯承認，今天被我碰上了，還有甚麼話說？」

話說到這裡，突然臉色一變，望着突岩中生病的馬君武，面泛殺機，暗運功力，準備猝起發難，一舉擊斃情敵。

玉簫仙子看他目露兇光地注視

馬君武，已然猜透他的心意，一面全神戒備，一面冷冷說道：「這裡地方狹小，要打咱們到下面山谷中打去。」

來人陰森森一笑，答道：「那是最好不過了。」說完，轉過身子，似欲下崖。

剛走一步，陡然一個轉身，一挫腰，閃電般反向馬君武撲去。

玉簫仙子在來人翻身躍起時，已搶先出手，右手玉簫「橫斷巫山」，把來人的兇猛勢子擋住，緊接着狠攻三招。

來人看見玉簫仙子搶了先着，致使陰謀不逞，一時妒火中燒，暴怒已極，架開玉簫仙子三招之後，一對虬龍棒，展開疾攻，但見雙棒揮動如飛，玉簫吞吐，轉瞬間，兩人已對拆了三四十招。

激戰中，玉簫仙子陡然心中一動，暗忖道：我們已交手過數十次，總是難分勝負，今天縱不惜以性命相搏，以求取勝，但也沒法在幾百招內分出强弱，馬君武病勢過重，急待雪參菓療治，何不借他助我一臂之力，先到大覺寺去，偷得雪參菓回來，治好馬君武的病，再和他拚個死活不晚。

心念一動，立時急攻兩招，逼開對方雙棒，退一步笑道：「你這幾年來，到處追纏我，究竟是存的甚麼心呢？」

來人笑道：「這還用我再說嗎？我已對妳講過好多遍了，妳祇要肯答應和我結成夫婦，我就把崆峒派掌門人讓給妳當，咱們聯起手來，必可稱霸武林，打遍江湖了。」

玉簫仙子嗔道：「誰稀罕去幹你們崆峒派的勞什子掌門，我現下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帮忙，不知道你敢不敢答應？」

來人仰臉大笑道：「我陰手一判申元通豈是怕事的人麼？就是龍潭虎穴，祇要妳說出來，我也要去闖他一闖。」

玉簫仙子道：「我要你和我一起去大覺寺，偷他們一顆雪參菓，你敢去麼？」

申元通聽得一呆，遲疑了半晌，答道：「我們崆峒派素來和大覺寺互不相犯，再說大覺寺三個老和尚禪關已滿，那所在不是好玩的地方。」

玉簫仙子冷笑道：「我早就看出你陰手一判是個毫無膽色的人，你不敢去，難道我一個人不能去麼？」

申元通吃玉簫仙子一激，怒道：「誰說我不敢去？不過妳得先告訴我，妳要雪參菓幹甚麼用？」說完，兩道眼神深注着馬君武。

玉簫仙子笑道：「告訴你也沒有甚麼關係，我的兄弟病了，我要去替他偷粒雪參菓來醫病。」

申元通陰森森一笑，道：「甚麼兄弟不兄弟，不如乾脆說是妳的情郎好些。」

玉簫仙子聽得臉上一熱，正待發作，繼而一想：憑自己一人力量，想盜雪參菓，確實不易，爲了要早把馬君武病勢醫好，强忍下一口氣，笑道：「你不要胡說八道，他是我兄弟一點不錯，你要不信那就算了，我也懶得和你多說，幫不幫我忙在你，你要再亂說，可別怪我永不再理你了。」

申元通看她說得認眞，不覺信了一半，再者玉簫仙子在江湖道上，祇是心狠手辣而已，並無淫蕩聲名，尤其是玉簫仙子最後那句：可別怪我永不再理你了，言詞之間，大有垂青之意，不禁心神一蕩，但仍抱着懷疑神態問道：「妳有兄弟？我怎麼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玉簫仙子又幽幽一歎，道：「我祇有這一個兄弟，他要病死了，我也是不能活的。」

馬君武躺的地方，離兩人也不過祇有七八尺遠，聽得玉簫仙子說自己是她兄弟，心中又氣又急，要想挺身否認，又感力不從心。

祇聽陰手一判大笑道：「既然是妳兄弟，我申元通當得効勞，咱們現在就走如何？」

玉簫仙子回頭走近馬君武身側，深情欵欵的說道：「兄弟，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姊姊去給你偷雪參菓去。」說完，陡然轉身，和申元通聯袂飛出突岩，但見兩個人影一閃而沒，身法奇快無比。

突岩外，一陣陣呼嘯山風，伴着生病的馬君武，想念着李青鸞，還有那紅拂喬裝的白雲飛；寄情斷弦，恩拯師叔，賜授寄技……萬千思緒，剎時間湧塞心頭，剪不斷，理還亂，越想越愁。

驀地裡，幾聲大震，有如山崩地裂一般，斷斷續續有一刻工夫，才完全沉寂下來，馬君武不能躍出突岩查看，心中暗忖道：這幾聲大震，可能是金環二郎放那一把火，溶化了峯下積雪，使得峯上的積雪失去了支撐力量，倒塌下來，否則就是峯頂的巨石滾落，也難有這等驚人威勢。

幾聲大震過後不久，突然又傳來幾聲凄厲的鬼哨，馬君武暗道：大覺寺中和尚，又在搜查敵踪了，我此刻病勢正重，若被他們發現了，勢將束手就縛，立時伏在地上，探首岩外向下察看。

這時，山風已吹散了天上烏雲！間有雲開之處，閃爍着繁星，祇是星光黯淡，馬君武又值病中，元氣不足，極盡目力，也祇能略辨出山勢概貌。

一陣呼喝之聲，傳入石岩，緊接着幾條人影，由馬君武頭頂斷崖上，急躍而下，越過馬君武停身突岩，向谷底而去。這一下，距離很近，馬君武看得甚清楚，前面那人正是曹雄，手中提着金環劍，後面追他的，是三個穿着黃袍的和尚，每人手中都拿着銅鈸鐵筆。

馬君武一望之下，即知這三僧都是大覺寺十八護法羅漢中的人物，銅鈸鐵筆的招數，奇詭莫測，如果三個人合擊曹雄，金環二郎勢必抵擋不住，心頭一動，忘記了自己是抱病之身，一躍而起，剛剛站起身子，突覺一陣頭暈目眩，不由自主又倒在地上。

這一聲雖然不大，但在身負上乘武功的人聽來，却甚清晰，三個追趕曹雄的黃袍和尚的其中一人，突然停下來，銅鈸護身，向突岩搜尋過來，待馬君武清醒坐起，那和尚已到了突岩出口。

和尚似是不敢輕敵躁進，銅鈸護着前胸，鐵筆蓄勢待敵，目注突岩中坐着的馬君武，問道：「你是甚麼人，快說！」

馬君武伸手抓過身側長劍，暗自忖道：「我現在無論如何是不能和人動手，與其冒險一試，不如給他個不加理會。」心念一動，不理那和尚問話，祇是靜靜的坐着。

黃衣和尚連着追問兩聲，不見馬君武答話，也不見他作態迎敵，長劍橫放面前，靜坐不動，神情沉着，若無其事，好像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中，這一來，和尚反而有些躊躇起來，猜不透馬君武究竟是甚麼來路。

但事情不能就這樣完結，和尚終於出手，鐵筆試向馬君武點去，不過他出手用力極微，大部份精神功力，都在準備着擋受馬君武還擊。

鐵筆寒芒眼看點上馬君武前胸，馬君武再沉着也不能不閃避了，側身往左一讓，那知道一讓就洩了底牌，上身隨着一讓之勢，完全側倒地上。

和尚鐵筆眼看點中了馬君武璇璣穴上，突覺左肘間「曲池穴」上一痲，一條左臂頓失作用，鐵筆脫手落地。這一驚非同小可，陡然一轉身，銅鈸猛的平推而出，那知身後連鬼影也沒有一個，反而力道用得過猛，全身不自主往前衝了四五步，才拏樁站住。正待收回銅鈸，突聞嗤的一聲輕響，右肘「曲池穴」上也是一痲，銅鈸當堂落地。

這時，他左右兩條臂，一齊失了效，貼身直垂，動也難動一下，但他心中却很明白，知道遇上了武林高人，用傳言的米粒打穴神功，擊中他兩肘要穴，心中一寒，祇驚得光頭上冷汗直淌，剎那間，兇焰頓失，哀聲求道：「那位高人駕臨，恕和尚有失迎迓，請看在敝寺幾位長老面上，不要再和小僧開玩笑了。」

祇聽兩丈外暗影處傳來一聲冷笑，道：「大覺寺幾個老和尚能嚇得了別人，但却嚇不倒我，殺你實在汚了我的手，快些給我滾開，再多廢話，當心我把你餵玄玉吃掉？」

和尚雖不知玄玉爲何物，但他却知道，對方已允諾饒他不死，生死之間，那裏還敢多說，一縱身躍出突岩，急步如飛而去。

馬君武死裏逃生，已聽出那是白雲飛的聲音，正要開口招呼，突覺微風一陣，耳際已響起甜脆的嬌笑，道：「幸虧我早來一步，要不然，你師妹準得哭死！」

馬君武黯然一歎道：「怎麼！白姊姊又救了我師妹嗎？」

白雲飛笑道：「救了她，我就受罪啦，她剛能開口講話，就問我要武哥哥，好似在我的口袋裝着似的，你說那使不使人作難？」最後兩句話雖然說得輕鬆，但聲音甚是凄涼。

馬君武祇聽得感慨萬千，停了好半晌，才說道：「現在又承姊姊救了我的性命……」

白雲飛噗嗤一笑，道：「你的嘴很甜，不過，祇叫幾聲姊姊有甚麼用？我問你，你現在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你師妹？」

馬君武被白雲飛說得臉上一熱，答道：「我目前病勢很重，恐怕走不得路。」

這確實是一件痲煩事，大白鶴玄玉又在守護着李青鸞，白雲飛想了一陣，無限忸怩說道：「那讓我背着你走，好麼？」說着話，一隻棉柔玉掌，已輕按在馬君武額角，祇覺他頭上熱度甚高，不禁歎息一聲，道：「你當眞是病得不輕。」

馬君武猶豫着道：「姊姊背着我走，那恐怕不大方便？」

白雲飛一陣羞愧泛上心頭。

馬君武久久不聞白雲飛說話，心裏又有點發起急來。琢磨剛才兩句話，確實大傷人心，不禁歎口氣，道：「姊姊，你怎麼不說話呢？是不是我剛才說的話，傷你的心？」

白雲飛勉强一笑，幽幽答道：「嗯，你知道了我的心嗎？人家好心好意的要帶你去見你師妹，你倒是滿口道學的正經起來？難道說我是下賤？」說着話，突然一陣委曲傷心，淚珠兒奪眶而出。

馬君武一時間想不出適當措詞答覆，甚感爲難，突然一伸腿，觸到了地上寶劍，心頭一動，想起了剛才被幾個和尚苦追的曹雄，立時對白雲飛道：「姊姊，我有一件事

求妳幫幫忙好麼？」

白雲飛嬌笑一聲，道：「說吧！我當盡力而爲。幾聲姊姊，決不會讓你白叫就是。」

馬君武暗道：「我叫妳姊姊，還不是存心客氣麼？其實妳倒未必眞的會比我年齡大。」心中在想口裏却求道：「剛才我見幾個和尚追我一個朋友，向對面而去，和尚人多，我那朋友恐怕抵擋不住，姊姊去助他一陣，好嗎？」

那知白雲飛聽完話，冷笑一聲，答道：「你說的可就是那個故作奇裝，胸套金環，打扮得不倫不類的人嗎？」

馬君武聽得一怔，道：「不錯，怎麼？他開罪了姊姊嗎？」

白雲飛又一聲冷笑，道：「憑他那點微末之技，也不配惹我生氣，不過像他那樣的朋友，不交也罷。」

馬君武聽得心中甚感不解，他原以爲曹雄見着白雲飛後，爲前天大白鶴玄玉戲辱之事，說話開罪了她，既非爲此，雙方素未晤面，何以白雲飛竟這等厭惡曹雄？一時間思解不透，沉吟着說道：「那人性格雖嫌陰沉些，但心地並非很壞，祇是做事心狠手辣一點而已。再說他對我馬君武施恩很大，一個人如能不恩怨分明，何以在世間立足做人，但我又不願勉强姊姊非去救他不可，故而難以開口。」

白雲飛輕微一歎，道：「既是這樣，我就去救他一次，可是我又不放心你一個人留在這裏，我們一起去救他好嗎？」

馬君武道：「救人如救火，遲延不得，目前我病勢不輕，路都難走一步，帶着我去，太碍姊姊手脚，我守在這裏等妳，待妳救過曹雄回來，咱們再一塊兒去看我師妹。」

白雲飛起身笑道：「你一定要等我回來接你，這地方雖已被大覺寺中和尚察覺，但和尚已被我用米粒打穴之法，傷了兩臂穴道，料他找不到援手之前，決不敢再來打擾，我在一刻工夫中，就可以回來。」說到那個「來」字剛出口，但見人影一閃，已到突巖數丈之外。

白雲飛去後，馬君武病勢又轉劇烈，祇感一陣陣冷熱交迫，痛苦難當。

正當他迷迷糊糊中，似感覺到有人進了突巖，隨口叫道：「姊姊回來了，當眞是快。」

耳邊聞一陣銀鈴般格格的嬌笑，道：「快嗎？姊姊心裏已急得快要死啦！你的病好點沒有？快把這粒雪參菓吃下去，咱們還得早些離開這裏，大覺寺的和尚追踪來了。」話剛出口，已把馬君武抱入懷中，同時，一顆鴨蛋大小，清香透人肺腑的雪參菓已放在他的口邊。

馬君武被雪參菓清香之氣一逼，神情已清醒不少，轉臉看去，抱他的却是玉簫仙子。

陰錯陽差，使跟進突巖的申元通，心中存有的一點懷疑完全消失，他高興得大笑着，說：「好兄弟，你快些吃下去吧，這雪參菓是天地間第一等神藥仙品，不管甚麼病，吃下去馬上見效，我申元通練成三陰掌後，今晚上第一次出手施用，連傷了大覺寺三個和尚，除了爲你兄弟之外，我絕不肯拚耗眞氣，用過這等絕學。」言詞之間，除了誇耀自己武功之外，還有討好馬君武用意。

馬君武祇聽得心中又氣又急，正待開口否認，突見兩道寒光破空飛入突岩，申元通回手一棒，擊落打來暗器，怒道：「殺不完的賊和尚，當眞追來討死。」說話間已縱身躍出突巖，緊接着是一陣兵刃交擊之聲，聽上去，打得甚爲激烈。

玉簫仙子把雪參菓放在馬君武口邊，但馬君武却閉嘴不吃，不禁幽幽一歎道：「這雪參菓得來不易，你竟不肯吃下，難道……」

玉簫仙子話未說完，却聽突巖外陰手一判大聲嚷道：「快些要你兄弟吃下雪參菓，咱們早些闖，賊和尚越來越多，等一下如果幾個老和尚也趕來，再想走就晚了。」

馬君武聽得心中一動，暗道：我賭氣不吃雪參菓事小，但病勢却無法好轉，目前陷身大覺寺勢力範圍之下，隨時有事故發生，師妹傷勢未癒，師傅情況不明，很多事都待去辦，不如吃了雪參菓，先求病好再說。

心念一轉，不再堅拒，張口吃下。

那雪參菓乃天地間鍾靈之氣孕育而生的神奇之物，非一般人工調製的丹藥可比，入腹之後，立生奇效，一股清涼由丹田散行四肢，馬君武驟感精神一振，覺得病勢好了一半。

玉簫仙子看馬君武吃下雪參菓，心中甚是高興，握着他一隻手，低聲笑道：「我們先離險地後，再想法子對付陰手一判申元通，你現在稍作休息，待那雪參菓的藥力行開後，咱們就走。」神態嬌柔，星目中無限深情。

馬君武暗裏調息，片刻之後，已能運氣行功，想着玉簫仙子冒險偸盜雪參菓療病深情，不覺心中一陣黯然。

此時，突巖外的打鬥越發激烈，陣陣金鐵交鳴之聲傳入突巖，馬君武伸手抓起長劍，縱身躍起，玉簫仙子側目凝視，見他精神振奮，病態盡失，心中甚是高興。

祇見陰手一判申元通手舞着一對虬龍棒，身擋突巖要隘，雙棒捲風，力拒八僧環攻，這八個和尚清一色黃袍，右手銅鈸，左手鐵筆，分站突巖上下左右，鈸飛筆舞，急如狂雨，但始終被陰手一判雙棒阻擋在五尺開外，無法越得雷池半步。

馬君武看突巖出口要道，全被棒影鈸光所封，如不擊退八個和尚，再無他途可循，正待振劍助戰，突覺身側一陣急風捲過，玉簫仙子已搶先出手。

申元通一見玉簫仙子助戰，不覺精神一振，大笑聲中，右手虬龍棒掃蕩鐵筆，一脚把左側一個和尚踢下斷崖。

陰手一判力拒八僧，打了個勢均力敵，再加上一個玉簫仙子，幾個和尚那裏還能抵擋得住，但見玉簫吞吐翻飛，不到一刻工夫，已被她連傷了兩個和尚。

八僧去三，餘五個更是不支，申元通見馬君武橫劍觀戰，心想炫耀武功，大喝一聲，雙棒一輪緊打急攻，逼開上面兩僧反向下面搶攻過去，下面原有幾個和尚，一個已被玉簫仙子點傷滾下斷崖，祇餘一個，如何還能擋得陰手一判全力一擊，棒風到處，震飛和尚手中銅鈸，趁勢一脚，把和尚踢飛起一丈多高，栽下斷崖。

馬君武見拒守突巖下面二僧，雙雙受傷落崖，正是大好的脫身機會，立時縱身一躍，出了突巖，提氣凝神，沿峭壁向下急奔。

那知玉簫仙子在動手之間，仍然注意着馬君武的行動，見他乘機溜走，不由心頭火起，正想捨敵追趕，突然心念一轉，暗道：我如去追馬君武，申元通亦必捨敵跟去，他武功和我不相上下，窮纏不捨，反爲對方討厭，趁他在拒敵分神之際，不如突下毒手，先結果了他，然後再去追尋馬君武，轉念及此，暗中運聚功力，伺機下手，對馬君武溜走的事，却裝做不覺。

陰手一判何嘗未發覺馬君武溜走，但他心裏却另有打算，他對玉簫仙子稱馬君武爲親生兄弟一事，始終有懷疑，馬君武一走，那自是求之不得。

兩人各懷心事，却便宜了四個和尚，申元通是想藉動手拖延時間，讓馬君武走得遠些，以遂他本來計劃，但此時玉簫仙子却伺機對陰手一判下手。

這一來，四個和尚才能對付着陰手一判的急攻，又支撐了不少時間。

苦鬥中，玉簫仙子突然一招「挾山超海」，把突巖上居高臨下一僧手中鐵筆震飛，縱身搶上突岩，玉簫急攻三招，又把另一個和尚手中銅鈸擊落，二僧雙雙被迫退後八尺開外。

她却倏的轉身，氣聚丹田，功行左掌，猛向申元通後背撲去，玉簫劃空疾點「腦戶穴」左掌含力蓄勢，待申元通閃開玉簫一擊後，立時把全身功力凝聚的左掌趁勢打出，她料陰手一判在驟不及防之下，決難擋受自己畢生功力所聚的一掌。

就在玉簫仙子出手的同時，一聲長笑，破空傳來，一團白影從天而降，落地一掌，把申元通震退三尺。

玉簫仙子急收勁道，玉簫倒轉，直指「幽門穴」，她在一刹那間，已知來了强敵，反手一招，變成了搶救陰手一判，瞬息變化，詭異難測。

來人武功奇高，右手一記「揮塵清談」，封住玉簫，左掌「神龍現爪」兜頭抓下，隨手潛力逼人，威力奇猛無倫，玉簫仙子不得不疾躍後退讓人一擊。

來人不再進迫，却望住陰手一判冷笑道：「申元通，本寺中弟子，和你們崆峒派並無過節，何以竟下毒手，用你三陰掌連傷本寺弟子，又擅闖入本寺禁地，偸盜雪參菓，意欲何爲？」

申元通細看來人，穿一襲月白僧袍，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年約六旬以上，正是大覺寺三老之一的枯佛靈空，不覺心頭一震，暗道：「這老和尚今晚親自出手，看來凶多吉少，不作生死一搏，恐怕難以脫身了。」

他心念轉動之間，已自運勁戒備，側臉對玉簫仙子說道：「來人是大覺寺三老之一的枯佛靈空，動上手時千萬小心。」

玉簫仙子嬌媚一笑，答道：「我們兩個人，難道還怕他不成？」

申元通還未及答話，靈空兩道逼人的眼神已轉注在玉簫仙子臉上，冷冷問道：「這位女施主，可是三年前大鬧本寺，偸去一顆雪參菓的甚麼玉簫仙子麼？」

玉簫仙子笑道：「不錯，貴寺中的雪參菓實在不錯，我三年前吃了一顆後，就一直念念難忘，所以三年後我又來了。」

靈空突然兩眼一瞪，望着玉簫仙子和申元通，冷笑幾聲，道：「兩位身手，實在不凡，半夜工夫，連傷本寺弟子達八人之多。」說話間，陡然僧袍一拂，不見他作勢移步，已欺到兩人眼前，兩隻手左右分出，一擊玉簫仙子，一取陰手一判，身法奇速，無與倫比。

申元通兩枝虬龍棒左打右掃，一齊出手，玉簫仙子避開了靈空一擊之後，手中玉簫也連下三着殺手，但靈空一雙肉掌已窮極武術變

化之妙，祇是隨着棒勢玉簫浮沉，並不收掌再攻，因此，被他着着搶去先機，申元通和玉簫仙子，空有兵刃在手，仍是被人逼得節節後退。

三人盤旋交叉，倏忽間交手數招，申元通和玉簫仙子已被迫退到突岩邊緣。

高手比武，彼此制機搶攻，時間有不得一髮之差，申元通和玉簫仙子雖然各負絕學，但却爲枯佛靈空奇特的「蛛絲掌」武功所制，虬龍棒和玉簫每每於變招將出之際，已被靈空綿連的掌勢封住，空有一身本領，却是施展不開，一時間還手無力，被逼得節節後退。

玉簫仙子和申元通被「蛛絲掌」逼到突岩邊緣之後，不由激起怒火，玉簫左掌齊出，簫打掌劈，連攻十餘招。申元通也是大喝一聲，虬龍棒驟施急攻，刹那間簫影縱橫，棒風如輪，靈空被兩人一陣快打急攻的威勢阻住，再難迫進一步。

三人又纏鬥一刻工夫，仍是僵持之局，玉簫仙子正待施出生平絕學摩雲十八招求勝，靈空也已不耐久戰，呼呼劈出兩掌，微一頓足，躍退五尺，凝神而立，運氣行功。

玉簫仙子已打出眞火，掄簫要追，却聽申元通大聲叫道：「快些退走！老和尚要用他百毒掌傷人。」申元通話甫出口，已抓住玉簫仙子右腕，聯袂縱下突岩。

靈空縱聲大笑道：「申元通，你還想活着離開祁連山嗎？」僧袍拂處，宛如巨鳥飛躍而下，疾向兩人追去。

三人輕功都已達上乘境界，快比電閃雷奔，眨眼間，已下了百丈懸崖。

申元通看見靈空窮追不捨，心中暗忖道：如讓他百毒掌施發出來，抵拒不易，我何不先發制人？心念轉動，立時凝聚眞氣，突然停步回身，揚聲厲喝道：「賊和尚窮追不捨，接我一記三陰掌試試。」掌勢發處，一股奇勁寒風，猛向靈空和尚捲去。

三陰掌歹毒無比，中人後陰寒侵入肺腑而死。靈空和尚縱有一身深厚功力，也不敢稍有大意，立時停步吸胸，雙掌平推而出，以本身內家眞功罡力，硬接申元通的三陰掌風。

兩股潛力一接，立時捲起一陣旋風，申元通功遜一着，三陰掌風吃靈空雙掌罡力一擊，立時流散開去，但陰手一判和玉簫仙子却趁機疾奔而去。

靈空見兩人走遠，追已無及，一腔怒火，無處發洩，遙空一掌向丈餘外一株碗粗的松樹劈去，掌力到處，樹身登時兩斷，碎枝飛葉，有如滿天花雨，散落三四丈方圓，地上沙石，也被擊得四濺。

靈空餘怒未息，又赴斷岩細看一陣，大概也未發現甚麼，又光了火，幾掌猛劈，把突岩側兩顆數百斤重的巨石，打得碎石迸飛，滾下斷崖，然後才長嘯而去。靈空走後，那斷崖旁邊一顆巨石後面，走出個滿臉沙土的馬君武來。

他趁申元通、玉簫仙子和羣僧激鬥時，溜下斷崖，跑了一段路，陡然想起與白雲飛還有約會，自己一走，勢將害她苦找，隨在峭壁旁邊一顆大石後隱藏起來。

申元通和玉簫仙子走後，靈空把怒火發洩在山石與松樹上面，劈斷松樹，激起沙石，不少斷枝飛葉，細沙塵土，都濺落在巨石後面的馬君武身上。

他見靈空掌勢那等威力，伏在巨石後一動也不敢動，直待靈空和那些黃袍和尚全都去後，他才由石後出來。

這時，天上陰雲已全被風吹散，仰臉望去，星河耿耿，已是四更過後的天氣。

他走近那突岩下面的斷崖，幾面銅鈸鐵筆，棄於地上，還有一片一片的血跡，隨手檢起一面銅鈸，坐在山脚下，細細鑒賞，想着幾個月來萬里行程的奇遇、驚險，恍若夢境一般，塵世中紛爭相接，似是永無止境，不禁感慨萬分。

他想得出神，仰臉望着滿天繁星發呆。突然，聞得背後一聲輕歎，道：「你在想甚麼？這樣入神？」

馬君武回頭望去，不知何時，白雲飛已到了他的身後。他還未及開口，白雲飛已搶先笑道：「你看看，你臉上都是沙土，也不擦擦。」說罷，從懷中取出一方羅帕，替他擦去臉上沙土。

陡然間，她若有所覺的一怔神，道：「怎麼？你的病完全好啦……」

馬君武點點頭，笑道：「我吃了一粒雪參菓，病勢馬上好轉，現在覺得較未病之前，尤爲精神，看來那雪參菓確實是天地間無上奇品了。」說着一頓，又問道：「姊姊可救得曹雄麼？」

白雲飛道：「他被大覺寺幾個和尚堵在一個山谷中動手，幾個和尚都被我用米粒打穴之法擊傷，兩個和尚受傷逃走，一個却被你朋友殺了。」

馬君武道：「那我得謝謝姊姊了。」

白雲飛道：「誰稀罕你多謝，我祇要知道你那來的雪參菓吃呢？」

馬君武也不隱瞞，當下把經過詳述一遍。（未完・十三）



狐仙與我

新派武林恩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四護法落網　在山報訊忙

上文提要：龍在山趕往開封途中再遇紅紅，於是把龍在水交給紅紅，並叫她教在水「狐殺」，而後龍在山一人上路。怎料趕到開封時，鐵雄已被郭爲艮捉拿，他只好到南陽通知沈一中，路上遇到尤道士，告知尤道士火工駝子是郭爲艮僞裝，並偷了他的銀子，尤道士便再與龍在山合作。到南陽時，沈一中已被郭爲艮施計擒住了……

尤道士也不去找龍在山了，他走得快，翻過高山便轉往東北奔，找大路先奔朱仙鎭去了。

龍在山奔行在大山裡，他急匆匆的奔入留香谷，很快的找上那個三合院。

龍在山曾來過這裡，他也以「狐步」破了少林慧空大師的羅漢陣。

現在，龍在山伸手推院門，但聽到裡面傳來哈哈笑，立刻又想到上一回封大叔同那個叫胡立倩的女人在大床上之事。

如今龍在山長大不少，男女間的事更引起他的好奇心，於是，他又繞過院墻，悄悄的站在後窗外不動了。

屋子裡傳來男的聲音，道：「太好了，太好了吔，哈……哈……妳這是……」

女的哈哈笑道：「別笑呀，再笑不來了。」

男的聲音正是「甜郎君」封大川，那女尖聲也好聽，她還正是封大川的姘婦胡立倩。

這二人不知在屋中幹什麼，窗外面的龍在山猛的吸了一口氣，他才慢慢的斜着往裡看。

龍在山看得不完全，因爲他只見大床上被子在波動，祇有一條雪白的腿露在被子外面一抖一抖的。

龍在山正想貼近了仔細瞧，忽聽那女的道：「我的甜郎呀，記得上一回就是這個樣，弄了一半冒出那個可惡的小鬼來。」

男的被中回應，道：「娘的蛋，那小子原來是龍大海的兒子，害我損失白銀一萬兩，別提他了。」

女的道：「他出刀好古怪，我還未瞧見就挨了他的刀，我眞想殺了他。」

男的忽然一聲叫：「好吔！」只見床上的被子幾乎是騰空飛起來了。

這二人還眞的玩命似的幹上了。

*　*　*

龍在山可急了，如果他再不快叫封大川，只怕就來不及了，那可就害了姓封的。

於是，他發出聲音來了。

他的聲音很低，好像夜遊神找路，道：「封大叔……」

他一共叫了兩聲，大床上的男子抓緊了棉被仔細聽。

胡立倩道：「什麼聲音？」

封大川道：「難道眞有鬼？」

龍在山又低叫：「對不起呀，封大叔，我來了！」

這一回床上二人聽得清，封大川怒叱道：「外面是什麼人裝神弄鬼？」

床上的兩人匆忙的穿衣了。

龍在山在窗外道：「封大叔，是我呀，我是龍大海的兒子龍在山來了。」

封大川忿怒的叱道：「他娘的，你不在洛陽你爹那兒，又到我這裡幹甚麼？」

就這麼兩句話，封大川已與胡立倩二人已奔出屋外了。

龍在山也轉到三合院前面，他走近手提虎頭刀的封大川與冷冷的胡立倩面前。

「你來幹什麼？」

「封大叔，過去是誤會，二位多包涵。」

「你還未回答我，是不是尤道士又叫你來敲大叔我的銀子呀？」

龍在山忙搖頭道：「不，我恨死尤道士了。」

封大川道：「那你又來幹甚麼？」

龍在山道：「封大叔，我是趕來向你報訊的……」

「報什麼訊？」

「封大叔，我爹娘完了，開封的鐵大叔二人也完了，便南陽府的沈大叔也完了。」

封大川吃一驚，沉聲說：「什麼完了？你明說呀！」

龍在山道：「太原的總捕叫郭爲艮，他是官家辦案的人，他扮成火工駝子守在尤道士身邊，一一的查到了你們當年七個人，於是……」

龍在山急匆匆的把這些天發生的事說一遍，他指着山谷口方向，又道：「封大叔，我是來對你報個訊，你快找地方去藏起來，晚了就走不脫了。」

封大川面色變青了。

胡立倩急急的道：「快呀，咱們快走。」

封大川道：「我們走？如果他們已過了少林寺，咱們只有往荒山奔逃了。」

胡立倩道：「那就往荒山上逃呀，難道你打算同姓郭的幹一場？」

封大川還眞有這個打算，他走近龍在山，道：「龍大侄子，你的怪招是叫……」

「狐殺！」

「胡殺就胡殺，咱二人合作，再加上你這胡阿姨，你以爲咱們的勝算有多少？」

龍在山道：「咱們爲什麼要出招？」

封大川道：「難道你不打算救出你的鐵大叔，沈大叔還有那位青娘子阿姨？」

龍在山洩了氣的道：「如果我出招，他們先殺囚車上的人，我豈不是害了他們？」

封大川一聽楞住了！

封大川聽得龍在山的說詞不由得咬牙切齒的道：「姓郭的這一招眞狠毒，先叫咱們受制於人了！」

龍在山道：「我心中拿定了好主意，封大叔，我們人未救出來，先就害了他們，怎麼辦？」

一頓之後，封大川一拍大腿，道：「有了，走，你們快跟我去少林寺，娘的，這一回非出家難以脫罪。」

胡立倩道：「你出家我怎麼辦？」

「嘿嘿」一笑，封大川道：「我出家是不得已，只是躲難，那可不會有礙咱們的快樂，這座小院由妳住，我等風聲過去還是會常回來的。」

胡立倩道：「你休忘了慧空老和尚的厲害。」

封大川道：「封大爺送他銀子呀，哈……」他好像把未來的好日子敲定了，立刻起程往少林寺奔去。

胡立倩與龍在山二人只得跟他走，那龍在山還在咕噥着：「當和尚就沒罪呀？我以爲趕快逃走才對！」

胡立倩對於封大川打算出家避難少林寺也大不以爲然，她却也無法勸住封大川。

於是，三人奔出留香谷，遠處已是少林寺了。

＊ ＊ ＊

封大川絕對想不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大開碑」郭爲艮已在少林寺中了。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郭總捕早就知道封大川與少林寺有瓜葛，龍在山闖十八羅漢陣的時候，郭爲艮暗中發現了。

現在，郭爲艮不進香客室，他站在大殿前對慧空交代着，他是來辦案的，罪犯就是封大川。

慧空和尚不與官家打交道，可也不敢同官家作對，少林寺不能再被官家放火燒。

＊ ＊ ＊

「掌門師父，抓犯人用不到貴寶寺的人，只不過咱們有件工作，希望大師你擔待。」

慧空大師心中不愉快，但見寺門前來了幾十個捕役，他只有重重的點頭道：「方外人不管俗事，但求清修，施主如是合理要求，請吩咐……」

郭爲艮面皮一緊，道：「大師父，我不追究這姓封的是否同少林有勾結，他人在後山留香谷可是眞的，我也知道姓封的來出家，話到這裡你心中應該明白了。」

慧空一怔，道：「請吩咐！」

一笑，郭爲艮道：「很簡單，三個囚犯鐵籠子暫放在寺院中，由你派門下弟子暫看守，我自當分出六人守在囚犯身邊，餘下的我要帶去活抓那封大川，大師呀！這件事不算爲難你吧？」

慧空大師一聽，立刻點頭道：「大人，和尚擔待了，和尚以十八羅漢陣圍緊了犯人，他們逃不掉的。」

郭爲艮冷淡的道：「十八羅漢陣呀，嘿……連個娃兒也七進七出七出七進，我勸你多加派人手的好。」

慧空立刻明白這姓郭的不簡單，一切事情他已瞭然於股掌之上了。

一念及此，慧空和尚忙點頭道：「大人，咱們全力防守，你請放心吧！」

郭爲艮這才笑笑道：「那就有勞大師了！」

他這裡又對張放與宋長壽二人點點頭道：「張兄，宋兄，咱們走！」

那張放道：「總捕，咱們應該把人馬留下一半守囚犯，這萬一……」

郭爲艮道：「沒有萬一，張兄放心，咱們快去抓那姓封的，我相信少林寺的功夫。」

他抬頭看看天色，嘿嘿一笑，又道：「咱們給他來個出其不意，手到擒來！」說着遂又重重的看看慧空大師。

宋長壽與張放齊點頭，三人這才率領着自己帶來的捕役往留香谷中奔去。

＊ ＊ ＊

事情就是巧，封大川與龍在山、胡立倩三人走在那一道去留香谷的唯一狹長山溝中時候，就遇上了「大開碑」郭爲艮這批捕役們。

雙方在亂石道上碰上，大伙都是一瞪眼，封大川原打算奔進少林先落髮，求個保命再計較，沒想到會在這兒就碰上了，不用別人想，他自己就想到，是不是天網恢恢弄到自己頭上了。

那郭爲艮當然也發現龍在山了，他心中發楞，但面孔却一厲。

龍在山好像不舒服，這麼巧的又碰上官家人，他乾乾的在臉上掛個苦笑不開口。

宋長壽指着封大川三人道：「怎麼會是三個人？」

郭爲艮冷冷道：「那個少年人乃是洛陽落網的龍大海兒子，他叫龍在山。」

宋長壽立刻冷叱道：「咱們一舉兩得，外加小費全收下了！」

他手一揮又道：「圍起來！」

郭爲艮立刻搖手止住道：「等等！」

張放也開口了，道：「總捕，上次咱們人少，這一回加上郭兄，還有八名手下不弱的捕快，應可連他一齊活捉。」

郭爲艮知道張放的意思，張放一直在心中不快活，因爲上一回放走了龍在山。

但郭爲艮却搖搖頭，他心中太明白了，留着力量抓正犯才要緊，弄個少年人回去沒外快，而且龍在山如果出刀，他們的人死一半，這對以後辦案有損無益。

郭爲艮指着龍在山，叱道：「你小子陰魂不散呀，你是不是前來通風報訊呀？」

龍在山道：「他是我大叔，我能不來嗎？」

郭爲艮道：「他是你大叔，他也是官家的殺人犯，你連這一點也分不清，你不要命了？」

忽聽封大川叱道：「奶奶的，你少唬我的龍家侄兒，不就是動刀嗎？操！」

他轉而又對龍在山道：「好侄兒，咱們殺，殺出重圍，死裡求生！」

他揮着虎頭刀就要幹了，郭爲艮在冷冷笑，而另一捕頭，開封府的張放却暗中在示意他的人往三人的後面移動，準備把三人先圍上。

郭爲艮對龍在山道：「小子，你應該明白一件事。」

龍在山不然的道：「什麼事？」

郭爲艮道：「與官府作對，你便無容身之地了，你不還有個小弟嗎？難道你不爲你的小弟想呀！」

龍在山道：「關我小弟何干？」

郭爲艮道：「你與官府作對，你小弟一樣死罪，小子，你琢磨吧！」

他的手背傷仍未痊癒，他心裡明白，有個龍在山出刀，勝負還眞難預料。

看看一邊的封大川，而封大川怕龍在山不出刀，他對胡立倩道：「還等什麼？殺！」

「殺！」胡立倩也明白，要捉龍在山下水，此其時也。

胡立倩更明白龍在山的功夫，他一招之間就把她殺傷，她相信龍在山必能打敗這些官家「犬」。

這二人揮刀就殺上去，龍在山未動，龍在山發現迎着封大川與胡立倩二人的並非是郭爲艮，而是六條細長鐵鍊套過來。

半空中响起「嘩嘩啦啦」的响聲，十分清脆，看得龍在山也吃一驚，他心中不知如何下決定，他相信自己可以閃躲過這六條鐵鍊的套上身，然而……

龍在山張口叫不出聲，就見九名捕役隨着鐵鍊的飛落中，一個個悍不畏死的圍上去，封大川玩命般的一招「野戰八方」平掃，虎頭刀中途被一條鐵鍊套個正着，還未來得及閃躍，已被捕快們合力抱個正着，立刻被按倒在地。

胡立倩已同張放與宋長壽二人

殺在一起，那胡立倩勉強與兩個捕頭殺個平手，但見封大川被活捉，她有些膽怯的對龍在山大叫，道：「快救你封大叔呀，你這小子還楞在那兒幹甚麼？」

龍在山面對的是郭爲艮，龍在山還未回應，郭爲艮已冷冷道：「小子，你還不快走，本總捕不爲已甚，放你一條生路了。」

龍在山仍未動，他拿不準主意。

便在這時候，忽聽被按在地上的封大川厲吼，道：「都住手，別殺了。」

有個捕快用刀柄敲在封大川的頭上，叱道：「王八蛋，還容得你吆唬！」

封大川猛可裡翻身盤腿暴踢，兩個正欲上繩的捕快便往外滾去，封大川大叫，道：「拚了！」

於是，封大川又是一陣掙扎，終還是被鐵鍊鎖上了。

封大川見胡立倩中了一刀在背上，急得大叫，「走，走，別殺了！」

胡立倩的武功也不差，比起他的輕功來，她的輕功妙又高，上一回龍在山殺傷她，龍在山就發現這女人有一身好輕功。

胡立倩聽得封大川的話，便知道一切全完了，只聽她大聲厲吼道：「殺！」

尖刀平伸甫削，十三刀一氣逼退兩個捕頭，她立刻就是後空翻，五個空的觔斗落下地，她已在七丈外了。

張放罵道：「看妳還能跑多遠！」他拔身欲追。

宋長壽也往斜坡裡跑，打算橫身攔。

於是，郭爲艮開口道：「別追了！」

張放刹住去勢，道：「這女人……」

郭爲艮道：「這女人不是要犯，她只是姓封的姘頭，隨她逃去吧！」

郭爲艮這話剛完，龍在山也回身就跑，他心中想着兩件事。

其一，剛才三人在，他未出手，如今就他一個人，對方來了二十多，他更不敢發狠亂殺人。

其二，他來找封大川還是晚了一步，那麼，何不盡快的趕去三尖山下面，找到王冲天與尹水月，然後再找謝拐子，合他們四個人，應該可以救出人了。

龍在山想着爹娘囚在洛陽大牢，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龍在山想不出好主意，眼看着封大川被捉，而胡立倩也逃去，他便也跑了。

＊　＊　＊

張放見過龍在山出刀，所以當龍在山逃走的時候，他並未去追，他才不會自告奮勇去挨刀。

宋長壽不知道，宋長壽提刀就追，他厲叫：「小子，你別跑了！」

龍在山一聽有人追，他不回頭，而郭爲艮呼叫，「宋捕頭，別追了，回來啦！」

姓宋的不信邪，他以爲一個少年郎有什麼了不起，捉他還不是捉隻小雞。

宋長壽不聽叫，他奮力追，直到斜坡一片矮林子，「你小子跑不了啦！」

龍在山看看半里外的郭爲艮那些人，又見只一個人追他，他自然回過身來，道：「你爲什麼追我？」

宋長壽嘿嘿一笑道：「你爹是要犯，兒子有關係，小子，你逃不掉的。」

龍在山道：「你想怎樣？」

「跟我回去，同你爹一起去太原府結案。」

龍在山道：「我爹犯案，我才不過三幾歲，我也有罪？」

宋長壽道：「有罪無罪，那得由府台大人下斷。」

龍在山道：「我要是不回去呢？」

宋長壽叱道：「那你就挨刀吧，我的兒。」

他揮刀就殺，十七刀罩向龍在山，却是龍在山就在他身邊前後左右的閃躍着。

龍在山邊問邊道：「你想殺我呀，小心你自己挨刀！」

宋長壽更怒，砍刀連環殺，他的身子隨刀上，光景想一刀劈了龍在山。

龍在山火大了，他一聲厲吼：「狐殺！」

「啊！」

宋長壽肩頭一刀連在前胸，他被一刀切得蹬蹬蹬蹬的退了七八步，差一點未摔下斷崖，等他站定了抬頭看，龍在山已經穿入那一片林中往山上去了。

宋長壽挨刀大是後悔不迭，如果不是強出頭，如果不是想在郭爲艮面前露一手，他就不會挨這一刀了。

宋長壽見郭爲艮，甚至張放二人不敢惹龍在山，他就覺得不舒服。

宋長壽此刻更不舒服，這一刀雖要不了他的命，可也叫他難以忍受的痛苦。

宋長壽按緊了傷口又奔回去，迎着郭爲艮就開口罵，「操他娘的，那小子什麼功夫，出刀就見血！」

郭爲艮道：「什麼也別說了，快把傷口敷藥。」

南陽府衙的捕快見頭兒受了傷，三個人急急的爲宋長壽上藥包

紮，宋長壽仍是罵不絕口。

於是，郭爲艮開口道：「咱們的目的，乃是當年血洗姚家堡的七惡人，別的可暫放一邊。」

他這話甫落，忽見三人往這面奔來，郭爲艮見是姚家堡三堡主與兩位少堡主，立刻上前道：「三堡主，你們與八名捕快留在少林寺，怎麼却追來了？」

姚上峯道：「姚某要看一看當年血洗我姚家堡的凶徒什麼個樣。」

他三人已站在封大川的身邊了，那姚剛一瞪眼，吼道：「操你娘的，可知也有今天呀！」

「哦呸！」封大川吐了姚剛滿面唾沫。

姚上峯忽的一刀殺，郭爲艮一把來攔住，就聽封大川好一聲狠嘷也似的淒厲尖叫：「呀！」

姚上峯一刀下在封大川的脚後跟，立刻殺得封大川舉着右腿直喊叫，想是封大川的脚筋也斷了。

「操你娘的，何不一刀砍在封大爺的脖子上？」

姚上峯冷笑道：「如是我姚家捉你，你早被卸八塊熬油點燈了。」

郭爲艮急對一個捕快道：「快爲他上藥治傷。」

姚上峯已嘿嘿笑道：「囚在寺中的三人與你一個樣，我都挑斷了他們一根大筋，免得他們中途逃走。」

郭爲艮一聽吃一驚，道：「怎麼，你們下這樣的手呀，未免也太過份了！」

姚上峯冷笑道：「不過份，比起當年他們血洗我姚家堡，這點小傷算什麼。」

郭爲艮道：「慧空這老和尚是怎麼搞的！」

姚上峯道：「別去責怪和尚，我們三人是他們趕出寺來的，他們不叫咱們出刀，但這口怨氣呀……」

就聽他一陣咬牙聲。

郭爲艮道：「算了，算了，咱們快去三尖山，完了再去洛陽，只剩個謝拐子他逃不了，風陵渡回太原是順路。」

計劃早想好了，郭爲艮這是依計而行。

＊　＊　＊

這一行剛到少林寺門外，就聽少林寺的前院還有兇罵聲，那是鐵雄的叫罵。

鐵雄叫罵少林寺和尚不應該讓姚上峯向他們三人下刀，那沈一中叫罵姚上峯三人是王八，青娘子未喊叫，少林和尚爲她上了藥後，她歪在鐵籠盤着兩條腿流眼淚，那當然是痛的。

按理說，人犯關在鐵籠中是很難挨刀的，可是一路上姚家三人細商量，他們要出刀，但郭爲艮在一起很難動手，如今郭爲艮率人入山去抓人，他們的機會來了。

姚上峯暗示兩個侄兒，下手就一齊殺，絕不留機會。

機會是慧空和尚見囚的三人夠可憐，命人取來稀飯進籠，鐵雄三人正喝着和尚餵的稀飯，暗地裡姚上峯三人動了手，他們的刀自空隙中戳進籠子裡，立刻對準囚籠的人猛插，於是，鐵雄三人不吃喝了，三個人大叫着直翻白眼，便看守的捕快也怔住了。

這光景慧空大師火大了，他不客氣的便把姚家三人攆出寺外。

＊　＊　＊

姚上峯心中快樂，一不作二不休，如今又把個封大川的腳後筋砍斷了。

郭爲艮一聽之下也火了，他戟指姚上峯，道：「怎可如此，這是私刑，犯法的。」

姚上峯道：「但求稍洩心中氣忿，總捕頭，姚家堡不會令各位失望的。」

郭爲艮道：「無論如何，你們不可再胡來，否則……」

封大川咒罵道：「姓郭的，你個老王八，你絕非全爲功，你爲利，你也貪，只不過是頭頂官帽明着幹，操！你會是好人？」

郭爲艮一聽火大了。

他奔上前就是兩個耳刮子，打得封大川口吐鮮血，「你給我住嘴，姓封的，你們血洗姚家堡，我的小師弟正在姚家堡做客，你們連他一起殺，如果不是爲公，我早就砍你的頭了！」

封大川道：「你師弟是誰？」

郭爲艮道：「大同名捕于占山。」

封大川道：「當時老子們殺紅了眼，管他于占山是老鳥老蛋，算他倒楣！」

郭爲艮又是一巴掌打，吼叱道：「他是倒楣，所以他死在你們刀下，如今你們被捉，你們也生受了！娘的，再吼斷你一條臂！」

郭爲艮這是玩眞的，封大川罵到口邊不罵了，他這就是光棍——光棍是不吃眼前虧的。

＊　＊　＊

龍在山這一回跑得快，他非快不可的，因爲他已洞悉郭爲艮的計謀。

郭爲艮的下一個目標必是三尖山的王冲天與尹水月兩個遁居大山的人。

龍在山知道這條山道，自他進入伏牛山區以後，便往三尖山跑，這一天剛過午，他已來到三尖山下了。

龍在山抬頭看，那個四方山洞

口正冒出灰煙來。

龍在山叫了兩聲沒回音，他立刻繞過山崖攀上去，他站在洞口再呼叫：「王大叔！」一邊又往洞裡走，猛古丁一道鐵柵響動，龍在山還不知道甚麼吶，一丈處又是一道鐵柵落下來，龍在山被囚住了。

忽聽幾聲哈哈大笑，龍在山又叫了，「王大叔，是我呀，我是龍在山呀！」

轉彎的洞深處走出一男一女兩個人來，可不正是「鬼影子」王沖天與「星火娘子」尹水月兩人來了。

兩個人站在鐵柵另一面，就聽尹水月叱道：「個小娃兒，你爹說你好賭輸了銀子，我便知道有一天你仍會把主意打在咱們身上來，我問你，是不是你的手又癢了，你爹不給你銀子，你才想來偷呀？」

龍在山一聽，急忙道：「不是！不是！」

王沖天冷笑道：「娘的，好賭的人喜歡騙，你說不是就是！」

龍在山道：「你們危險了呀！」

哈哈一笑，尹水月道：「我們有甚麼危險？娘的，你騙不了要唬是不是？」

王沖天道：「娘的，龍大海怎麼養出這個兒子，不如咱們做做好事，把他殺了餵野狼，免得以後惹禍害！」

尹水月道：「當家的，你這話正合我意！」

王沖天道：「咱們怎麼下手？」

尹水月笑笑道：「方法多得很！」她轉身而去。

王沖天哈哈笑道：「咱們宰了這小畜牲，龍大海一找來問，咱們一口咬定沒見過！」

洞深處，尹水月道：「上一回我就要幹掉他的，如果不是大夥在，他早死了！」

忽聽龍在山厲吼道：「夠了！操，你們死到臨頭還在安排坑我呀，眞的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呀！」

王沖天叱道：「你是好人？」

龍在山道：「天下最好的人！」

王沖天道：「你好呀，也不會被你爹趕出門外了。」

龍在山道：「那是過去，現在我爹他……他們……」

「怎麼了？」

「他們被關進洛陽城大牢了！」

王沖天哈的一笑道：「你咒你老爹呀！」

龍在山道：「我怎麼會咒我爹娘呀，我實對你們兩位說，當年你們血洗姚家堡之案，太原總捕郭爲艮率領着開封府捕頭張放，南陽府捕頭宋長壽兼程來捉你們兩個人了。」

王沖天先是一怔，但見尹水月的手中抓了兩把火藥奔來，立刻冷笑道：「眞會編故事呀！」

龍在山大叫：「是眞的呀！」

尹水月舉着兩手火藥，笑道：「多時未用這玩意兒了，今天拿這小子開葷。」

龍在山道：「你們會後悔的！」

尹水月道：「殺了你滅屍，誰知道？」

龍在山道：「王大叔，尹阿姨，你們且暫動手，聽了我的話以後，你們覺得是瞎話，你們再動手要我的命，我但求把消息帶來，死而無怨。」

王沖天對尹水月道：「好吧，咱們且聽聽他是編造的甚麼故事。」

尹水月正準備點火吶，聽了王沖天的話，她冷冷的點點頭道：「那就聽聽吧！」

王沖天沉吼道：「小子，你快快的說，甚麼消息？」

龍在山未說眼中在滾淚，道：「如果不是爲了救我爹娘，我也不會一路上由洛陽而開封，下南陽再上嵩山的留香谷了，唉！」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眞叫慘呀！」

聽得王沖天一瞪眼，似乎這小子沒打誑言！

尹水月直叫：「快說呀！」

於是，龍在山便把這一路發生的事對王沖天與尹水月兩人仔仔細細的說了一遍。

王沖天楞住了。

尹水月吃驚道：「當家的，這麼說，如果是眞的，咱們豈不是拿好人當成王八蛋了？」

龍在山道：「我是爲了你兩位才拚命跑來報訊的，你們如果聽我的，咱們一齊去風陵渡，聯合謝大叔，還可以救出他們幾個人吶！」

尹水月道：「原來太原總捕如此狠毒，他能躲在道觀十年不出聲呀！」

王沖天道：「咱們怎麼辦？」

尹水月道：「如逃，只逃得一時，不如與謝拐子合力殺盡郭爲艮那一夥，再過日子才太平。」

王沖天重重的點着頭。

龍在山大叫道：「可以放我出去了吧！」

王沖天哈哈一笑道：「當然，當然！好侄兒，你今次跑斷腿，前來助咱們，這是你的仁義行爲，更表示你已長大了，王叔叔替你們龍家高興，來來來，我這就先放你出來，咱們再細商量。」

那尹水月立刻在洞中壁上按機關，就聽「刷」的一聲響，一道鐵柵又升起來隱入洞頂壁上了。

王沖天走上前，熱烈的拉住龍在山，那份愉快就好像見了歡喜的寶寶似的嘴也合不攏了。

尹水月引着龍在山走入洞中石

屋，龍在山這才發覺這兒的擺設眞漂亮。

只見這洞室分三層，一室擺設亮晶晶，一邊的床上錦被就有六七床疊了半人那麼高，床上鋪着虎豹皮，床下面放了一隻透明的翡翠夜壺。

玉石桌上碗筷全是銀子打造的，有幾樣古玩擺設更奇怪，有件東西嘀答嘀答的響，龍在山就不知那是甚麼！

這一切還不說，地上鋪的虎皮也有五張之多，有兩隻小箱閃金光，小箱就在床頭上放。

龍在山看得有些眼發花，但見玉桌上酒和菜還在冒熱氣吶！

王沖天對龍在山笑道：「我的好侄兒，你餓了吧，這裡有肉你挑好的吃，渴了也沒問題，先來半碗糯米酒，再喝幾碗什錦湯。」

龍在山只點頭不開口，因爲他已開始吃喝起來了。

那尹水月對王沖天道：「當家的，你有甚麼計劃呀！說出來我琢磨。」

王沖天眼望兩隻厚小箱，他沉重的道：「別問了，咱們趕快吃個飽，吃飽了再計較。」

他這是計劃想好了的樣子，尹水月一看就知道。

三個人心事重重的吃個飽，王沖天已對龍在山道：「我的好侄子，你的主意我採納了。」

龍在山道：「咱們合作對付郭爲艮那批官家鷹犬？」

「不錯，聽你說，他們如今的力量可不小，一個不小心，咱們完了，你也救不出你的爹娘了。」

提到爹娘，龍在山就鼻子酸酸的。

龍在山抹淚道：「我爹娘不知怎麼樣子了！」

王沖天道：「你放心，咱們四人合作，你爹娘就不會有事的！」

龍在山道：「王大叔，咱們快走吧！」

王沖天道：「不，你先去風陵渡，咱們隨後就追去，你不是去過風陵渡嗎？」

龍在山忙點頭道：「去過，去過！」

王沖天道：「你說個地方，咱們也好在那兒會合，甚麼地方最隱蔽呀？」

龍在山想了又想，他忽然想到那個斷崖上，那地方最隱蔽，那是他曾與尤道士兩人在一起守了一天多，爲的是想看到謝拐子的寶庫在哪裡。

謝拐子的寶庫仍然是秘密，龍在山差一點死在河裡，他還是被河南住的謝拐子養的女人救活的！

一念及此，龍在山道：「風陵渡有個地方很不錯，那地方就在黃河北岸，風陵渡正南方，那是個斷崖，下面就是黃河，地方有些荒涼，但也很好找，咱們那兒再集合，王大叔，你看怎麼樣？」

王沖天一聽笑笑道：「你說隱蔽必隱蔽，快去吧，咱們那兒再見面！」

他還眞大方，匆忙的把一些吃的包起來，全都塞給龍在山，道：「拿去吧，路上吃了不會餓！」

龍在山也不客氣，接在手上就站起來，他衝着尹水月笑笑道：「阿姨，我走了，咱們風陵渡再見！」

尹水月點點頭道：「你放心，咱們不久就會走的，記住，定要謝拐子等咱們到了再出手。」

龍在山道：「我會對謝大叔去說的。」

於是，龍在山匆匆的下了山洞，他站在洞下方還呼叫道：「大叔阿姨，我走了，你們快去呀！」

洞口的王沖天往下看，他也揮揮手。

龍在山拔身便往山中奔去了，他一去不回頭。

＊　＊　＊

王沖天與尹水月兩人看着龍在山翻過左面大山腰，他兩人才轉回洞中。

尹水月道：「當家的，怎麼不一齊去？」

王沖天笑道：「妳是不是糊塗了？」他已走出床頭，抱起兩個小小的、厚厚的，上面包銅皮的小箱，又道：「快呀，快把寶物收起來，藏在秘洞中。」

尹水月笑了，立刻過去抱起另一隻箱子在懷中。

王沖天道：「想想，咱們這是要藏寶物呀，怎能叫那龍小子在一邊觀看？」

尹水月道：「那是當然了。」

這兩人爬入洞內好像在搬動着大石頭，只聽得洞內嗡嗡的響，沒多久，兩人一身輕便的出來了。

這兩人走出四方洞，站在洞口回過身，那王沖天按動機關，刹時鐵柵又把洞口內半丈深處堵住了。

＊　＊　＊

王沖天對着洞口哈哈笑，他對尹水月道：「我的賢妻呀，回想十年的光陰，咱們共度在此地，神仙也沒有咱們過的好，哈……」

尹水月道：「可不是嘛，可嘆世上多少守財奴，他們賺一個存兩個，一生不吃不喝的多可憐，咱們就不一樣了，想着遊山玩水，甚麼地方有好吃的，咱們立刻先去嚐，甚麼地方有好玩的，咱們携手去觀賞，妙了十年我不嫌煩，神仙怎不羨呀！」

王沖天道：「可不是嘛，有錢不花是土蛋，白來人間走一場，哈

哈……」

這兩人拉着手走下山洞來，才不過剛剛越過一片荒林子，嚄，對面山腰已奔來一彪人馬。

只見這批人少說也有二十多，小跑步不帶响聲，一個接一個的往三尖山下奔來了。

尹水月當先發現了，她吃驚的對王沖天道：「你瞧，眞的是官兵們找來了。」

王沖天哈哈笑道：「我的好侄子眞是好，及時的把消息送來，咱們才沒有被堵到。」

尹水月道：「嗨，我差一點沒出手燒死那小子。」

王沖天道：「別叫他小子，那是從前，自從有了這一回，咱們改口叫他好侄子。」

他這麼一說，尹水月哈哈笑了。

＊　＊　＊

兵貴在神速，「大開碑」郭爲艮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把人馬分兩批，一批在大道上押人犯，眞正的高手便連夜的趕來三尖山下了。

郭爲艮也把姚家三人召在他身邊，因爲他還眞怕姚家人在忍無可忍下殺了囚住的四個要犯。

現在，郭爲艮先奔到那方洞下面來了，他抬頭看山洞，立刻吼聲道：「王沖天、尹水月，滾出來，你們再也逃不掉了。」

他身邊的姚上峯道：「眞可惡，拿着我姚家堡的銀子，卻在這兒過神仙日子呀，娘的！」

郭爲艮叫了兩次沒動靜，他對身後的幾個捕快吩咐道：「去，上去瞧瞧。」

幾個捕快立刻攀崖爬籐的到了洞口處，却發現洞口被一道鐵柵堵住了，他們往洞內叫，一些回聲也沒有。

於是，郭爲艮與張放兩人也上來了。

姚上峯想上去，却被郭爲艮攔住他，「二堡主，你別去，下面需要你協助。」

於是，郭爲艮來到山洞口，他心中就是一喜，因洞中雖無人，但洞中必有寶。

郭爲艮用鼻子聞了又聞，道：「洞中有熱氣，便是人不在也走沒多久。」

他又衝着洞下叫道：「再上來幾個，咱們把鐵柵先弄開，進去搜呀！」

果然又上來了七八個捕快，把洞口也堵住了，只見郭爲艮上去搖了幾下鐵柵，道：「娘的，誰會在這兒弄這麼一個機關，給我毀了它！」

擠了五個捕快拚命推，推呀推的就是推不開，郭爲艮一看火大了。

他大吼一聲叫道：「閃開！」

五個捕快閃到洞口外，姓郭的挫馬蹲步力貫雙臂，大吼一聲便推向那鐵柵門上了。

只聽他一共「嗨嗨」五七聲，鐵柵門動了幾下仍未開，郭爲艮已是滴汗了。

張放走上前道：「總捕，找機關呀！」

郭爲艮道：「咱們能找到嗎？」

張放道：「應該是可以找得到。」

郭爲艮看看洞中，露出一副貪婪的眼神，道：「咱們沒工夫再找機關，咱們合力再試試！」

於是由張放選了幾個力氣大的上洞來，再加上郭爲艮的力，大伙用力推起來。

只見那道鐵柵晃呀晃的忽然往內倒去，幾乎把推的人也帶倒在地。

郭爲艮抬頭來看，驚叫道：「小心頭上面！」

是的，還有一道鐵柵未落下，可也嚇人一跳，郭爲艮急忙叫人找來粗棒抵住下方，他這才與姚上峯、張放二人先進入洞中，郭爲艮已心跳不已！

＊　＊　＊

山洞裡的樣子沒有變，灶上仍有些吃的未帶走，洞室中郭爲艮親自動手四下找，甚至燃上火把往洞底深處找，但一個人也沒有，便寶也不見了。

洞中擺設雖然値錢，但此刻一樣也不方便拿。

郭爲艮把捕快們都叫進洞中來，大伙把吃的全找出來，點上火來做吃的，這些人更把王沖天的酒罈抱在洞外面，一邊喝一邊笑，有人就這麼叫：「住在這兒不會老！」

＊　＊　＊

郭爲艮心中不快樂，進洞來甚麼也未弄到，再看桌上的碗筷盤子他用口咬，這才笑了。

「來人，把這一套吃飯傢伙包起來，這是証物。」

姚上峯道：「總捕頭，這是我姚家堡的東西，錯不了的！」

郭爲艮道：「收拾了呈府台大人去明斷！」

姚上峯道：「咱們撲了個空，總捕有何打算？」

郭爲艮道：「盡快去抓謝拐子，便是跑了王沖天與尹水月，也是早晚叫他兩人入囚籠！」

這一行人在這洞中吃喝一陣之後，便趕往風陵渡去了。

＊　＊　＊

龍在山行走在山林間，心中那股子難以平靜的心情，從他的臉上就看得出來，他有些失魂落魄的樣子。

龍在山一共翻了十一座大山，

他由伏牛山而入熊耳大山，忽然有一聲尖尖的，也是十分熟悉的聲音傳來。

「嗨，那不是在山嗎？」

是紅紅姑娘，此刻能遇上紅紅姑娘，龍在山才稍展眉頭的笑了。

他循聲望過去，只見紅紅的身後還跟了一個人前來，那個人就是他的兄弟龍在水！

龍在水也來了，龍在水手上不拿磨刀石了，他手上空空的，只有一把短刀插在他的腰帶上，令龍在山想到兩年前他自己的模樣。

龍在水奔向龍在山，道：「哥，哥，我們找你呀！」

紅紅姑娘走近龍在山，她上下看看龍在山，安慰的道：「在山弟，你又長高了，才不過兩個月，你已經又長高不少了！」

江湖上來回奔波不記日，匆匆的又快兩個月了！

龍在山很想抱住紅紅姐大哭，但他只是黯然神傷的低聲道：「紅姐！」

紅紅姑娘道：「爲你爹的事？唉，我爺爺說過了！」

「他……爺爺說甚麼呀？」

「我爺爺說，一個人活在世上，種甚麼花就結甚麼果，任何人都逃不過這一說。」

她嘆惜的又道：「如果眞不幸，也是天定的，你們兄弟也別太過悲傷。」

龍在山道：「紅姐，我不敢求妳助我，因爲我爹他做了不該做的事，可是我們當兒子的，總得要盡人子之勞吧？我不能眼看我爹娘完蛋呀！」

一邊的龍在水接道：「哥，你說得對極了，我跟了紅姐入山，我就拚命的用心學功夫，我一天時間當成兩天幹，我已學會『狐殺』了吔！」

他上前拉住龍在山，又道：「我說過，我學了本事以後就去救爹娘，哥，咱們一齊去救爹娘！」

龍在山楞楞的道：「你也學會了『狐殺』？」

「是呀，你要不要瞧瞧？」

「不用了，我相信，定是紅姐教你的！」

紅紅姑娘一笑道：「這兩天是他吵着要爲爹娘出山，這是人子之孝，所以我爺爺不攔住。」

她回頭看看遠處，又道：「我爺爺說，你們不會順利的，但却也孝心可感，他叫我往這個方向走，說是中途會遇上你，果然被爺爺猜中了。」

龍在山道：「我立刻要去風陵渡，能不能救出爹娘，也只有這一回了！」

紅紅道：「最後機會？」

龍在山道：「不錯，最後機會了！」

龍在水道：「哥，咱們快走呀，別誤了救爹娘！」

紅紅拍拍龍在水道：「在水呀，你先往前走，我有話對你哥說！」

龍在水還對他哥道：「哥，快來呀！」他說完便匆匆的往山道上走了。

＊　＊　＊

紅紅姑娘伸出雙手，一笑，道：「在山弟，我……我在想着你呀！」

龍在山道：「我更想紅姐……」他張臂便把紅紅姑娘抱入懷中了。

龍在山長大了，他的雙臂有力的抱住紅紅，緊緊的，兩人依偎着，好像成了一個人！

＊　＊　＊

龍在山眞的長大了，江湖歲月總是會把一個不成熟的人很快的磨練成一個大人的。

龍在山擁抱着紅紅姑娘，他忍不住的把臉埋在紅紅的秀髮上磨蹭着，口中也喃喃的道：「啊，紅姐，紅姐，我們能永遠這樣多好呀！」

紅紅道：「快了，在山弟，我爺爺曾說過，世上不論甚麼樣的暴風雨，都將會很快的過去，你也是一樣，當你覺得身心已疲，頭上烏雲散去的時候，你就會變得成熟，變得豁然開朗，記住，到那時你回來找我，讓我們永遠的在一起！」

龍在山道：「紅姐，我會記住你的話，我會回來找妳的，也找宋爺爺的。」

紅紅姑娘慢慢的自龍在山懷中直起身來，道：「在山弟，我不再躭誤你的時辰了，你兄弟在水去遠了。」

龍在山實在還想再抱住紅紅大加溫存，但聽得兄弟已走遠，他深自嘆口氣道：「做人眞難啊！」

他這句話甚麼意思？便紅紅姑娘也是一怔，於是龍在山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就快進洛陽城了，太原府總捕「大開碑」郭爲艮忽然轉到囚車後面，他把隨隊的姚家堡二堡主叫到他身邊來，露出一副神秘的樣子。

姚上峯不知道郭爲艮葫蘆裡賣的甚麼藥，他怔怔的心中仍然有些忿怒，因爲他與兩個侄兒暗中下手斷了人犯的脚後筋，而被郭爲艮喝叱。姚上峯到了郭爲艮身邊，道：「總捕放心，咱們以後不再對人犯動刑了，倒是還有一段路程，全看你的了。」

郭爲艮淡淡一笑道：「二堡主，你想差了。」

姚上峯道：「怎麼說？」

（未完•十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上文提要：余心齋戴罪查案，結識了小毛，同到賭坊偵察，發現郡王和女扮男裝的小脚女人珠子詐賭，便跟踪至一宅院，晚間潛入，郡王正和女人說及熱捧半天紅，還差些就作入幕之賓，小余更不放過，叫小毛跟踪那女的。小余跟丢了郡王，由小毛再帶他到郡王另一別墅中，據總管說郡王和珠子都已去世多年了，而小毛前夜在此更遇到另一鬼女人……

怪事連連　思想恍惚

小毛道：「死人還會打交道？」

「這並不難印証，喏！對面來了一人，看樣子是郡王府中的人，問一下就知道了。」

這人二十七八歲，衣著考究，一看就知道不是下人。

小毛上前一攔，道：「這位慢走！有話問你！」

這青年人冷冷地睨了小毛一眼，道：「無禮！」

小毛道：「對你們滿狗，何必多禮。」

這青年人突然出了手，絞臂、翻腕、抓格、擄、切，沒有一點火氣，却十分犀利而疾速。

小余知道小毛不行，正要出手，在第四招上，小毛被人家蹴了一脚，雖不重，却算栽了。

小毛嘶吼着再上，這青年人閃了開去。

小余一上，小毛就退了下去。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青年人心頭一凜，全力施爲，勉强拖過十七八招，肩衣被小余抓破。

小余要問人家一些話，當然不便太過火，立刻退下。

小毛道：「原來你也只有這麼兩手！」

小余抱拳道：「這位別介意，在下只想請兄台回答幾句話！」

青年人道：「問吧！」

「兄台是郡王府的人？」

「正是。」

「不知多昆郡王是甚麼關係？」

「他是家叔。」

「這麼說兄台是位貝子了？」

「正是。」

「請問多昆郡王現在何處？」

青年人哂然道：「兩位找家叔何事？」

小余道：「可否請兄台先回答我的問題？」

青年人道：「家叔三年前去世，兩位找他，却居然不知他已不在了，眞是讓人……」

大概是讓人笑話吧？

小余不以爲忤，本來對方這麼說也沒有甚麼不對。

至少小余觸及了對方的傷心往事。

小余道：「還請再回答一個問題，不知齊琳格格及珠子姑娘還健在否？」

青年人不耐地道：「奇怪，爲甚麼老是問已經過世的人呢？兩位到底要幹甚麼？何不直言？」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問題！」

青年人有點不耐了，但沒有出聲。

余心齋道：「多昆郡王在白蓮教……」

青年人陡然目光一凝，道：「甚麼意思？」

余心齋道：「和白蓮教有點瓜葛，兄台別介意，我的意思不是說他是白蓮教教徒，而是會不會由於某種原因與該教發生了一點關係？」

「沒有。」這人越過兩人向巨宅快步走去。

小毛要追，余心齋阻止了他，道：「不必了，讓他去吧！我們想知道的已經知道了。」

小毛道：「至少他未回答你最後一個問題。」

小余道：「回答了！」

「沒有回答。」

「他回答的不是用嘴而是用表情！」

「噢！你看出來了？」

「至少多昆郡王和那邪教有點淵源，你知道那邪教的名稱嗎？」

「不知道。」

「陰陽會，因爲這名稱不會使人立刻就把他們和白蓮教扯上關係。」

*　*　*

小毛以爲多昆的幽靈在富貴賭坊中出現，珠子也去過，那賭坊是不是也有點邪門？

爲了証實這一點，以及調查白蓮教的事，兩人來到這家大賭坊。

當然，小余主要是調查他自己的案子——「半天紅」陶傳芳的命案。

富貴賭場一如往昔，門外掛了一大串氣死風燈。

小毛先進去一下，出來時身上又多了三張銀票。

然後兩人分開進場，而且又去了那雅座房間。

這兒已有一桌「梭哈」。

五個人在賭自小七起的半副撲克牌。

發牌的是個精瘦的中年人，約四十五六光景。

或者已有五十了吧！目光烱烱，太陽穴高高賁起。

其餘幾家看來也都是武林中人。

看來是四家輸一家贏的局面。

小毛先加入，有人退出，還是五家。

第一把小毛以兩對輸給了這精瘦中年人的三條。

第二把小毛小有斬獲，小余也上了，又有人輸光了退出。

這一次兩小有了準備，小余以「蟻語蝶音」和小毛連絡，「此人名叫『風雷手』楚章，是黑道上的成名人物，要小心點！」

楚章看看每一家的枱面，對小余道：「老弟是多少枱面？」

「二十五萬！」

「另一位？」

「十八萬！」

楚章道：「勉强湊數……」他發了第一、二張牌，小余的明牌是一張Ｊ。

小毛是一張Ｋ。

漢子甲是Ｑ。

漢子乙是９。

楚章自已發了一張小８。

此刻，小毛的牌最大，他出了五千。

全部跟了。楚章又發了第二張明牌。

小余是10。

小毛是Ａ。

漢子甲是９。

漢子乙是７。

楚章又是一張小８。

８一對的楚章說話，一下子出了五萬兩。

小毛道：「怎麼？小８一對就出五萬？」

漢子乙道：「也許已經三條８了吧？」

小余看了一會，跟了。

小毛也跟了。

漢子甲看了好久也跟了。

漢子乙却扣了牌。

於是楚章又發了第四張牌。

小余是一張Ｑ。明牌已是Ｊ10Ｑ了。

小毛是一張９，順序是ＫＡ９。

漢子甲來了一張10，他的牌是Ｑ９10。

楚章又來了一張８。成爲８８８的牌面。

至少他有「富爾豪士」的可能。

小余和小毛交換了個眼色，小毛以「蟻語蝶音」道：「小余，你是９Ｊ10Ｑ兩頭順，我再給你一張Ａ你就是大順子了。」

「萬一他是『富爾豪士』或四條呢？」

「他不會有四條。」

「但要贏他的『富爾豪士』也要『同花順』才行。」

小毛道：「我下面這家的底牌是一張方塊９。」

小余在打量楚章的牌，楚章梭了。

小毛道：「『富爾豪士』嗎？不大像吧！」

漢子甲道：「也有可能。」

小余去攤攤每一家的牌看一下，最後去摸小毛的牌。他手中扣的牌已經換了。

楚章笑笑，會不會是心照不宣？

如他覺察了，爲何不揭穿呢？

小余跟了，其餘當然都打了烊。

楚章又發了最後一張牌。

小余一看，不由微微色變。

他本是兩頭順的牌，換了小毛一張牌，又換了漢子甲一張，方塊使之成爲同花，他們知道小余發的

這張牌是9。

只不過居然又發了一張9，和他的暗牌一樣，由大順的牌，變爲9一對了，分明楚章十分高明，且已知小余的心意的了。

也可以說知道他的底牌了。

楚章臉有得色。

因爲他即使只有三條甚至只有兩對也能穩贏小余。

小余氣急敗壞地道：「邪門！邪門！眞邪門！」

楚章道：「這次梭了！老弟的枱面小，要『奧賽』！」

小余道：「你一共有多少？」

「大約五十五萬兩！」

觀者爲之咋舌，一把梭哈五十萬，而枱面上的總額已近八十萬兩。

小余道：「不必『奧賽』，在下輸了照賠！」

楚章一楞，還以爲他輸昏了頭，道：「老弟，你如果沒有順子，你是穩輸呀！」

「對！可是你怎知我沒有順子？」

「可是這不合理呀！如你有大牌，應該倒打才對，爲什麼只是跟了？」

「因爲我沒有太多枱面了！」

「如你願賭更大的，我可以通融，但散場就要去拿錢付淸。」

小余道：「你還有多少？」

「五十萬兩！」

小余道：「賭了！」

「如果你輸了！到何處去拿錢？」

余心齋道：「郡王府！」

這人目光一凝道：「你和郡王府有何關連？」

余心齋道：「詳情恕不奉告！」

楚章道：「小老弟，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地方！」

「當然不是！」

「那麼老弟翻牌吧！」

「你先！」

楚章一掀，正是「富爾豪士」，所以他很篤定。

只不過小余的牌掀了時，一片嘩然。

居然是「同花順」。

「同花順」是最難得到的牌了。

楚章臉色一變，道：「老弟，我不喜歡這一手！」

「哪一手？」

「玩假！」

「何時玩了假？」

「就是最後這張牌！」

「既是最後這張牌，你當時爲何不揭穿？」

「我以爲現在也來得及！」

小余對旁觀者道：「各位請說，這歪理說得過去嗎？」

衆人不出聲，可能也以爲不合理，既稱人家詐賭玩假，爲何當時不說話而此刻却放馬後炮。

小毛道：「我說這位老兄，你說說看，他是如何弄假的？果眞如此！我要是能放過他就是你的兒子！」

楚章道：「小子，反正你弄了鬼！」

小余伸手去收銀票。

「奪」地一聲，飛來一柄匕首插在桌子中央。

有人在一邊道：「誰也別動，那是我的！」

來人和楚章的年紀彷彿，頭大如斗。

小余立刻認出，是黑道煞星「大頭伽藍」樊橋。

小毛道：「這和你有甚麼關係？」

「大頭伽藍」道：「和你又有甚麼關係？」

小毛道：「既然沒有關係，咱們都不要管這閒事。」

樊橋道：「由於是我拿銀票給他來賭，贏輸平攤之故，所以我要管這檔子事兒！」

小余道：「你要管也要講理對不？」

「當然！」樊橋已出了手。

小毛一擋，未接下五招，就被震退三步。

小余亮了幾手，樊橋一看不妙，就把小余交還楚章。

楚章力拚了二十招左右，也知道不是敵手。

就在這時，桌上的巨款已不見了！

樊橋立刻追出，他相信是小毛順手牽羊的。

這工夫楚章被小余砸了一掌，再上，又被踹了一脚，小余也溜了出去。

楚章眞的是栽了，明知不成，還是追出。

小毛在鎭外不遠處被追上了。

「小子，拿來！」

「什麼？」

「銀票！」

「我的銀票爲什麼要給你？」

「我是說枱面上的巨額銀票。」

「你說什麼？那些銀票不見了？」

「你少裝蒜，拿出來！」

「老兄，我並不怕你，但我沒有拿，所以必須弄淸這一點……」

他把衣衫解開，把口袋也翻了過來。

楚章道：「我來搜搜身！」

「搜身？你憑什麼？」

「八成那銀票還是在你身……」

往上一撲，未出二十招，小毛被制住穴道躺在地上。

楚章也絕，爲了徹底找尋，脫光了他所有的衣衫。

果然，只有幾千兩銀票。

那枱面上有百餘萬兩之多。

楚章道：「銀票呢？」

「我怎麼知道！」

「八成是一路逃走，藏在途中什麼地方？」

「你不會去找？」

「你不說出藏匿的地方，我就叫你不好受。」他一手握住小毛的「老二」拖着走，小毛的老二雖然很大也很粗，可是以它來承擔一個人的重量，這是受不了的。他道：「老楚，你解了我的穴道，我說就是了。」

「先說了再解！」

「先解了我才說！」

楚章又抓起他那東西快跑，小毛尖叫着，道：「好，我說！快停下！」幾乎拉斷了。

楚章停了下來，道：「你們這兩個小崽子，一個弄假牌，一個三隻手，不教訓一下你們那知厲害。」

小毛道：「就在來路上路邊一塊大石縫中。」

楚章道：「你帶路！」把他提了起來。

小毛道：「楚大哥，總要把衣衫爲我穿上吧！」

這反而提醒了他，楚章抓起他的衣衫，叫他赤裸着在前面帶路，反正他不敢逃跑。

小余自賭場出來，追的方向也對，但出了鎭有兩條路，一向北一往東，他向東追去，正好走在岔路上。

小余雖然和小毛走在岔路上，由於他的脚程快，却把樊橋甩掉了。

此刻大約三更稍過了些。

山野中有一點點的弦月微光，因天上烏雲飛馳，能見度很差，這工夫他聽到了鼓聲來自左側。

此處有村莊嗎？

他這時聽到了吵雜的人聲，也看到不遠處燈火通明，像是人家辦喜事，請了堂會什麼的。

以前家有喜事，如生子、結婚或喜慶等，有錢人家往往會唱大戲（京劇）或請雜耍慶祝。

至少也要請個梅花大鼓或者「落子」等，熱鬧一下。

這大戶門外圍了些人。

這人牆之中，有人在唱梅花大鼓。

小余本無意欣賞這個，急欲找到小毛。

但這些人之中，也許小毛在內也說不定。

他往裡一擠，看了那個唱大鼓的年輕女人時，陡然之間身上如潑了一桶冷水似的。

他曾經是個捕頭，可以說見過世面。

有時三更半夜去驗屍，甚麼樣的死相都見過。

有一次爲了秘密辦案，怕走漏風聲，而使兇手逃遁，他摸黑到死者家中去，不敢點燈，用手去摸死者的身體。

死者已死了一天半，但他的手摸到死者臉上時，好像死者雙目流出了液體，那液體還有點溫熱。

死人會流淚。

如果是別人不小心濺了些水在死者臉上會有餘溫。

小余當時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最後他爲了証實是不是幻覺！冒險亮起火摺子看了一下，死者的確剛剛流過淚。

這是他不能不信人死仍有靈魂的一次怪事。

沒多久，他破了那件案子。

現在，小余以爲又遇上另一件無法理解的事。

和那次死人淌淚一樣，這個唱大鼓的年輕女人，正是曾和多昆進入郡王府也和他在賭場中的那個珠子姑娘，她的唱工優美，身段窈窕。

錯不了的，如假包換。

這兒燈火通明，毫髮可見。

小余爲了看得眞切，還擠到最前面去仔細看，對，正是她。不同的是，前此他是女扮男裝，現在完全是女裝了。

是一個人嗎？會不會是相似之人？也就是不是同一個人？

小余問過身邊的觀衆，這人有點輕視之色，道：「怎麼，連鼓后珠子姑娘都沒聽說過呀？」

果然是珠子，這女人不是殉了多昆投河死了？

莫非是郡王府的總管以及多昆的姪子說謊？

「渾帳！居然瞪着眼說謊……」

小余要離開去找小毛，珠子竟然向他露齒一笑。

小余還是走了，直到天已濛濛亮，才發現一個赤身裸體的人在奔跑，原來是楚章在追小毛。

楚章拿了小毛的衣衫，他以爲小毛就不敢跑。

這一手對別人有用，對小毛就不靈了。

可笑的是，小毛身上一絲不掛，却穿了鞋子。

只要有鞋子，他當然要跑，況且深夜山野中又沒有人看到，他怕甚麼？

小毛逃走了，楚章自然更相信是他拿去了銀票。

一跑一追，在山野中兜圈子，而且整整兜了大半夜，兩人都累得呼呼牛喘，都快要虛脫了。

只不過小毛赤裸着却很涼快，跑起來就輕快，比穿了衣服的要快得多。楚章的脚程比小毛好些，也

被不穿衣衫這情況抵銷了。

小余上前一攔，楚章被震退兩步。

小毛在一邊喘着道：「小余，你再不來我就完蛋了。」

楚章也喘着道：「把銀票拿來！」

小毛道：「我不過是被你制住，屈打成招，我何曾拿過你的銀票？」

楚章道：「余心齋你怎麼說？」

小毛道：「你也認識小余？」

楚章道：「他是個捕頭，雖非名捕，總是在武林中經常拋頭露面的人物，我怎會不認識？」

小余道：「楚章，你的錢來路不明！」

「怎麼？你想威脅我？」

「這不是威脅，試問，你是不是陰陽會的人？」

楚章微微一窒，冷冷地道：「余心齋，你要是聰明人，就從此別再提那三個字，不然的話……」

「哪三個字？『陰陽會』？」

楚章道：「可別拿你的腦袋瓜子當兒戲！」

余心齋道：「你是不是？」

「是如何？不是又如何？」

「如果是，你得說出該會的一些秘密，要不，你今夜走不了。」

楚章道：「小子，你不怕閃了舌頭？」

小余道：「楚章，你的份量我已經掂過了。」

「余心齋，你最好量力而爲，眞的！要不，你會隨時失踪的！」

小毛道：「你就讓我們失踪試試看如何？」

楚章突然攻向小余，有點取巧偸襲。

余心齋閃了開去，他邊打邊道：「楚章，說說看該教的一些邪術如何，我會考慮放你一馬。」

楚章不出聲，專心搏鬥。

一個是老江湖老油子。

一個是青年才俊，天賦極高，兩人在三十多招上就有了端倪，小余先是掃了他一掌。

未出三招又踩了他一脚。

這一脚把他踩出七八步，在地上倒翻了一個觔斗。

這老子眞絕，爬起來鼠竄而去。

兩小並沒有追，這工夫天也快亮了。小余道：「爲甚麼如此狼狽，赤身裸體地滿山跑？」

小毛攤攤手，道：「倒楣嘛！他追上了我，要那銀票，我把口袋翻過來讓他看，他却要搜身。」

「後來把你的衣衫剝光了？」

「對，就這樣一趕一逃，跑了大半夜……」小毛躺在路邊草地上，道：「小余你呢？有沒有和樊橋糾纏？」

「我甩掉了他到處找你，沒有找到你，却遇上一件怪事。」

「甚麼事？」

「小毛，你對於郡王多昆、格格齊琳以及唱梅花大鼓的珠子姑娘已死的事到底信不信？」

「似乎又不能不信了！」

「可是我又有點懷疑了。」

「你不信？爲甚麼？」

「昨夜我在附近一個大戶人家門外，看到珠子姑娘正在唱梅花大鼓……」

「甚麼，梅花大鼓？」

「對，而且色藝雙全，姣嬈動人，似乎還向我露齒一笑！」

「小余，我看八成是作夢吧？」

「絕不，我清醒得很，由於當時還不敢相信，怕她穿女裝而認錯了人，問過身邊的觀衆，那人還諷刺我連鼓后珠子都不認識呢！」

「這個王八蛋！」小毛道：「八成是郡王府總管多祿紅口白牙地說瞎話！」

「他的姪子多博也在說謊？」

小毛道：「你以爲如何？」

「我覺得近日遇上的事都很怪！」

「見了鬼就是怪，俗語說：少年見鬼，還有三年，老年見鬼，就在眼前，咱們莫非……」

小余道：「我總以爲，也許和我調查的案子有關。」

「怎麼扯上你的案子了？」

小余道：「『半天紅』陶傳芳生前，結交皇親國戚、親王、郡王及貝勒、貝子等人物必不在少數。」

「莫非你以爲『半天紅』認識多昆？」

小余道：「也許和『半天紅』交厚的人物中，郡王還不是最高的。」

「你爲什麼有此想法？」

「小毛，我一直無法想像，爲何我有時會以爲我殺了『半天紅』陶傳芳，有時又以爲未殺他？而上官羽也無獨有偶，他以爲砍了『半天紅』的一雙金蓮，有時又以爲不是他作的。」

小毛搔搔頭皮道：「我的腦子裡雖然裝的不是漿糊，却也不比你的腦子靈光。我怎麼知道？」

小余道：「我近來以爲，『半天紅』的事很怪，隱隱覺得是一個大陰謀，我和上官羽都是被害者。」

小毛道：「誰要害你們？」

小余道：「誰知道，但在我辦的案子中，有好幾件和『陰陽會』扯上了關係，所以……」

「所以你以爲是『陰陽會』害你？」

小余沒有說什麼。

小毛道：「小余，你說珠子唱梅花大鼓的大戶，就在附近？」

「對，不超過十里，甚至只有

五六里光景。」

「我們去印証一下如何？」

「我正有此意。」

找了很久，都到了中午，沒有找到那個大戶。

「小余，我說你的精神有點恍惚！」

「我好得很！」小余道：「當時我還注意到，那大戶門前還有一個晒穀場，還有壓場的石磝。」

小毛忽然指向西南方的一處廢墟，道：「小余，那兒是不是有個晒穀場？」

「對……對呀！可是……」

「那晒穀場上是不是有兩個石磝？」

「這……的確……」

晒穀場要經常用石磝來碾壓，使之平坦，尤其是下過雨之後，更要壓實壓平才好晒穀。

小余走近晒穀場，四下打量，他的神色凝重且有驚色，昨夜，這晒穀場上的確熙來攘往。

「小余……你……你怎麼哩？」

「昨夜……就是這兒……就是這兒……」

「這兒怎麼了？」

「唱梅花大鼓……」

「你是說珠子在此唱梅花大鼓？」小毛摸摸他的前額，道：「小余，你沒有發燒呀！」

「你看……這是廢墟的大門……這是晒穀場……這是兩個石磝子……其中一個還豎了起來，因爲昨夜我看到一個矮子在後面擠不進去，就把石磝豎起站在上面觀看。」

小毛吶吶道：「沒看錯，就是這兒？」

「絕對錯不了！喏！珠子就在這兒唱大鼓，她穿的是粉紅碎花斜襟杭綢褲褂，青色貢緞坎肩，姿態撩人，嗓子甜美。」

小毛道：「你這麼一說，我的脊樑上好像有一股寒流往上昇，小余，你一向不信邪的！」

「正因爲我不信，所以才不會迷信！不是証據確鑿，絕不隨便胡說！」

二人進入廢墟中看了一下，是個四合院，大概在一場大火中一炬成灰的，但昨夜並非如此。

小毛道：「小余，爲什麼會有這種怪事？」

「我以爲和『陰陽會』(白蓮教)有關連。」

「『陰陽會』會的總舵在何處？」

「我也不知道，有人說在河南，也有人說在湖北。」

* * *

兩小到一家酒樓去吃晚飯，已近二更。

此刻也是酒樓快要打烊的時候了，樓上只有一個食客，是個少女。

小余叫了幾樣菜都沒有，只叫了一盤罎子肉和一盤炒蛋。

小毛道：「這麼大的館子，眞差勁！」

小余道：「這麼晚了，人家當然都賣光了，要是把魚肉放到明天再賣給你，你會不會罵？」

「說的也是！」

這工夫那臨窗的少女道：「兩位大哥來遲了一步，叫不到菜，我一個人却用五個菜，反正也吃不完，何不請過來一起用。」

小余道：「多謝姑娘的美意，兩個菜湊合了。」

那知小毛道：「既然這位姑娘有此美意，我們也別辜負人家的好意，來，把菜端過去。」

兩小移到少女這邊。

正好小余和少女對面，不由大嘆造物之奇，本來未加注意，且樓上燈光不太明亮。

如今就近看清，眞正是人間絕色。

尤其是一雙大杏眼，黑白分明。

小毛道：「我叫毛樂天，毛是毛髮的毛，『樂天』二字即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之兄白樂天那兩個字。」

少女點點頭。

小毛道：「他叫余心齋。」

少女道：「我叫辛沁……余大哥是名捕頭？」

「不加個『名』字還好，要不，眞叫我汗顏！」

辛沁道：「余大哥不是太客氣了，你辦過不少的大案子，都辦得很漂亮，小妹很佩服大捕頭。」

「爲什麼？」

「在菲薄的待遇之下去冒險犯難。」

小余道：「幹了那行，當然要一切奉公了！」

「那可不一定，有些人把自己餵得肥肥地，爲百姓作的事却很少。」

小余道：「辛姑娘的話發人深省，也可以作爲吾輩警惕。」

辛沁道：「余大哥，我敬你一杯。」

「不敢！我敬辛姑娘一杯。」

乾了一杯，她又爲小余滿上，還挾了一大塊醺魚放在小余盤中，小毛看在眼中，心道：「我毛樂天去到那裡都不會受到這等禮遇，除非到了女人國。」

「謝謝辛姑娘。」小余道：「姑娘一人獨來獨往，必是武林名宿之後，女中高手……」

「這怎麼敢當。」

「辛姑娘見外了。」

「余大哥，朋友嘛！何必忐謙！你不想交小妹這個朋友？」

「當然想。人生得一紅粉知

己，乃是一大樂事，不知辛姑娘的師門是……」

「『盤古上人』。」

兩小不由一驚，小余道：「果然是名宿門下。」

「不敢！」

「辛姑娘行走江湖，一定聽到有關『陰陽會』的事？」

「當然，但也不多。」

小余道：「辛姑娘知不知道會主是誰？」

辛沁搖搖頭，道：「不清楚！」

小余道：「該會爲白蓮敎餘孽，聽說精通邪術妖法，關於這方面，辛姑娘知道多少？」

辛沁道：「余大哥，白蓮敎中也有正直人士，只是被一些偏激人物所連累，所以一見提起白蓮敎，皆以邪惡視之，我勸你不必去排斥它……」

兩小互視一眼，小毛道：「說白蓮敎好話的人却太少了！」

「凡事自有公論，但有時公論也不完全可靠，還是憑我們的耳朵和眼睛親自聽着才是最可靠的。」

小余道：「對，凡事要求眞實，不可人云亦云。」

稍後，辛沁先走了一步，小毛道：「小余，你以爲這丫頭會不會是『陰陽會』中的成員？」

「也有可能！」

「美是夠美，我總是覺得……」

小余道：「我也有此同感，好像不食人間煙火似的。」

「對了，太高雅純潔了！使人有不忍褻瀆的感覺！」

小余道：「『盤古上人』是當今武林極少數世外高人之一。」

「令師鳳先生不也是當代奇人之一？」

兩人住入客棧時，已經是三更過半了。

小余住前院，小毛住後院，因爲沒有別的房間了。

小毛太累了，上了床四仰八叉地就進入了夢鄉。

他長了這麼大，不論春夏秋冬，一概裸睡。

此刻天熱，當然是一絲不掛的了。

年輕人火力旺，睡眠時那東西經常勃起，此刻小毛那七寸多長的東西像旗杆似地豎了起來。

這工夫烏雲遮月，一個人影搖曳生姿地走了進來，房內未亮燈，隱隱可見是個女人。

這女人站在床前，目光注在小毛那東西上。

然後她坐在床邊上。

她緩緩地把上身俯下去，把鼻子貼近小毛的下體，似在嗅他那東西，然後含在口中……

小毛睡得很沉。

要不是很沉，有人把這東西含入口中一定會醒的。

這女人並沒有含多久，很快直起了身手推醒小毛，道：「葉子，又要爲我洗澡了吧……」

小毛怔了一下，道：「是的，格格……奴才這就爲你張羅去……」小毛匆匆下床，跟這女人來到另一院落。

這是個偏院，齊琳格格笑了。

齊琳格格半臥池中，小毛爲她搓洗身體。

是不是小毛自以爲自己是葉子？

要不，剛才爲何自稱是奴才？

洗下體時她叫小毛多洗幾遍。

邊要小毛爲她搓洗，一邊撫弄小毛的下體。

小毛有點躍躍欲上了，她却並無此意。

是不是格於她的身份，以爲小毛不配？

小毛的手下了點功夫，她道：「你不用勾引我，我不會和你作那種事的。」

小毛道：「那妳爲甚麼要我……」

「因爲我就喜歡這樣，如此而已……」

小毛不信邪，手指在那陰核上揉動，那知她好像塊木頭，一點動靜也沒有，眞沉得住氣。

小毛以爲這是個很奇怪的中年女人。

要是不需要，爲何要他搓背，況且，她也在不停地把弄小毛的東西。在雙重的動作下居然無動於衷。

小毛以爲，他的艷遇雖然不太艷，却是小余絕對未想到的。

那知小余比他的遇合還要美妙。

小余半睡時，隱約看到一個人站在簾外。

他以爲，小毛不會如此，這人不會是小毛。

除了小毛，還有誰會站在簾外？

「是哪一位？」小余提高警覺。

此時此刻有人在外，只怕是敵非友了。

「是我……」

「妳是……」

「我是辛沁……」

「啊！是辛姑娘，快請進來，只怕我衣衫不整，對姑娘不敬……」

辛沁道：「大哥，小妹深夜來此，你還計較這一些，是不是看不上小妹，嫌小妹粗俗？」

「不……不！」小余心中喜透，却也不能不打個問號，看來這位麗姝美艷高雅，必然飽讀詩書，怎麼會如此離譜走調？

（未完・四）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